
武俠世界
第35年
27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何仙姑傳奇故事之三「玄機俠女」。天機註定天緣，天緣決定命運。本文的主角何仙姑深諳此一道理，唯能順勢導引，在天機逆轉之時，將其身上的「母獅龍穴」龍脈之氣導入李隆基的體內，使兩龍氣合而爲一，可以抗衡武則天的……蕭玉寒先生的歷史故事，向以內容豐富，常識廣博稱著。本文是何仙姑故事完結篇，欲知李隆基如何在何仙姑、葛仙翁兩仙幻人物幫助下取得江山，最後的大結局如何，請君鑑賞，包你拍案叫絕。

*　　*　　*

本期刊載的短篇是鐵馬先生精心撰寫的蠻荒故事「神馬鐵華佗」，新穎的體裁、精采的故事，獻給你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天先生撰著的「化作春泥更護花」。再刊上臥龍生先生另一篇新作「一代天嬌」，麥長庚先生的短篇「艷女勾魂」，新作品源源不絕，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27期
（總號178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玄機俠女何仙姑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玄機俠女



冒犯遭譴

東方蒼龍盤踞，西方白虎揚威，南方朱雀奮翅，北方龜蛇隱忍……天地乾坤，浩瀚無極，奇奧奇秘，玄妙之極。

就在玄機俠女何蘭花不惜犧牲自身的母獅龍脈龍氣，導入唐李血脈李隆基體內，以旺唐李龍運，促「血煞天機」逆轉之際，距唐都長安城三十里的長亭鎮，卻發生了一幕令「血煞天機」加重血腥的驚天大事……

長亭鎮十里長亭，是唐都長安城通向關外和河東(今山西)的唯一大道，亦是從外面進入長安的唯一要道。

鎮中一列長街，森森古樹林列，與其說是「鎮」，不如說是官家的驛站，因為不但達官貴人，出入京師必經此地，就連皇帝出遊，返京城亦必經此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由此可見一斑。

逆轉天機

此時，長亭鎮十里長街的西端僻處，在森森的古樹後面，一位英偉魁梧的少年，以及一位目中精光爍爍的道士，正灼灼的盯着十里長街的東端入口處。

東面通向關外，西面進入京城長安霸橋，十里長街地理形勢的險要一目了然。

長亭鎮十里長街一片寂寥，但在沉寂中，卻瀰漫着一派濃烈的殺機。

少年是郭子儀，道士名號璇璣道長。

長街東西，此時已有隆隆之聲響起，稍一會，一隊黑衣僧人及武士，便簇擁着一輛裝飾華麗的車駕，緩緩的駛了過來。

郭子儀與璇璣道長互視一眼，兩人心中均不由暗道：「徐茂公果然神機妙算！那為禍天下的妖婦，果然經十里長亭鎮返京師了！」

兩人暗聚功力，衹等車駕駛近，便要來個生死相搏。



華麗車駕駛了一段，距郭子儀和璇璣道長隱身的古樹尚有里許路程，八名手執兵器的黑衣武士，卻突然一掠而出，向古樹這面搜索而來。

郭子儀與璇璣道長對望一眼，兩人的心意登時互通：「在此守候一日一夜，若錯過眼下的千載良機，那便再無殺妖婦的機會了。」

一霎之際，黑衣僧人和武士已逼近森森古樹前面，突然兵器齊發，立刻便要把郭子儀和璇璣道長剁為肉醬！

原來這八名黑衣僧人和武士，已發現古樹後面有人潛伏，這些黑衣僧人和武士所奉的令旨是格殺勿論，因此雖然郭子儀已化了裝，根本不可能瞧出他的身份，但黑衣僧人和武士也根本不查不問，出手便是殺人的絕招。

劍如虹，刀如雪，刀光劍影，齊向郭子儀和璇璣道長罩來，顯然這些僧人和武士，均武功極高之輩。

千鈞一髮，不得不發，郭子儀和璇璣道長此時已失去任何猶豫思忖的機會。

裂空一聲長嘯，一飛衝天，手中長劍泛起一片雪光，劍氣破空，嗤嗤有聲，淩厲之極！

飛龍劍！武則天御賜玄空和尚的寶劍！大唐皇帝李世民的護身奇寶！劍氣縱橫，蕩刺心魄，黑衣僧人和武士不得不驟然暴退……

郭子儀出手了，他也不得不拚死一搏！

「啪！啪！啪！」半空中三聲炸響，無數稜狀的樹葉，千萬片粉紅的花瓣，如滿天驟雨，凝聚內力化作刀鋒，向圍攻上來的黑衣僧人、武士激射！

八名僧人、武士，立刻倒了七個，剩下的一個嚇呆了，怔怔的站着，卻不敢向後逃，顯然他後面的華麗車駕，比奪命的刀鋒更可怕十倍。

「葉刀花劍寒霜飛……」璇璣道長武功精湛，閱歷甚廣，一眼便認出郭子儀此刻所施的絕招，他暗叫一聲，不由駭然，心道：姓郭的小子，何來這苦練數十載也未必可達的驚世內力？當真奇哉怪極。

璇璣道長是徐茂公邀來助陣的，璇璣道長的兄長，曾在朝中任職，卻被武則天的酷吏周興活剝皮至死！因此聽說要殺武則天這妖孽，璇璣道長根本不加考慮便一口答應，其實為報兄長一家的血海深仇，璇璣道長早就千方百計尋找下手的機會了。

但璇璣道長並不知道，郭子儀雖是少年娃兒，但卻迭遭奇遇，先是獲葛仙翁葛洪偶授的「龍靈神功」，再而經玄機俠女何蘭花的「元神」入體，授以「仙靈神功」，再悟創「反飛龍劍法」，不但內力足抵常人苦練一甲子，且武功招式精妙之極，隱含「龍靈仙氣」，若論武功一道，連璇璣道長亦自嘆不如，這便難怪他如墮五里霧中了。

郭子儀施展神功，連斃七名僧人武士，當下更不遲疑，身形如電劃過長街，直向東面而來的華麗車駕射去。璇璣道長見狀，亦緊隨撲上。

兩人接近車駕尚有數十丈距離，二三十名黑衣僧人、武士已成扇形反撲以迎。

郭子儀手持飛龍劍，在刀光劍影中游走，他似在尋找向車駕猝然一擊的時機，那黑衣僧人和武士，在他的絕頂神功威懾下，也不敢過於逼近，因此郭子儀便顯得遊刃有

餘了。

但璇璣道長卻絕不輕鬆，他所持的亦爲一柄長劍，其名青鋼劍，據說亦爲一大名劍，鋒利無比，他所擅長的是飛劍點穴，左攻曲池，右點天府，進震位，踢環跳，旁進乾位，再點膻中大穴，敗在他的「飛劍點穴」下的，已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了，但那是單打獨鬥，講究的是武林規矩道義。

此時的黑衣僧人和武士用的雖然是武林功夫，但所謂武林俠義之道，於彼等眼中，簡直連糞土不如，他們的刀劍下祇有兩個字，那便是「殺」和「死」。

羣毆之下，任你武功招式絕世，也根本施展不了。

璇璣道長祇好以快打快，劍走輕靈，疾如飄風，劍身一橫，蕩開迎上來的一柄戒刀，旋即右掌拍出，疾如閃電，登時便把一名黑衣僧人的腦殼拍碎了！

璇璣道長身側的一名黑衣僧人欲退，道長手中的青鋼劍順勢向前一送，直插黑衣僧人的後心。

黑衣僧人比黑衣武士强多了，他猛然轉身，手中鋼鈎一叩劍鋒，右手鋼鈎閃電般的向璇璣道長插去。

璇璣道長暗吃一驚，連忙疾退，趁對方一鈎擊空，右脚橫踩上、中、下三盤，猛吼一聲，黑衣僧人胸口早着一掌，登時被拍飛半丈，摔到街心，幾成肉餅！

璇璣道長身前一空，他對車駕中人仇深似海，恨之入骨，眼見有機可乘，立刻一個箭步，身劍合一，直向華麗車駕射去！璇璣道長判定，華麗車駕的座上客，必定是一代妖孽武則天這女皇帝無疑了。

眼見璇璣道長已射近車駕不到五尺！他的長劍向車內一吐，便可了結一段千古恩仇。

不料就在此時，華麗車駕的車簾忽然蕩開，吼聲響處，從車中躍出的，竟是兩名光頭的和尚！

這兩名和尚身軀龐大，有如西天羅漢臨凡，威猛之極，其中一人，竟是武則天重用的玄空和尚。

那邊的郭子儀一見，不由暗吃一驚，心知璇璣道長復仇之心太急切，已然上當了，他向璇璣道長發聲示警道：「道長小心！此乃護駕四大武僧之首玄空賊禿！」

但璇璣道長已殺紅了眼，眼看就可得手，卻誤墮對手的詭計，不由恨怨交集，也不理對手如何厲害，手中的青鋼劍一廻，便向其中的一名光頭和尚刺去。

甫一交手，璇璣道長便知遇上生平僅見的高手了，對方的一柄大刀勢沉力猛，內外功力顯然絕不在自己之下，相反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再加上對手有兩人，敗局幾乎也可註定了。

但璇璣道長恨海塡塞，也不顧自己的安危，使出的竟是欲同歸於盡的拚命招式，這樣子倒能勉强應付了幾招。

驀地，璇璣道長乘執刀的光頭和尚換招之際，手中青鋼劍疾如電閃，連人帶劍直刺他的腋下。

執刀的光頭和尚果然是武則天的四大近身武僧之首的玄空和尚，他見璇璣道長使出同歸於盡的拚命招式，不由冷笑一聲，玄空和尚手中的大刀斜斜一掄，震開璇璣道長的青鋼劍，左掌如刀，順勢向他的右臂一切，掌力如刀，祇聽璇璣道長慘叫一聲，他的執劍右臂已被斬斷，噗地掉落在地上了。

璇璣道長驟失右臂，已失去任何戰鬥之力，玄空和尚下手絕不留情，手中大刀向下一揮，又聽噗地一聲，璇璣道長的人頭，已自頸際飛落在街上！

此時，在另一輛簡陋的車上，驀地響起一聲嬌斥：「生擒刺客！查出幕後之人……」傳令的，原來是武則天的貼身侍婢小喜。

而武則天本人則由武三思、百猿老怪、懷清艷尼、馮懷義和尚等絕頂高手，捨馬車不坐，護送武則天乘馬從山間秘道，馳回長安城去了。

郭子儀一聽，已知中計，因爲車駕祇有兩乘，一輛內藏玄空和尚，另一輛則絕非武則天這妖孽，顯然這是對方佈下的「明出長亭鎮，暗歸長安城」的誘敵陷阱。

可惜璇璣道長報仇心切，壯志未酬，便慘遭人頭落地！

郭子儀心中長嘆一聲，此時他已不得不佩服玄機俠女何仙姑姑的判斷，武則天的運數正值巔峯之期，絕不可輕舉妄動，否則祇會徒增殺戮而已……不料竟連徐茂公亦墮入此迷局中了！

郭子儀深知大錯已鑄成，他若再戀戰，祇會白白送命而已，郭子儀心念電轉，再不遲疑，手中「飛龍劍」猛地一廻，身劍合一，向前射出，身如電，劍如虹，如此威烈的劍勢，根本無一人敢攖其鋒銳，黑衣僧人及衆武士心膽俱裂之下，紛紛閃避。

郭子儀也不再「徒增殺戮」，身形驀地一頓，趁對方紛紛閃避之際，呼地向上騰升，猶如電光似的射入虛空，片刻便已失去他的踪影了……

此時玄機俠女何蘭花，已和葛仙翁葛洪，以及唐李血脈李隆基兩人一道返回長安城徐茂公的司空府了。

何蘭花乍見徐茂公的神色不定，微一沉吟，便微嘆口氣道：「徐大人竟亦誤入迷局了……可惜，

可惜！」

徐茂公一聽，忙道：「何姑娘，徐某如何誤入迷局？又可惜甚麼？」

何蘭花道：「徐大人目中青氣流動，此乃動殺機之兆也！徐大人亦爲吾道中人，於此豈有不明之理……而且此殺機必與目下的血煞天機有直接關連，這便是徐大人誤入迷局之因由也！可惜此殺機萌動非時候，恰好遇上血煞天機巔峯之期，參與此事之人，祇怕凶多吉少，決無僥倖之理。」

何蘭花話未落，徐茂公心中驚疑未定之際，徐茂公的司空府密室外面，已掠入一位渾身血汚的少年，徐茂公一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因爲這少年，便是直接參與「動殺機」的郭子儀。

徐茂公驚魂未定，忙向郭子儀道：「郭兄弟，大功告成了嗎？怎的不見璇璣道長返回？」

郭子儀微喘口氣，見密室中何蘭花、葛洪、李隆基等人均向他注目，便不由長嘆一聲道：「徐大人，我等皆誤墮武氏的陷阱矣！」

徐茂公一聽，神色大變，忙道：「怎會如此？吾已算準，武氏返長安，必經十里長亭！怎會乃陷阱也？」

郭子儀道：「郭子儀與璇璣道長於長亭鎮潛伏一日一夜，果有車駕進入，共有二輛，其中一華麗，一簡樸，更有數百黑衣僧人和武士護衛。璇璣道長報仇心切，認準華麗車駕，判定武氏必在其中，便不惜以命相拚，欲一擧擊殺武氏這妖孽！」

葛洪一直盯着郭子儀，此時按捺不住了，怪笑道：「郭娃兒！成事與否？那璇璣道士娃娃，有如此勇氣決心，必定成功了吧？」

郭子儀一聽，不由長嘆一聲道：「哎！武氏若如此容易對付，她便非令天下震懾的一代妖孽了，那華麗車駕坐的並非武氏，而是武氏的護駕四大武僧之首玄空和尚！在猝不及防之下，璇璣道長不到三招，便被玄空和尚化掌爲刀，斬落璇璣道長的人頭了！不但如此，那簡樸的車駕上，也沒有武氏的踪跡，祇有她的貼身侍婢小喜代她發號施令！我這才猛然醒覺，我等不幸中了武氏設下的殺人陷阱了！於是也不再戀戰，白白犧牲亦於事無補，便殺開一條血路，萬幸脫出了武氏的死亡陷阱。」

徐茂公一聽，不由喃喃的道：「按武氏之運格，她已屆劇變之期，必定會返京城有所作爲，而長亭鎮乃必經之路，她不走長亭，卻到哪兒去了？老天，武氏爲甚如此厲害？竟連她自身的運格亦可逆變！」

何蘭花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徐大人按其運命相格而論，武氏果屆劇變之期，但此劇變並非轉衰敗，恰恰相反，而是她的運格大旺已至巔峯之期也！再結合血煞天機大勢判斷，目下根本難以撼動武氏分毫，任何輕擧妄動，祇能徒增殺戮而已！若不出吾之所料，武氏大概已安然返抵長安皇城中了……」

何蘭花話音未落，姚崇、宋璟兩少年，已匆匆而進，他兩人均是徐茂公府邸的常客，因此可以從容而進，徐府家丁並不加任何盤查阻攔。

祇見姚崇進來，立足未穩，便長嘆一聲道：「大事不妙！武氏已下旨令史官重修武氏族譜，特別欽定其父武士衞，乃西周開國大功臣，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後裔，按輩份而論，武氏一族，又比唐李的李氏一族，悠久尊貴多了！武氏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她已急不及待，要篡謀唐李的天下，實行改朝換代了！這旨意，是武氏從長安西郊獅子峯返京後，立刻便向史官頒傳的。」

衆人一聽，均面面相覷，作聲不得，暗道：玄機俠女何蘭花的神算竟如此靈驗，一切皆被她準確言中了。

* * *

姚崇話音未落，宋璟亦接口道：「尚不止此，武氏自返京後，不知怎的，性情變得更爲暴戾多疑，她下旨嚴厲搜捕一切對『牝鷄司晨』有疑義的人士，一經捕獲，不加審訊，便以酷刑秘密處死；又下旨於長安皇城四周，設置由她親自啓封的『告密銅箱』，欽命天下進京告密者，一律受六品官的厚待！如此重賞之下，告密者爭相競走，人人自危，夫不敢與妻言，父不敢與子語，長安城內外，已幾成一座活地獄矣！」

徐茂公此時不由跺足長嘆道：「血煞天機果然不可逆違！徐某不愼輕擧妄動，果然徒增殺戮！哎，天數如此，吾等將如何處之？」

何蘭花微一沉吟，便斷然道：「徐大人也不必過於自責，一切皆天機血煞所決定也！目下更須沉着應變，以靜制動，保住足以尅制武氏之人，不久便可屆血煞天機逆轉之期也！」

徐茂公一聽，心中這才稍爲安定，他忙向何蘭花道：「據何姑娘所斷，武氏之謀，已勢無可逆，如此又豈能尅制於她？」

何蘭花一聽，淡然一笑道：「陰極而陽，盛極而衰，此乃天地乾坤運行之理，值武氏登上頂峯，也便是她運命走下坡之時也。況且吾

已預伏玄機，不久必有效應，屆時彼消此長，便即血煞天機逆轉之時矣。」

葛洪此時聽何蘭花說得輕描淡寫，不由暗嘆口氣，心道：爾等俗世中人，皆以為「玄機俠女」易做之極，豈知玄機俠女何蘭花為此而付出多大的代價？多大的犧牲？嘿嘿嘿，她如此施為，於她自己又有甚益處？根本有害無益！祇白白便宜了李隆基這小子！

葛洪心念電轉，不由便冷笑道：「爾等莫以為這血煞天機真的如此輕鬆！爾等可知道，有人為促其逆轉，付出了多少代價，犧牲……哼哼！」

徐茂公先是聽何蘭花說，她已為此預伏玄機，此時又聽葛洪說，有人為此付出多大的犧牲，心中不由一動，他本來精於風水堪輿之道，祇是因天機太過玄妙，一時誤墮迷局而已，此時在何蘭花這位天機使者傳人的啓示下，已豁然醒悟，自然便可推想到其中的奧妙了。他目注李隆基一眼，但見李隆基額際的山林位，此時竟有兩大不同色彩的紫氣隱隱躍動，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此乃新獲一股威力强大龍氣蔭庇之象也，他何來這般絕世奇遇？他自身已承唐李祖脈的「伏龍氣」蔭庇，若再加上另一强大龍氣蔭庇，要尅制武氏的「龍運」，便決非可望而不可及了！

徐茂公這般轉念，不由便驚奇的向葛洪探詢道：「葛前輩所言，莫非與李隆基他此行獅子峯有關連嗎？」

葛洪的心事被徐茂公一言挑中了，他不由怪笑一聲道：「怎的不是？我這乖姪女玄機姑娘所作的驚天代價啊！你知道為了誰嗎？嘿嘿！」

此時何蘭花忽然接口道：「葛伯伯不必多言，一切無非因血煞天機所定，吾之所作所為，亦為天下生靈稍減苦難而已！」

葛洪一聽，心知何蘭花決不允他洩漏天機了，便無奈的嘆了口氣，喃喃的道：「血煞天機！血煞天機！難道你真的如此厲害，竟可決定天地乾坤數十年之演行，決定天下萬千生靈之運命……既然如此，不說也罷了。」

葛仙翁葛洪雖然不敢「洩漏天機」，但不久接連發生的驚天大事，卻已向世人揭示「血煞天機」的驚人奧秘。

天授元年(公元六百九十年)七月，東魏國寺僧人法明，撰「大雲經」四卷，稱武則天乃彌勒佛降世，當代唐之主，武則天下令把「大雲經」頒傳天下。

九月，侍御史傳游藝率關中百姓九百餘人上表，請改國號為「周」，賜皇帝姓武氏。武則天即重賞游藝。

於是，百官、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等六萬餘人，為求自保以及榮華富貴，上表一如游藝所請，改國號為「周」，賜皇帝姓「武」。

當時的傀儡皇帝李旦(武則天的第三子)，不知是糊塗抑或怕死，亦上表自請改姓為武氏。

半個月後，武則天即自稱應皇帝及羣臣所請，至則天樓，改國號為「周」，自稱「則天聖神皇帝」，一統天下。

至此，武則天小時在家鄉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縣)，於村前「則天聖母廟」中所立下的重誓，「如則天聖母娘娘一樣，管天管地管人」，她的驚天野心大計，終於最後實現了。

當時的文人雅士，紛紛為此「牝鷄司晨」異象而歌功頌德。

著名的文士王勃，亦為此作了一篇「鷄頌」奇文。

「鷄頌」奇文道：蓋聞昂日著名於列宿，允為陽德之所鍾，登天垂象於中孚，實為翰音之自取，歷晦明而喔喔，大能醒我夢魂；遇風雨而膠膠，最足增人情思。處室窗下，樂與縱談；祖逖床前，時為起舞，尚其形以為幘，王朝有報曉之人；節其狀以作冠，聖門稱好勇之士。棄關早唱，慶公子之安全；齊境長鳴，知羣黎之生聚。決疑則薦諸卜，頒赦則設於竿，附劉安之宅以上升，遂成仙種；固非凡鳥，文頂武足。五德見推於田饒，二寶呈祥於蓬萊。

這篇「雞頌」，把「牝鷄司晨」的異象，推崇得淋漓盡致。因此武則天閱後，即重重封賞王勃，王勃雖有後來的「滕王閣序」，亦難掩其「鷄頌」之下流矣。

連王勃這等才俊之士，亦如此阿諛奉承，當時對武則天的頌揚由此可見。武則天當真有如她崇拜的偶像——「則天聖母娘娘」了。

「則天聖母娘娘」是神，「則天」即「管天」，武則天既視「則天聖母娘娘」為偶像，她自然便不以「管地、管人」滿足，她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甚至真的要「管天」了。

武則天登極稱帝後，唯恐城池不固，便與武氏兄弟商議，大興土木，於長安城外，另起東西南北四座高關，把長安城團團圍於中央，當真是水洩不通，固若金湯。

四座高關，分由武氏四兄弟把守，除武三思鎮守長安皇城外，武四思鎮守北關，北方屬水，關下河道西通酉陽之水，因此取名為酉水關。

武五思鎮守西關，西方屬金，並有肅殺之象，又地近巴蜀，取名

為巴刀關。

武六思鎮守東關，東方屬木，關內河道向產紫貝木，本取名為「木貝關」，但因武則天的父親以「木材」營運起家，犯了武則天的祖諱，便把木字少寫一筆，變成「才貝關」了。

武七思鎮守南關，南方屬火，但因造此關時火災迭生，恐其火太旺，取名為無火關。

武氏兄弟四人，均由武則天出面，拜請百猿老怪傳授異術，關前各設迷魂陣一座，極之厲害，四方聞風而懼，關外的忠良之士，每有起兵反武周之意，但皆因有四關阻隔，未敢輕舉妄動。

武則天憑恃高關固壘，武氏兄弟驍勇，自以為穩如泰山，十分得意。

這一天，正值殘冬時節。武則天與她的寶貝小女兒太平公主在暖閣飲酒，推窗賞雪，又與心腹宮娥上官婉儀唱和吟詩，不由興緻勃勃。

武則天見雪越下越大，便若有所思道：「古人云：雪兆豐年，朕才登極，便得如此佳兆，來歲自然五穀豐登，天下太平！」

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儀湊趣，即率衆宮娥，向武則天山呼叩賀萬歲。

武則天不由心花怒放，她與上官婉儀賭酒吟詩。上官婉儀每做雪兆豐年詩一首，武則天便飲一杯酒。

上官婉儀的文才甚佳，出口成詩，因此武則天祇好由一首詩飲一杯，降到兩首詩一杯酒，後來更降到十首詩一杯酒。上官婉儀的詩興尚祇一分，武則天的酒興已十分了。

正飲得高興，但覺陣陣清香撲鼻。武則天探身向閣外一望，祇見庭前的幾株蠟梅，忽然盛開，十分燦爛。

武則天道：「如此寒冬，蠟梅忽然怒放，豈非她知朕飲酒，特來助興嗎？如此慇懃，理該獎賞！朕便賞賜金牌，替她掛上吧！」

宮娥答應一聲，果然把金牌以紅綾穿着，掛到蠟梅樹上。

武則天酒興正濃，不由又向宮娥道：「此地蠟梅既來侍候，想來御花苑中，各花素知朕有愛花之癖，自然也都大放也！來人，擺駕備輦，朕同公主往羣芳圃上林苑賞花去也。」

衆宮娥哪敢違逆？於是連忙備輦，準備移駕。

太平公主卻對武則天道：「皇母陛下，蠟梅本屬冬花，此時得了雪氣滋潤，因而怒放，但別的花種，開放各有其時，當此寒冬時節，焉能皆放也？」

武則天道：「百花皆屬草木，蠟梅既不畏寒，與朕怡情，別的花種，自然也該討朕喜歡！朕聞古訓道：聖天子自有百靈相助。朕以婦人之身榮登九五之尊，天下自古焉有者乎？日後也祇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矣！這等花卉小靈，豈有不遂朕之所欲？朕便令她百花盛開，她又豈敢違逆？且隨朕至上林苑，祇怕苑內各花，均已及早開放以待朕駕臨也。」

太平公主隱隱覺得不妥，但又說不出甚麼不妥，無奈祇好隨武則天一道，一同上羣芳圃上林苑去。

武則天等一衆人來到羣芳圃，她走下輦來，四處一望，各等花木，除蠟梅、水仙、天竺、迎春花等四花種外，其餘皆一樹枯枝，休說花放，便連綠葉也不掛一片。

武則天看了一遍，不禁面紅耳熱，衆目睽睽之下，她幾乎連酒意也羞醒了。她正要傳旨再上上林苑，早有小太監走過來奏道：「陛下，奴婢才到上林苑看過，那邊與這兒一般模樣，不去也罷了。」

武則天一聽，目中殺機大熾，她心中羞怒，正想尋一物事消氣，剛好小太監撞上她的殺機上，她殺人令旨幾乎便衝口而宣了。

上官婉儀性極乖巧，她的父親便是高宗李治的侍郎上官儀，上官儀當年曾替高宗寫詔書，欲把武則天的皇后廢掉。武則天後來逼高宗把詔書撕毀，又指上官儀陰謀造反。於是高宗下令把上官儀滿門抄斬，妻子及女兒則籍沒入宮廷為婢。上官婉儀便是當年被籍沒入宮為婢的，她當時年僅十歲。初侍太平公主，後向武則天百般奉迎，大得武則天的歡心，便一躍貴為宮內女官了。

上官婉儀雖年少無知，但父親兄長弟輩，被滿門抄斬的慘劇，想必不會忘記，她之所以百般討好武則天母女，祇是一種自保以待機之復仇大計而已。

此時上官婉儀眼見機會來了，她曾得異人授予風鑑之術，深知「寧犯衆怒、莫犯天條」的處世規條，深知武則天運勢强盛，犯衆怒並不足以令其運命逆轉，但若犯天條，就算她的運勢多强盛，亦決難逃脫「天譴」。

於是上官婉儀趁機向武則天進言道：「皇上息怒，據奴婢之見，百花皆有仙子所司，大概衆位花仙尚不知萬歲要來賞花，因此未及侍候。倘若萬歲再下一道御旨，着百花仙子侍候，明日一早，或許百花便盛開了。」

武則天一聽，心中不由一喜，暗道：上官婉儀此言甚合朕意，一來可以解嘲，二來亦可試試吾之運命，是否果然可以「管天」也！武則

天這般思忖，便連連點頭道：「上官婉儀此言甚合朕意！今日傳旨稍晚，姑且施恩寬限，令其明日盛開侍候吧！來人，快備筆墨，待朕親下御旨！」

太平公主倒也明白，深知武后此舉乃逆天之爲，連忙向武則天道：「皇母三思！此事萬萬不可輕忽，恐有誤犯天條之嫌！」

武則天一聽，不由大笑道：「吾爲則天聖神皇帝，不但管人間土地，且要管天！天既亦服吾所管，則區區百花仙子，敢逆吾之命乎？吾之旨意即天意，豈有犯天條之理！吾兒莫再多言，汝之膽色，祇怕比不上上官婉儀這丫頭呢！」

太平公主一聽，想起武則天的狠辣，她連自己的親生兄姐亦可以一手扼殺，豈會寬容自己逆她旨意？於是嚇得連忙稱是。連太平公主亦無異議，普天下還有誰敢向武則天說一個不字，於是，武則天便決意「管天」來了。

* * *

武則天的旨意既下，御用的金箋筆硯，很快便捧呈上來了。

武則天提起筆來，微一思忖，便在金箋上以醉酒之筆法寫道：「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催；令旨飛傳下，天亦順吾旨。」

武則天寫畢，令宮娥拿去蓋上御寶，然後捧到上林苑張掛。又下令御膳房，明早預備賞花酒宴。

武則天辦妥這等「管天」大事，不覺酒醉難支，即帶衆人乘輦返宮去了。

宮娥果然把武則天的金箋御旨，拿去上林苑張掛了，一時間，蓋了武則天聖神皇帝御寶的金箋御旨，在雪花飄飄的上林苑中搖曳。

說也玄妙，武則天這一道御旨，竟眞的把仙靈界中人驚動了。

先是正在上林苑當値節令的蠟梅花仙，仙靈俏目瞧見這道御旨，不敢怠慢，便火速以仙靈之術，趕返百花洞中，向司管百花的百花仙子稟報。

不料百花洞主不見仙踪，蠟梅花仙無法，祇好先行退出，半途卻遇上牡丹花仙，得知此事，便與蠟梅花仙冒雪分頭到百位花仙洞中尋找百花洞主。

但找了半日，依然不見踪跡，天已近晚，雪仍不止，無奈祇好與牡丹花仙先行回洞，邀集已知此訊息的各司花仙子商議。

當下祇見蠟梅仙子皺眉道：「聖天聖神皇帝之旨，限期已近，偏百花洞主又不知隱跡何處，這卻如何是好？」

桃花仙子不加思忖便道：「武氏既爲應天運之人間帝皇，吾等眞身於人間受供養，自然不可逆旨，爲今之計，唯有各司本屬之花，前去承旨了！況且吾等百位同僚，分佈七萬里，豈能各處尋訪，假如過限，違了人皇之旨，吾等眞身祇怕多有不便也。」

楊花仙子心性素來軟柔，此時一聽不由便連連點頭。

但牡丹仙子自負乃百花之首，素來心高氣傲，並不大把「人間之皇」瞧在眼內，此時皺眉道：「話雖如此，但百花各有本屬令節，由百花仙主司管，吾等豈可不候其令，擅自前去人間，應此人間帝皇旨意，未知蘭、桂兩位同僚有何高見？」

蘭花仙子道：「小仙與桂花姐所司之花，原屬四季之花，亦即四季皆可開放，本來此刻前去承旨，也無不可。但百花洞主不在，豈可擅離職守，冒犯天條？且罰不責衆，假如大衆皆不去承旨，那人間帝皇亦斷不可悉數把羣芳盡毀了吧？羣芳譜中，亦有不少乃濟世藥用之物，若皆被廢，何以療疾？因此，去則承人間帝皇之旨，但卻冒犯天條；不去則爲盡忠職守，卻有人間被廢之危；兩者之間，實難兩全其美，未知如何決斷了。」

桂花、梅花、菊花，蓮花四花仙一聽，皆點頭稱是，以不承旨之意居多。

但此時祇見楊花、蘆花、藤花、蓼花、萱花、葵花、蘋花、菱花等，八位花仙彼此交頭接耳私語，商議多時，不約而同的齊聲道：「各位同僚去與不去，吾等不敢異議。但吾等雖列羣芳譜中，質極低微，道行根基亦淺，地位低卑，兼乏香艷之姿，又無濟世之能，無法承受逆人皇旨意被譴之責，若一經被廢，則吾等區區微末，便不可保全，必煙消雲散，委實禁受不起！無奈之下，唯有各司本花，前去承人間帝皇旨意矣！」

楊花、蘆花等八位花仙說罷，瞥見桃花仙子垂首低眉，狀甚猶豫惶恐，便向她挑逗說：「方才桃花同僚曾言，若不去，逾限違旨獲罪，既有此慮，何不結伴同去？」

桃花仙子尚感委決不下，早被楊花、蘆花等八位仙子，强行拉扯着同去承旨開放去了。

九位花仙剛去，祇見上林苑土地及値日功曹便來相催了，又有多位花仙紛紛前去承旨。

此時天已漸曉，雪也漸消。牡丹仙子向蘭花仙子嘆道：「衆不齊心，奈何！奈何！吾唯有再去尋訪百花洞主，以定行止，至於諸位同僚去與不去，祇好悉隨尊便了。」

牡丹仙子說罷，竟自去尋訪百花洞主去了，看她的情狀，雖爲百花之首，但亦十分焦慮了。

蘭花仙子等在百花洞中又等了

一會，仍不見音訊。土地、功曹等又來相催，轉眼間，紅日也升起來了。衆花仙也已十去八九，洞中祇剩下桂花、梅花、蘭花、蓮花、海棠、芍藥、水仙、蠟梅、玉蘭、杜鵑、蘭花等，共計十一位仙子。

這十一位花仙，除羣芳之首牡丹仙子外，便算是百花中的最名貴品種了。雖有所恃，但此時心急難耐，唯恐惹怒人間帝皇，致令本命根基被廢折受損，再待候一會，仍不見百花洞主回來，無奈之極，祇好亦出洞降世，前去上林苑，報到承旨去了。

牡丹仙子這位羣芳之首，出去尋訪多時，竟無所獲，祇好先行返回百花洞。她返抵洞中，祇見空空如也，百花皆不見了，祇剩兩名看守百花洞的女仙童。牡丹仙子不由呆了，再無計可施，眉心緊鎖，委委曲曲，無奈亦祇好走一遭人間帝皇的上林苑了。

另一面的長安皇城中，人間「則天聖神皇帝」武則天，自上林苑回宮，睡到天露曙光之際，酒醉不覺已全醒了。她猛想起昨晚寫詔書，令百花寒冬盛放之事，不由暗暗焦慮不安，心道：詔書已下，若百花竟不開放，傳將出去，這場羞辱，當眞非同小可！上官婉儀這丫頭，可把朕害苦了！

就在此時，上林苑羣芳圃司花太監已匆匆來報，說苑中羣花大放了。

武則天一聽，登時如上林苑百花怒放，她立刻傳旨，把太平公主、上官婉儀等宣來，同去上林苑赴賞花大宴。

武則天由太平公主、上官婉儀伴駕，來到上林苑羣芳圃。太平公主眼神登時一亮，她此時才領略到「則天——管天」的樂趣了。

但祇見滿園青翠奪目，紅紫相迎，百花盛放，天氣也忽然和暖，池水解凍，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

武則天不由大笑道：「朕之威力，果然可令乾坤逆轉，冬變春光！哈哈，這才不負朕『則天』之名號也。」

上官婉儀心中冷笑，但卻擺出一副恭奉神氣，忙湊趣的頌道：「恭喜皇上，鴻運勝天，眞箇是『池魚戲葉仍含凍，谷鳥啼花乍報春』啊！」

武則天喜道：「不錯！不錯！倒是你這小妮子心思巧妙，替朕出了這絕妙旋乾轉坤的好主意！」

武則天一路仔細觀看，發覺百花皆已盛放，唯獨百花之首的牡丹，卻依然一派冷傲，拒不承旨奉迎的神氣。

武則天一瞧，心中已老大不悅，再去羣芳圃細查，亦復如此，不由大怒斥道：「朕自進宮以來，所有上林苑及羣芳圃中百花，均倍加愛惜，每日早晚，必督令宮人加意澆灌，百般呵護，自號督花天王。而對牡丹，尤其偏愛，冬日以布幔圍遮，以避嚴霜；夏日以冷篷遮蓋以驅酷熱，三十餘年，素如一日，朕待牡丹，可謂仁厚澤愛之極！豈料今日百花皆向朕曲意奉迎，競相怒放，獨牡丹恃寵生驕，拒不承旨，忘恩負義之輩，以此爲甚。」

武則天一頓，恨恨不已，又下旨道：「速傳朕旨，把各處牡丹連根拔起，再置火炭，立時焚身！」

上官婉儀一聽，暗道：百花中多半已逆天條而放，此乃武氏之罪孽所致，但尚不足令其衰敗，假如她連牡丹亦逼其開放，牡丹乃百花之首，武氏之罪孽，也就足夠深重了。

上官婉儀心中轉念，便故意勸道：「皇上，此時衆花皆放，獨缺牡丹，亦不顯皇上之鴻運蓋天也。況且牡丹乃百花之首，豈敢不遵御旨？奴婢愚見，必因其花大，開放不易，尚請皇上再寬限稍時，催其開放迎候皇上。」

武則天一聽，微一沉吟，便向上林苑太監道：「此處牡丹有多少株？」

上林苑太監道：「上林苑牡丹數計二千株，羣芳圃中數目，亦與上林苑相似。」

武則天恨恨的道：「此乃辰時，傳令即把上林苑中千株牡丹，以火炭千盤炙枯，卻莫傷其根，炙後如發葉開花，即將炭火撤去，但若到兩個時辰後，再無花放，立將各處牡丹連根拔起，用刀斧斬爲萬段！朕再下旨，令天下皆絕其種！」

上林苑太監一聽，不敢怠慢，即備炭盤，紛紛攘攘，把上林苑的一千株牡丹先行炙枯了，羣芳圃中千株牡丹，亦一樣難逃此厄運。

上官婉儀向武則天含笑道：「皇上，牡丹被炙，原來異香撲鼻，倒別有風味哩。」

武則天未及答話，太平公主已皺眉道：「皇母，今日不止賞花，反倒是炮製藥料也！」

上官婉儀知太平公主心中不悅，便向她含笑道：「請教公主，未知炮製何藥？」

太平公主微嘆口氣道：「大好牡丹，不以水澆灌，卻用火炙，豈非六味丸用的炙製牡丹皮嗎？稍待再無花開，那上林苑不叫上林苑，倒變成丹皮專賣店了。」

上官婉儀卻笑道：「自古有擊鼓催花之說，如今皇上不以鼓催，卻用火攻，與衆不同，方顯皇上的霸主雄風也。」

武則天一聽，大笑道：「不錯！朕乃則天聖神皇帝，自古帝皇由那等臭男人去做，祇能管人、管地，朕卻可管天！豈非猶勝那男子皇帝百倍嗎！」武則天說罷，又大笑不止。

說話間，兩個時辰將過，武則天恨恨的咬牙道：「時限將屆！速備火盤侍候……」

武則天話音未落，管花太監已匆匆跑來稟報道：「啓奏皇上，上林苑及羣芳圃中牡丹，花苞已張，眼見行將怒放了！」

武則天嘿嘿冷笑道：「原來牡丹亦知朕的手段厲害！她既然已有悔意，知機趕來承旨侍候，那便姑且饒她一次，把火盤撤去吧了。」

宮娥一聽，連忙去宣旨撤去火盤。

於是不多一會，各處的牡丹皆燦然怒放，就連被炭火炙枯枝幹的牡丹，竟亦綻出碩大的花朵，這便是後世的「枯枝牡丹」異種的由來了。

當下百花盛放，萬紫千紅，好一派寒冬歲月中的美好春光！

武則天得意之極，哈哈大笑道：「不料朕之御旨，果然中可管人，下可管地，上可管天！竟連百花之王牡丹仙子，亦不敢抗吾旨意！呵呵，這才不負朕『則天聖神皇帝』之尊崇也……朕今天好不快活也！」

上官婉儀在一旁曲意奉迎，但心中卻暗暗冷笑道：「哼！你武氏未免太得意忘形也！可知樂極生悲的古訓？你武氏之運格，亦復如是！所謂盛極而衰，你已冒犯天條，處此巔峯之日，便是你走下坡之時矣！嘿嘿！」

上官婉儀與武則天有滿門滅絕的血海深仇，又精於風鑑之術，表面向武則天曲意奉迎，以求取她的寵信，內裏卻無時無刻苦候復仇機會。而上林苑賞花之機，便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了。

因為上官婉儀深知，武則天運勢之强，輕易難以撼動，除非令她冒犯天條，至獲天譴，否則根本不能令她衰頽。

上官婉儀不但要令武則天衰敗，更有覬覦朝政的野心，因為武則天便是一大模樣，她自負才智不遜於武氏，武氏可以一統天下，貴為帝皇，她上官婉儀為甚不可以弄個「女丞相」當當？

她處心積慮之下，終於給她想出這條勸武氏百花開於冬節的毒計。武則天正處巔峯之際，上官婉儀的毒計恰好甚為迎合她的心意，於是，終於演出了這一幕「則天——管天」的「催花妙戲」。

武則天的御旨，令上林苑、羣芳圃百花於冬日一夜盛放的訊息，很快便從宮內傳出宮外來了。朝中大臣，聞之反應各異，有的對武則天更為敬畏，斷認她是得天運的「則天聖神皇帝」；有的拚命向武則天歌功頌德，唯恐不如此便不能討她的歡心。總之朝中大臣，倒有多半斷認，「百花冬夜開放」之象，乃武則天的大周國國運與隆昌盛之絕妙佳兆。

自然其中亦有例外，雖然這祇是朝臣中的極少數，但這極少數人，便已足令乾坤震動，以至逆轉了。

* * *

內宮中的「催花妙劇」，也很快便傳入李隆基、徐茂公、郭子儀、姚崇、宋璟等人的耳中。

當他們又秘密聚集於徐茂公的司空府時，李隆基不禁仰天長嘆道：「不料天意亦被逼順從武氏這妖孽旨意，看來她的篡朝奪位，所建的大周之國，當眞穩如泰山了！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玄機俠女何蘭花卻微笑不語，她不但不見憂慮，反而臉有欣然神色。

徐茂公心中驚疑不定，他憑他的風水堪輿奇學，自然知道，這等逆天而行的「催花鬧劇」，並非佳兆，但為甚武則天的運勢如此强盛，以至可令百花於冬夜盛放，卻又令他莫名其妙。

此時徐茂公見何蘭花臉有欣然神色，不由奇道：「內宮有此異象，以何姑娘之見，是否乃意味武氏運勢盛而不可逆轉？」

何蘭花一聽，不由微笑道：「非也！若世事如此簡單，那便非血煞天機演行之變矣！」

李隆基一聽，心中一喜，他見何蘭花持異議，便知事勢非如他所想的如此絕望了，於是忙探問道：「何仙姑姑！此事端的主何預兆？是凶是吉？尚請賜示！」李隆基此時對何蘭花的稱呼，不知不覺，已跟隨了郭子儀的口胳，稱她為「何仙姑姑」了。

何蘭花微一沉吟，似已有所決定，祇見她向李隆基含笑點頭道：「你有所不知，出此主意，令武氏下旨逼百花開放之人，用意非常深遠，絕非討好有益於武氏，恰恰相反，乃令她的天運勢格，受極大折損之毒計也！出此主意之人，不但智計過人，更精於風鑑之術，而且必定與武氏有莫大之仇怨也。」

李隆基大感迷惑道：「為甚麼？何仙姑姑，為甚有此驚人判斷？」

何蘭花目注李隆基一眼，見他額際山林位，兩大龍形紫氣已隱隱躍動，心中便不由一動，暗道：此乃龍氣將屆旺發之兆，看來正應驗自己此消彼長的預斷了！

何蘭花心中忖念，便向李隆基略示端倪道：「天地乾坤，日月運行，皆循其軌；四時節令，萬物衍生，均有其跡；例如辰星之色，若秋呈青白，則是歲五穀豐登；冬黃而不明，則其時不昌；春若不見，則必多風，至秋歲歉；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秋不見，有五十日之兵；冬不見，陰雨連綿，至夏必有水患，是故四時節令，日月運行，皆不可違也！而冬日寒節，花皆隱寂，武氏卻以淫威，逼令百花開放，實逆天之為，必遭天譴之罰也，天若譴之，則天運頓失，武氏雖有龍氣護體，恐亦難於長久矣！」

李隆基、郭子儀、姚崇、宋璟等年輕的一輩，尚感驚奇，但徐茂公卻不由大喜道：「按何姑娘之論斷，則武氏之運勢，莫非已屆衰敗之日了嗎？」

何蘭花微笑道：「是否如此，日後自有應驗，此時也不必太着跡於此，但目下的確已屆血煞天機逆轉之時，一應歷劫之人，也値籌策應對之時，準備行事矣！」

李隆基一聽，不由躍然欲動，忙道：「何仙姑姑，然則龍基該如何預作謀策？」

何蘭花微一沉吟，便道：「天機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若要謀事，豈可不知彼之內情？目下內宮之中，既已出一智計過人之士，且此人對武氏必有甚深仇怨，若能令彼與之聯合，則事半功倍，五年內外，必可令血煞天機逆轉矣！」

李隆基一聽，神色歡欣鼓舞，但徐茂公一聽，卻連忙向何蘭花問道：「何姑娘所言五年內外，是否確然如此？」

何蘭花一聽，目注徐茂公一眼，登時便明白他的隱衷了，她不由微嘆口氣，輕聲道：「血煞天機於五年內逆轉，已有人謀促行因素在內矣，又豈能再令其加速？至於人之壽數所限，未可親眼目睹此變，那也是天數所定，決難逆變……徐大人不必為此而耿耿於懷矣！」

徐茂公一聽，便知何蘭花已窺破他的運命奧秘，他暗嘆口氣，心存僥倖地向何蘭花道：「不錯，何姑娘，吾已知己之運數矣……但未知是否尚有一線轉機呢？」

何蘭花同情的輕聲道：「徐大人心如朗月皓潔，對唐李忠貞不二，教人欽佩。但徐大人唇側兩腮骨已呈青黑絕色，祇怕已難超越七十五壽數玄關矣！一切但望稍寬心懷，莫為此而耿耿不安也。」

徐茂公一聽，便知自已的壽數已定，再無僥倖之可能了，他微一沉吟，即慨然一笑道：「人生七十古來稀，況吾可望七十有五呢？但於有生之年，能親手保存唐李血脈，吾願已足矣！日後復國大業，便落在李世侄的身上了，但望一切好自為之。」

徐茂公此言一出，李隆基便知他已不久於人世，因為徐茂公時年已七十有四，按何仙姑姑之判，他決難超越七十五，則他的壽數，便僅餘一年不到了！至此，李隆基才忽然明白，為甚徐茂公隱忍十多年，卻於此時忽然焦急起來，不惜逆反天機，同意郭子儀和璇璣道長去行刺武氏了，因為徐茂公已自知時日無多，他但望於此有生之年，能目睹唐李血脈復國振興而已。

李隆基心中對徐茂公不禁感佩萬分，他向徐茂公忽然跪下，朗聲道：「徐世伯放心吧！李隆基決不負所望，剪滅妖孽，以振興唐李大業……徐世伯高風亮節，十多年來忍辱負重，請受李隆基一拜！」

徐茂公一聽，不禁老淚縱橫，他雙手扶起李隆基，又欣然笑道：「好！好！徐某身受先帝太宗世民恩遇，雖肝腦塗地，無以為報，吾之對武氏忍隱，目的乃為保存唐李血脈而已！世人或因此有所誤解，徐某亦無話可說……今時今日，但得見李世侄胸懷大志，決心復國振興，吾願已足矣！」

徐茂公說罷，又向何蘭花和葛洪深深一揖道：「徐茂公深知時日無多，也並無所求，但望葛老前輩和何姑娘，盡力扶持隆基世侄，助他克成大業，則吾於九泉之下，亦必感激涕零矣！」

葛洪一直悶聲不響，此時一聽徐茂公之言，不由哈哈怪笑一聲道：「徐老娃兒不必多言，假如你知道蘭花姑娘，為你的李世侄復國振與大業，付出了多大的代價與犧牲，你便死也無憾，去而放心之極了！但你也別多謝我葛老兒，若多謝的話，便向我這玄機俠女千恩萬謝吧！」

此時何蘭花卻淡然一笑道：「葛伯伯不必多言，徐大人也不必客氣，吾之所作所為，並非施恩於任何人，僅為天下蒼生稍盡心力而已。」

何蘭花一頓，不再多言，向李隆基、郭子儀、姚崇、宋璟等年輕才俊目注一眼，即決然道：「目下血煞天機已進入逆轉之期，一切大可放膽施為矣。」

李隆基、郭子儀、姚崇、宋璟等人一聽，躍然而又肅然的道：「是！何仙姑姑，一切但遵吩咐。」

「血煞天機」果然玄妙之極，當其主導「血煞」的人物——武則天，從文明元年（公元六百八十四年），殺太子李賢、大臣裴炎開始，到萬歲通天二年（公元六百九十七年），

十四年間，武則天對唐李宗室的「血煞」，幾乎達至無一遺漏的地步，除她自己所生的李顯、李旦兩人外，唐高祖李淵的二十二子、十九女；唐太宗李世民的十四子、二十一女，以及他們的內孫子女、外孫子女，除李旦的兒子李隆基，武則天的小女兒太平公主，以及一位神經失常的舒王李元銘外，唐李宗室近百子孫血脈，無一倖免。

如果說，武則天作為隋楊的血脈，向唐李血脈實行血洗血報，這十四年間的「血殺連環」，也夠慘酷的了。

尚不止此，十四年間，朝中大臣，稍有違逆武則天旨意，或得罪武氏一脈武三思等人，或有非議武則天的「男妾」張易之、張昌宗的，幾乎全被武則天的酷吏周興、來俊臣腰斬於市！十四年間任職宰相五十八人，其中被殺二十一個，被流放逼害致死的二十一個，幾乎無一可以善終。合計被武則天殺害的朝中將相大臣數百家，所牽涉的家屬近十萬人。武則天手段之狠辣，當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她也不愧為「天下第一殘忍人」！

武則天在如此的慘酷的「血煞」中，終於登上她人生運命的巔峯，把唐李的天下奪到手中，易國號為「周」，登上「則天聖神皇帝」的九龍寶座。

而奇妙的是，在整整十數年間，盡管反武則天的能人志士層出不窮，甚至直接刺殺武則天本人，但均無一成功，反增武則天的大肆殺戮，武則天運命之強盛，天地間亦僅此一人而已，她憑藉的是甚麼神秘力量？她是應驗「血煞天機」的主導人物，此其一也；她源於其母隋楊血脈的「母獅龍氣」蔭庇，此其二也，「天機」與「龍氣」兩大乾坤宏力相互作用之下，遂造就了一位空前絕後的女皇帝——武則天，乾坤奧秘，當眞玄妙之極。

武則天登上「則天聖神皇帝」巔峯寶座後的第一宗壯舉，是下旨令「百花冬日盛放」，以此來顯示她力可「則天——管天」的強大威勢。這一驚世壯舉，令天下震懾，任何反抗之心祇好收斂，改而向武則天拚命歌功頌德，以求自保。

在一片震天動地的歌功頌德聲中，武則天亦斷然相信，自己的威力，中可管人，下可管地，上可管天，她已可足與兒時的偶像——則天聖母娘娘併駕齊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了！既然如此，她自忖當今世上，還有甚麼力量，可以把她撼搖！

世俗有「飽暖思淫慾」之言，而一個人登上權力的頂峯後，她所追求的，自然便是生活上的慾望了。

而在追求「生活慾望」這一點上，武則天與她的小女兒太平公主，便當眞是一脈相承，「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再加上別有用心的貼身侍婢上官婉儀的推波助瀾，武氏母女在「生活慾望」這一點上，亦達到空前絕後的「登峯造極」。

太平公主當時雖已年過四十，但仍如少女似的粉臉桃花、丰姿綽約；她的養生駐顏之術，便是遍嚐天下進貢的補品補藥，以及廣蓄「面首——男妾」，以便「吸陽養陰」。而這些「吸陽養陰」的活寶，尚有一大妙用，便是送進內宮，供她的母后武則天「御用」。

武則天自下旨令百花冬日開放的第二天晚上，忽然便患上一種羣醫束手無策的「皮膚病」，即每到晚上，便渾身奇癢難耐，其狀有如一位虎狼之年的婦人，得不到慰藉時的百般苦楚，事實上，武則天雖已年過六十，但仍如青春婦人，每晚幾乎無男人不歡。

武則天忽然患上這等奇癢難熬的皮膚病，宮中御醫亦束手無策，武則天恨起來，便把十數名御醫殺了。

武則天此時已因有了上官婉儀，便早已把兒時的侍婢小喜冷落了。而上官婉儀又極善解人意，且智計過人，學識廣博，出身低微的小喜如何比得上上官婉儀？而且武則天不但喜歡男人，有時也喜與女人親熱，論樣貌才智，小喜就更不如上官婉儀了。

因此武則天忽然患了這等怪病，第一個獲悉的人，自然便是武則天最寵信的上官婉儀。上官婉儀乍聽武則天的病症，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此病乃「老年春情勃發」之兆也，早不來遲不來，偏於她「逆天條令百花冬日開放」的第二晚便發生，必乃天譴之朕兆，莫非這便是令她衰敗的「怪病」嗎？哼哼！既然如此，我何不來個推波助瀾，以令她的罪孽加深，所獲的天譴更凌厲！

上官婉儀這般思忖，當下便先行萬分同情的慰藉了武則天一番，但又故意留了一手，並不點破武則天的病根，以挑逗武則天的好奇，向她打探。

果然武則天被「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見上官婉儀似胸有成竹的樣子，忍不住便喘着粗氣，急不及待的笑罵道：「死丫頭！你到此時還賣甚關子？欲把朕折磨死嗎？你快告訴朕，此病可有甚妙法解救？」

上官婉儀一聽，這才含笑回道：「稟皇上，婉儀聽說外邦有一種奇魚，可治皇上的奇癢之病！但這種魚極難求，且極難養，因此婉儀不敢貿然道出來。」

武則天哼了一聲道：「甚麼

魚？祇要能治朕之病，有甚難求難養？朕連天亦可管，難道連這等地上之物亦弄不到嗎？哼！」

上官婉儀心中一聲冷笑，但卻一副恭順的模樣道：「是！皇上聖明，想來要得此魚亦非難事，此魚名叫『食肉魚』，分紅、黑、白三色，因此又叫『三色魚』，但此魚於外邦從未家養，分佈於荒野，專門以人之肉為食，別的肉類寧願餓死亦不吃也，因此極為難養！不過假如得此魚之助，浸於池中，由此魚以嘴輕啄，則任何皮膚搔癢之癥，皆可治癒。」

武則天一聽，大喜道：「你這丫頭，有此妙法，為甚不早報朕知？快代朕傳旨，立刻派人遠赴海外，搜購此三色魚回來！雖然此魚食人肉，但朕身為一國之君，天下百姓皆吾物，何愁缺了人肉食物！」

上官婉儀心中冷笑，卻立刻答應，出去傳此聖旨去了。

武氏滅亡　唐李復興

於是，不到半個月後，在長安城西郊的驪山，便突然出現了一批財雄勢大的養魚人。這批人出手豪爽，視當地的官吏如無物，說也奇怪，任這批人胡作非為，當地的官府竟連過問一下也不敢。

這批人養的魚也十分奇特，魚如柳葉刀，分為紅、黑、白三色，卻非常凶惡，乍聞人肉香味，便蜂擁上前啄咬。

而當地人更發覺，自這批人抵驪山後，便時有犯人解上山去，卻從不見把犯人解下山來，每日總有三數犯人解上去，一去便永無蹤跡了。

原來所有解上去的犯人，無論其罪輕重，一律被活生生剁成肉碎，加上鹽和醋，醃在大醬缸中。然後，這一缸缸的「鹽醋醃肉」便被抬去一個奇特的養魚池邊，撒落水中，那些紅、黑、白的「三色食肉魚」便蜂擁而至，紛紛搶吃這「鹽醋醃肉」！

當地有人曾私下計算，被解上驪山的犯人，有時每日三人，有時十人，一個月三十日，便有起碼一二百人送上山去失蹤。當時誰也不知這些失蹤的犯人到哪兒去了，誰又想像得到，這每月一二百人，每年近千的犯人，竟全部成了餵魚的「鹽醋醃肉」！

經過飼養及訓練，驪山上的「三色食人魚」，便成了武則天的治病秘方了。

每月總有七日，是武則天那怪病最難挨的日子，於是，每月總有七日七夜，武則天必定光臨驪山浴池。

陪伴武則天上驪山浴池的，多半是她的「驢兒」張昌宗，「馬兒」張易之。

在驪山浴池四周，警衞森嚴，武則天與張昌宗、張易之，赤身露體浸在池中，然後放出那「三色食人魚」，醫治武則天的「怪病」來了。

醫治的法子也很奇妙，這些「三色食人魚」，久經訓練，竟如通靈，紅色的專攻武則天的裸胸，黑色的專攻她的大腿，而白色的便集中進攻她的腰腹，三色奇魚分攻武則天的三大要害敏感部位，配合得天衣無縫，令人嘆為觀止。

武則天的怪病，也祇有如此「妙法」，才可以稍為抑止。但這一如吸毒，一旦迷上，便不能自拔，不久，武則天便寧願不要江山，亦不願放棄這等普天下一等一的「妙趣」了。她也根本不去理會，為餵養這等「三色食人魚」，短短二三年內，已有近五千人變成「鹽醋醃肉」！

武則天到了這種地步，已根本不可能自拔，在她的眼中，甚麼江山朝政，以至她的心肝女兒太平公主，根本已不復存在，而祇有這妙趣無窮的「快樂神仙三色魚」，以及伴在她身邊供她驅策的「驢兒」、「馬兒」張姓妖男兄弟兩人。

至此，在內宮中人，唯一保持清醒的，卻是向武則天屢獻「妙計」的上官婉儀，她憑她的風鑑之術確信，武氏的氣數已屆衰亡了。

就在此時，李隆基等，已與上官婉儀取得聯絡。李隆基查悉上官婉儀的身世後，再想起玄機俠女何仙姑姑當日的推斷，已明白上官婉儀的用意深長。李隆基答允上官婉儀，日後成事，不但不治她附從妖孽之罪，反重重有賞。上官婉儀得了李隆基的承諾，便答應與李隆基秘密會商。

上官婉儀與李隆基見面後，她與李隆基等聯合反武則天的決心更堅定了。因為她發覺，李隆基竟有兩大龍氣的蔭庇，相對於武氏來說，李隆基已勝了一籌；再加上武氏近來的倒行逆施，瘋狂縱慾，已令她的龍氣開始衰敗，此消彼長之下，李隆基已足以尅制武則天了。

上官婉儀於是把武氏在內宮的秘密，向李隆基密報，因此武則天在內宮的所作所為，李隆基均瞭如指掌。

當李隆基獲悉武氏瘋狂縱慾，甚至不惜以人作「鹽醋醃肉」，餵養供她作樂的「三色食人魚」，以及武氏在內宮中與「驢兒」張昌宗、「馬兒」張易之兩妖男日夜宣淫，更與其女太平公主廣蓄面首，以作「吸陽補陰」之用，種種倒行逆施，李隆基已然確信，正如何仙姑姑所判

斷，武氏導行的「血煞天機」，已屆逆轉之期了。

正當李隆基秘密領導的「除妖孽大計」積極籌策時，爲此目的忍辱負重十數年的徐茂公，卻突然無疾而終，享年剛好是何蘭花所判斷的七十五歲。

此時何蘭花和葛仙翁葛洪，已離開長安城足兩年，天地間有如失了兩人踪跡似的。

說也玄妙，當徐茂公去世的三天後，武則天便突患重病，搬到長生院，連宰相張柬之等朝中大臣一概不見，日常祇有張易之、張昌宗兩妖男陪伴於側。所有御旨，皆張氏兄弟代爲傳頒，張氏兄弟一時間權傾天下。

張氏兄弟這一代妖男，深知武則天已時日無多，假如她一旦去世，自己必死無葬身之地。於是抱着快活一時算一時的心態，瘋狂作樂，兩人經常把數十宮女，全數赤裸，置於庭園，與兩人玩性愛遊戲，碰上那一位裸體宮女，兩人便一齊向宮女强暴姦淫。宮中的近三千宮女，在短短兩年間，竟被這一代妖男，悉數姦淫，無一遺漏。

張氏兄弟私下向人說：「我兄弟兩人，因女人而生，亦因女人而死；所以天下之女子，皆吾兄弟兩人之玩物也！」

如此一代妖男，武則天卻委以重任，張易之被封爲恒國公，張昌宗封爲鄴國公，兩人權傾朝野，敗壞政事，更任意殘殺敢持異議的朝中大臣。

由於上官婉儀已加盟反武則天陣線，因此武則天和張氏兄弟兩人的種種醜行，李隆基等均瞭如指掌。至此，李隆基已確斷，已屆向武氏反擊的時機了。

不過，正當李隆基、郭子儀、姚崇、宋璟秘密策劃，準備除去武則天的關鍵時刻，玄機俠女何蘭花和葛仙翁葛洪，又突然降臨長安城中。

李隆基等與何蘭花秘密會晤時，李隆基特意把上官婉儀也約邀出來，與何蘭花見面，以證明向武則天下手的機會到了。

上官婉儀乍見何蘭花時，不由微吃一驚，因爲她猛然發覺，何蘭花竟酷肖武則天年輕時的樣貌，但卻渾身透出一股令人懾敬的仙靈之氣。

上官婉儀雖然心中驚奇，但見李隆基、郭子儀等人，對何蘭花敬重如師，她也不敢怠慢，便把武則天及張氏兄弟在宮內的種種醜行，倒行逆施，向何蘭花詳盡告知。

何蘭花一聽，不由憶起在獅子峯上，自己親眼目睹的，武則天與那「驢兒」、「馬兒」淫邪的一幕，她的俏臉不由一紅，如朗星閃爍目中射出二縷精光。

李隆基尚不知這意味甚麼，但葛洪一見，卻不由暗嘆口氣，心道：這位玄機俠女已決然的作出定奪了！

果然何蘭花微一沉吟，即向李隆基道：「不錯！此乃血煞天機開始逆轉之朕兆也……」

李隆基一聽，大喜道：「如此好極！何仙姑姑！我等當可決然向武氏下手矣！」

不料何蘭花卻微一搖頭道：「不然，此時尚非直接向武氏下手之機也。」

何蘭花此言一出，不但李隆基吃了一驚，連郭子儀、姚崇、宋璟等，亦不約而同驚疑道：「爲甚麼？何仙姑姑！」

何蘭花此時忽然目注上官婉儀，意味深長的道：「上官姑娘，你以爲如何呢？」

上官婉儀猛觸着何蘭花的視線，但感猶如一道電光直透五臟六腑，一切深潛內心的秘密皆全被洞悉似的，她不由微打了一個寒噤，她不敢有絲毫的大意，小心翼翼的道：「是，何仙姑姑，據上官婉儀以爲，武氏所作所爲，雖令人切齒痛恨，但目下尚非令她寂滅之時也。」

何蘭花聞言，微微一笑道：「噢？爲甚麼呢？上官姑娘不妨直道其詳。」

上官婉儀小心的道：「武氏與自然但求她死而後快！但我與她朝夕相對，可以判斷，武氏身上的龍氣依然尚存，未至消耗殆盡；因此於此時若貿然向她出手，極難成功，反而激發她的煞氣，猶如人之將死迴光返照，天下祇怕又徒增殺戮矣！」

李隆基一聽，又驚又奇，忙向何蘭花道：「上官姑娘所論，是否如此？但請何仙姑姑指點迷津！」

祇見何蘭花微笑道：「上官姑娘於風鑑之學，果然甚有根基悟性。」

李隆基一聽，便知何仙姑姑亦同意上官婉儀的論斷了，他心中不由又驚又急，忙向何蘭花道：「若然如此，吾輩中人，將如何是好？難道再坐視武氏一黨恣意妄爲嗎？」

此時上官婉儀也不敢作聲了，因爲她雖然懂得風鑑之術，但於此涉及天機運勢奧秘的大事，她的功力所限，根本不能探索判斷，而且她亦知此事非同小可，乃生死攸關的驚天大舉，她自己尚感猶豫不決，如何敢輕下判斷？

此時卻見何蘭花忽地向李隆基道：「朝中大臣，對張氏兄弟作惡，有何反應？」

李隆基一聽，不由咬牙切齒道：「張氏兄弟兩人恃寵妄爲，這兩大妖孽已把朝廷弄得昏天黑地，朝中大臣，自宰相張柬之之下，但凡稍有血性良知的，無不痛恨不已！」

何蘭花微一點頭，又道：「乃父李旦又如何？」

李隆基微嘆口氣道：「父王雖爲武氏之子，但深知武氏之狠毒猶勝於虎，因此唯有明哲保身，處處忍讓武氏，連武氏下詔復政於父王，父王亦上表固辭，連太子之位亦不願擔承，因深知武氏用心險惡也。幸亦如此，才不致被武氏殘殺，至今尚存，對武氏及張氏兄弟之醜行，父王雖痛恨欲絕，亦不敢露於形色也！」

何蘭花一聽，微微一笑，便對李隆基道：「按你之運格，成大業尚需一作橋引渡之人，目下血煞天機既始生逆轉，趁此良機，可先行清武氏君側，確立作橋之人，然後方可引渡成其復國振興大業也！此乃順應血煞天機逆轉勢格之舉，基兒不必猶豫！」

李隆基、郭子儀等一聽，不由大喜道：「是！吾等謹遵何仙姑姑訓導！」

當下李隆基與上官婉儀約定，由上官婉儀密切監視內宮的動靜，隨時密報，以便行事。上官婉儀深知到此地步，她自己已再無退路，唯有如過河之卒，拚死前進了，因此上官婉儀立刻答允，然後爲避人耳目，先行告辭返內宮去了。

待上官婉儀走後，李隆基對她仍不太放心，向何蘭花詢示道：「何仙姑姑以爲，上官婉儀此人可信賴嗎？」

何蘭花微一沉吟，便道：「上官婉儀此女目不露光，眉間印堂青氣極重，乃工於心計，城府甚深，且野心殺機深重之人，她與武氏有甚深仇怨，竟隱忍十數年而不露形跡，由此亦足證一斑。她於目下的反武大業，確是出自眞心，倒不必疑慮；但日後對此女卻不可不小心提防也！」

李隆基一聽，連忙唯唯答應了，他此時已視何蘭花爲恩師長輩，對她的論析，自然絕無異議了。

於是，一場「清君側」的秘密行動展開了序幕。

李隆基親自聯絡了父親李旦，李旦又秘密聯絡了他的弟弟李顯，此時李旦已把太子位讓於李顯，他自己僅掛一個相王之虛職，因此，未得李顯的首肯，「清君側」的大計，是很難成功的。

而李顯與他的太子妃韋氏，多年來已受盡武則天及張氏兄弟之苦，此時眼見有一線生機，自然答應事後出面收拾亂局。

另一方面，姚崇又去聯絡宰相張柬之、崔玄暐、尚書右丞敬輝、司刑少卿桓彥范、相王府司馬袁恕己等五大朝臣，作積極策劃。

郭子儀則與中央禁軍中的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左、右羽軍大將楊元琰、李湛、薛思行、趙承恩等參與起事。

一切已準備妥當了，此時就等待上官婉儀送出內宮的訊息。

不久，上官婉儀果然送出密報，說武氏病重，已臥床不起，張易之、張昌宗兄弟等日夜侍奉武氏於長生殿迎仙宮。

這消息傳出來後，李隆基與張柬之決定，立刻起事，爲保存萬一失敗的實力，張柬之勸李隆基隱於幕後，不必出面。李隆基因何蘭花有「作橋引渡方可成大業」之判斷，便同意張柬之的安排，留在宮外，並不出面。

張柬之等即與羽林軍大將李多祚、楊元琰、李湛、薛思行等，率三千羽林軍，首先佔據皇城北的玄武門，把皇城與外城的通道隔絕，以防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兄弟五人率外城守軍反撲。

然後即率兵突入宮中，直奔武則天養病的長生殿迎仙宮。

張柬之、李多祚、李湛等，率兵抵達仙宮門外長廊時，恰好張易之、張昌宗兩人正擁着宮女作樂，張氏兄弟兩人全身赤裸，醜態百出，簡直不知死神已然降臨。

張柬之一見，勃然大怒，他也不多言，右手一擺，便下令道：「殺！」

羽林軍大將李多祚、李湛、楊元琰等，目睹張氏兄弟的醜態，早已恨怒攻心，一聽「殺」字，也不必兵士出手，疾掠上前，一刀一個，正在快活中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這一代妖男，連哼也沒哼一聲，兩顆俊美的人頭便噗地掉下來了。

張柬之手執張氏兄弟兩人的人頭，大步走入宮中，把張氏兄弟的人頭向武則天的臥榻一扔，鮮血四濺，把武則天的臉亦染得血流披面！

武則天此時正在昏睡，突感臉上一陣冰涼，不由便醒了過來。她睜眼一瞧，見是張氏兄弟兩顆人頭落在她的眼前，不由心膽俱裂！好一會，才喃喃的道：「爾等膽敢造反！」

張柬之走上前來，向武則天道：「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兩人陰謀造反，奉太子之令，決行誅殺！」

武則天一聽，這才猝然驚醒，自己苦心經營數十年的帝皇美夢，已徹底破滅了！雖然如此，但她仍不甘心，尚存一線僥倖的向羽林軍

大將李多祚、李湛責罵道：「朕一手提拔汝兩人，朕待汝等不薄，竟忘恩負義，公然率兵犯上，殺害朕宮中大臣？」

李多祚、李湛兩人也的確是武則天所一手提拔，出任羽林軍大將的，兩人一聽，竟無言以對，狀甚羞愧。

張柬之一聽，心中一凜，猛地想起李隆基向他洩漏的「天機」，說武則天尚有龍氣護體，氣數未盡之言，不由猛吃一驚，深知此時乃生死一線，萬一李多祚、李湛等羽林軍大將認錯伏罪，倒轉刀口，那不但自己死無葬身之地，就連太子李顯、相王李旦、王孫李隆基等，唐李所餘的唯一血脈，亦勢難倖免！

張柬之於此生死一髮間，心念電轉，忽地嘿嘿冷笑一聲道：「武后又可知朝臣相見不敢言，每朝總與家人訣別曰：未知復相見否？又可知天下皆道武后『朝與之密，夕與之仇，不可保也』……如此朝不保夕之恩義，豈能不負不忘也！」

武則天一聽，不由又猛然醒覺，她「不擇手段」奪回來的江山，恰恰正因這「不擇手段」種下的禍根而失去了……她猛然醒悟這點，便怔怔的再也無話可說了！

* * *

第二天一早，武則天被逼下旨「命皇太子監國制」，第三天宣佈傳位太子李顯，第四天中宗李顯復位，武則天的大周國至此告終了。

由張柬之力主下，中宗李顯下令處斬張易之、張昌宗的胞生兄弟另外三人，分別是張昌期、張昌儀、張同林，因為這三人與二張一道，均是武則天的男妾，極受寵幸。

中國歷來有「姐妹共事一夫」的美談，例如「娥皇、女英共事舜王」便是千古佳話，武則天卻顛倒過來，要張氏五兄弟共事一女，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一大驚人創舉，武則天處事之無所不用其極，由此可見一斑。

「清君側」既已成功，武則天的權力便被架空了，她的煊赫威望也隨着權力的失去而衰落消逝。

「清君側」的半個月後，中宗李顯，便在她的皇后韋氏，以及與韋氏關係密切的上官婉儀力主下，不得不同意把武則天趕出長生殿迎仙宮，把她搬移到洛陽的上陽宮仙居殿，隨行的僅二三老宮娥而已。

從此，武則天就一直被幽禁於洛陽城西南偏僻的上陽宮仙居殿中，直到她去世，連半步也不準離開。直到此時，武則天雖然已感絕望，但仍不死心，念念不忘追索她落到今日地步的原因，因此盡管病重臥床，依然不肯閉目待死，終日恨恨不已。

幾個月後的一天深夜，時值隆冬，大雪紛飛，冰寒刺骨，洛陽城西南的上陽宮，由於建於半山，高處倍添寒，整個宮中一片冰封雪地，淒寒苦冷。

武則天躺在上陽宮仙居殿的臥榻上，她的身側，祇有三個老邁的宮娥，其餘平日陪伴侍側的，不但張氏五兄弟男妾不見了，連她的寶貝女兒太平公主，貼身侍婢上官婉儀，以及她自己的親侄子武三思等五兄弟，甚至她年輕時的「密伴」懷清艷尼、馮懷義和尚等，均一概踪跡不見了。

不幸偏又碰上隆冬大雪之晚，武則天不由勾起她下令百花承旨盛放的「管天」威勢的思憶，如今休說「管天」，就連她原來最得心應手的「管人」，這「人」也不多一個了！

武則天心念百轉，她不由恨恨的仰天長嘆道：「……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我武氏從『荷花』到『則天』，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巔峯，竟會一落千丈，淪落到今時今日的絕境……為甚麼啊！」

「嘿……時至今日，你竟仍不明白，你所恨恨不已的為甚麼啊？」

就在此時，武則天耳際忽地傳入她曾有所聞的聲音，她立刻想起她在獅子峯佛寺中的那一晚奇遇，她不由喃喃的低叫道：「你……你是誰？是吾妹降臨嗎？你怎能進來上陽宮……」

武則天喃喃叫聲未落，她眼前一花，在她的臥榻前面，已現出一位如雪如雲的俏影，不是當日曾在獅子峯上現身的玄機俠女何蘭花是誰？

祇見如雪如雲的俏影稍向前移近三尺，忽地微嘆口氣道：「不錯……我與你又見面了。」

武則天此時又驚又喜，她拚命掙扎着爬起身子道：「你……你是吾妹……你為甚會來上陽宮見我？」

如雪如雲的俏影果然是玄機俠女何蘭花，祇見她目注武則天一眼，又微嘆口氣道：「吾來此，祇為你那『為甚麼』而已，因為你尚不明白『為甚麼』……」

武則天一聽，連忙點點頭道：「是啊！為甚麼我竟會淪落到如此地步？不弄明白，我死不瞑目！」

何蘭花一聽，不由長嘆一聲道：「人生如夢，帝皇亦如夢，權力野心也不過是一場春夢；你在夢境中苦苦追索，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你以血煞得來的，自然亦因血煞而失去；你尚不明白為甚麼，難道你尚嫌手上沾染的血腥不夠多嗎？」

武則天不服氣道：「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吾以女兒之身，能男兒之所不能，乃大哉偉哉的成功也！豈能以血腥而論之？」

何蘭花嘿嘿道：「然則親手扼殺幼女，血屠朝臣二萬家，滅絕唐李宗室血脈，以五千人體作『鹽醋腌肉』，飼養供爾一人快活荒淫的三色食人魚，又是峻刑名、摧奸息暴的偉業大功嗎？這等血腥之重，連天運亦生逆轉，何況一國一君一人之運乎！」

武則天一聽，黯然不語。但稍沉寂一會，卻又咬牙恨道：「唐李血脈，與隋楊一脈有不共戴天之仇，吾母之來歷，你既是吾妹，自該清楚不過，難道吾一為成大業，二為昭雪吾母一脈之血海深仇，不該向唐李宗室血脈下手嗎？吾不殺彼，彼亦必殺吾，彼此勢成水火，不得不為也！」

何蘭花一聽，不由微嘆口氣道：「吾亦知生母來歷，但彼雖為隋楊血脈，隋楊至楊廣手上，手段之凶殘暴戾，與你如出一轍，所種下之罪孽，天地難容。唐李之得天下，乃天機大勢所使然，又豈可因一己私怨而殘酷報復？」

武則天默然，似在思忖何蘭花話中含意，好一會，她竟無言以對，因為她忽然覺得，自己殺了如此多人，雖終達自己的雄心大志，到頭來依然是一場已醒的驚夢！她不得不沉默了……武則天喃喃的道：「那為甚吾所作所為，無往而不利？終達至帝皇大業之巔峯？這不是已得天運嗎？既然已得天運，為甚麼又要吾忽然掉落可怕深淵……為甚麼？」

玄機俠女何蘭花聞言，心中不由一動，她已知武則天既然有此疑惑未了，那便意味着她的氣數已行將寂滅了，她與她雖志不同道不合，甚至各走極端，但畢竟尚有一段血脈相滙之情，為令她釋然而去，何蘭花終於向武則天坦露天機運命奧秘了。

何蘭花神色肅然的道：「爾之運命，本與血煞天機密不可分，亦即註定你為導行天機中血煞之人，在爾手上，因此不能不沾染血腥之氣也！也因此令你衝破艱難險阻，無往而不利，終達致一統天下的帝皇大業，此亦血煞天機之所使然也，而且亦與爾承自生母楊氏之隋楊母獅龍脈蔭庇有甚大關連，爾一生運命之際遇，天地乾坤，千百年來，亦僅此一人而已……」

武則天一聽，不由欣然而笑道：「不錯！千百年來，千百年後，大概亦祇有吾武則天一人而已！」

何蘭花又凜然道：「可惜爾之本命火性太強太烈，更倒行逆施，不惜『吸陽補陰』，令爾之火性更為熾烈，所導行之血煞，也就變本加厲，至令爾之本命亦深陷於此血煞氣中，處此境地之人，便任何龍脈龍氣，也無法抵銷血煞，亦無法蔭庇了！當爾身處巔峯之時，竟狂妄至欲以一己之意旨去『管天』，令百花冬日盛放，此乃逆反天條之舉，因此爾所導行之血煞天機亦生逆轉矣！血煞天機既已逆轉，那便任爾本事手段通天徹地，亦決難挽回爾衰敗之運命了。」

武則天默然不語，思忖半晌，忽失聲驚叫道：「不錯！果然如此……自吾下旨令百花冬日開放，又把遲開的牡丹燒枯，全數貶來洛陽，吾便忽患怪病，午夜之際，苦不堪言！致有飼養三色食人魚之事，以及為了令張氏兄弟盡心解吾之苦，任彼等恣意妄為……不但令吾身體衰弱，更惹發朝臣痛恨，終有血染吾之臥榻驚變發生！原來一切皆吾逆反天條而起，上官婉儀這死丫頭，用心歹毒，獻此主意，令吾萬劫不復，吾誓殺此妖女而後方可瞑目！」

武則天叫聲忽然一頓，胸口起伏，急劇喘氣，目中忽然再度精光大熾，猶如垂死之人迴光反照。

何蘭花一見，深知此乃武則天忽然又被報復之火燃燒，垂滅的生命之火最後大熾。何蘭花不由仰天長嘆一聲道：「武則天啊武荷花！別人害你，你便耿耿於懷、恨恨不已，然則你當日抄斬上官氏一族，令彼滿門滅絕，以及超過成萬被你坑殺的唐李血脈、朝中大臣，再加五千已成『鹽醋腌肉』的慘烈冤魂，若要報復，你該死一千次還是萬次也……」

何蘭花的話聲忽地戛然而止，不再說下去了，反而微嘆口氣，若有所失。

因為此時武則天傾聽何蘭花的釋疑斥責，當說到「該死千次、萬次」時，她眼前恍似有萬萬千千的靈魂在晃動，紛紛向她追索甚麼，她自忖自己如何償還得了？心中既驚且恨又悔，一口氣吐不出來，這一代奇人，便永遠沉寂了。

這一晚是公元七百零五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武則天正式壽終正寢。她的死狀神色恐怖驚惶，她臨死前見到甚麼？這便是一個永遠無法破解的懸謎了。

武則天死後，朝臣大都反對她與唐高宗李治合葬，但中宗李顯，不知出於甚麼原因，竟不加理睬，親自將靈柩護送回長安，與亡父李治合葬於乾陵。

乾陵的墓前，武則天的墓誌銘是一塊巨碑，巨碑上一字不鐫，是一塊典型的無字碑，恰如武則天的一生傳奇，是非是錯，千秋功罪，他懶得理會，一切留給世人評議

罷。

不過，說也奇怪，歷來受武則天欺凌，受盡屈辱的中宗李顯的皇后韋氏，此時卻竟不念舊仇，力主中宗同意武則天與高宗李治合葬於乾陵。這內裏到底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原來韋后此時正與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打得火熱，中宗李顯年老多病，內宮房事無能為力，武三思深知武氏的靠山將失，便轉而向皇后韋氏勾搭。男有心，女有意，韋后與武三思，很快便瞞着中宗李顯，纏作一團，如膠似漆了。

韋后因此私忖，武則天一生尊榮之極，想必她有甚宏大福力，自己既與她武氏一脈有合體之緣，她若有靈有性，蔭庇武氏一脈，則自己亦可從中得益。韋后因此力主中宗李顯，把武則天與高宗李治合葬於乾陵。中宗李顯不但不疑，反認為韋后賢慧，又曾與她共患難，因此對韋后言聽計從，從不逆她的意思。

上官婉儀自武則天去世，中宗李顯復位後，與韋后的關係更為密切，甚至與韋后一道，與武三思風流快活。

韋后為免中宗李顯生疑，便乾脆勸他把上官婉儀納為妾妃，封了她一個名號叫「婕妤」，因此上官婉儀又叫「上官婕妤」。

自此，韋后與武三思、上官婉儀等武則天的舊臣愛將，便秘密結盟，因而韋后的勢力大增。中宗每臨朝，韋后便施帷幔坐殿上，參與朝政。

張柬之等策動「清君側、誅二張」的大臣，眼見武氏勢力復熾，韋后大有取武則天而代之的野心，當中更加入一位極工心計的上官婉儀，自己及幕後主持大計的李隆基，均危在旦夕。

張柬之等便欲搶先一步，三番數次，請李顯下旨誅武三思等武氏後人，但因韋后反對，中宗李顯竟拒絕張柬之等人所請。

果然，不久武三思便通過韋后之口，向張柬之等五人下毒手了，先由李顯罷五人的實權，後來又以嫁禍的手法，誣張柬之等五人謀反，李顯竟下旨殺張柬之等五人。

自此，韋后與武三思，更令百官復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張柬之等五人所逐者迎回復位。韋后為代表的勢力從此權傾朝野，中宗李顯又再度成為唐李血脈中的傀儡皇帝了。

不久，韋后、上官婉儀嫌李顯礙手礙脚，不能遂其「太后臨朝稱制」的野心，便與上官婉儀一道，先是拚命與李顯交歡，令李顯疲憊欲死，再以毒藥置於餅中，餵李顯服食，李顯立刻便中毒身亡了。

韋后故意第二天才發喪告，指李顯乃虛脫而死。又代李顯宣示遺詔，立溫王李重茂為帝。李重茂時年十六歲，表面上是中宗李顯的幼子，實際上據說是武三思私通上官婉儀所生，由韋后收為己子。

於是，韋后正式臨朝稱制，儼然是第二個武則天臨朝了。上官婉儀因李重茂為帝，隱隱然已是皇太后的身份，連韋后亦對她禮讓三分。至此，唐李朝廷，又面臨另一場慘酷殺劫了。

直到此時，李隆基才真正驚佩於玄機俠女何蘭花的神算天機。從武則天的去世，到韋后、上官婉儀的專權，無一不為何蘭花所推斷得靈驗極了。

李隆基因此而確信，於此危急關頭，不是彼生便是己亡了。於是他毅然決斷，與郭子儀、姚崇、宋璟等密議，聯絡宮中內衞大將劉幽求、鍾紹京等，由他自己親率萬人騎兵，發動了又一次「清君側」的行動。

此時李隆基下手再不容情，他下令對韋后、上官婉儀等格殺勿論。他自己親率萬騎，勢如破竹，突入長安玄武門，衝到太極殿。

韋后被這突然變故嚇得魂不附體，倉皇逃進殿前飛騎營中，不料殿前飛騎營「皇宮衞隊」的兵士，早已對韋后等人痛恨，趁亂把她亂刀殺死了，轉而向李隆基效忠。

李隆基久經滄桑，此時已甚有膽色，指揮若定。他獲悉韋后已被皇宮衞隊誅殺，並不因此鬆懈，又立即派飛騎，把上官婉儀、武氏後人等韋、武集團的所有要人，全部捕捉，並就地誅殺。

當局勢大定後，李隆基又入相王府，向父王李旦叩頭，謝不先啓奏之罪。李旦深知若不如此，自己和李隆基這唐李所剩的唯一血脈，勢必滅絕，便與李隆基擁抱而泣道：「唐李社稷宗廟不墜於地，皆兒之力也！」

李隆基當即向李旦道：「韋后伏法，小帝不更事，按輩份該父王登基收拾殘局。」

李旦已不問政事甚久，猶豫道：「吾祇恐心有餘而力不足矣！」

李隆基決然道：「父王請勿擔心，臣兒將與郭子儀、姚崇、宋璟等才俊之士，鼎力匡扶，父王必不負衆望！」

李旦無奈，祇好接受帝位，登基為帝，是為睿宗。李旦又封李隆基為平王太子，拜郭子儀為大將軍，統領三軍，姚崇為相，宋璟輔之。於是，朝政開始復歸唐李血脈手上了。

但不出玄機俠女何蘭花所判斷，李旦亦僅為「作橋引渡」之人，並非眞正的承天運龍脈帝皇之身。

李旦為帝僅二年，便決意傳位於李隆基。李隆基數次謝辭，李旦道：「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耶？」

李隆基於是接帝位登基，正式成為帝皇之身，是為玄宗，取其帝位得自玄機俠女何蘭花相助以玄功之意，李隆基時年二十七歲。

＊　＊　＊

李隆基登帝位這一天，李隆基接受父皇李旦的詔書，李旦旋即以太上皇身份，退出太極殿，李隆基身穿龍袍，登上九龍皇帝寶座，百官參拜，高呼「願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李隆基欣然一笑，向羣臣先行致謝鼎力相扶之德，然後又即席宣道：「郭子儀接旨！」

郭子儀即越班而出，跪奏道：「臣郭子儀領旨！」

李隆基與郭子儀情同手足，此時更不由憶起，郭子儀為保存唐李的社稷血脈，忠肝義膽、出生入死、歷盡艱險，李隆基心中一陣激動，未及宣旨，便先行慰勉道：「愛卿為朕之大業，歷盡艱辛，勞苦功高，朕僅代唐李社稷血脈，向愛卿致謝！」

郭子儀一聽，忙道：「陛下終登大寶，乃陛下之鴻福齊天也，郭子儀豈敢居功？若陛下言謝，倒該先謝當世一位高人！」

李隆基一聽，便知郭子儀所指的是誰了，他不由微嘆口氣道：「愛卿所言，乃朕之所思也！可惜這位高人朕遍尋不獲，也不知其仙踪何處。」

李隆基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太極殿外，忽然如光劃電閃，先後掠進一男一女，男的銀髮銀鬚，女的俏目如星閃爍，兩人身法之超脫卓絕，已非世間所能見，而是仙靈中人物了。

殿上的錦衣羽林軍一見，不由大吃一驚，刀劍齊舉，指向這對奇異的老人、女子。

李隆基一見，卻喜上眉梢，連忙大聲宣道：「衆衞士不得無禮，任彼兩人進殿！」

奇異的老人、女子大步而進。銀髮銀鬚老人嘿嘿冷笑；俏目如星閃爍的女子神色淡靜幽雅，再加上她的一身雪白衣袍，如雪如雲，簡直有如九天仙女降凡世。

銀髮銀鬚老人步過錦衣羽林軍的森嚴大陣時，忍不住微哼一聲，他忽地伸出指頭，向錦衣衞手執的沉重大刀輕輕一彈，那沉重的大刀立刻化為碎片，噗噗掉落階下。銀髮銀鬚老人才像發洩了口氣，神色輕鬆了，哈哈一笑道：「區區錦衣衞，森森刀劍陣，竟敢亮於葛老兒面前，這猶有可恕之處，但竟敢露於一代玄機俠女何仙姑姑眼前，這便大大不敬，該死之極！呵呵，且教爾等知悉，天地乾坤，臥虎藏龍，威力無比，一根指頭，便勝於錚錚刀劍無數矣！」

銀髮銀鬚老人說着，已與俏目如星閃爍的女子一道，走到皇帝座下的階前了，兩人與皇帝座上的李隆基御案，僅相距不到一丈。

太極殿上文武百官，公卿大臣，除郭子儀、姚崇、宋璟等極少數人外，皆大驚失色，不知這奇異老人、女子，意欲何為？玄宗皇帝李隆基又為甚任其接近御案階前？萬一這兩人有甚不軌圖謀，李隆基豈非凶險之極？

衆大臣驚駭間，那奇異的老人、女子，已在御案階前站住，挺身而立，不但不向皇帝跪拜，竟然連一聲稱呼也沒有。

玄宗皇帝李隆基，卻居然絲毫不加怪責，反而神色欣然，喜上眉梢，輕聲向兩人道：「朕派人尋訪兩位久矣……可惜並無所獲，天幸終於金鑾殿上相見！不知者不罪，請恕朕朝服在身，不便降階相迎，待散朝之後，再與兩位歡聚暢飲……好嗎？」李隆基向兩人說話的口氣，竟沒有皇帝的威嚴，反而有如後輩與長輩相見寒暄似的。

太極殿上，文武百官不由更感驚奇，皆暗道這兩位不速之客到底是何來歷？玄宗皇帝竟對其如此崇敬恩遇？

但殿上的郭子儀、姚崇、宋璟三人，卻神色欣然，歡喜雀躍，猶如學生見了先生似的，祇是因朝服在身，於太極殿上，不便越規與彼拜候罷了！

此時祇見銀髮銀鬚老人呵呵一笑道：「很好！你這小子終當了皇帝，並未忘本，老兒我不怪你便了！但你也別得意，老兒並非自願自覺前來賀你做皇帝，而是你這……仙姑姑道尚有一事未了，因此才把老兒我一道拉來吧了。」

玄宗皇帝李隆基一聽，欣然一笑道：「朕決不敢忘記前輩和……仙姑姑的教誨！朕以『玄』字為帝號，便是以兩位相助之德來作記念也……未知仙姑姑有何教朕？」

俏目如星閃爍的女子，此時微露笑意，她目注李隆基一眼，似在審視，斷定他的氣運未變時，才欣然一笑道：「好！爾飲水思源，並未忘本，為帝之時，尚緊記悲苦之日；處政之日，當不致忘卻己身受害之時！這便即為帝為皇之大旨矣！」

李隆基忙道：「是！朕當牢記……仙姑姑訓示……未知仙姑姑尚有甚未了之事？」

俏目如星閃爍女子又目注李隆基一眼道：「爾目下陽氣大盛，足可重振朝綱，但祇恐過旺，則必盛極而衰也。」

玄宗皇帝李隆基時年二十七，正是血氣方剛之時，他一聽不由連連點頭道：「是，朕常有氣血衝湧之苦，未知該如何化解呢？」

俏目如星閃爍的女子微微一笑道：「此乃爾陰陽失調之故也！爾身上集兩大龍脈之氣，陽氣之盛，舉世無雙，此有利於重振朝綱，收拾亂局，令天下太平，但有利必有其害，日後祇怕因此而陽氣過盛，一轉而過烈，則爲害不淺矣！吾上此地，便爲此而來，當設法化解，以令爾陰陽交滙，龍虎併濟，天下亦因此可保盛世太平！」

俏目如星閃爍女子說罷，櫻唇忽地微張，一縷尖音便化爲氣勁，直鑽入玄宗皇帝李隆基耳際去了。

祇見李隆基連連點頭，立刻於御案上，以御筆手書了一封密函，着太監呈奉俏目如星閃爍女子。

李隆基然後感慨的道：「……仙姑姑待朕，恩同再造，可否稍留時日，待朕稍盡報效之勞？」

俏目如星閃爍女子一聽，淡然一笑道：「爾也不必客氣，祇需牢記，吾所施爲，並非僅爲爾一人着眼，而是天下蒼生得享安樂太平而已，既然如此，何必言謝？」

那銀髮銀鬍的老人卻呵呵笑道：「你這……仙姑姑不言謝，那便謝老兒我吧！」

李隆基一聽，不但毫不嗔怪，反而微笑道：「老前輩爲朕之大業，勞苦功高，索酬勞理所當然！未知前輩欲要朕謝甚麼？是否願於朝中任高官受厚祿？或者擔當極尊榮的國師之位？但憑老前輩吩咐！」

銀髮銀鬍老人一聽，不由哈哈怪笑道：「這個萬萬不可！若要老兒我暮鼓晨鐘，行這見鬼的朝廷禮儀，祇怕不到三日，便把老兒我悶死了！」

李隆基不由一笑，心道：若要這等仙靈人物留於朝中，也的確難爲了彼等也！他又微笑道：「老前輩若不要高官厚祿，那便賞賜你黃金萬兩吧！」

銀髮銀鬍老人一聽，不由嚇了一跳，嚷道：「喂！你這皇帝小子，有心欲把老兒我活活折磨死嗎？」

李隆基不因這老人的出言不敬而絲毫生氣，因爲他似乎已洞悉這老人的脾性，他越是對誰隨便，那對誰便越是眞誠，因此他呵呵一笑道：「世上之物，黃金皆可予取予求，爲甚會折磨人了？」

銀髮銀鬍老人異常認眞的道：「不是嗎？黃金萬兩，十兩即一斤，百兩爲十斤，萬兩豈非千斤？這等千斤重物，終日壓於老兒我身上，走不動，睡不寧，食不安，豈非活活把人折磨死了！不要！不要！老兒決不要這等壓人之物！」

朝中大臣，包括郭子儀、姚崇、宋璟等，一聽均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道：把黃金比作「壓人之物」，這老人家當眞是天下第一人也！

但李龍基卻絲毫不見怪，反而又含笑向老人道：「那老前輩欲朕賞賜甚麼呢？」

銀髮銀鬍老人大笑道：「皇帝小子欲賞賜我老兒，未知可否讓老兒我嚐遍普天下的美酒佳釀呢？」

朝上大臣一聽，不禁又驚又奇，暗道：你不要黃金、高官厚祿，但錢不多，如何可遍嚐天下的美酒？便身爲皇帝，亦須下旨，由民間朝貢，方可獲美酒嚐嚐，但也並非天下佳釀可一一盡享，這老人家所提的酬勞，也未免苛刻了點，教皇帝陛下好生爲難也！

不料這卻難不倒龍氣奇旺、絕頂聰慧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祇見他微一思忖，便對銀髮銀鬍老人欣然笑道：「這也不難！老前輩，你祇須持朕所賜之物，便可遍嚐人間佳釀也。」

李隆基說罷，當即於御案上取過一面金牌，持筆疾書了三個金漆字，着太監呈奉銀髮銀鬍老人。

銀髮銀鬍老人接過金牌，瞧了一眼，便樂得呵呵大笑道：「好！很好！金牌上御書『免酒錢』三字，便成了一個『免酒錢金牌』，持此玩意兒果然可以遍嚐天下美酒也！」

朝中大臣中，郭子儀、姚崇、宋璟三人，對這銀髮銀鬍老人絕不陌生，此時忍不住走上前來，向他恭賀道：「恭喜老前輩，蒙皇上御賜此稀世寶物！」

銀髮銀鬍老人果然十分歡喜，他向李隆基拱拱手道：「多謝！多謝！你這皇帝小子，果然心思聰慧，想出這絕妙法子！這比甚麼高官厚祿、黃金萬兩，更妙之極也……喂，我的……玄機俠女，該向皇帝小子告辭了嗎？」這老兒狂喜之下，便急着出去人間遍嚐美酒了。

俏目如星閃爍的女子此時欣然一笑，也不向李龍基告辭，輕輕一句：「很好！走吧……」

她的「走」字未落，身形突如行雲流水，足不沾地，已飄然滑退十數丈，如雪花乍飛，已於殿外不見了。

銀髮銀鬍老人一見，向郭子儀眨了眨眼，怪笑一聲道：「郭小娃兒！你目下神功已足以保國安民，你便替吾與……仙姑姑，好好看顧住姓李的皇帝小子吧！」

銀髮銀鬍老人說罷，也不待郭子儀有所表示，身形一晃，如電光乍閃，亦已退出殿外不見了。

郭子儀無奈向殿外高聲道：「

葛仙翁遙望奇景道：「要窺透奧秘，難！難……」

兩位前輩放心！郭子儀誓爲保國安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說畢，又微嘆口氣道：「兩位前輩歷盡艱辛，耗盡心力，不外爲天下安樂太平！如今功成身退，如此胸懷，眞不愧仙靈中人也……郭子儀未能稍盡晚輩之報，可惜啊可惜！」

玄宗皇帝李隆基此時亦微嘆口氣道：「彼等世外高人，豈等同世俗之見？吾等祇要問心無愧，無負其望，也便是了，不必再不安歎息矣！」

李隆基說罷，又向朝臣宣道：「郭子儀竭心盡力，護大唐社稷有功，封爲兵馬大元帥，統率三軍，欽此！」

郭子儀一聽，無奈收攝惋惜心緒，上前跪拜謝恩承旨。

李隆基又宣道：「姚崇有功於國，朕加封爲宰相，統理朝廷日常政事！」

姚崇亦上前跪拜承旨謝恩，卻不站起，復奏道：「臣姚崇有事啓奏，祈皇上允准。」

李隆基含笑道：「姚卿家與朕乃心腹之交，有事但奏上來可也，若有益於朝廷百姓，朕自然細加參詳准奏。」

姚崇隨即朗聲道：「臣有十道奏章，請陛下考慮，若陛下以爲不可，則臣之宰相重任便不敢擔任！」

李隆基一聽，微感驚奇，忙道：「噢？你尚未奏上，朕怎可斷定是否可行？你不必疑慮，且說出來聽聽吧！」

姚崇於是再不猶豫，便朗聲道：「第一，自武氏篡政以來，朝廷均以嚴刑苛政治國，若改以寬容仁義爲本，藉以教化臣民，以此治國，未知行否？」

李隆基一聽，微一沉吟，便道：「此乃朕之所望，豈有不准之理？」

姚崇又道：「朝廷屢於海外求取邊功，勞民傷財，臣以爲三十年內不宜再貪功好戰，可以嗎？」

李隆基飽受血煞之苦，一聽便不假思索道：「朕已對四夷爭戰深惡痛絕，極欲與海外和平共處，卿所提乃朕之意也！」

姚崇又道：「自武氏臨朝以來，朝廷多由宦官代言，臣以爲今後嚴禁宦官干政，行否？」

李隆基道：「此點朕亦深思其弊也。」

姚崇再道：「朝廷用人，唯賢唯材，今後皇親國戚，均嚴禁任職於要害部首，以免敗壞朝綱，是否准奏？」

李隆基微一沉吟，便決然道：「朕亦身受其苦，今後當嚴禁皇親國戚干政！」

姚崇又道：「今後以法治國，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李隆基決然道：「卿家所言，當從朕身上做起，今後皇親犯法，決不以裙帶關係寬恕！」

姚崇此時神色欣然，顯然他已甚爲佩服李隆基敢於納諫的胸懷了。於是他又決然的奏出最後一道奏章，朗聲道：「日後望陛下以太宗李世民治國之訓爲旨，即『君爲舟，民爲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是故君以民爲本也』，未知陛下以爲然否？」

李隆基一聽，神色不由一凜，肅然道：「太宗吾之曾祖父也，曾祖父之『爲君策』，吾自小熟悉，豈敢有違忘！」

姚崇一聽，神色欣然，再向李隆基跪拜道：「陛下聖明，臣姚崇承旨謝恩！」

從此，姚崇即爲玄宗皇帝李隆基的宰相，他與兵馬大元帥郭子儀一道，加上副相宋璟的協助，玄宗皇帝也勵精圖治，天下果然出了一個足與「貞觀」併駕齊驅的「開元盛世」。

* * *

就在姚崇拜相，上十道治國奏章時，玄機俠女何蘭花與葛仙翁葛洪一道，早已出了長安城，改而向長安城東北面緩緩而行。

葛洪自然便是那位銀髮銀鬍的老人，而俏目如星閃爍的女子，自然便是李龍基、郭子儀等尊爲「仙姑姑」的玄機俠女何蘭花了。

葛洪得了玄宗皇帝李龍基御賜的「免酒錢」金牌，當下興高采烈，直到遠離長安城，依然忍不住得意的大笑起來。

何蘭花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葛伯伯，你可是突患失心瘋了嗎？」

葛洪怪笑道：「葛老兒爲甚突患失心瘋？」

何蘭花道：「不然，爲甚你忽然變了一位笑彌勒佛似的？」

葛洪此時笑聲一頓，把手中的金牌一揚道：「乖姪女祇要知道這玩藝兒的好處，便不會以爲葛老兒我患失心瘋了！」

何蘭花故意道：「一塊免酒錢金牌罷了！有甚稀奇？又並非皇帝御賜的免死金牌！」

葛洪卻大大的搖頭道：「不對！不對！免死金牌那比得上這免酒錢金牌的妙趣？」

何蘭花詐作糊塗道：「爲甚麼免死比不上免酒錢也？」

葛洪笑道：「免死金牌，祇可以保住不死罷了，又不能保證過得快活！況且葛老兒我之運劫已歷，苦盡甘來，終得妙報！今後正好手持這免酒錢金牌，周遊天下，遍嚐美酒，好不快活！這比那活得愁愁慽慽的『免死金牌』，豈非妙趣多了？」

何蘭花一聽，不由格格一笑，她此時按世人之年歲，幾乎是垂老之人了，但她修練的「仙靈神功」，卻令她的樣貌、心境，仍如年輕少女；特別是在不知有多少年歲的葛仙翁葛伯伯面前，她的嬌野氣又忍不住流露出來了。祇見她目注葛洪，忽地神秘的格格一笑，也不知她這一笑，隱含着甚麼玄機奧秘！

葛洪一見，立刻便笑不下去了，他深知何蘭花的「九天秘笈」絕學神機莫測，她這般意味深長的一笑，不由便令他心中發毛，暗道：莫非我葛老兒又有甚麼可怕劫數了？

獅子峯一役，葛洪至今尚心有餘悸，因爲那「迷音震脈」的魔功，以及「龍氣相尅」的感應，簡直超乎他葛洪的意料，竟可怕之極！他幾乎就此經脈盡斷，或成瘋癲白痴，他又怎能輕易忘記？況且擅長此等魔法的百猿老怪，以及他的香艷神秘徒弟懷清艷尼，自武則天去世後，便在世上失了踪跡，根本無人知其下落，也就是說兩怪至今尚在人世，萬一再遇上，是否能脫身，葛洪自己也絕無勝算。

葛洪心念電轉，不由討好的向何蘭花笑臉以迎道：「我的乖姪女，你這一笑，到底是甚麼意思？是否我葛老兒又需歷那見鬼的劫數了？老天，行行好，快點來個坦然直道吧！」

何蘭花見葛洪情急之狀，才又格格一笑道：「活該！誰叫你得意忘形？這叫樂極生悲啊！」

葛洪一聽，這才知原來是何蘭花嬌野之性在發作了，他不由暗鬆口氣，不但不生氣，反而樂得呵呵大笑。

這時反輪到何蘭花暗地驚奇了，她忙向葛洪道：「葛伯伯！你莫非眞的瘋了？不然無緣無故的大笑甚麼？」

葛洪笑道：「葛老兒一笑，乃因喜獲皇帝小子御賜的『免酒錢金牌』，想想走到何處，皆可免費品嚐美酒佳釀，這等樂趣，便拿皇帝小子的寶座來換，也決定不行！這二笑嘛，乃因乖姪女你而發，你爲李隆基這小子復國振興大業費盡心血，許久沒見你展露姑娘家的笑容了，葛老兒但能逗你一笑，也便即報答你助得免酒錢金牌之勞，因此樂得再笑一次，以令乖姪女你一展歡容，快活一二，忘卻那朝廷『血煞天機』那等撈什子事也！」

何蘭花一聽，不由莞爾一笑，卻隨又微嘆口氣道：「不錯，血煞天機既已逆轉，天下可望安寧了……但尚有一事未了，祇怕尚須於民間走一遭呢！」

葛洪一聽，知何蘭花以此等神氣說話，並非故意逗笑了，他不由亦微吃一驚，忙道：「九天秘笈傳人未了之事，自然非同小可！這到底是甚麼？竟有勞玄機俠女再度辛勞？」

何蘭花此時忽地微微一笑道：「葛伯伯忘了，朝廷之上，李隆基曾手書一封密函，交我保存嗎？」

葛洪一聽，登時醒悟，急道：「不錯！不錯！當時葛老兒但見玄機姑娘你櫻唇微張，那皇帝小子於是連連點頭，又手書一紙御書，交給玄機姑娘……顯然內中意味極深長也！可惜當時葛老兒因喜獲免酒錢金牌，樂昏了頭，未及打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何蘭花道：「李隆基身上，集當世兩大龍脈蔭庇，此點葛伯伯亦知之甚詳吧？」

葛洪點點頭道：「是啊！當日獅子峯上，玄機姑娘以『導龍入體』大法，把自家承自隋楊母獅穴的龍氣，貫注入李隆基這小子身上；再加上他自身承自唐李伏龍脈的龍氣，這小子福大命大，果然一身滙集當世兩大龍脈蔭庇……這太便宜了這小子啦！」

何蘭花卻微一搖頭道：「不然，當日吾以兩大龍脈聚滙其身，乃因尅制武氏強悍龍氣所需，此着雖有助於李隆基復國振興，但於其運命卻潛伏危機後患，因此對李隆基自身的運命而論，是禍是福，尚難下定判也！」

葛洪大奇道：「李隆基這小子集千年之奇遇，一身滙聚兩大龍脈蔭庇，福份之大，空前絕後也，怎的卻有危機後患潛伏也？」

何蘭花道：「母獅龍脈，其龍氣屬至陽至剛，武氏承之，陽剛之氣極爲熾烈，再加上她廣蓄男妾，『吸陽補陰』，遂陽剛加陽烈，令其性過於暴戾熾烈，至在她手上，造成血煞之暴烈也！亦令她的運命受折損，血煞天機加速逆轉，終究難逃衰亡之結局。如今母獅穴龍氣，已轉移到李隆基身上，加上他本承的祖宗伏龍龍氣，亦屬陽剛之氣，兩大陽剛之氣滙聚於其一身，其盛奇熾，可想而知……」

葛洪不由插口道：「李隆基這小子，集兩大龍氣於一身，若皆屬陽剛龍脈，其陽氣之盛，果然熾烈之極……這對他有甚凶險危機？」

何蘭花道：「陽剛之氣過熾過烈，必令其性逆變；或者處事變得暴戾狠辣，因此逆反天機、地脈、人間三道軌跡，令其大業夭折；或者其性變爲極端好色，因陽剛之氣過盛過烈，無時無刻不尋求發洩之故也！先朝之人，夏桀商紂秦嬴隋廣唐武，皆此類人物之例證也！是故李隆基一身滙集兩大龍脈之氣，雖乃尅制武氏之所需，但亦因此潛伏隱患危機，若不加匡扶化解，因其性之變，天下祇怕難於長治久安也！」

葛洪此時已完全明白，陽剛氣過盛過烈的危害了，他不由吃驚道：「是啊！李隆基這小子眼下雖甚有分寸，若其性逆變，他乃皇帝之身，對天下之危害，必然甚爲凶猛……這卻如何化解？」

何蘭花此時胸有成竹的微笑道：「葛伯伯此時應該明白，基兒當時手書的密函是甚麼了吧？」

葛洪悟道：「此必與玄機姑娘欲施之化解妙法有關？」

何蘭花微笑點頭道：「不錯，他手書的，便是當今朝廷的一大隱秘，亦即皇帝的時辰八字也！因爲欲行化解陽剛大盛之法，須以陰陽交滙，以令陽剛之氣潛移默化，去其熾烈，保其暢旺，庶機令其禍性減輕也！」

葛洪一聽，微一沉吟，亦霍然而悟，他不由哈哈怪笑一聲道：「好一個『陰陽交滙，令其潛移默化』之妙法！如此說來，玄機姑娘，堂堂九天秘笈的傳人，竟欲替李隆基這小子做謀人啦！哈哈，這簡直妙之極也。」

葛洪嘆了一句，又立刻道：「我就不明白，蘭花姑娘你不但助其成帝業，連新娘子亦要替這小子操心……老天，李隆基這小子到底有甚宏大魔力，令你如此竭盡心力相助於這小子也？」

何蘭花微嘆口氣道：「吾爲促令血煞天機逆轉，不得不以『導龍入體』大法，激旺唐李血脈的龍氣，用以尅制武氏的氣運；如今雖令血煞天機終於逆轉，卻又因『導龍入體』大法伏下隱患危機，令天下長治久安大受威脅，因此不得不力謀補救化解之法……一切無非着眼於天下蒼生安樂太平，決非爲皇帝一人而施爲。」

葛洪一聽，作聲不得，好一會，他才嘆道：「吾素聞九天玄女手掌天下吉凶禍福，原有疑惑，如今親眼目睹九天玄女嫡傳弟子之施爲，吾不得不由衷拜服矣！這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宏道大旨，的確乃一手掌天下之吉凶禍福也。」

葛洪說罷，不再有任何疑惑，他輕鬆的吁了口氣，呵呵一笑道：「聽玄機姑娘一番論析，葛老兒已再無迷惑了……走啊！」

何蘭花微笑道：「葛伯伯爲甚忽然如此熱心？」

葛洪笑道：「蘭花姑娘不是說，此行要令李隆基這小子陰陽交滙，使他過熾過盛的龍脈陽氣潛移默化嗎？」

何蘭花道：「不錯，吾的確有此打算。」

葛洪又笑道：「既然是令李隆基陰陽交滙，他本身陽氣極盛，是否需尋一位陰氣極重的女子來『交滙』？」

何蘭花點點頭道：「此亦為『陰陽交滙』之一法也。」

葛洪大笑道：「既然如此，這是猶如替李隆基這小子做謀，尋選新娘？然後又是否有迎親嫁娶之盛事？葛老兒緊隨蘭花姑娘相助出力，是否可算半個媒人？既然是半個媒人，姓李的皇帝小子迎娶之日，是否該好好款待一番？哈哈，屆時喜上加喜，這便熱鬧之極了！因此葛老兒哪有不熱心之理？」

何蘭花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她不由亦呵呵一笑道：「葛伯伯若以為此乃人間尋常之娶新娘迎親之事，祇怕便眞的樂昏頭了！你可知道，其中須歷多少凶險？多少艱辛才能成事？」

葛洪一聽，不由笑不出來了，忙道：「到底多少？有甚凶險、艱辛？」

何蘭花微嘆口氣道：「陰陽交滙、潛移默化陽剛氣大法，乃奪天地造化，化解人間本命劫數之驚天施為，其中所需的種種條件配合，例如龍脈之氣運，其『陰』又需本命之陰極重極濃，再須兩者之本命乃相生相滙、相輔相承之格，方可令陰陽交滙，進而令極盛極熾之陽剛氣潛移默化也！此中條件缺一不可，而且施為之時，不容有半點差錯，否則不但不能化解過熾過烈陽剛之氣，反而令與之交滙的『陰姓』大受折損，運命災劫逆生，甚至橫死夭折，可怕之極！因此這『陰姓』易尋的嗎？」

葛洪一聽，不由吐舌道：「諸多條件，諸多禁忌，諸多限制！果然凶險重重，可怕之極……看來這一頓媒人喜酒，絕非我葛老兒敢嚼能吃的了。」

何蘭花微微一笑，續道：「但也不必灰心喪氣，世間有云，有志者事竟成，吾道大旨，首重不畏艱辛，滴水可以穿石，更何況吾等仙靈道中之人！此地已離長安百里之遙，若據吾所察，再北行五十里，便有先機兆應也。」

葛洪一聽，四面一瞧，不由又驚又喜，忙道：「這一路掠行，不知不覺，已抵晉地之境了……但不知這先機兆應，是吉是凶？是禍是福呢？」

何蘭花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陰極而陽、盛極而衰的道理，葛伯伯於武氏身上，已經明白；既然如此，為甚不知吉中有凶，凶中有吉，福中禍所伏，禍中福所倚這玄機之道也……若凡事皆如此患得患失，那就路如刀山，半步也難行矣！」

葛洪根基深厚，祇是在「天機、地脈、人間」三大九天秘笈絕學上，難與玄機俠女何蘭花相較，但他的悟性亦極高，此時一聽何蘭花的啓導，不由亦哈哈一笑道：「不錯，不錯！吾道本就艱難之極，祇有不畏艱辛之士，方可望抵達終點頂峯，既然如此，何必為一時得失禍福而不安！且從容以赴，放膽快步走下去吧了……走啊！」

陰陽交滙　潛移默化

玄機俠女何蘭花，與葛仙翁葛洪，一路向北面掠行，身如行雲流水，不覺又已掠過二三十里地域了。

漸而已聞前面咆哮之聲大作，兩人掠上一座山峯，向下面凝望，不由皆一陣發怔，山下的奇景，為兩人平生所僅見。

但見一條黃色巨龍似的河流，自北直衝而下，經一山崖峽谷，衝湧而出，波濤翻滾，三重起伏，聲震如雷，四野可聞，聲勢威猛之極，令人心魄晃搖。

葛洪怔了一會，才猛嘆口氣道：「當眞是龍門三激浪，平地一聲雷！鬼斧神工，天地造物，竟一至如斯！」

何蘭花微一沉吟，憑她所學，已知這道黃色巨龍似的河流，便是天下知名的大黃河了，而黃河自山崖峽谷出口之處，便即傳聞中的「仙凡交界」龍門口了。

果然葛洪不等何蘭花回答，便忽地怪笑一聲道：「據聞下面黃河出谷之處，便是仙凡交界之玄關，出得此龍門，便可榮登仙界，例如一尾凡魚，躍不過龍門，便是凡魚，躍得過，便登時身價百倍，成了魚中之龍也！此所謂『魚躍龍門』之說也……若如此，那登仙界豈非可以一躍而就嗎？又何必花那許多艱辛氣力？費那千百年的苦修時間？」

何蘭花微一沉吟便道：「此地曾聽恩師提及，名為龍門口，所流經之河叫黃河，恩師亦曾登臨此峯，當年乃距今千年以上，恩師當時便有判斷，道此地必出一位名震天下的大將之材。由此看來，所謂『仙凡之界』，並非眞的得道成仙之謂，而是指地力之壯雄偉烈吧了！」

何蘭花一頓又道：「葛伯伯當年得增城羅浮山龍靈地力，練成足登仙道的『龍靈神功』，花了近百年時間，又再花數百年時間苦修，才有今日的成就，但距仙景尚差一截。由此可見，這仙道豈可一蹴而就？但凡有多少辛勞，便有多少收穫，人間如是，仙道亦不外如是罷了！」

葛洪一聽，呵呵笑道：「不錯，不錯，這仙道豈可以『魚躍龍門』作比擬？葛老兒辛苦數百載，遍歷劫數，尚祇可窺仙門之門徑，而未可登堂入室，看來這仙道啊！祇可以用『仙道難，難於上青天』來喻示也……若論此中的異數，亦僅有玄機姑娘你一人而已也……」

何蘭花微一怔道：「蘭花如何是其中的異數？」

葛洪嘆道：「不是嗎？蘭花姑娘甫出娘胎，便是半仙之體，然後僅歷練數十載，便足抵天仙的境界，天機、地脈、人間三大道，精湛熟悉，天地乾坤，上下三千年，皆可瞭於胸際，這等通天本領，好不教人羡煞也！這豈非仙道中的一大異數嗎？」

玄機俠女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不然，葛伯伯所論，僅彼此的際遇及修練之道不同罷了！例如葛伯伯所精的『龍靈神功』，可力敵萬人之外家本事，蘭花便自問弗如也。至於天機、地脈、人間三大道，乃師門絕學，蒙恩師傳授，這才得窺門徑，據此而造福世人，又豈敢自誇已登仙道也。」

葛洪一聽，吐了吐舌道：「是，是，九天秘笈使者的傳人，果然非同凡響，就這等以天下之樂為樂、天下之憂而憂的胸懷，便非葛老兒所能企及也！不說也吧！不說也吧……」葛洪一頓，卻又涎臉笑道：「剛才玄機姑娘所言，當年九天玄女曾下判斷，這山腳龍門之畔，必出一位名震天下的將材，你便不去實地一察，好教葛老兒也見識這地脈道絕學之神妙嗎？乖姪女，萬望大發慈悲，方便一二！」

葛洪此時心癢難熬，急欲探知地脈奧秘之心，祇怕比天下佳釀更令他嚮往了。

何蘭花一見，不禁格格一笑道：「此地雲遮氣騰，必有大地龍脈潛伏，恩師當年既有斷言，蘭花又豈能等閑視之？況且此行亦為尋『至陰龍脈』而來，此地水氣奇重，已具至陰條件之一，又豈可不細加勘察……葛伯伯若不急着遍嚐天下美酒，這便下去走一遭吧！」

何蘭花說罷，身形已然掠起，如雪如雲的向山下飄飄而降。

葛洪一見，不由喃喃的咬牙道：「這玄機俠女，無聲無息，說去就去，存心把我葛老兒撇了嗎？甚麼美酒佳釀？若與這地脈大奧秘相較，那『免酒錢金牌』亦不外小玩物而已，葛老兒又怎會捨大西瓜而拾小芝蔴也……」話音未落，葛洪的身形亦衝天而起，如一陣旋風似的，眨眼便翻捲到何蘭花的前面去了。

原來何蘭花和葛洪登臨的山峯，名為龍門山，龍門山的峽谷，便即黃河自北南下的出口，因此又稱龍門口。

龍門山山下，時稱龍門縣（即今山西河津縣）。

何蘭花、葛洪降抵龍門山山腳，耳際依然可聞黃河出龍門峽谷的轟鳴驟響。葛洪不由怪笑道：「龍門三激浪，平地一聲雷，這話可一點不錯啊！」

但何蘭花卻沒答話，因為她此時如星閃爍俏目，正凝注前面二三里處的一座村莊，若有所思，又似乎已發現了甚麼。

葛洪一見，心中不由一動，也不再咋呼驚嘆，學着何蘭花的樣子，凝神向前面望去。但見前面的村莊上空，一片雲遮霧掩，但當中卻有一道猛烈的陽光直射下來，穿透雲霧，落在村中的東面一座土崗上面。

葛洪但感其境怪異，卻不知這到底隱含甚麼奧秘，他百般思索，仍然一片茫惑，不由嘆了口氣道：「天地浩浩，乾坤無極，隱藏萬千奧秘，決非憑一人一力一時，所可能洞悉……看來若非玄機俠女駕臨，此地隱含的奧秘，便祇能永遠潛埋深淵迷谷矣！」

此時何蘭花微笑道：「葛伯伯忽地喃喃嘆息甚麼？」

葛洪嘆了口氣，苦笑道：「吾正學乖姪女你的神氣，凝神望而思之，但祇感一片怪異奇景，現於村東土崗之上，卻不知是甚奧秘！哎，看來這九天秘笈絕學，當眞非同小可，葛老兒雖慕蘭花姑娘帶挈見識一二，要窺透其中的精旨，卻是難！難！難！難於上青天也……」

何蘭花一聽，卻欣然一笑道：「葛伯伯所見，果然是一大龍脈潛伏之兆也！欲知其中奧秘，何不前去實地察看？」

葛洪一聽，大喜道：「妙啊！有玄機姑娘駕臨，只怕連九層深淵潛伏的地脈奧秘，也給挖掘出來也，走，走，這便前去吧！」

何蘭花和葛洪向前緩緩掠行，此時何蘭花並無甚急務，因此她的行動便顯得不徐不疾，從容得很。

兩人走近，只見那陽光穿透雲霧射落的土崗，狀如伏虎，沉穩而威猛，活靈活現，乃一名副其實的伏虎崗。

何蘭花走上伏虎崗，四面一瞧，但見整座伏虎崗皆被雲霧遮掩，四面羣山聳峙，如幃如屏。她心中不由讚歎道：如此郁郁龍脈地氣，天造地設，若無眞龍地脈潛伏，那便當眞瞎了眼矣！

何蘭花心念電轉，放眼凝視伏虎岡正中腹地，但見猛烈的陽光透

穿雲霧，恰好射落於腹地。她心中一動，便決然的向正中的腹地走上前去。葛洪一見，亦連忙亦步亦趨，走了十數丈遠，葛洪便忽地驚奇的叫了一聲道：「不得了，竟有人比玄機俠女走先一步，搶佔先機了。」

原來前面伏虎崗正中腹地，陽光穿透雲霧射落下來，恰好直罩於一座墳墓之上，雲霧被驅散，形成一個方圓數丈的金鐘罩似的。

而在墳墓的墓碑前面，跪着一位少年人，正向墓碑誠心的叩拜。墓碑上大書「唐先孝曾祖薛公宏林之墓」一行金漆字。

又聽那跪着叩拜的少年人喃喃的拜祝禱告道：「曾祖大人在上，曾孫兒誠心叩拜，望保佑娘親病體康復，不然這世上便剩下曾孫兒孤身一人啦！拜托、拜托了！」

何蘭花聞言，心中便不由一動，她素來對那些孤兒寡婦特別同情，因爲她自小便是孤兒，與養娘何姑相依爲命。她走上前去，輕聲問道：「這位姓薛的小兄弟，薛宏林是你的曾祖麼？你娘親患了什麼重病了？」

那少年人霍的扭轉身來，吃驚的盯着何蘭花道：「姑姑！你……你怎知我姓薛？怎知我曾祖是薛宏林？怎知我娘親患了重病？姑姑會未卜先知的本事麼？」

這少年人心中焦慮，大概是弄昏了頭，竟連珠炮似的發問道。

葛洪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大聲道：「你這小娃兒，你不認識我等，我等自然也不認識你，你娘親患病，是你喃喃自語，不幸傳入我這……姑姑耳中，至於你姓薛麼，墓碑上書『薛公宏林』之字，你又口稱曾祖，自報曾孫兒，可知你乃墓中人的曾孫子，既然是墓中人的曾孫子，你不姓薛卻姓什麼？墓中人不是你這小娃兒的曾祖，難道是我老兒的曾祖？」

這少年人被葛洪說了一頓，似乎被震得清醒過來了，他也並不生氣，反而咧嘴吐舌，不好意思的道：「是，小子的確姓薛，先祖也的確是薛宏林，當年先祖去世後，恰好有一位奇人姓徐名茂公，親自替曾祖父選葬此墓。小子娘親不幸突患重病，因家貧無錢醫理，拖延時日，如今已奄奄一息矣，可憐娘親若死，那世上便只剩小子孤身一人了！」

葛洪一聽，不由大奇道：「喂！薛小娃兒，你說此墓乃一位姓徐名茂公的人，替你薛家堪點的麼？」

薛小娃兒道：「是啊！的確如此，這是祖父生前親口對爹爹說，爹爹臨去世時，又親口告知小子，還說此乃薛家之秘，須代代相傳，永誌不忘，因此絕不會絕的。」

葛洪一聽，不由喃喃的道：「徐老娃兒精於尋龍堪輿之術，他既然替薛家堪點了這地方作墓穴，便必定判斷乃龍脈之地，若然是龍脈之地，那薛家的子孫後人，自然驚天動地，出人頭地也，但爲甚這薛小娃兒眼下的處境，卻如此窮困？如此可憐？就連娘親病重，也無錢醫治？這豈非奇哉怪極麼？又或者是徐老娃兒當年的尋龍堪輿之術未精麼？奇，奇，奇，當眞奇哉怪極！」

此時何蘭花忽地微笑接口道：「不必驚奇，也不必迷惑，吾敢斷定，當年的確乃徐茂公所堪點，而且，他當年的尋龍堪輿術也已甚見根基，否則，便不可能獨具慧眼，識破此龍脈玄機奧秘也！」

葛洪一聽，卻不由更奇，失聲叫道：「此地竟然是龍脈之地，老天！既然如此，爲甚墓中人的子孫後代，卻如此悽涼愁慽？」

何蘭花不答，卻向那姓薛的少年人道：「薛小兄弟，請問你的祖父是否即唐太宗時的威衛大將軍薛仁貴？」

薛小兄弟一聽，不由亦驚奇道：「是啊！但姑姑你怎會知道？」

何蘭花亦不答，又再問道：「那你的爹爹，必定是虎威將軍薛丁山了？」

薛小兄弟一聽，伸出的舌頭，幾乎便縮不回去了，他喃喃的失聲道：「妖怪？神仙？鬼魂？不然爲甚對我家之事如此清楚？如此準確？」他這一嚷，便即等如承認，他的祖父果然是唐太宗時的威衛將軍薛仁貴，他的爹爹便是高宗時的虎威將軍薛丁山了！

葛洪一聽，便不必何蘭花解釋，他也霍然而悟，眼前這座墓穴，的確是蔭生一代將材的龍脈了，因爲他自然知道，薛仁貴是唐太宗時的一代名將，出身寒苦，曾居於寒窟生活，應募從軍後，卻替唐太宗李世民立下無數赫赫戰功，被封爲威衛大將軍，身份地位崇高之極。而薛丁山則是唐高宗李治時承繼父業，出征西夏，戰功卓著，被封爲虎威將軍。薛丁山在家時曾娶妻方氏出征西夏時方氏已有身孕，到西征時，再娶奇女子樊梨花，元配髮妻方氏，因而便被冷落了。到薛丁山不幸早逝後，他的身後事便不知如何了。

葛洪心道：薛家兩代顯赫，皆一代將材，果然名震天下，這龍脈之力，亦由此可見一斑。不過，爲甚到第三代，薛丁山的兒子，眼前這位姓薛的小娃兒，卻運命如此不濟，窮愁潦倒不堪？當眞奇哉怪也！

葛洪心中轉念，便呵呵一聲怪

笑，道：「喂！薛小娃兒，你祖父、爹爹皆顯赫之極，爲甚你卻行將淪爲孤兒？你亦身爲薛家子孫血脈，看來這墓中人——你的曾祖父薛宏林，偏心之極，待你極不公平啊！」

薛小娃兒一聽，卻不怨恨，反而神色堅毅的說道：「爹爹拋棄我和娘親不理，我和娘親從來沒沾半點爹爹尊貴的福氣，我也決不怪爹爹，因爲他是爲國出力，不得不拋妻棄子。我跪拜曾祖，並非求其庇佑我，只是求保佑娘親病體康復吧了，可惜我年紀太小，不懂掙錢養活娘親，否則我也不會跪求曾祖父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好替娘親她掙一口氣！」

葛洪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心道：這薛小娃兒心胸竟如此恢宏，那薛丁山拋妻棄子，出征西夏，雖說乃爲國出力，但撇下妻兒於鄉間挨苦，卻未免太寡情薄義。不料這娃兒卻絕不抱怨，亦不想沾祖宗福蔭，立志自己奮鬥努力，這等心智，比之他的年紀，就已足令人佩服了。葛洪這般轉念，又想起自己得道數百年，並未萌生收徒弟傳衣砵之念，但此時不知怎的，卻忽然暗道：假如自己的徒弟一如姓薛這小子，倒也妙之極了。

葛洪思忖間，玄機俠女忽地微微一笑，問薛小娃兒道：「薛小兄弟，聽你所說，似乎自出娘胎，便沒見過父親薛丁山的容貌了？」

薛小娃兒微歎口氣道：「爹爹征戰而逝，未及返鄉，已然夭折，我當時年僅五歲，自然難睹爹爹的尊容了！但聽娘親道，爹爹英武不凡，酷肖祖父薛仁貴，家中供有祖父的神像，因此我娘親說，見祖父便如同見父親一樣啦！」

何蘭花一聽，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如此看來，這薛小娃兒與吾當年的孤困，也好不了多少矣！但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他既已自小歷盡磨劫，便已具造就條件之一矣，何蘭花心念電轉，她因同情而生憐憫，雖然她此行另有目的，但先行相助這孤兒寡婦之心，卻不由萌生了。

* * *

何蘭花萌生相憐薛小娃兒之念，便向他仔細審視一番。只見這薛小娃兒髮黃面圓耳又白，齒白唇紅身不黑，骨肉潤澤髮鬚疏，腹圓背厚聲清悅，掌心平厚顴骨起，胸平有肉肥合格，行動身軀不輕浮，隱隱顯露金形格。何蘭花精於「人間道」絕學，她細察之下，心中不由一陣欣慰，暗道：他形格俱備，本命奇佳，不失爲一可造之材也！

何蘭花細詢薛小娃兒的名號，原來他的名號，是先父薛丁山臨出征前，知妻室方氏有孕，便留下日後孩子的名字，若生男則叫「居正」，因此薛小娃兒便叫「薛居正」了。

葛洪一聽，心中便不由暗笑道：居正者，即希望自家孩兒日後能從「正道」，可惜這做爹爹的薛丁山，卻十清一濁，拋妻棄子，雖逼於無奈，但亦決非「正義」之道也，幸而他的娃兒心胸恢宏，毫不怨恨，否則這「居正」二字，也決不會選作自己的名號了。

何蘭花微一沉吟，便向薛居正道：「薛小兄弟，你說娘親病危，可否領我返家，看看你娘親的病況？」

薛居正一聽，不由大喜道：「好啊！原來姑姑尚懂醫學，這下娘親有救了，這莫非當眞是曾祖父顯靈蔭庇麼？姑姑請隨居正返家吧！」

當下薛居正在前面引路，何蘭花緊隨他而行，葛洪則悠然自得的在後面走。

葛洪眼見薛居正與高采烈的模樣，不由暗笑道：我這玄機俠女豈懂醫學？薛小娃兒若以爲她一如走村過鎭的江湖郎中，憑什麼「望聞問切」、「對症下藥」，可就必定大失所望了，卻未知她如何去做這醫人的「女郎中」。

從伏虎崗入村，只有二里路，據薛居正說，這條小村原來名叫修村。薛居正根骨奇佳，腳下敏捷，再加上他心急醫治娘親的病，因此片刻之間，便引領何蘭花和葛洪走到村東的一座平房前面，又向平房伸手一指道：「姑姑，這便是居正的家啦，娘親病重，不能起床招呼姑姑和伯伯啦！」

何蘭花抬眼一瞧，但見眼前的平房破舊低矮，似已日久失修，顯然薛居正母子的家境，的確窮困不堪了。她微歎口氣，心道：薛家父子爲大唐朝廷立下汗馬功勞，其子孫後人，卻如此窮愁潦倒，雖說是其本命須先歷磨劫，但於朝廷來說，亦未免太寡情薄倖。何蘭花心下不由更添同情憐憫，她向薛居正道：「你不必想這許多世俗之見，吾亦決非世俗之人，以世俗之禮可以請得動的，快領我去看視你娘親吧！」

何蘭花隨薛居正走進屋內，但見屋內四壁破敗，一片蕭條，與平房的外貌倒甚相符，也沒人出來招呼，更沒有任何人聲，顯得格外淒清冷寂。

此時不但何蘭花皺眉，連葛洪亦向屋正中的一幅神像喃喃的道：「薛仁貴，你這小子可曾知道，你的兒媳孫子淪落到什麼處境，你當日身居寒窟，艱困則艱困了，但卻有幸得祖宗龍脈蔭庇，終成一代將材，但今日你的孫子，卻又指望

什麼呢？」

何蘭花此時向四下一望，便問薛居正道：「你娘親在何處養病？」

薛居正道：「娘親已有半月未起床了，她此刻便在她的卧房睡着呢！」

何蘭花着薛居正領她走入她娘親的睡房，只見一位婦人，年約四十許，躺在床上，雙目緊閉，動也不動，更不必說能自訴病癥了。

何蘭花一見，不由微歎口氣，問薛居正道：「你娘親從沒對你說，她自我的感覺如何，最辛苦的是什麼部位麼？」

薛居正搖頭道：「沒啊，娘親起病，便睡在床上，一睡便是十多天了，她不吃不動，更不必提說話了，我想娘親是患了貪睡病了，只要把她叫醒，就沒事啦！」

葛洪在後面搖頭苦笑道：「薛小娃兒，你娘親患的並非貪睡病，而是最兇險的昏迷癥也！稍一拖延，就會永遠也不醒了！」

薛居正大驚道：「若永遠不醒，那豈非永遠不吃不動，那便如何得了？」

葛洪歎了口氣道：「永遠不醒不吃不動，普天之下誰會如此？」

薛居正道：「那只有死了才會如此！」

葛洪道：「只怕也眞的是死了！」

薛居正一聽，神色大悲，他想了想，便忽然噗地在何蘭花面前跪下叩頭道：「姑姑，請救娘親一救，居正向你叩頭了！」

何蘭花伸手輕輕一托，薛居正便身不由己，平平的站了起來，卻不說話，似在沉吟什麼，一時未可決斷。

薛居正一見，又大急求道：「姑姑若不肯救娘親，娘親必死無疑，我……我也不想活了。」

葛洪不由歎氣道：「喂！小娃兒，你莫如此爲難人好不好？眞正的行醫郎中，尚須望聞問切，但你娘親患的是昏迷癥，不醒不吃不動，更不會說話，卻如何診治？更何況你這位姑姑並非江湖郎中，她只精於……」

薛居正忙道：「那姑姑精於什麼？」

葛洪正欲答話，何蘭花已忽地決然道：「吾雖然並非精於醫道，但欲知你娘親的病癥，卻並非絕難之事，假如知道病癥，要救你娘親，就容易入手矣！」何蘭花目注薛居正，又瞧了葛洪一眼，忽地一頓。

薛居正忙道：「那請姑姑快點施救啊！」

葛洪此時卻忽然歎了口氣道：「薛娃兒你並不知姑姑的脾性，她這麼言而又止，忽然一頓，便必定尚有下文矣。」

果然何蘭花先向薛居正仔細的審視一會，然後才決然的道：「要救你娘親，薛小兄弟勢須先歷艱險磨折，你怕不怕？」

薛居正想也不想，便決然的道：「只要救得娘親，居正便死亦無懼，怕什麼艱難磨折？」

何蘭花一聽，欣然點頭，又轉向葛洪道：「葛伯伯，他娘親的病果然十分棘手，因無法知其病癥也，如今唯有以大法施之薛小兄弟身上，令其元神出竅，直接與他娘親的靈魂交匯，那便可以通過他的口，轉述他娘親的病癥了！」

葛洪一聽，不由嚇了一跳道：「我的乖侄女，妳是否說笑？」

何蘭花微笑道：「天地萬物，以生靈爲至關重要，救人如救火，我爲甚會說笑？」

葛洪苦笑道：「你若非說笑，便眞的打算如此了？你身爲九天秘笈的傳人，難道不知這『元神出竅大法』，乃驚天動地的神通本領？葛老兒苦修數百載，自忖元神尚未足收控自如，因此絕不敢貿然『出竅』，如今妳竟欲令這小娃兒施展這驚天大法，老天，你若非說笑，便只怕是瘋了！」

何蘭花卻胸有成竹的微笑道：「不然，若葛伯伯肯助薛小兒一臂之力，令他達此元神出竅境界，亦並非難事。」

葛洪道：「這娃兒心胸恢宏，不以私怨爲怨，甚合葛老兒之意，葛老兒就算肯助他，他亦決難抵此境界也，因爲此大法連我自己亦無十足把握，何況他小小年紀，毫無武功根基，且更要在一時三刻復練成，這當眞難！難！難！難之極了！」

何蘭花微笑道：「葛伯伯若以爲他無此根基，那便差矣，依吾所料，他悟性之高，並不在你我之下呢！」

葛洪不由一怔道：「爲什麼他的悟性如此超卓？」

何蘭花含笑道：「葛伯伯剛從他的祖脈地伏虎崗下來，難道忘了他的祖墓龍脈之浩大宏力麼？」

葛洪道：「當然記得，但吾觀這伏虎龍脈，雖可出一代將材，但於其子孫，卻並無多大福蔭也，例如其第一代血脈薛仁貴，固然可從寒窟出身，貴爲威衛大將軍，但第二代血脈薛丁山便大爲遜色，雖勉强繼承父業，卻夭折於陣中，至其第三代血脈這薛小娃兒，則不但毫無福蔭，反而受其尅滅，且看他母子二人，孤苦凄涼，便足可斷證了！」

何蘭花一聽，微笑道：「葛伯伯所言，固乃薛家氣運之實，但若因此而斷定薛家祖脈地力不佳，於

子孫後人並無多大福蔭，那便流於世俗表面之見了。」

葛洪道：「難道尚有更深的隱意麼？」

何蘭花斷然的道：「不錯，的確潛隱更深的含意，伏虎崗上薛家祖墓龍脈，以形喝形，實乃一伏虎龍脈；伏虎者，即蓄勢待發之虎，當其蓄勢伏踞之際，便是積聚宏力之時，到其蓄勢達到可發之際，便驀然衝天而起，勢不可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也，而以其受蔭之子孫血脈而論，則勢須先歷磨劫，蓄勢而待發，然後方可一飛衝天，否則，便就算『飛』也決不可『衝天』也！」

葛洪聽何蘭花詳釋至此，亦忽然悟道：「不錯！不錯！薛家的第一代血脈薛仁貴，因他已受磨折，所以他自起飛之後，便一往無前，勢不可擋，但第二代血脈薛丁山，因自小便養尊處優，享受其父薛仁貴的福蔭餘庇，因此他雖亦可飛騰，卻終究半途夭折，亦即不可『衝天』也！」

何蘭花欣然接口道：「而薛的第三代血脈薛居正，自小便飽受磨劫，嚐盡人間百般苦楚，蓄勢已足而又足，他目下只是等待時機，以作飛騰，一旦時機成熟，他便必可一飛而衝天，其力將勢不可擋矣！」

葛洪不由又喜又奇，道：「尋龍堪輿地脈道之學，竟玄妙如斯，然則薛家的伏虎龍脈，豈非『先苦後甜』的怪格麼？」

何蘭花欣然一笑道：「不錯，或者亦可稱爲『先伏後發』的伏虎勢龍脈吧！」何蘭花一頓，又毫不猶豫的決然道：「因此據此而判，薛小兄弟今時今日，已蓄勢已久，正屆『飛騰而起』之期矣！只要稍助之以外力，則其運勢命格，從此便可一往無前，勢不可擋，終至一飛衝天也！」

葛洪此時，對薛居正之根基悟性，已再無懷疑，心道：他既有此宏大地力蔭庇，根基悟性之高，必然超絕，若再輔以外力，他進境之速，果然不可等閒視之。

葛洪心念電轉，他原來收徒之念，忽然又一轉而强烈了，暗道明放着如此一位武學奇材，若輕輕放過，豈非葛老兒的一大損失麼？哈哈，不錯，不錯，不料此行卻先造就葛老兒的一位得意弟子。

葛洪收徒之念變得不可壓抑了，此時就算不許他相助薛居正，也決不行了，只見葛洪忽地向何蘭花決然的道：「蘭花姑娘，地脈道中既有『導龍入體』大法，則吾欲以龍靈神功，直接注入這薛娃兒身上，也來個『導功入體』大法，未知他是否可以承受得起？」

何蘭花一聽，不由大喜道：「葛伯伯竟肯作如此奇大犧牲麼？」

葛洪呵呵一笑道：「葛老兒有意收這娃兒爲吾門衣砵傳人，既然如此，緩授與急授，亦僅是時間之快慢而已，有甚不肯？」

何蘭花一聽，欣然道：「如此甚好，薛小兄弟，葛老前輩有意收你爲徒，這是你天大的奇遇，快上前叩拜師傅吧！」

薛居正一聽，他爲了救娘親生命，連生命也可以不惜，更何況是叩頭拜師？他當下毫不遲疑，走到葛洪身前，即跪下連叩三個响頭，口中道：「徒兒薛居正，拜見老前輩師傅！」

葛洪心甚欣喜，卻故意板起面孔，沉聲道：「你連我的名號來歷也不知道，便甘心情願拜師麼？」

薛居正道：「姑姑本事驚人，伯伯與她一道，想必也絕不差了，既然拜師不但可以學到本事，更可救娘親生命，居正爲甚尚要猶豫不決也！」

何蘭花一聽，便呵呵一笑道：「薛小兄弟，若論人世間的本領神通，姑姑比之你老前輩師傅，尚有不如呢，他並非別人，便是天下聞之大奇的增城羅浮葛仙翁葛洪是也，你能拜得他爲師，也是你的祖宗龍脈一大蔭庇！」

此時，薛居正才知自己所拜的師傅，竟是天下聞名的葛仙翁，他早在娘親的口中，便聽說過，當今的皇帝，以及身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的郭子儀，皆由兩大奇人造就，其中一位，便是傳聞中的葛仙翁葛洪了。但他意猶未足，忙向葛洪問道：「師傅前輩，聽說與師傅一道，助朝廷平定武氏之亂的，尚有一位神通驚人的何仙姑姑，未知這位何仙姑姑現在何處呢？」

葛洪一聽，向何蘭花怪笑一聲，見她並無隱諱的表示，不由大笑道：「徒弟娃兒，你稱呼這位仙女什麼？」

薛居正道：「居正稱她爲姑姑啊！」

葛洪向何蘭花扮了個鬼臉道：「徒弟娃兒，你好無眼力，姑姑也稱呼多次了，便不會在這上面加上『何仙』二字麼？」

薛居正心性聰慧，一聽便立刻醒悟道：「姑姑前面加上『何仙』二字，豈非『何仙姑姑』？啊！居正明白了，原來這位姑姑，便是民間視爲仙女的何仙姑姑也！」

葛洪大笑道：「果然，果然，孺子可教也，她不但是何仙姑姑，更是通天徹地，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玄機俠女呢！」

薛居正一聽，這才霍然明白，他今日在曾祖墳前有幸遇上的，竟是世人百般訪尋而不可遇的兩位民

問仙靈高人，「這下子娘親必定得救了！」薛居正不由驚喜的叫了一聲道。

* * *

葛洪既已收薛居正為徒，他不由便更為關切徒兒的安危了。

葛洪一反平日遊戲人間的神態，很認眞的問何蘭花道：「蘭花姑娘，如何助居正施展元神出竅大法？吾導之於他『導功入體』大法，他承受得了麼？萬一出甚差錯，卻如何是好？」

何蘭花見葛洪焦切之情溢於言表，不由一樂，暗道：葛仙翁數百年修為，今日竟誤打誤撞，收了一位寶貝徒弟了，瞧他的神氣，這新收的徒弟兒，竟似是他的命根。

何蘭花心中暗樂，卻不敢取笑葛洪，因為她深知「元神出竅」大法非同小可，稍有差池，就算不死也成白痴，而施此大法，首先便須其內力深厚，葛洪為薛居正「導功入體」，乃令他內力根基大增的一條捷徑，因此萬萬不可輕忽。何蘭花微一沉吟，便決然道：「按薛兒的根基，可保無恙！為防萬一，吾在你傳功之際，當他的護法便了。」

葛洪一聽，大喜道：「有蘭花姑娘親任護法，葛老兒便放心了！」

當下葛洪也不再猶豫，他吩咐薛居正端坐於地上，他自己則站於薛居正的身旁，猛吸一口眞氣，他身上的「龍靈神功」隨即激蕩起來，他把功力聚於右掌，掌心一陣發紅，在紅氣中，竟隱隱有一尾紫龍狀的線條，在他的掌心中蠕動。何蘭花一見，亦不由暗讚道：葛伯伯的獨門「龍靈神功」，果然非同小可。

此時但見葛洪驀伸右掌向薛居正的天靈蓋輕拍而下，按於其上。立刻，又見薛居正的臉漲紅了。

薛居正但感自己的腦際猶如鑽入一尾熾熱的「火龍」，從他的腦際向頸部游曳而進，眨眼便直抵胸腔，再向四面遊走，四肢百骸，「火龍」遊經之處，猶如被烈火燒灼，奇痛如割，他不由痛叫一聲，卻無法叫得出口，臉上忽紅忽紫忽青忽白，神色怪異之極。

薛居正初涉這等仙靈之士的「龍靈神功」，他自然並不知道，葛洪此際所施的，便是武學中一門至高無尚的「導功入體」神功。葛洪的「龍靈眞氣」，自薛居正的腦際百會穴注入，頸頭部的風府穴，直抵背際的神道、靈台、至陽諸大穴，又從靈台穴向四周遊走，遍遊他身上的奇經八脈，體內三百六十穴脈周天，在短短的霎間，薛居正的奇經八脈，三百六十穴脈周天，便被「龍靈眞氣」貫通了。

達此境界者，便即如現代所稱的人體「小宇宙」，原來深潛不動，卻被猛地激發出來，一旦被激發，體內的潛能，便陡增數十倍了！其狀有如世人平常只有「十分之一條牛之力」，卻突然吞進「九牛二虎」，因而其力猶如「九牛二虎」，其威猛宏烈可想而知。

薛居正驟然受此宏力衝擊，他雖有「龍氣護體」，根基已備，但一時間亦禁受不住，痛苦萬分，竟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葛洪正全力傳功之際，根本不及理會薛居正的反應，因為葛洪深知，「導功入體」大法一經施為，便需全力以赴，不達目的決不可中途罷手，否則不但功虧一簣，而且傳功與受功之人均會遭受極大的重創，輕則成白痴，重則立刻經脈盡斷而亡，因此他不得不集中全力施為，哪有餘暇顧及其他。

此時當眞兇險萬分，因為葛洪越是全力施為，薛居正所受的衝擊便越大，他一旦禁受不起，立刻便會經脈盡斷，同時葛洪亦因輸出的眞氣無法收攝而回，他的功力亦會盡失，甚至變成白痴。

何蘭花一見，神色不由一凜，她旁觀者清，深知此刻傳功與受功之人，均已屆生死一線的關頭了，她微一沉吟，也不再遲緩，素手一抬，中指疾彈，猶如她師傅九天玄女當日向她授功一樣，一縷「仙靈眞氣」，便從薛居正的中樞穴射入，走捷徑，搶先一步，注入薛居正的丹田氣海大穴。

如此一來，薛居正便有如先具「仙靈之體」，再受葛洪的「龍靈神功」了。

薛居正神思幾陷昏迷之際，突感丹田一陣舒暢，不自禁的全身奇經八脈霍地張開，就連他身上的任督二脈，亦比平素擴張近倍。如此一來，葛洪所輸入的「龍靈眞氣」，便在薛居正身上暢通無阻了。

遊走薛居正三百六十穴脈的「龍靈眞氣」，迅速向丹田處，從四面八方射入，與原來搶先而入的「仙靈眞氣」匯聚，霎時間，「龍靈、仙靈」兩大奇功，融而合一，其威力之大，無以復加了。這便即道家內功中的「龍虎交滙」境界，世人苦練百載亦未必可達。年方十三的少年薛居正，片刻間竟達世人百載苦練的神功內力，他的際遇之奇，當世中亦只有他一人而已。

就在「龍靈、仙靈」兩大奇功相匯之際，薛居正忽地渾身一抖，突感自己力可伏虎降龍，身不由己，竟一躍而起，身如飛龍，衝天而起，若非何蘭花、葛洪功力通玄，收控自如，薛居正必定破屋而直升天際了。

何蘭花此時驀地伸掌向前一拍，再猛地一收，一股奇大無比的迴旋力，便把薛居正從半空中扯降下來，他怔怔的挺立地上，臉上一片茫然。

何蘭花此時才輕吁口氣，道：「可矣！葛伯伯，你的『導功入體』大法終於成功了！」

葛洪此時神色甫定，他瞧一眼仍一片茫然的薛居正，不由歎了口氣道：「此非葛老兒的成功，而是玄機俠女的功德所致，若非蘭花姑娘以『仙靈神功』相助，葛老兒這『導功入體』大法，休道成功，只怕傳功受功之人皆無一倖免，薛兒，還不過來，拜謝何仙姑姑救助之德麼？」

薛居正尚不知自己到底有甚奇功，但他心中對何蘭花和葛洪敬佩之至，因此不假思索，便跪下向何蘭花拜謝道：「多謝何仙姑姑相救，請受薛兒一拜！」

何蘭花本欲伸手托起薛居正，但心中一動，有心試一試薛居正的功力到底有多高，便以二成功力，運氣勁一托，立感薛居正的身體有一股極強大的力度反激而出，他的體重猶如陡增了十倍似的。

何蘭花心中一喜，又加了二成功力，亦即四成功力了，但氣勁到處，仍然略感沉重，她心中不由一陣讚歎，暗道：短短一霎，薛居正的內力之高，竟可抵吾四成以上功力了，須知玄機俠女何蘭花的四成功力，當世能抵禦的，只怕極少了，薛居正年僅十三歲，達此境界，就連何蘭花亦大感驚歎。

此時何蘭花已再無疑慮，她趁勢向薛居正道：「薛兒轉身，面向你娘親。」

薛居正原正跪拜何蘭花，此時身不由己，陡地一旋，轉到娘親臥床這面。

何蘭花又向葛洪道：「吾欲助薛兒之元神出竅，與他娘親靈魂交匯，此中或有兇險，為防萬一，請葛伯伯在後面權充護法，以穩固薛居正元神，萬萬不可讓其擅離控制。」

葛洪見何蘭花神色凝重，也不敢輕慢，連忙微一點頭，站在薛居正的後面，道：「蘭花姑娘放心，葛老兒全力穩固薛兒的元神便了。」因為他自然深知，「元神」失控的可怕後果，那幾乎便是白痴的代名詞了。

何蘭花不再說話，她默運「仙靈眞氣」，聚於右掌，然後驀地向右掌五指催激，五道指力化作五股無形氣勁，直向薛居正的頂部百會穴射去。百會穴乃人之「魂靈之穴」，平素固若金湯，人之元神方不致擅離或被侵害，若被侵害，例如人之後枕不愼受猛烈撞擊，那元神或會逸離，便即現代所稱之「腦震蕩」，後果將是「精神分裂」，亦即「元神逸散」，人也就變作「魂不守舍」的白痴瘋子了。因此「元神出竅」大法，非同小可，簡直兇險之極，只有玄機俠女何蘭花，集葛仙翁葛洪之力，才敢向一位少年人施展。

此時薛居正但感腦袋被五股柔力迴旋催逼，神思立陷一片迷惑，恍惚間，他自己竟與娘親正在交談了。娘親的形狀十分奇特，飄飄忽忽的，又在痛苦的長吁短歎。

薛居正一見，不由心如刀割，他自小唯一的親人便是娘親了，他心性至孝，乍見娘親痛苦飄忽的形狀，自然十分難過痛心，他忙伸手向前一抱，口中急道：「娘親你怎的了？你不要消失啊！」

不料他一抱之下，卻抱了個空，娘親的身子就如無形的煙雲似的，薛居正不由大悲道：「娘親，妳是否已經死了，孩兒與妳在地府相遇麼？」

娘親終於身子一旋，返回薛居正面前，只見她幽幽的歎了口氣，道：「薛兒，娘親不知怎的，飄飄忽忽的，想停下來也不可能，也不知是否已不在人世？但怎忍心你一人，孤身在世上受苦，哎，這教娘親如何是好？」

薛居正大驚道：「娘親，是誰令妳飄忽不定？」

娘親道：「娘親也不知道，只見眼前你爹爹薛丁山，在向娘親微笑招手，娘親身不由己，便跟着你爹爹四處飄遊了，想停下也不可能，若非牽掛孩兒你，娘親倒心甘情願跟隨你爹爹他走了。」

薛居正一聽，不由吃驚道：「娘親，爹爹不是已為國捐軀了麼？他怎會向你微笑招手？我怎的看不見爹爹呢？」

不料娘親竟不管他，飄飄欲走，薛居正又驚又悲又急，他伸手想拉住娘親，但無論他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卻連娘親的影子也捉不到，他不由悲叫道：「娘親啊娘親！你難道不要孩兒了麼？」

薛居正悲切間，耳際又突聽有一縷尖音鑽入，這一縷尖音道：「薛兒，此乃何仙姑姑向你說話，你小心聽着，不然便救不了你娘親了。」

薛居正一聽，他也不去理會，為甚此時何仙姑姑會突然向他說話，卻見不到她一點踪影，他此時心中惶急，一心欲救娘親，猶如遇溺之人，便發現一根稻草也如獲至寶，哪還有餘暇追查稻草的來歷？

薛居正不假思索，便連忙道：「是！何仙姑姑，但為甚薛兒明明與娘親說話，卻無論如何拉她不住？娘親飄忽得很，就如不存在似的。」

何仙姑姑的一縷尖音道：「為

什麼你暫時不必理會，因爲你的功力未足以收攝自如也，你只須依吾吩咐，或許可救你娘親！」

薛居正一聽，忙道：「是！何仙姑姑快說啊！」

何仙姑姑的一縷尖音道：「薛兒，你娘親乃思憶你爹爹過度，傷了元神，如今她的元神已非常脆弱，已不受她自己所控，一旦元神飄走，你娘親便即元神散滅而亡矣！」

薛居正一聽，大悲哭道：「何仙姑姑，那如何方可救娘親？」

何仙姑姑道：「心病還須心藥醫，此時你試試以强烈孝心感動你娘親的元神，她的元神如果與你的思想相滙，受你强烈的思想力感應，便會增强她自身的元神能量，屆時便可自行回體也，此所以別人不能替代，只有你可與娘親的心靈相通，亦只有靠你救娘親之心是否堅貞了。」

薛居正一聽，心胸一熱，不由決然的道：「是，何仙姑姑，薛兒定必全力以赴，把娘親呼喚回來。」

薛居正但感心潮激蕩，深潛於他心胸對娘親的愛心、孝心，突被激發出來，比平日更强烈百倍。薛居正自己也不知道，此時他體內的「龍靈、仙靈」兩大神功眞氣，已把他比平日强烈百倍的孝愛思緒催送出去，化作一股强大無比的熱氣，直向他娘親的「元神」射去。他娘親的「元神」立刻如被罩於一個火熱的爐中，原已變冰寒，受熱力的熏陶，慢慢的溫暖起來了。

薛居正的「心力」發送的同時，他口中亦大叫道：「娘親，妳一生受盡苦楚，把孩兒撫養成人，娘親的恩情，孩兒當永世不忘，孩兒自會奮發圖强，力爭上進，以報答娘親的養育大恩，教娘親日後幸福快樂，娘親不必悲傷，爹爹乃爲國捐軀，孩兒必當繼承祖宗爲國爲民大志，做一番大事，娘親這一生也便不枉了啊！」

此時但聽他娘親忽然歎了口氣，道：「是，孩兒所言不錯，但得孩兒如此孝義仁愛，娘親再苦也不枉也，孩兒啊，娘親這便回來，好好看着你做一番大事吧！」

薛居正一聽，不由大喜道：「好極了，娘親，那妳快跟隨孩兒一道回去吧！」

薛居正大喜之下，不由渾身一抖，他睜眼一瞧，發覺自己依然坐在地上。他再抬眼一望，只見娘親已驀地睜開眼睛，正瞧着他欣然而笑，薛居正這一喜，不由一躍而起，大叫一聲道：「娘親，妳終於醒過來了。」

＊　＊　＊

薛居正的娘親方氏果然醒過來了，不但醒了，而且臉色紅潤，比平日更精神奕奕。

薛居正不由又喜又奇，忙向葛洪問道：「師傅，這……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

葛洪眼見徒弟兒平安無恙，又見他娘親果然已被救活，心中大樂，不由呵呵一笑，向薛居正道：「薛兒，你知道是誰把你娘親從鬼門關上拉回來嗎？」

薛居正忙道：「師傅！是誰？」

葛洪歎道：「當世有此神通法力的，只怕僅何仙姑姑一人而矣，薛兒你知道麼？何仙姑姑不但助你救活娘親，更以大神通助你倍增武功根基，你此時的功力，已足抵世人苦練百載了。」

薛居正的娘親一聽，當下走過來，便欲向何蘭花叩拜，何蘭花連忙伸手扶住，道：「方大嫂不必客氣，吾人行走世上，但遇孤苦凄涼，便決不會坐視不理，一切皆緣份吧了！」

方氏到底還是向何蘭花拜謝了，又向葛洪拜道：「老前輩大恩大德，肯收薛兒爲徒，傳授他功夫，薛家上下必定感激不盡！」

葛洪呵呵一笑道：「方大嫂客氣什麼？這也是葛某人的福氣，收了一位悟性根基高絕，更有龍脈護體的好徒兒！」

方氏一聽，若有所思的道：「葛師傅所言，果然有其事，想薛家自先祖下葬伏虎崗後，所出兩代皆將帥之材，但未知薛兒日後的際遇如何？」

葛洪一聽，不由又大笑道：「若論人生際遇，運命吉兇之道，大嫂妳算是求錯人拜錯佛了，葛老兒在這位何仙姑姑面前，只怕連說話的份兒也沒有，大嫂若有甚疑難未決，便趁此天賜良機，快向這位何仙姑姑拜求指點吧！」

方氏一聽，果然向何蘭花深深萬福，道：「原來是何仙姑姑大駕光臨，方氏當眞失敬之極，未知何仙姑姑可否指點賜教一二？」

何蘭花心中同情薛家的孤兒寡婦，便坦然道：「大嫂有甚疑難之處？」

方氏道：「薛家祖宗連出兩代將材，似乎乃祖宗龍脈地蔭庇之故，但爲甚到薛兒一代，他的身世卻如此孤苦伶仃？」

何蘭花微微一笑道：「大嫂不必爲此耿耿於懷，你薛家的祖宗地脈，乃先苦後甜的勢格，卻並非壞事，反而可令薛兒日後得享天年，否則，就算早生花發，亦必定中途夭折也，大嫂只須回思薛家父子兩代的運數，便會明白。」

方氏一聽，不由連連點頭道：「何仙姑姑所斷，果然甚有道理，例如老爺可安享天年，但夫君

薛丁山，因自小養尊處優，享父福蔭，因此便中途夭折矣，如此看來，薛兒所受之苦，恰恰是他日後運命之福了。」

何蘭花微笑點頭道：「此言不錯，但亦須看其是否又於『苦』中練志，世間有謂，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因此若於『苦』中練志，不屈不撓，衝破運命玄關，自然便可一飛衝天矣！」

方氏一聽，當下再無疑慮，她轉向薛居正道：「薛兒，你爹爹自小便隨父出外歷練，你如今既已拜了一位好師傅，娘親也不敢留你，免耽誤你日後的前程，你便跟隨師傅一道，出去歷練一番吧！娘親自會好好活下去，你不必替娘親擔心了！」

薛居正一聽，不禁略顯猶豫，道：「孩兒並不怕出外歷練艱苦，但留下娘親一人，日後如何過活呢？」

方氏道：「薛兒只管放心，娘親有手有脚，辛苦慣了，總能養活自己，生活下去的，而且娘親自今次病癒，身子反比往日健康，孩兒還擔心什麼？」

葛洪不由呵呵笑道：「世人孤兒家婦，母子相依爲命，只有娘親千方百計把兒子留在身邊，但大嫂卻反其道而行之，居然反過來勸兒子離開身邊，出外歷練，大嫂眞的放心得下了？」

方氏決然道：「天下爲娘的，自然捨不得母子分離，但方氏知道，今日留他一時，便誤了他一生，因此決不敢以一己私心，而誤了孩子的前程。」

葛洪一聽，不由向何蘭花詢道：「蘭花姑娘以爲，薛兒可隨吾江湖歷練麼？」

何蘭花微微一笑道：「薛兒根基悟性已然穩定，他既可憑你我之功力，合二爲一，一轉而成『仙龍神功』，由此足證，他已屆一飛衝天之期矣！」

葛洪大笑道：「既玄機俠女如此判斷，那葛老兒便不答應也不行了，好，薛兒，你收拾一下，便跟隨葛老兒闖蕩江湖吧！」

玄機俠女何蘭花、葛仙翁葛洪，在龍門山脚下的薛家逗留了半日，便帶着薛家的第三代血脈薛居正，與薛居正的娘親方氏作別，三人一道離開了薛家的鄉居修村。

何蘭花此時決然的轉而南下，葛洪忙於沿路向薛居正傳授他的武功心法，師徒兩人，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聞者悟透」，看葛洪的神氣，大有急不及待，傾囊傳授的意思，而薛居正果然悟性奇高，倒似天生便是學武的奇材似的。因此師徒兩人，並不理會此行何去？又爲甚而去？

不一會，已離開龍門口數十里路了，說也奇怪，薛居正越走越精神抖擻，他的內力，竟可勉强跟上何蘭花和葛洪的掠行了。何、葛兩人均仙靈之士，兩人的掠行足抵等閒武林人士的全力飛縱輕功，薛居正竟可跟上，可見他對武學悟性之高。

再向南掠行了一段路，葛洪已把「龍靈神功」的其中一套攻防招式口訣，傳授於薛居正，正待他默默消化悟解。葛洪一時間輕鬆起來，側身一聽，但聞四野皆轟轟隆隆的響聲不絕，他不禁驚奇道：「蘭花姑娘，此乃什麼地方，耳際爲甚老聞轟隆之聲作響？」

何蘭花此時微微一笑，欣然道：「葛伯伯忘了吾等此行的目的麼？」

葛洪道：「自然沒忘，此行不是欲尋一位『至陰至柔』的陰極女子，以作融化皇帝小子過旺的陽氣麼？但這與轟隆之聲有甚干連？」

何蘭花道：「登龍門山時，葛伯伯又有甚發現？」

葛洪道：「但見黃河如龍，噴薄而出峽谷龍門，氣勢威猛之極，由此爲葛老兒引來一位乖徒弟。」

何蘭花微笑道：「此行卻另有奇遇，葛伯伯仔細思忖，不難明白。」

葛洪一聽，心中不由一動，若有所悟道：「龍門山所見乃水之威勢，莫非此行與水有關麼？但龍門山脚，地力威烈，所出之人皆武將之材，這與『陰極之女』有甚相干？」

何蘭花微一搖頭，道：「不然，葛伯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龍門山脚，乃黃河破關而出之地，影响所及，自然主地力威烈。但黃河出龍門口，便傾瀉而下，坦蕩百里，直向南下，再於百里外迴旋向東，因而形成一個極爲奇特的『水迴環形袋口』勢格，但凡於袋口所出之人，必屬陰性極盛之格，此乃地脈道中，水迴環地格之一大特色也。」

葛洪一聽，恍然悟道：「原來蘭花姑娘於龍門山上，已發現一陽一陰的兩大地力勢格，因此於堪證『陽之薛』後，便來查探『陰之物』也，地脈道所隱伏的玄機，當眞神鬼莫測。」

何蘭花微笑道：「欲窺其秘，也並不太難，只須不怕艱辛，自然可悟解其中之秘也。」

葛洪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天地乾坤，於葛老兒眼中，皆勝景也，但能一窺其秘，葛老兒豈會怕甚艱辛，倒是薛兒甫涉江湖，便須不眠不休，未知他是否支持得了？」

何蘭花微笑道：「此乃薛兒歷

練之機，亦是他的福緣所至，吾有意令他涉足其中，藉機助他衝破運命的第二道玄關。」

葛洪一聽，欣喜道：「好啊！原來蘭花姑娘早有妙着伏下了。」

何蘭花與葛洪說時，腳下丁點不慢，眨眼便又掠行數十里路了。薛居正在後面跟隨，越走越精神，起初尚僅可勉强隨行，但經一路上領悟「龍靈神功」的心法，他體內的「仙龍眞氣」被激發出來，他的內力倍增，竟可與葛洪的掠行不相上下了。葛洪見了，心中也大感欣慰，確信自己終於收了一位百年難遇的寶貝徒弟。

三人再向南掠行了一段，便突見一座形狀奇特的山峯，於前面五里外山巍然聳立。

何蘭花掠行的身形驀地一轉，凝目向前望去，只見眼前這座山峯，雄巍陡峭，山巒綿延，卻又各自成峯，突起五座，形如五位老人併坐於天地之間，一派蒼茫靜穆。

何蘭花微一沉吟，即向葛洪道：「葛伯伯，你在後帶薛居正一道上峯好嗎？」何蘭花話音未落，身形已衝天而起，形如白雲飄飄，眨眼已掠上峯上去了。

葛洪一眼，知何蘭花必已有所發現，他哪會怠慢，向薛居正伸手一招道：「薛兒，上峯去！」葛洪說時，已扯住薛居正的右臂，形如大鵬展翅，背負薛居正騰空直上，片刻間，亦已掠上峯巔來了。

但見何蘭花正站在峯巔的一塊巨石上，凝目向南面望去。

葛洪順着何蘭花的目光向南面望去，他不由怪笑一聲道：「好啊！這豈非天地五老怪，凝座羣山中麼？」

果然是「天地五老怪，凝座羣山中」，但是五峯如五老，有的如詩人吟詠，有的似隱士對弈，有的像勇士高歌，有的似漁翁垂釣，有的像老僧盤坐。

此時但見何蘭花微微一笑道：「不錯！的確是五老並坐，此峯未知有否名字？不如便稱爲五老峯吧！」

就因玄機俠女何蘭花當日命名，在山西中條山側的五座奇峯，後便稱爲五老峯了。

葛洪呵呵笑道：「好！五老峯，果然恰如其名，但未知這五老峯卻有甚妙處？」

何蘭花微笑道：「葛伯伯，風物長宜放眼量，且向南面細察如何？」

葛洪一聽，果然放眼向南面望去，此時他站於百丈峯巔，加上他的目力超卓，數百里內的天地萬物，便落入他的眼中了。

只見南面突現出一尾黃色巨龍，從西南面迴環，直向東北面而去，形成一個以水作屏的龐大袋子，五老峯恰恰正坐落水袋的底部。天造地設，鬼斧神工，其巧妙之處，令人歎爲觀止。

葛洪不由喃喃的道：「果然是水迴環袋口勢格，這五老峯恰處袋口底部，這……到底意味什麼？」

何蘭花欣然一笑道：「水迴環袋口勢格，水屬陰，本已陰氣極盛，若坐落於袋口底部，則其陰氣更凜烈之極，猶如千年寒冰，如此地脈所出之人，其陰性之强，足把熾陽也溶化了。」

葛洪一聽，恍然悟道：「蘭花姑娘所指，乃吾腳下的五老峯麼？老天，這五老峯形如五老，本已極爲靜穆，再加極重陰氣，果然猶如千年寒冰陰極格也，然則此峯是否可出足與姓李的皇帝小子奇盛陽氣並駕齊驅之人？」

何蘭花微一沉吟，便決然道：「大格已備，必有奇陰龍脈潛隱，這便細察去也。」

何蘭花話音甫落，即向峯之南端如隱士對弈的「隱士峯」掠去。

葛洪一見，即向薛居正大喝一聲道：「喂！乖徒兒，快跟上去，那面的奧秘比這兒的奇景更妙多呢！」

薛居正一聽，果然緊隨葛洪，亦向隱士峯掠了過去。薛居正此時的輕功造詣已足抵江湖高手之列，於此峯巔山地縱掠，自然已不感艱難了。

指點迷津　運數逆變

五老峯南面的「隱士峯」，位於「水迴環袋口」勢格的最底部，果然是至陰至柔的地脈，峯上竟到處是嘩嘩的水聲，有如一個水的玄妙世界。

何蘭花足尖點地掠行，凝運目力耳力，忽地便捕捉着一處發出異響的地方，她毫不猶豫，便折向東南面疾飄而去。此時她一身白衣白裙，於峯上掠行，眞有如一朵白雲在隱士峯上飄浮，其狀幽雅而又神妙之極。

何蘭花身後數十丈遠處，葛洪和薛居正亦全力跟踪而來，幽雅的隱士峯上，便平添了幾許人間之氣了。

何蘭花向那發出異響處掠行，忽地身形一頓，神色一陣驚喜。

她但見一縷泉水垂直飛瀉而下，落在大磐石上，發出一陣錚錚淙淙的異響，泉水經兩次折疊，散而復聚，再曲折回繞，又向下傾瀉，山風吹至，泉水如雪白寒冰絹布，飄搖空中，又如萬顆明珠，隨風散下，斜陽映照，五光十色，晶瑩奪目，眞如銀河自九天降下。

玄機俠女何蘭花目睹奇景，不

由喃喃的歎道：「飛天如玉簾，直下三千尺，新月如鐮鈎，遙遙掛空碧……果然是一處至陰至柔的地脈也！」

此時，葛洪和薛居正亦已一掠而至，乍聽何蘭花吟歎，薛居正不由拍手叫道：「好啊，原來何仙姑姑尚精於詠詩之材也，但這詩句是甚意思？」

葛洪一聽，不由大笑道：「何仙姑姑所精的天地乾坤，無所不容，無所不曉，在她眼中，世間萬物，那有她不曉之事？但薛兒你並非此道中人，因此你問也白費心力，何仙姑姑決不會向外人洩露天機。」

不料何蘭花卻微笑道：「不然，薛兒雖非吾道中人，但他所承的龍氣，恰好位於水迴環袋口之頂部，陽氣奇盛，正好與袋口之底的至陰之氣相輔相承也，因此現下所行之『陰陽交滙』大法，倒要他從中作監護人呢！」

葛洪一聽，不由大奇道：「爲什麼？蘭花姑娘爲什麼尚須薛兒作『陰陽交滙』大法的監護人也？老天，若然如此，他又怎能承受葛老兒的衣砵了？若然如此，薛兒啊薛兒，你不知勝於知也！」

何蘭花微笑道：「葛伯伯稍安毋躁，吾敢擔保，薛兒只須於此『陰陽交滙』大法中歷劫一番，必可從中得益，他日後的成就，只怕並不在葛伯伯之下。」

葛洪一聽，不由轉憂爲喜，笑道：「若然如此，薛兒倒是知勝不知也，蘭花姑娘也別笑葛老兒護徒心切，吾數百年細尋，才遇上一位好徒弟，承繼吾之衣砵，自然望徒成龍啦，但既蒙玄機俠女如此確判，葛老兒自然無話可說，但望玄機姑娘千萬別瞧差眼才好。」

何蘭花從容的一笑道：「葛伯伯若有疑惑，只須於潭水側畔土崗細察，只怕便有所發現也。」

何蘭花話音未落，葛洪已呼地向潭水那面掠去，他的輕功超卓，身子一旋，便已掠過寬近十數丈的潭水，在潭水西面的一座靠水傍山土崗上降了下來。

只見葛洪在土崗上四周掠走，眼珠滴溜溜的急轉，仔細搜索着什麼。忽然，只聽他忽地驚喜的叫了一聲道：「玄機俠女，快過這面來，果然有一座寶貝盤踞着呢！」

何蘭花一聽，微微一笑，她也並不特別驚奇，因爲從那土崗的形狀，她似乎已斷然的確判什麼了。

何蘭花未能判斷，薛居正的輕功是否可以凌空飛渡十數丈的潭面，便伸手把他的右手一握，一股威力無比的「仙靈眞氣」便注入薛居正的體內，登時令他身輕如燕，然後何蘭花足尖一點，帶起薛居正，猶如騰雲駕霧，向潭西面的土崗飄去，眨眼已穩穩降下。

薛居正但見葛洪的身法疾如電閃，何蘭花的身法卻輕如浮雲，他不禁歎道：「師傅的功夫超卓，但何仙姑姑卻充滿仙靈之氣，這等神通本事啊，當世只怕已無人可及矣！」

何蘭花趁機開導他道：「薛兒臨淵羨魚，何不退而結網，只要你刻苦研習，要達此境界，也並非絕不可能。」

薛居正點點頭道：「是！何仙姑姑，弟子必遵教訓！」

此時，葛洪已不耐煩的叫道：「哎呀，我的玄機俠女姑娘，你便訓導我這寶貝徒弟，也待先解了葛老兒的謎團再說吧！乖乖，這到底是一座甚麼大寶貝也？」

何蘭花向葛洪所指的「大寶貝」仔細一瞧，只見這是一座狀甚古樸的土墳，墳上雜草叢生，墳前豎立了一塊墓碑，上書「楊公宏止之墓」六個黑漆雕字，黑漆已有部份脫落，可知此墓日子的悠久了。

何蘭花一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楊姓之人，誤打誤撞，竟葬祖宗於此至陰至柔的「水蛇穴」，其子孫後人，必屬至陰至柔的命格，倒不可輕忽錯過了，她又仔細向四面一瞧，不由又微歎口氣，似乎發現了什麼不祥的破綻。

葛洪見何蘭花沉吟不語，神色忽喜忽憂，知她必然已發現了什麼，不由急道：「蘭花姑娘，你剛才所言必有所發現，難道便是這座無主孤墳麼？瞧它一片破敗模樣，它的子孫後人必定窮愁潦倒，卻有甚地力龍氣可言也。」

何蘭花此時微歎口氣，道：「葛伯伯若以貌取墳，那便差之極也，此墳地力之大，天造地設，世所罕有也，可惜葬之不得其法，因此不但不旺發，反而令子孫後人受其陰寒煞氣所侵，難免陷於破敗衰落之運格也。」

葛洪不由咧嘴一笑道：「爲什麼這無主孤墳，蘭花姑娘卻道其地力宏厚？」

何蘭花伸手向土崗一指，道：「葛伯伯且看，這土崗之形，酷似什麼？」

葛洪一聽，果然放眼向土崗仔細望去，只見土崗西闊東窄而長，成一長條狀，西面突出一塊地墁，猶如一顆碩大的蛇頭，土崗上遍佈鵝卵細石，猶如蛇身上的鱗片，而伸延向東的窄長地帶，又恰如蛇的長尾巴，更奇特的是蛇頭直伸向潭水，猶如蛇吸水似的。

葛洪一見，不由怪笑一聲道：「哎呀，這不就是一條活靈活現的長蛇崗嗎？哈哈！倒當眞有點來頭也！」

何蘭花微笑道：「其形不但是長蛇崗，而且是一尾水蛇，不但位於潭邊，更處水迴環袋口勢格的最底部，水氣之重，天下無匹，再加上蛇頭伸入潭中，日夜吞吸寒潭之水，其地力之至陰至柔，與一尾水蛇已一般無異矣，此實乃一座地力宏厚的『水蛇穴』也！」

葛洪一聽，恍然而悟，心道：「原來這「至陰至柔」的地脈卻隱藏於五老山的隱士峯中，這當眞是隱上加隱也，他心念電轉，便連忙道：「原來這便是蘭花姑娘千方百計找尋的至陰至柔地脈，但雖然已找到了，卻已有人獨佔先機，且壞了葬法，子孫後人亦已因此破敗，卻又如何造就那『陰陽交滙』大法中的至陰至柔妙女子也！」

九天玄女沉吟道：「按此墓之勢格，陰寒煞氣，相侵其子孫後人，那是必然也，已無可挽回。但亦決不致於血脈盡散，因水蛇之性陰柔之極，當可絕處逢生，應即此墓子孫後人，必然尚在人世也，因此只要尋着其子孫後人，便可依據其本命運格，設法加以匡扶，則『陰陽交滙』大法或可成也。」

葛洪一聽，即一躍而起，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這便去尋找吧！」他一頓，卻又歎了口氣，苦笑道：「天地萬物，唯人最難尋也，人是活的，到處飄泊，人海茫茫，卻到那兒尋去，這當眞難！難！難！難之極了！」

何蘭花沉吟不語，薛居正此時卻忽然接口道：「師傅，這崗上住有人呢！只要尋着崗上之人，便可向其打探此墓的子孫後人啦！」

葛洪一聽，不由怪笑一聲道：「薛娃兒，你別口出狂言，連何仙姑姑亦難判斷之事，你竟胡說八道，你憑什麼斷定這崗上住有人家？」

薛居正正正經經的回道：「薛兒絕非胡言亂語，因爲不知怎的，甫上此崗，我便感心中突突而跳，也不知有甚麼在吸引心兒似的，於是我便四處查探，終於發覺，潭邊有一行女子的脚印，時斷時續，一直向潭後的樹林中去了。我在山中生活久了，知這脚印是沒穿鞋子的光裸脚印，但凡外來人必穿有鞋子的，因此可以斷定，曾抵達潭邊的女子，必定是在崗上久居的人啦！」

薛居正說罷，葛洪猶自不信，何蘭花卻忽然道：「薛兒所言不錯，吾已察覺，此崗樹林後面，隱隱有陰寒之氣溢出，與此墓之陰寒煞氣同出一源，因此可以斷定，此崗不但有人居住，且所居之人，必與此墓中人有極深淵源。再者薛兒乃至陽龍氣伏虎龍脈血脈，至陽與至陰必有所感應，他心頭亂跳，亦即與至陰之氣相吸之兆也！」

葛洪一聽，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罷了，不料葛老兒今時今日，竟比不上一位小娃兒的目力，或者乃葛老兒行將辭世之兆吧！」

何蘭花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天地萬物，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又豈可一概而論短長乎？葛伯伯之龍靈眞氣，非陰非陽，乃中性之和，龍虎已然交滙，寵辱皆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然不受天地萬物所感染兆應啦！此乃葛伯伯之所長，豈可自視爲短也！」

葛洪一聽，不由亦大笑道：「不錯，不錯，葛老兒已歷數百載風雨，天地萬物，已難令吾動心矣！卻原來此乃龍虎交滙之象，亦是葛老兒之所長也，啊啊，既然如此，還嗟歎什麼？走吧，且去尋那墓中的後人去也！」

三人離開潭邊，一直向崗東面的樹林走去。土崗甚爲寬長，樹林佔地也十分廣闊。三人緩緩穿過樹林，竟花了近半個時辰，走着時，樹林中已黑漆一片，原來不知不覺已是黑夜降臨了，幸而何蘭花和葛洪功力通玄，皆夜能視物之輩，這區區夜幕根本便難不倒他們。

一會後穿出樹林，卻突見一道峭壁，橫立於三人面前，四周皆山巖亂石，那有半點人家居住的跡象？

何蘭花沉吟不語，似在思忖什麼，葛洪卻忍不住了，微歎口氣道：「薛兒說什麼與至陰之氣感應？只怕虛之妄也！此地如此荒僻，連鬼影也不見，何況是生人也？」

葛洪喃喃自語之際，薛居正忽然渾身一抖，他就如被什麼强大之極的東西吸引似的，身不由己，便向眼前那道峭壁疾步走去。

葛洪一見，微吃一驚，心道：「薛兒怎的了？身處此水蛇崗，便中邪氣了麼？他正欲出聲喝止，耳際卻傳來何蘭花的一縷尖音道：「葛伯伯稍安毋躁！薛兒此行，乃身受至陰氣感應之兆也，且隨於其後，必有所發現。」葛洪一聽，登時把喝止聲收回。

他依言跟踪而去，與何蘭花一道，隔了薛居正十丈八丈，緩緩隨行。

薛居正到峭壁面前，忽地向左一轉，繞過一塊巨石，便逕直的走了過去，其狀有如穿壁而過。

葛洪心中大奇，緊走幾步，近前一看，這才發覺，原來峭壁左面，豎了一塊巨石，看似無路，但繞過巨石，貼身而過，後面竟是一條斜斜向上的山徑。黑夜中，便似是穿石壁而過了。葛洪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薛兒這小子，什麼時候他的目力竟如此厲害了！

何蘭花與葛洪繞過石壁，沿山徑悄然而上，前面的薛居正正毫不猶豫地疾步向山徑走上，就如積年的山怪，再獲神助似的。

小山徑的盡頭，突聽聞一陣水聲，原來下面是一潭清水，月色之下，水光如玉，當眞有如一座碧玉潭。

薛居正心神恍惚，他根本不能自制，便逕直的向碧玉潭走去，碧玉潭畔是一排楊柳樹，透過柔軟飄拂的柳枝，薛居正忽然心頭一蕩，目睹了一幕他十數年未見過的奇景。

原來在碧玉潭中，正有三位年約十到十三四歲的少女，裸浴於飛瀑流泉的碧玉潭，少女肌膚勝雪，於碧玉潭中翻波嬉戲，猶如仙女降凡塵，沐浴於碧玉潭水中。

薛居正平生未見這等少女出浴圖，他雖然年僅十三歲，但不知怎地，心中一蕩，突突的狂跳起來，他也並不知道，這是甚麼異象。他目瞪口呆的瞧着潭水，猶如木樁似的盯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何蘭花與葛洪此時已悄然跟踪而來。碧玉潭中的少女裸泳圖，立刻便落入兩人的眼中了。

何蘭花向碧玉潭中的三位裸泳少女目注一眼，心中忽地一動，卻沒作聲，似在思忖甚麼，一時間卻難下判斷。

葛洪一見，卻眉頭一皺，喃喃的低語道：「山精？妖女……還是三位水蛇女？」

「水蛇女」三字，驀地落入何蘭花的耳中，她心中不由又一動，以密音向葛洪傳聲道：「不錯！果然是三位已得水蛇穴龍氣的少女……絕不可輕輕放過了！」

葛洪一聽，亦以密音傳話道：「呵呵！既然是已得水蛇穴龍氣的水蛇女，那豈非至陰至柔的女子嗎？但一下子呈現三位，卻哪一位才是『陰陽交滙』大法的最佳人選？」

何蘭花微一沉吟道：「目下尚難下判斷，因其本命氣格隱於水中，難以察看。」

葛洪一聽，便立刻傳話道：「難道薛兒這小子，亦被這水蛇女迷住了……嘿！這小子莫非色心大動嗎？」

何蘭花微一搖頭道：「不然，此實乃至陽至陰兩者相互感應之象吧了！薛兒已承祖宗伏虎穴龍氣，其性屬至陽，而水蛇穴性屬至陰，三位少女中，必有一位已承水蛇穴至陰至柔龍氣；至陽至陰兩大龍氣相遇，豈能不立生感應？其實薛兒心中，根本便沒有男女間情愛的綺念也……」

葛洪一聽，這才轉怒爲喜道：「很好！幸虧薛兒這小子尚未萌色心綺念，不然他小小年紀，便墮入男女情慾之網，這還了得？怎可承受葛老兒的衣砵也！」

何蘭花一聽，卻沉吟不語，因爲她自然知道，假如三位少女中，有一位是已承水蛇穴至陰至柔龍氣的血脈，則與薛居正既生感應，日後必難以擺脫其中的恩怨糾纏了！這對於薛居正來說，也未知是禍是福？因爲假如他沉迷於此恩怨糾纏中，他的「伏虎龍脈至陽龍氣」，必因此而消耗殆盡，於男女情愛上雖然可以隨心所欲，但於他的運命前程，卻有甚大折損，甚至會重蹈他先父薛丁山的夭折結局！

何蘭花心念電轉，思忖如何化解眼前這段恩怨糾纏，但此事卻一時難有兩全其美之法。不由微嘆口氣，暗道：薛居正的本命運格，忽生此逆變，一時間也難化解了，倒不如順其自然，任憑他的本命運勢演行，先了結李隆基那牽連重大的「陰陽交滙」大法再作打算吧！

* * *

何蘭花沉吟之際，葛洪生怕自己的寶貝徒弟目睹這等「水蛇女出浴圖」久了，就算他心性再堅貞，也不免會生綺念，年紀小小便糾纏於男女情慾，壞了承受衣砵的大事。

葛洪按捺不住，他也不管何蘭花是否同意，重重的咳了一聲，這一聲他故意運眞氣於咳聲中，便猶如旱天裏炸響一個驚雷。

碧玉潭中正嬉戲裸浴的三位少女，突聽一下響如炸雷的男子咳聲，當下眞有如弓響鳥飛，三位少女驚呼一聲，如飛的游上岸來，在岸邊搶過自家脫下的衣裙，也來不及穿上，用衣裙遮着玉體嬌軀，如驚弓之鳥，急急的穿入潭邊的柳樹林中，向不知甚麼地方跑去，一會便失去踪影了。

此時薛居正也沒去追，他祇是呆呆的佇立於潭畔，猶如木樁似的。

葛洪一見，不由大怒，他呼地一下掠上前去，伸指一彈薛居正的腦殼，沒好氣的道：「喂！你這小子，未大先壞，小小年紀，怎的便被這等『水蛇女』迷得失魂落魄了！」

葛洪伸指一叩薛居正的腦殼，順勢便把一股「龍靈眞氣」彈進薛居正的百會穴，這一股渾厚之極、非陰非陽、龍虎交滙的龍靈眞氣，立刻便把薛居正叩醒了，祇見他如夢中初醒似的，伸手揉了揉眼睛，才失聲的叫道：「師傅！是你嗎？徒兒剛才明明夢見有三位少女，於此潭中出浴……」

葛洪又好笑又好氣道：「你這小子！艷福不淺啊！竟夢見三位女子，月色之下，碧玉潭中出浴……

哼哼，然後又如何了？可有萌生甚麼念頭？」

薛居正搖搖頭道：「沒有啊！薛兒見到三位少女姐姐，於潭中出浴，心想如此荒僻之地，難道不怕毒蛇猛獸侵害嗎？正替她們擔心之際，突然腦中一熱一跳，便驚醒了，潭中哪有少女姐姐的影子？原來祇是一場夢境而已……師傅，你可見到甚麼？這到底是否薛兒作夢呢？」

葛洪一聽，不由哭笑不得，他喃喃的道：「薛兒，既然你以爲這是夢境，那便當她是夢境吧！切莫作眞，沉迷於此！否則，你便把一生前程皆斷送了！」

薛居正一聽，不由大驚道：「師傅！你說甚麼……甚麼沉迷於此？又把前程斷送了……薛兒並不明白啊！」

葛洪被薛居正連聲追問，不由作聲不得，因爲他已知薛居正所遇，的確是「至陽與至陰相吸」之象，他自己根本茫然不覺，這等玄妙之極的地脈人間異兆，葛洪並不精於此道，他又如何解釋得清楚？

葛洪正感爲難之際，幸而玄機俠女何蘭花此時忽地輕聲道：「吾已斷定，此地果然住有人家，這便尋訪去吧！」

葛洪一聽，如獲救星似的連忙向薛居正道：「我的乖徒兒！你千萬別再問爲甚麼！因爲師傅如你一般，此刻腦壳也差點發漲了！莫問！莫問！且先隨你的何仙姑姑尋人訪客去也！」

此時何蘭花似乎已胸有成竹，領先便走入柳樹林中去了。葛洪和薛居正師徒兩人連忙緊跟而去。

楊柳樹林後面，原來又有一條小徑，在月色下，直伸向一座山中的建築物，那是一間用木搭成的屋子，依山傍水而建，倒也別有景緻。

何蘭花一見，毫不猶豫便向木屋快步走去，走到木屋門前，何蘭花竟發聲探問道：「請問，此楊宅有人在嗎？」

葛洪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今晚連玄機姑娘亦撞邪了！不然她爲甚未見主人家，便先斷言人家是楊宅？萬一這戶人家並非姓楊，她玄機俠女的面子可就丢得大了！

葛洪轉念之際，那木屋門卻依呀的打開了，一位年約五十許的老年男子探頭出來，先仔細張望，見月色之下，立着的是一位如雪如雲的俏仙女模樣的女子，似乎心中稍定，才聲音抖顫的道：「……姑娘……怎會深夜至此荒僻山居？你……你又怎知在下乃姓楊之人啊！」

何蘭花微笑道：「隱於楊柳樹後的木屋，即『木亦木』也，又『木亦』與『木易』同音，合起來豈非一個『楊』字嗎？由此可知此木屋必乃『楊宅』也。」

這老年男子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忙道：「原來姑娘乃神算一類的人物！在下果然叫楊玄璬，因避禍隱居於此，正好有事請求指點迷津，姑娘這便快請進用茶吧！」

老年男子——楊玄璬求釋迷津心切，竟不再理會何蘭花等三人的來歷，慇懃的邀請他們進屋作客。

何蘭花也不客氣，當下與葛洪、薛居正一道，隨楊玄璬走進木屋。木屋原來甚爲寬敞，一廳四房的格局，廳中的傢俬雖全以木製，但古色古香，倒也別有雅趣。

楊玄璬進屋後，即招呼何蘭花三人坐下，又向裏面大聲呼喚道：「玉屏！快出來向客人獻茶！」

不一會，裏面走出一位年約十五歲的少女，模樣嬌美，但美中帶媚，少了一點少女的端莊。何蘭花目力超卓，一眼便認出，這位少女，竟是裸浴碧玉潭三位少女中的年長一位，她心中不由一動，便目注少女，審視片刻。

少女玉屏——楊玉屏，此時已手捧香茗，先向何蘭花敬奉，笑着道：「這位姐姐美如天仙下凡！天仙姐姐請用香茗！」她的笑意帶了一股媚氣，身子柔軟婀娜，當眞有一點「水中蛇」的味道。

楊玉屏向何蘭花敬奉香茗畢，這才奉呈葛洪，口中道：「老前輩請用茶！」

葛洪默不作聲，接過香茗，用鼻子狠狠一嗅，這才呵呵一笑道：「呵呵！好香的麝香味，果然是世上無雙的麝香茶！」

楊玉屏一聽，格格一笑道：「老前輩！好眼力啊！一眼便瞧出此乃以麝香炮製的香茗啦……也不必喝也！」

葛洪笑道：「麝香，麝香，來自『蛇』之香，還是有『麝』自然香？」

楊玉屏微嗔帶笑道：「自然是麝之香啦！老前輩說甚麼『蛇香』也？」

葛洪見這少女毫不畏怯，不由亦大笑道：「不錯！不錯！此『麝』即彼『蛇』，彼『蛇』即此『麝』也……」

「甚麼此麝彼蛇的？麝乃奔跑之獸，蛇乃善爬之物，兩者豈可合二爲一呢？」

葛洪話音未落，忽地有一聲柔韌如絲線的少女道，隨着話聲，已走出兩位少女，領先一位，年約十四歲，嬌艷絕世，不但葛洪暗讚一聲楊家有女竟如此艷麗，就連玄機俠女何蘭花，目睹之下，心中也不覺一動。

但見這少女黛綠雙蛾，腰裙不長不短，腰枝如柳，蓮步搖曳生姿；眼波乍迴，依依不語；秀眉微皺，如西施輕顰；婉轉輕盈，容光奪魄；雖是荊釵布裙，卻如仙女降世。

祇見這少女走到何蘭花面前，向她款款一拜道：「小女子楊玉環，拜見仙姑！」

楊玄璬一見，連忙向何蘭花道：「這是二女玉環，三女玉蘭。」楊玄璬說着，伸手一指楊玉環身後的少女。

何蘭花向楊玉蘭一瞧，但見她年約十二三歲，卻俏麗如秀蘭亭亭玉立，這「玉蘭」二字，當眞名副其實。

何蘭花心中一動，再目注薛居正，看他的反應。祇見楊玉屏走出來時，雖艷媚之極，但薛居正卻如未懂世事的小娃兒，根本無動於衷。又見楊玉環出來，雖比楊玉屏更覺美艷，但薛居正依然毫不動容；再見楊玉蘭乍然現身，薛居正與她四目相觸時，他身不由己，身子便驀地一震，登時又痴如醉，神思一片茫然。

何蘭花一見，不由暗嘆口氣，因爲她此時已可斷定，與薛居正「至陽龍氣」生感應的，並非楊家大小姐楊玉屏，亦非二小姐楊玉環，而恰恰是三女中略顯秀弱的三小姐楊玉蘭。如此看來，楊家三位女兒中，祇有楊玉蘭才是承受楊家祖宗龍脈「水蛇穴」的「至陰至柔龍氣」的人選了。

何蘭花心中轉念，不由暗暗爲難。心道：按形格楊玉蘭是「至陰至柔」的唯一人選，但按容貌，卻數二女楊玉環最美艷；而日後假如任李隆基選擇，他必然首選楊玉環，次選或者是楊玉屏，而楊玉蘭，祇怕便根本難入其眼！而且這是至爲玄妙的男女「陰陽交滙」大法，首重兩心相悅，然後才可水乳交融，陰陽互化，亦即「心有靈犀一點通」也，假如兩不相悅，便決不能互生感應，如此便不能「相生」，祇有「相尅」了。因此決不可以勉强而爲，亦即男女「陰陽交滙」大法玄妙之處，艱難之點也。

何蘭花心念電轉，一時間也難下決斷。

就在此時，楊玄璬卻站起來，向何蘭花深深一揖道：「在下深有疑難未決，望仙姑指點迷津！」

何蘭花微笑道：「楊大叔有甚疑難？」

楊玄璬長嘆一聲道：「實不相瞞，在下一家原居洛陽，此地不過是當年葬父楊宏止的荒山墓地而已。在下的大兒楊釗，亦在長安京城任京官之職，一家人本來平安順遂。但自先父去世，當時有一江湖方士，替先父堪點墓地，相中五老峯中飛泉脚下土崗，在下見的確山明水秀，便依方士之言，把先父楊宏止下葬於此地了……」

葛洪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那楊老弟下葬先父之後，想必運命大旺，富貴榮華，飛黃騰達了？」

楊玄璬長嘆一聲道：「假若如此，在下亦不必舉家搬入此山中避禍隱居了……說來也可怕之極，自先父下葬於此地後，大兒楊釗性情便忽然大變，變得陰狠毒辣，在朝中爲非作歹，結下仇家無數，在下屢勸他亦不從，終於被仇家夜半放火燒屋，若非三女玉蘭於睡夢中突然驚覺，喚醒兩位姐姐，逃出火海，在下一家人，便全被化作灰燼矣！在下當時祇來得及隻身逃出，可憐拙妻便走避不及，與一衆家人慘被燒死了。」

楊玄璬說時，他的三位女兒均靜靜的聽着，大概憶起當日的恐怖情景，連笑也笑不出了。

楊玄璬又嘆了口氣道：「在下自知不肖兒於朝中結怨太深，日後必有殺身之禍，甚至禍及滿門，無奈之下，祇好悄悄逃出京城，又知五老峯隱蔽，足可在此避禍，便舉家逃到此地，雇人建木屋，積備糧草，於此地一住便是數年光景了。」

葛洪道：「事已至此，楊老弟尚有甚疑難未消？」

楊玄璬道：「在下痛定思痛，深感這一場奇災大禍，全因大兒子楊釗而起，而大兒子楊釗的性情大變，又全因先父下葬此地而起，因此在下百思莫解，爲甚如此山明水秀之地，竟會惹來橫禍？若此地不吉，爲甚自舉家隱居此地後，雖然清苦，卻可保平安無恙，這當眞奇哉怪極！」

葛洪一聽，不由偷瞧何蘭花一眼，見她神色無慍無喜，似在思忖其中的玄機，心中便暗笑道：「這奇哉怪極啊！於吾這位玄機俠女眼中，卻是洞若觀火，清楚透徹也！但祇看你楊家是否有此福氣，求得她妙展神通大本事吧了。」

葛洪心念電轉間，何蘭花已忽然接口道：「楊家祖墳，是否建於飛泉西面土崗潭畔？」

楊玄璬一聽，不由奇道：「是啊！仙姑如何知道？」

何蘭花淡然一笑道：「吾偶臨此地，發覺飛泉之畔土崗有異，查察之下，不難發現。」

楊玄璬一聽，驚奇道：「那仙姑以爲，在下葬先父之地，到底主甚吉凶禍福呢？萬望仙姑賜告，救吾家脫此深淵苦海！」

何蘭花微笑道：「吾臨此地，又與你楊家相遇，乃有緣也。依吾

觀之，你楊家祖宗之墓，選地不錯，恰恰堪着一座龍脈地穴，可惜葬之不得其法，因此龍脈地力大半化爲煞氣，衝尅爾楊家，僅有小半爲你楊家子孫承納吧了！是故因此雖遭大禍，尚可保存平安，但若拖延時日，則恐難以久存矣！」

楊玄璬一聽，滿臉驚慌，他忽然向三位女兒輕喝道：「玉屏！玉環！玉蘭！爾等還不過來，向仙姑求拜，慨施援手，救助楊家一脈嗎？快過來跪下叩拜！」

楊玄璬說着，已搶先在何蘭花面前跪下，他的三位女兒見狀，亦走上前來，跪下向何蘭花叩拜。

何蘭花乍然受此大禮，她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心道：吾此行另有目的，你楊家便不開口相求，吾爲天下蒼生故，亦不得不插手施爲，又何須你等苦苦相求……何蘭花宅心仁厚，她最怕見世人身處絕境，再向她哀求，遇此情形，便算千難萬險，她也決不會坐視不理。

何蘭花當下伸出右掌，向地上連招四下。楊玄璬父女四人，便突感有一股强大的浮力湧至，竟不由自主便站起來了。這才知道，何蘭花的神通果然深不可測。又聽何蘭花慨然道：「吾上此地，本就另有意圖，如今看來，吾之意圖，又與你楊家有甚深淵源也，因此吾豈會坐視不救？更無須行此俗世大禮相求也！」

何蘭花一頓，又向楊玄璬決然的道：「實不相瞞，吾於世間歷練之期，行將屆滿，此行實乃了結一宗未了之願吧了……事不宜遲，目下已屆子時，正好行事，請帶備鋤鏟等物，這便上你家祖墓去吧！」

楊玄璬一聽，不由喜出望外，他連忙準備鋤鏟等物，他的三位女兒，大女玉屏、二女玉環皆是柔弱女兒，不去相幫，倒是三女玉蘭，不顧身子柔弱，跑出跑入，相助父親忙着準備工夫去了。

何蘭花見狀，心中不由又微嘆口氣，但並沒表示甚麼，祇作渾然不覺。

不一會，鋤鏟等工具便準備好了。說也奇怪，薛居正不待吩咐，便自動自覺相助楊玉蘭扛鋤荷鏟。然後一行人便踏着月色，向飛泉畔的楊家祖墳走去。

* * *

玄機俠女何蘭花此時已不再猶豫，她在抵達飛泉畔的楊家祖墳後，便吩咐楊家人挖開墓穴，把墓中的棺柩移轉方位，從頭西脚東，改爲頭東脚西，墓碑也移到東面的土崗入水的方位。

在整個移葬辛苦勞作中，楊玄璬身爲一家之主，墓中人的兒子，倒也十分努力，不怕辛勞。他的三女楊玉蘭，亦自始至終相助挖墳築墳，雖然累得氣喘吁吁，卻毫無怨言，但楊家的大小姐楊玉屏、二小姐楊玉環，卻祇顧四周遊玩嬉戲，僅相助搬了一會墳土而已。

何蘭花也不加理會，任由楊家中自己施爲。薛居正不知爲甚麼，自與楊家三小姐楊玉蘭四目相觸後，便一直默然不語，他雖然不說話，卻如神差鬼使一般，不消吩咐，便相助楊玉蘭挖墳塡土。薛居正的內力已足抵高手之列，楊家有他相助，祖墳移葬的工夫，不一會便幹得妥當極了。

葛仙翁葛洪一直站於一旁，何蘭花也沒有理會他，他也就樂得逍遙快活。

當楊家祖墳移葬畢，又重新在墓東正面豎上墓碑時，何蘭花便沉聲道：「楊家子孫，快上前叩拜祖宗！」

楊玄璬一聽，不敢怠慢，應聲走上前去，跪下叩起頭來，他連叩了十數個響頭，祖墓毫無動靜，但也並無甚不祥反應。

何蘭花仔細觀察，見狀便心中暗道：楊玄璬雖乃墓中人之兒子，卻非承此墓地氣脈之人，他的一生大致可安享晚年，不至橫生夭折之事，但亦僅此而已，決難望甚麼榮華富貴大作爲。

接着是楊家大小姐楊玉屏叩拜，當她剛跪下叩頭時，墓碑忽然現出一道淡淡的青氣，其狀有如一尾蠕動的水蛇！

這情景誰也沒察覺，但一一攝入何蘭花的眼中，她不由微嘆口氣，暗道「青」者「煞氣」也，不料楊家祖墳的煞氣，已然侵入其大孫女身上了！她的運命由此亦已決定，根本不可逆轉了。

隨楊玉屏之後，是楊家的二小姐楊玉環上前叩拜。楊玉環跪下叩拜，不知怎的，此時她卻忽然變得誠心誠意起來，向祖墳墓碑叩拜不止，她的俏臉一派肅然，倒也十分虔誠。

當楊玉環叩到第二個響頭時，墓碑上突然現出一抹淡淡的紫氣，其狀如龍如蛇；但到楊玉環叩拜到第十二次時，如龍如蛇狀的紫氣便忽然消失不見，隨即浮出一道甚濃的異光，其色紅中帶青，交替變幻，怪異之極！

何蘭花一見，心中不由一動，連忙凝神細注，祇見這「紅青」怪光，到楊玉環叩到第二十二次時，其「紅」光忽然地大熾，卻一閃即倏然逝去了……何蘭花微一沉吟，便不由暗地長嘆口氣。她也沒說甚麼，祇是再留意楊家三小姐楊玉蘭的動靜。

祇見楊玉蘭輕俏的走上前去，在祖墳前跪下，未叩拜之前，卻喃喃的祝道：「祖父啊！大哥楊釗爲

官不仁不正，不以民生疾苦爲念，致惹下彌天大禍，令娘親慘死！玉蘭是你最小的孫女，也不敢祈求祖宗蔭庇，祇望祖宗保佑，大哥他從此修心養性，不再爲非作歹，好教楊家平安順遂，雖然清苦，亦可生存下去，孫女玉蘭的心願便足矣。」

楊玉蘭這祝頌聲，清晰入耳。在場的楊玄璬亦聽到了，他不禁連連點頭，喃喃的道：「不錯！不錯！原該如此……」楊玉屏卻臉浮冷笑，狀甚不屑三妹楊玉蘭的毫無志氣，而楊玉環則沉默無言，無喜無怒，也不知她心中打甚主意。

葛洪一聽，不由目注楊玉蘭一眼，臉上神色古怪，心中暗道：楊家三女中，爲甚祇有這小女兒心性仁厚！莫非她便是蘭花姑娘那驚天「陰陽交滙」大法的人選？但爲甚薛兒這小子又與她互生感應？老天，這其中所涉的恩怨糾纏，到底如何了結？

葛洪心中存疑，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不過亦知此時乃何蘭花造就「陰陽交滙」大法人選的關鍵時辰，決不可打擾，因此祇能悶在心中，待有機會時，便向何蘭花打探清楚。

何蘭花此時自然聽到楊玉蘭的祝頌，她心中不由一動，更留意楊玉蘭的動靜了。

但見楊玉蘭祈頌畢，便誠心誠意的叩拜起來，她叩拜僅到第二次，祖墳墓碑忽地便浮出一條紫光閃閃的龍狀之物，又似紫色之蛇，於墓碑上搖頭擺尾，甚爲活躍；接而頭部昂起，身下生出一團紫雲，升托着，幾欲騰升而起！一時間紫光四射，落在叩拜中的楊玉蘭身上，登時又激發她身上的靈光，竟亦紫光閃閃，與墓碑上的紫色龍蛇之光交滙，在她的頭頂，聚成一團光環，紫光四射，奇妙之極！

何蘭花凝慧目仔細審視，也祇有她這位「仙靈玄機俠女」才可發現楊玉蘭引發的異象，其餘的凡夫俗子，或非玄機道中之人，根本是視而不見，一片茫然而已。

何蘭花心中不由一動，她的如星閃爍俏目亦躍出一道精光，灼灼的凝注於楊玉蘭的身上。何蘭花凝運「仙靈眞氣」於雙目，她的目力，便有如現代的「X光」或「紫外線」，竟可透肌而入，直抵目標的肺腑以至最隱秘的筋脈骨髓！在如此超卓的目力審視之下，天地乾坤、世間萬物，自然皆無所遁形了！

何蘭花凝注之下，但見楊玉蘭的血脈中，竟已有紫氣滲入，經她體內的三百六十大穴，運行一周天，已無所弗屆，直抵肺腑丹田，更透骨入髓，根骨牢固，大格已成！

何蘭花仔細審視之下，已再無半點猶豫，確然下了判斷，但卻沒說甚麼，因爲她深知「陰陽交滙」大法，貴在潛移默化，絕不能以外力勉强，「心有靈犀」才可「一點通」，否則勉强而滙，亦難收「陰陽互化、相輔相承」的奇效。也因此何蘭花順其自然，任由楊家之人獨自叩拜，以便從中審察各人的運命根基。

不一會，楊家各人已叩拜祖墳畢。何蘭花忽地微微一笑道：「很好！楊大叔，你家祖墳已合葬法，日後不必爲此耿耿於懷了！」

楊玄璬一聽，連忙道：「那請問仙姑，日後吾楊氏一脈，可保平安順遂嗎？」

何蘭花於月色下目注楊玄璬一眼，但見他果然骨格平平，根本無甚大作爲可言，便淡然一笑道：「祖宗地脈，雖有蔭庇之力，但亦須以本命運勢爲根基，爾楊家一脈，子孫各人本命運數各異，又豈可一概而論？但楊大叔你本人，雖無大富大貴可言，卻可保平安順遂，以享天年。」

楊玄璬一聽，點點頭道：「但能保平安順遂，吾願已足，豈敢奢求大富大貴！但未知吾之子女，其運數又如何？務請仙姑不吝賜示。」

何蘭花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運數已註定於爾子孫各人本命中矣！祖宗地力雖可蔭庇，但亦憑各人根基本命而定，一切宜各人好自爲之吧了！」

何蘭花一頓，又道：「吾於此地之事已了，不欲再逗留，就此告辭。」

楊玄璬一聽，尚未及答話，他的三女楊玉蘭已立刻向何蘭花道：「荒山野嶺，夜深人靜，毒蛇猛獸出沒，仙姑不怕凶險嗎？爲甚不在我家渡宿一宵，明早再上路呢？」

何蘭花心中對楊玉蘭甚有好感，心道：她果然心性純良，本性仁厚，的確不失爲「陰陽交滙」的人選！她本不欲再多言，但對楊玉蘭卻不忍堅拒，便微微一笑，目注楊玉蘭道：「好！玉蘭姑娘小小年紀，根基已定，大格已成，日後尚望堅穩本性，以仁義爲念，則必可有一番作爲矣！」

楊玉蘭道：「我並非擔心自己的前程，而是擔憂仙姑你的安危啊！」

楊玉蘭欲再挽留，葛洪已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小姑娘你可知道？你替其擔憂的是甚麼人了？坦白告訴你吧，絕非她怕毒蛇猛獸，而是毒蛇猛獸遇上她，便必定逃之夭夭，溜之大吉呢！」

楊玉蘭一聽，便不再說下去

了，卻轉向薛居正柔聲道：「這位小哥哥，蒙你相助我家改葬祖墳出力，你小小年紀，卻甚有本事，未知可否教點小妹一二呢？」

葛洪一聽，不由與何蘭花互視一眼，兩人心意不約而同，且看薛居正如何回應。

祇見薛居正默默無言，似在思忖甚麼，又似神思恍惚，不知如何是好，好一會，他忽地抬起頭來，臉蛋一揚，決然的道：「好！薛居正答應你！但我本事尚未足於教你，待我學會神通本事，一定再回來找你！」

楊玉蘭一聽，欣喜的笑道：「好啊！那玉蘭必定等小哥哥你回來。」

何蘭花見狀，不由暗嘆口氣，卻沒說甚麼，葛洪一見，卻暗暗叫苦道：壞了！薛兒這小子果然與玉蘭這小姑娘心有靈犀一點通，相互交滙感應了……老天，這其中所牽涉的恩怨糾纏，薛兒這小子日後如何了結？況且若楊家三女中，三小姐楊玉蘭是何蘭花堪中的「陰陽交滙」大法人選，那薛居正、楊玉蘭、李隆基三人之間，豈非捲入一宗「男女三角」的大激鬥漩渦中了……老天！若然如此，祇怕就連玄機俠女何蘭花亦化解不了。

葛洪心念電轉間，何蘭花已無心逗留，決意離開了，祇見她向葛洪、薛居正微一點頭，身形便飄然而起，如雪如雲的升上飛泉上面的隱士峯巓去了。

葛洪一見，無奈祇好帶薛居正亦飛掠尾隨，眨眼也躍上隱士峯巓。

楊家父女四人一見，這才知今晚所遇，並非等閑的江湖人物，而是本領神通可與仙界相併的絕世高人。楊玄璬心中雖然有點惋惜，未能留此等絕世高人多聚一刻，但深知如此仙靈人物，但能一遇，已是天大的奇緣，又豈可再奢求甚麼？

楊玄璬微嘆口氣，無奈與三位女兒一道，收拾鋤鏟等工具，先行返回山居木屋去了。

玄機俠女何蘭花、葛仙翁葛洪，葛洪的徒弟薛居正三人，掠下五老峯，毫不停留，又折向西南掠去。

沿路奔馳，幾乎馬不停蹄，連稍爲歇脚的機會也沒有，這在何蘭花、葛洪兩位仙靈人物來說，自然不算甚麼艱辛，但對薛居正來說，他年僅十三歲，甫出道便踏上如此漫漫長路，其艱苦之處，不能不說是一種嚴峻的考驗，但說也奇怪，薛居正如獲神助，他不但不叫苦，反而越走越精神抖擻，眞氣內力也越發充沛。

葛洪起初尚聽聞薛居正掠行時，有重重的喘氣聲，漸而越來越輕微，到後來已隱約不聞，自離開五老峯楊家的祖墳後，他的喘息聲竟就完全消逝了。葛洪知此乃內力登堂入室之象，他達此境界，亦須花十數年的苦練，不料薛居正可於短短半月中，便已抵此世人百年苦練的境界了！

葛洪不由越來越深愛自己這位寶貝傳人，爲了他日後的運命，他越發急於向何蘭花打探他自己心中的疑問了。

葛洪掠前一步，向何蘭花討好的一笑，然後才問道：「蘭花姑娘，葛老兒深有疑惑，未知可否解釋一下？」

何蘭花似已知道葛洪所疑惑的是甚麼了，祇見她含笑點頭道：「葛伯伯爲甚忽地如此客氣？如此小心翼翼？」

葛洪無奈的一笑道：「因爲這疑問並非關乎我葛老兒，而是代人而探問，事涉寶貝傳人的前程禍福，無奈祇好不恥下問了。」

何蘭花不由呵呵一笑道：「葛伯伯是否爲薛兒日後的運命擔心？」

葛洪一聽，猛地一拍腦壳道：「是啊！葛老兒疑惑不解的是，薛兒爲甚竟與楊玉蘭這小姑娘似有一段甚深緣份，這本來亦不算稀奇，但其中似乎又牽涉到另外一宗驚人大法，這其中隱伏的凶險厄運，事涉寶貝徒弟日後的運命安危，無奈祇好請蘭花姑娘解釋明白了。」

何蘭花一聽，神色一凜，不由亦微嘆口氣道：「葛伯伯所言，顯見已判斷楊家三女兒楊玉蘭，乃吾之『陰陽大法』唯一人選，因承受楊家祖宗龍脈『水蛇穴』龍氣的，祇有楊玉蘭一人而已……不料薛兒的『至陽』伏虎龍氣，誤打誤撞，搶先一步，與楊玉蘭的『至陰』水蛇龍氣互生感應，相互吸引而觸滙，由此而令吾之『陰陽大法』潛伏破綻危機也。」

葛洪一聽，不由急道：「若然如此，葛老兒倒有一個辦法，未知可行與否？」

何蘭花道：「且說來聽聽！」

葛洪道：「旣薛兒這小子，誤打誤撞，搶先一步，與楊家三姑娘的龍氣交滙感應，可知兩人甚有淵源，那何不乾脆成全他兩人，陰陽大法另覓人選吧！如此豈非免卻一段三角情愛大恩怨嗎？」

何蘭花一聽，無奈的一笑道：「葛伯伯以爲，天下間『至陰至柔』的人選，是易尋的嗎？假若易尋，也不必我如此辛苦奔波也！實不相瞞，如此『至陰至柔』的人選，百年難遇，當年的西施姑娘乃其一，秦孟姜女乃其二，漢昭君乃其三也，如此數代才出一人，由此足

證此種人物難尋也。」

葛洪一聽，不由苦笑道：「如此卻如何了結化解這段恩仇？」

何蘭花沉吟道：「若因薛兒之故，乃成全一人一物；但若能令李隆基『陰陽交滙』，因而『相輔相承』，化其運勢中過熾陽氣，令其性祥和，始終如一，則可令天下蒼生久治長安；兩相衡量，一大一小，葛伯伯以爲，蘭花該如何處置？」

葛洪一聽，登時啞口無言，因爲他自然深知，與天下蒼生相較，薛居正不過是一人一物而已，道家之旨乃濟世救民，更何況是代師執掌天下禍福的玄機俠女何蘭花的宗旨也！葛洪不必問，也不必答，也知此事必然是「取大捨小」啦！

何蘭花見葛洪默默無言，知他無奈之極，她不由又目注後面的薛居正一眼，暗嘆口氣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全，更何況是如此玄妙的天機大勢？罷！罷！罷！也祇能盡吾之本份，順其勢而行，至於日後如何演化，此時也再難顧及也。」

玄機俠女何蘭花這般思忖，她的主意便已定下來了。

三人向西面再掠行一段路，到第二天的清晨時分，何蘭花的身形驀地一轉，竟向南面的京城長安北郊皇陵的龍首原疾掠而去。葛洪與薛居正在後面跟隨。薛居正到底忍不住好奇了，他悄聲問葛洪道：「師傅！何仙姑姑打算上哪兒去啊？」

葛洪向前面凝神一望，便沉吟的道：「何仙姑姑似乎是逕闖當今皇帝小子李隆基的祖宗皇陵龍首原……」

薛居正知當今的皇帝果然是李隆基，他不由又驚又奇道：「何仙姑姑上皇帝的祖宗陵墓幹嗎？難道何仙姑姑竟認識皇帝，欲替他移葬祖宗陵墓嗎？」

葛洪一聽，不由暗嘆口氣，心道：你這小子哪會知道？何仙姑姑這一代玄機俠女，爲天下蒼生着想，便要犧牲你這小子的「小情人」了！但這事又怎能告知你？你知道了對你又有甚好處？罷！罷！罷！看來天機難違，一切任其演進吧！

葛洪心中轉念，便無奈的一笑道：「薛兒不必問師傅，因爲何仙姑姑所行的，皆玄妙之極的天機道，連師傅葛老兒亦茫然無知，如何答你？一切不必疑惑，且用心學好本領，日後自己去闖一番大作爲吧！」

薛居正一聽，深知再問亦徒然，便不再理會，決然的道：「是！師傅！薛兒必定先學好本事，日後再學何仙姑姑的樣子，代師闖蕩江湖，救苦救難，爲天下人出力便了。」

葛洪一聽，這才大喜道：「不錯！不錯！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得失原不該過於執着！葛老兒必定把一身本領傳授於你，以便你將來代師闖蕩江湖……呵呵！這才叫妙之極了。」

薛居正果然不再打探甚麼了，他在心中斷然確定，暫時靜心學藝，待學成大本事神通，再自己去闖蕩江湖，探索天地乾坤的莫大奧秘。他立定主意，當下緊隨師傅葛洪，跟着前面的何仙姑姑，向長安北郊的皇陵龍首原飛掠而去。

*　*　*

天旋地移，星挪斗轉，不知不覺，人間又歷數度春秋了。

當年歷劫餘生，蒙玄機俠女何蘭花相助，一身凝聚兩大龍脈地力，終於剋滅一代女皇武則天的龍氣，登基爲皇帝的李隆基，此時已治世數年光景了。

這數年中，李隆基不敢忘記何仙姑姑的訓示，以民生爲念，勵精圖治，又仗郭子儀、姚崇、宋璟鼎力相助，着實幹了一番大業。

天下步入大治清明，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天下一片娛樂昇平。

這數年中，宮廷內也發生幾起風流韻事。

先是楊玄璬在朝中做官的大兒子楊釗，自家遭仇家暗算，一把火燒死娘親及家園，爹爹帶着三位妹妹避禍隱居山中，楊釗戰戰兢兢的又過了幾年，此時他見唐玄宗李隆基的兒子李瑁，年已十七歲，又被封爲壽王，料想李瑁他日必爲太子，承繼唐玄宗李隆基的帝位，他爲了自己的官祿，深感非要巴結李瑁不可了。

楊釗知李瑁正在選妃，他猛然想起，自己的二妹楊玉環，艷壓羣芳，朝中妃嬪皆爲之失色，假如能攀上李瑁這門親事，自己日後便隱隱然是大國舅爺了。

楊釗主意既定，他的心性又極堅，爲求目的，不屈不撓，不擇手段。果然他把楊玉環帶入長安，與壽王李瑁見面後，李瑁立刻便被楊玉環的天姿國色迷住。不到半月，便正式册封楊玉環爲王妃了。

另一方面，唐玄宗李隆基，自朝廷大定，天下步入盛世之時，他的性情便忽然變得煩燥不安了，李隆基但感身上有兩股熾烈的熱氣，聚於丹田，非要尋求發洩不可。漸漸他便無時無刻，無女子供他發洩便難以平靜，李隆基心煩氣躁之下，乾脆便把政事全部交由丞相姚崇處理，他自己躭在內宮，尋求發洩。

這一晚，是中秋之夜，李隆基下旨大事慶祝，於御花園中張燈結彩，大宴羣臣。

　李隆基素喜樂戲，天下聞名的梨園子弟，便常常在御花園中唱曲助興，李隆基興之所至，便粉墨登場，扮作戲子，與紅伶一道登台唱做，樂此不彼。

　這時，李隆基忽覺唱戲也太悶了，他忽發奇想，便對他的貼身心腹太監高力士道：「朕有一個心願，祇怕天下也無人可爲朕了此也。」

　高力士一聽，連忙道：「皇上既有心願，但說無妨，奴才當竭盡全力，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李隆基嘆了口氣道：「朕之心願，祇怕你辦不到！朕欲上月宮，與月中仙子把臂一遊，你辦得到嗎？」

　高力士一聽，不由一陣發呆，心道：這等登月宮之事，除非是神仙，凡夫俗子又怎可辦得了？但他對李隆基十分忠心，見李隆基近日悶悶不樂，便拚命搜索枯腸，希望想出一個妙法，以解李隆基的困擾，終於被他想出一個人選出來了。

　祇聽高力士向李隆基奏道：「皇上，奴才想起一位奇人，或可替皇上了此心願。」

　李隆基一聽，驚喜道：「此人是誰？他怎有如此法力，可助朕了此心願？」

　高力士道：「此人乃一道士，法號玄空道人，他曾對奴才道，當今皇上必有事求他相助。奴才問他是甚事，他便答說皇上欲上月宮！因此奴才想，此人或可助皇上了此心願也未定呢！」

　李隆基一聽，也不細思，便大喜道：「他有此先知，乃神仙中人也！快請！」

　高力士一聲領旨，立刻去辦，不一會，果然引進一位道士，祇見他仙風道骨，甚有神仙風采。李隆基一見，也不等玄空道人跪拜，便急不及待道：「聽聞道長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可有其事？」

　玄空道人一聽，連忙回道：「不敢！不敢！祇是貧道夜觀星象，發現紫微帝星眷顧月殿，便知皇上有欲登月殿一遊雅興吧了。」

　李隆基一聽，驚喜道：「既然如此，便請道長作法吧！」

　玄空道人道：「皇上，且待貧道一察月中仙子，能否允皇上一遊月宮。」

　李隆基不耐煩的連聲道：「道長祇管施爲！但能助朕了此心願，一應人力物力，皆在所不計！」

　玄空道人微微一笑道：「不必，貧道自有法寶。」

　玄空道人說罷，即驀地向懷中一掏，摸出一幅白布，在御花園中樹上掛起，玄空道人然後喃喃默頌，忽地伸手一指，輕喝一聲道：「降臨月宮……」

　玄空道人話音未落，李隆基眼前忽地一亮，祇見那白布幔幕上，竟現出藍色夜空，白雲輕飄，旋而湧出一輪明月。

　李隆基和高力士均看得目瞪口呆，一頓，然後才大聲喝采。

　就在此時，玄空道人又伸指連點，白布幔上的明月竟越來越大，初如銀碗，漸如銀盤，再而如銀球懸空，銀光灼灼，光耀奪目。

　忽地，月亮中現出玲瓏浮凸的丹桂樹，在樹下活躍奔騰的如雪玉兔，猶如象牙雕成的仙宮樓閣。

　李隆基見了，不由連聲嘆道：「妙！妙！當眞是天上宮闕，妙勝人間！可惜……」李隆基忽然一頓，嘆了口氣。

　玄空道人目注李隆基一眼，意味深長的微笑道：「皇上可惜甚麼？」

　李隆基嘆道：「天上月宮，玲瓏仙閣，令人仰慕，可惜卻少了一位月中仙子啊！」

　玄空道人微笑道：「皇上不必焦躁，這月中仙子很快便出來了……」

　玄空道人話音未落，白布幔上的月宮，果然飄出一位仙子，但見這仙子艷傾天下，果然是天上有地下無！

　李隆基一見，又嘆道：「果然是九天仙女出月宮……可惜啊可惜！」

　玄空道人又微笑道：「皇上可惜甚麼？」

　李隆基嘆道：「仙子美則美絕人寰矣，可惜朕可望而不可及，若能與之把臂同遊，則朕便無憾了。」

　玄空道人呵呵一笑道：「皇上既有意上月宮一遊，這也不難，祇是先請皇上答應貧道一個條件。」

　李隆基心癢難熬，忙道：「是甚條件？道長祇管說出來！朕傾帝皇之力，有甚不可以辦到？你欲求榮華富貴，或黃金萬兩，也祇是舉手之勞也。」

　玄空道人笑道：「貧道不求榮華富貴，也不求黃金萬兩，祇求皇上先飲美酒三杯，然後可上月宮與仙子相會。」

　李隆基一聽，呵呵大笑道：「朕當日百觥不言醉，何況是區區美酒三杯？朕答應你便是了。」

　玄空道人微笑道：「很好，那便請皇上把桌上三杯美酒飲了吧！」

　李隆基一聽，豪興大發，想也沒想，捧起案桌上的美酒，連飲三杯。

　說也奇怪，李隆基平日痛飲百杯不醉，但此時三杯酒飲過，卻立感天旋地轉，陶然大醉了，他雖然大醉，伏在案桌上，卻依然有三分清醒，心中祇牽掛着甚麼時候可上月宮，與那仙子相會？

　就在此時，他突見玄空道人伸手把他一拖，飛升而上，腳下雲彩飄蕩，直向月宮飛升而去。

　李隆基但感似醉非醉，如夢非夢，耳際祇聽呼呼風聲，四周雲彩飄蕩，漸而雲彩消逝，卻見四周密佈星斗，大者如盤，中者如碗，小者如珠，閃閃生輝，金光閃灼。

　李隆基一見，不由童心陡起，暗道：若摘一顆星斗回宮，也不枉遊天宮一場……正當他浮此念頭，耳際便傳入玄空道人的聲音道：「心虛眼幻，方可作月宮遊人，星斗皆天上實物，若摘星斗，便難作月宮遊也。」李隆基一聽，嚇得連忙縮手不迭，他一心祇欲與月中仙子相會，爲此他但感江山也可不要了，何況是區區一顆天上星斗乎！

　又再飛升一會，耳際忽又聽玄空道人道：「月宮已到，皇上請自行進去……」

　李隆基一聽，不由大奇道：「道長不陪朕進去嗎？朕獨自一人，豈認得月宮之路？」

　玄空道人笑道：「皇上此行乃與月中仙子相會，貧道在旁，多有不便，一切請皇上好自爲之了……」

　李隆基一聽，尚欲求玄空道人陪他一道進內，他尚未及發話，背後突然吹來一陣猛風，把他送入一座巍峨的宮闕中去了。

　李隆基抬頭一看，但見瓊樓玉宇，仙宮樓閣，果然是月中宮闕。

　李隆基心中疑慮全消，四處張望，祇見後面忽地走出一人，細看原來並非玄空道人，而是他的貼身心腹太監高力士！有高力士這妙太監在身邊，李隆基不覺更欣然自得了。「高力士！你怎會在此出現？」李隆基一手扯住他，大聲問道。

　高力士回道：「皇上，玄空道人乃得道之人，不便於月宮現身，因此吩咐奴才陪伴皇上，引領皇上暢遊月宮。」

　李隆基大喜道：「好奴才！果然知朕心事！你既認得月宮中路，這便帶引朕前去與仙子相會吧！」

　高力士道：「是，請皇上隨奴才來！」

　高力士說罷，即領先而行，李隆基連忙緊隨而往。兩人穿廊走閣，也不知走了多少地方，但感所見的皆白玉雕成的樓閣，比人間的宮殿尚勝百倍。李隆基此時已再無絲毫疑惑，確信此乃天上月宮了。

　再走一會，李隆基心急與那月中仙子相會，便欲催促高力士快走，他尚未開口，忽感眼前一花，高力士已失踪影，卻聽一道雲屏後面，仙樂乍起，如珠落玉盤，美妙之極，絕非凡音可相比較。

　李隆基甚精音律，他一聽便知此絕非凡間所奏的樂音。他欣然之際，又覺眼前一亮，祇見雲屏背後，忽地飄然而出一位仙女，蘭珮荷衣，雲裳霓彩，在他面前翩翩起舞，恰恰是他急欲與之相會的月中仙子！

　李隆基仔細欣賞仙子的舞姿，他但感「曼歌妙舞凝絲竹，晝日君皇看不足」了，又感「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李隆基心神迷住之際，仙子已舞到他面前，羽衣一閃，露出仙子的嬌容，李隆基幾乎神魂一陣顛倒。但見這月中仙子，肌膚猶勝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眼波如水，嫣然一笑，令人神魂飄蕩！

　李隆基直瞧得心旌搖蕩，不克自持，便欲伸手去抱，不料卻抱了個空，那仙子已踏着曼步，隨仙樂飄飄而去了！

　李隆基登時心中一痛，這就如要了他的命根似的，他正欲大聲挽留，眼前一花，已失月中仙子的影踪，卻現出高力士的身影。

　李隆基一見，不由失魂落魄的喃喃道：「死奴才！欲把朕弄瘋狂嗎？」

　高力士回道：「奴才不敢。」

　李隆基道：「你還說不敢……故意讓仙子露影現形，把朕迷住，令朕神魂顚倒，卻又突然無影無踪，朕給你快弄瘋了！快！快去把仙子再請出來！」

　高力士此時含笑奏道：「回皇上，玄空道人曾囑奴才，說若皇上流連月宮不返，便是月中仙子與皇上有緣，他日降臨人世，可爲皇上后妃之選！因此皇上不必急於一朝一夕，且先返宮中，再靜候佳音可也。」

　李隆基一聽，深知月中仙子暫時是決不會再出現的了，他不禁大感失望；但聽說與她有緣，日後可成后妃之選，不禁又歡欣鼓舞，不再抱怨，連忙問高力士道：「這月中仙子他日降臨人世，姓甚名誰？朕如何與她相逢？玄空道人有何話說？你快告朕知！」

　高力士一聽，微微一笑，回道：「玄空道人果然有話留下，說月中仙子他日降臨人世，乃一姓楊的人家，名爲玉蘭，皇上以她爲后妃之選，必有益於皇上的江山大業。」

　李隆基一聽，不由連聲道：「朕選！朕選！但遇上月中仙子楊玉蘭，朕必選她爲后妃……咦？她或許已降臨人世了，天上一日，人間百年，朕在此已躭一個時辰，人間已過二十多年，月中仙子豈非二十多歲了……快！快帶朕回宮，好早日與月中仙子相會！」

李隆基情急之下，恨不得立刻回返宮中，他不禁手舞足蹈，忽地醒來抬起頭來，卻原來是南柯一夢，眼前依然是御花園，但那玄空道人，以及樹上那幅白布，已消失無踪了……但夢中的妙景妙人，卻歷歷在目，李隆基神魂飄蕩，幾乎痴了。

高力士見狀，不由又意味深長的悄悄一笑，他似乎受人所託，因此完全洞悉李隆基的心思，事實上，高力士也的確十分忠心於李隆基，他滿心希望李隆基帝業永固，近來眼見李隆基忽然性情大變，亢奮莫名，從一位勵精圖治的君王，變成一個急色風流皇帝，無時無刻無女不歡，他不禁暗暗擔憂起來，他聽玄空道人說，祇要李隆基與一位「至陰至柔」的女子結合，便可令李隆基的「至陽至剛」的亢奮色慾平淡和緩下來，於是便依着玄空道人的安排，導引李隆基與「月中仙子——楊玉蘭」相會，果然挑起李隆基的興趣。

高力士當下走上前來，向李隆基跪下請安道：「皇上平安無恙嗎？是否心中仍有難解之結？」

李隆基一聽，不由長嘆一聲道：「高力士！朕被玄空道人弄得快瘋了！你快替朕想個解救的主意才好！」

高力士一聽，詐作不知情道：「皇上有甚焦慮之事？」

李隆基嘆了口氣道：「你有所不知，朕剛才的確駕臨月宮，更與一月中仙子相遇！這月中仙子輕歌曼舞，美若九天仙女，令朕憶念不已，幾欲成狂！」

高力士道：「請問皇上，這月中仙子可有名字？又可否重遇？」

李隆基道：「這月中仙子據聞已降臨人世十多年了！她的姓氏名楊玉蘭，但不知現在何處？教朕如何可再見她一面？」

高力士一聽，便胸有成竹的一笑道：「既已降臨人世，又有名有姓，這便好辦了！皇上祇需派人下民間尋訪，但凡姓楊的妙齡美貌女子，皆着丹青手繪一幅圖像呈上皇上過目，皇上與月中仙子有一面之緣，大概尚記得月中仙子的容貌吧？」

李隆基連連點頭道：「當然記得！朕為之刻骨銘心，永世難忘啊！」

高力士一聽，欣然道：「既然如此，這事就成功大半了！圖像呈上之時，皇上祇要判定容貌相似者，便召進宮中，細加分辨，自然不難與月中仙子相遇也。」

李隆基一聽，大喜道：「好！朕便依你所奏便了！快去速辦！」

高力士答應一聲，立刻出去傳旨速辦去了，為此事他不知怎的，竟格外的熱心勤快。

很快，衆多的美女圖像便飛快的送進宮中來了，全部是姓楊人家的女子。李隆基不厭其煩，一一仔細審辨，但一連審視了一百幾十幅，李隆基卻無一認同。李隆基心煩氣躁起來，把高力士罵了個狗血淋頭。高力士嚇得半死，祇好出宮外，求那玄空道人助他一臂之力，不料那玄空道人已失去任何踪跡了。

玄宗皇帝李隆基，求選楊家女子為后妃的消息，很快便傳到朝中大臣耳中了，皇帝選后妃，乃天經地義的事，因此朝中大臣誰也不便勸諫。

這消息恰好被在朝中任監察御史的楊釗獲悉，他的心思立刻又大動起來了。

楊釗暗道自己的二妹楊玉環，不但恰好姓楊，且論樣貌材藝智慧，後宮妃嬪無一可及，可惜卻於先年進獻壽王李瑁為王妃，否則若獻奉皇上李隆基，自己立刻便可飛黃騰達，貴為國舅大人了。

楊釗轉念又暗道：壽王李瑁並非嫡子，日後的太子位也未必輪到他，那繼承皇位之望，便更渺茫了……既然如此，自己又豈可捨近求遠哉？

楊釗終於打定主意，偷偷繪了一幅二妹楊玉環的肖像，託高力士捧給李隆基過目。

高力士一看肖像，果然艷壓羣芳，料想這等絕色女子，必令李隆基動心，但又憶起玄空道人的吩咐，於是仍不放心的問楊釗道：「肖像中的女子，當眞是姓楊嗎？」

楊釗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自然當眞！因為她便是下官的胞妹啊！」

楊釗的妹妹，自然是姓楊無疑了，高力士又驚又喜，不忘再問一句道：「那請教楊大人，令妹的全名叫甚麼？」楊釗不敢隱瞞，便據實道：「胞妹叫楊玉環，自小即美貌材智出衆……」

楊釗正欲說下去，不料高力士卻把「楊玉環」錯聽為「楊玉蘭」，當下如聞綸音，他也不及細問了，立刻對楊釗道：「務請楊大人稍為等候，我這便進內立刻呈報皇上便了。」

高力士喜孜孜的送肖像進宮，當李隆基展開肖像，僅望一眼，即狂喜的大叫道：「不錯！不錯！果然是月中仙子……不，不，她比月中仙子更艷更美呢……高力士！快傳朕旨，傳監察御吏楊釗便殿賜見！」

高力士見李隆基連姓名也不必問，便斷認無疑，心中亦不由欣然，如放下心頭大石，當下連忙出去傳召監察御吏楊釗進宮朝聖去

了。

楊釗見李隆基急傳，便知李隆基已被二妹楊玉環迷住了，見肖像已如此着迷，若見了眞人，還不如痴如醉？他深感自己這位國舅大人，幾乎已是鐵定的了！楊釗狠狠的猛一咬牙，他暗地決定，壽王李瑁與二妹楊玉環的緣份，祇能犧牲了。

果然李隆基在便殿見了楊釗，也不須他跪拜，便執着楊釗的手，急不及待的道：「楊御史，圖像中人，果眞是你的胞妹嗎？」

楊釗忙道：「千眞萬確呢，皇上。」

李隆基一聽，便決然的道：「你先設法讓朕一見，假如屬實，朕必封為后妃！再賜你名字『國忠』，封你為相！你速去辦來！」

楊釗一聽，連忙拜謝龍恩浩蕩，在楊釗的秘密安排下，楊玉環果然從壽王府中，被秘密引進宮中來了。

李隆基接高力士的密報，當下立即由他陪同，悄悄抵達御花園。隔了十數丈，李隆基便一眼瞥見一個熟悉的身影，露出上半身，在花下斜倚觀賞。

李隆基一見，心中便突突的一跳，他擺手示意高力士莫聲張，悄悄的走上前去，透過花叢向這女子凝望。

祇見這女子正欣賞一棵牡丹，牡丹花正盛開，艷麗非常。這女子瞧着瞧着，竟情不自禁，俏臉兒一揚，便向牡丹花湊上去，以臉兒與牡丹鬥艷似的。

說也奇怪，盛開的牡丹花，在女子的俏臉兒艷光照射下，花瓣竟慢慢的收縮，葉子也垂了下來，竟似因女子的艷光勝己而害羞似的！

李隆基此時神魂飄蕩，他也顧不得皇帝的威嚴了，一步搶出，呵呵大笑道：「好！好！月中仙子，果然是『閉月羞花』之容……卿別來無恙乎？」

此時高力士才趁勢喊道：「皇上駕到！」

這女子一聽，慌忙不迭，正欲跪拜，李隆基已一手扯住，慰道：「卿不必多禮，朕與卿乃私下相見，不須講究那宮中禮儀……卿姓甚名誰？快告朕知！」

祇見這女子向李隆基款款輕擺柳腰，含羞帶笑的道：「楊玉環拜見皇上！」

此時高力士才知這女子不是叫「楊玉蘭」，而是「楊玉環」，便連忙向李隆基道：「皇上，她的姓名與月中仙子並不相符呢！」

不料李隆基已被迷得神魂飄蕩，他一聽便大笑道：「月中仙子臨世，俗名萬萬千千，朕祇要她是與朕有一面之緣的月中仙子足矣，管她是『楊玉蘭』還是『楊玉環』呢！」

高力士一聽，登時改了主意，他無奈祇好湊趣道：「皇上聖明，甚有仙基，喜與月中仙子相逢，果然是楊家有女初長成啊！」

李隆基心花怒放，當下即向楊玉環道：「你是與朕有緣的月中仙子臨凡，朕決不待薄於你，便封你為貴妃吧！」

楊玉環含羞帶笑，謝了皇恩，神態竟有些許忸怩不安，也不知為甚麼。

當晚，李隆基便把楊玉環留在宮中，與她一夕快活風流。

事後李隆基才知道，原來楊玉環已是自己的庶子壽王李瑁的王妃之身，而「楊玉蘭」竟然是楊玉環的胞妹，她尚有一位姐姐名「楊玉屏」。但李隆基此時已被迷得如痴如醉，一切都無可挽回了。

後來，還是高力士向李瑁軟硬兼施，令他同意秘密讓出楊玉環，效法當年武則天的樣子，先到佛寺帶髮修行，然後再正式入宮，册封為楊貴妃。

楊貴妃入宮半年後，她的姐姐楊玉屏，羨慕妹妹楊玉環的榮華富貴，入宮探視楊玉環，剛巧與李隆基相遇，李隆基一見，又驚為天人，有意臨幸，楊玉屏也裝痴賣醉，兩下一拍即合，於是李隆基又與楊玉屏一夕風流，事後，李隆基封楊玉屏為虢國夫人。

說也奇怪，李隆基自册封楊玉環為貴妃，又臨幸其姐楊玉屏，與楊家的大小姐、二小姐皆有合體之緣，亦即道家中的「陰陽交滙」後，他的亢奮之情，不但毫無淡化跡象，反而更加熾烈。

李隆基甚至在驪山上，建了一座華清池，集合了一衆妃嬪，集體裸浴嬉戲，又建了一座鬼斧神工的迷廊，令妃嬪光裸藏於迷廊中，幕天席地，便風流快活起來。李隆基得意洋洋的對高力士道：「隋煬帝有迷樓，朕亦有迷廊！豈讓隋煬帝專美乎？」

高力士一聽，心中不由暗暗叫苦，他此時才猛地憶起當日玄空道人之言，說假如李隆基不能與那位「楊玉蘭」的女子結合，他的戾氣亢奮必定越來越熾烈，以至無法收拾，如今看着李隆基的情形，高力士深知，玄空道人的判斷不幸已應驗了。

後來民間傳說，當年那位「玄空道人」，便是玄機俠女何仙姑幻化的，她本欲藉此令李隆基潛移默化，不料誤打誤撞，中途出現一位煞氣極重的楊國忠，再由他引出一位「貴中帶煞」的楊貴妃楊玉環，後來更連煞氣更重的大小姐楊玉屏也捲進漩渦，與李隆基「陰陽交滙」，

有合體之緣。

於是，楊家祖墓「水蛇穴」地脈中的煞氣，便侵入李隆基的體內，令他的至陽至剛戾氣更深更重，沉迷酒色，無女不歡，竟半年朝中不見他露面。朝政盡數交付楊國忠手上，身兼十五職，權傾朝野，結黨營私，把朝廷弄得烏煙瘴氣。

李隆基當日的密友，郭子儀、姚崇、宋璟等人，亦被楊國忠排擠，根本連見一下李隆基也不可能了。一切任由楊國忠胡作非爲，朝政極度敗壞，天下百姓苦不堪言，民心動蕩。

至此，更令李隆基飽受折磨，最終失去帝位；甚至要犧牲楊貴妃的生命，以保存自己；虢國夫人楊玉屏被逼自殺；楊國忠被叛兵亂刀分屍，「馬嵬坡驚變」凶危，已不可逆轉了。

高力士十分忠心於李隆基，他深知李隆基的凶危快將降臨，他仍不死心，派人千方百計找尋楊家小女兒楊玉蘭的下落。高力士用心良苦，他以爲祇要尋着楊玉蘭，設法令她與李隆基結合，便可以化解李隆基身上的熾烈戾氣，因而可以重振朝綱，以圖中興，當然亦可保住自己在宮中的地位了。

高力士不辭勞苦，派人四出偵査，他接到探子的密報，說楊家原來隱居於五老峯水蛇崗下，便親身前去尋訪楊玉蘭。

高力士千辛萬苦，抵達水蛇崗楊家隱居的木屋時，卻已人去樓空，楊玄璈與他的小女兒楊玉蘭已失去任何的踪跡了。高力士至此，不由仰天長嘆道：「天意茫茫，無從探索，玄宗皇帝的運數逆變，已勢無可挽矣！」

高力士無奈，祇好失意而歸，自此之後，他已深知無力可挽，祇好閉着眼睛，隨波逐流，甚至陪着李隆基顚倒乾坤，胡鬧去了。

乾坤浩浩，天機茫茫，何處是始？何處是終？這一切，均令世人代代苦苦追索。

不過，曾與九天秘笈使者的傳人——玄機俠女何仙姑相處，又蒙她傳授「仙靈神功」，更拜葛仙翁葛洪爲師，承受他的「龍靈神功」衣砵，終悟創天下奇學「仙龍神功」的將門之後薛居正；以及承納楊家「水蛇龍脈」的「至陰至柔」龍氣，心性仁厚不求富貴的楊玉蘭；心性淡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寧肯清貧也求平安的楊玄璈；這三人卻是唯一的例外。

原來薛居正不忘當年與楊玉蘭的誓約，當他的「仙龍神功」終於大成之日，他便決然重蹈五老峯水蛇崗。

水蛇崗隱居的楊家，此時便祇剩下楊玄璈和楊玉蘭父女倆了。

薛居正不違承諾，向楊玉蘭傳授他悟創的「仙龍神功」。楊玉蘭也果然根基深厚，悟性奇高，再加上她與薛居正心有靈犀一點通，「至陽至陰」兩大龍脈滙聚，楊玉蘭的進境神速，不到半年，她已登堂入室，內外功皆達甚深境界了。

楊玄璈瞧着，也大感欣慰，因爲他知道練武功不但可以强身健體，而且可以自保，免受人欺負，他也別無他求，甚至自己的兒子、女兒飛黃騰達，他也決不去沾光。

這一晚，薛居正正在木屋前的草地上，向楊玉蘭講解「仙龍神功」的攻防招式。楊玉蘭也用心領悟，不敢有絲毫怠慢。

楊玄璈遠遠的瞧着，但見在溶溶的月色之下，薛居正向楊玉蘭演練一套「至陽至剛」的招式武功。楊玉蘭用心瞧了一會，便霍然而悟，更結合自己的特性，另創意境，在「至陽至剛」中，竟透出一股「至陰至柔」的玄妙奇景。於是，一「至陽」，一「至陰」；一「至剛」，一「至柔」，合璧演練，與明月爭輝，猶如一對金童玉女。

就在此時，隱士峯巓，忽地降下一男一女，男的銀髮銀鬚，女的俏目如星閃爍，兩人的身法，皆如仙如幻境界了。

祇見那俏目如星閃爍的女子，向遠在百丈外的「金童玉女」凝視一眼，便微嘆口氣，向銀髮銀鬚的老人道：「果然不出吾之所料，楊家一門，唯楊玉蘭和她的父親可以得保善終運格！李隆基貪圖美貌，取其姐而棄其妹，楊家『水蛇龍脈』的煞氣，已侵入李隆基的熾烈戾氣，更合二爲一，不但加重他的顚倒乾坤任性妄爲，祇怕連他的帝皇龍氣亦大受折損也。」

銀髮銀鬚的老人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這祇是李隆基這小子糊塗，自取其敗，玄機仙姑又何必嗟嘆？眼前便有一對可堪造就的金童玉女，金童乃吾負責，玉女嘛，祇怕便須勞駕玄機仙姑了。」

俏目如星閃爍的女子沉吟不語，好一會，才慨然的朗聲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全！吾道中九九歸眞，又豈可奢求十全十美？大勢如此，夫復何言……罷！罷！罷！但能爲世人造就一位扶危救貧的玄機俠女，也就不枉吾入世之行也。」

到天下大亂時，民間忽然出現了一對神通足以濟世救人的金童玉女，有人說，這便是玄機俠女何仙姑和葛仙翁葛洪精心培養造就的徒弟薛居正和楊玉蘭了。是也不是？無人可知，反正乾坤浩瀚，天機茫茫，無窮無盡的玄機奧秘，又豈可盡悉全察！

（全文完）

蠻荒俠隱記／鐵　馬・文
可　飛・圖

神馬鐵華佗



瀕死婦孺遇善人　知恩圖報施神功

「是此人，不過你我之功力可夠應付？」

「依你所見，又該如何？」

「暗中監視，靜待强援！」

「奇怪，他那會到此地來的？」

「亡命之徒，哪裡不會去？哪裡不會到？何況，此君有名的玉面狐狸，機詐百出……」

兩個精神飽滿，步履從容的大漢，邊說邊已閃入了本縣的大街——西湖大街，又幾個轉折，不見了。

近縣城的場地街的一間行台老店——行商兼酒店的旅棧，正是熱鬧時分，別看縣城小，卻是旺中帶靜的所在。更奇怪的是：大明朝已亡給了大清，此地並沒有受到較大的兵燹之苦，反而逃荒的逃荒，避難的避難，灌陽縣成了畸形熱鬧的所在。

行台老店的老闆姓秦，他十分懂得生意之道。因此，在這個你來我往，我往你來的幾度拉鋸戰——由名王李定國，與大清的爭奪戰，貴州一省是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更是越亂越好的，成了個富庶之地，你說他們是無恥也可以，你說他們善於應變也成，小百姓，抵抗無力，偷生有方！反正誰來誰是主，小百姓祇求有活可幹，有錢可賺，有命可活，其他，實在也難怪得他們太多。

借清兵入關，而由此一發不可收拾的是那個吳三桂，說甚麼衝冠一怒爲紅顏，而今，他可貴爲平西王，而且統大軍，向滇南深入，形勢又變啦！貴州成了後方，老百姓總算擺脫刀兵之劫，那就得感謝皇天。

灌陽依然是灌陽。

行台老闆依然屹立不倒。

生意是越做越發達了！

今天，那個專管打掃兼打雜的老傢伙，也鴻運當頭啦！有個豪客，請了全店的人喝酒，那老傢伙焦叔，也分到了一壺。

焦叔，嗜酒如命。焦叔，飽經憂患，對，從他那臉容上如雕刻出的皺紋上看來，他似一直在那裡哭。至少，哭了有那麼幾十年了似的，以至到今天，他有了幾紋錢，買壺酒喝時——夥計喝酒，也得用工錢買，這是秦老闆的店規——老人的眼眶中，依稀閃爍着淚珠。

焦叔作夢也想不到，今天有個飛來的吃福，拿了壺酒，想喝時又有客人來，來的是個鏢局的達官貴人吧！老人的看法是這樣，此人身材魁梧，此人穿著打扮顯得闊綽，何況腰間跨了口刀，帶鞘的刀。

馬是好馬，雙耳似削竹，四腿堅挺有力，身長丈二有餘，渾身毛皮光亮，說明了已具千里馬的身材，單憑這匹馬，在這個時候，你

說太平，不算太平，說不太平，也說不出個不太平的名目來，即使沒有義軍看中，也可能爲官軍看中！大清朝韃子兵——老鄉這可是暗地裡稱呼！他們最喜歡馬，會放過了你？除非是有來歷的達官爺，京中大老的護院師傅，才敢搖搖擺擺的騎來。

這位大漢已將馬牽進了馬廐，當然用一等的好料，清水餵飼，而大漢一進這個稍坐歇脚的酒館時，已有小二送上來一壺酒，一副碗杯筷。

「大爺來得巧，這位周大爺請的，」那邊有臉色青白的少年，帶着三分驕傲的微笑，而他舉舉手中杯，是大杯，一仰脖子，他喝下了杯中酒，大漢也笑了笑，「這麼小家子氣？」此君不滿意杯子太小。

少年臉色更變，不是變得難看，而是變得有些雀躍之色，人已快步地走了過來，大漢看了看，眉頭微皺，而小二可能是受人之囑，也可能他另有打賞，他十分快捷的將大杯換了上來。

「再來十壺，呃！這位大叔，」少年說的話也眞有些分寸，「如不嫌小可，這酒嘛，飲完如覺有興可再添！小可暫敬十杯。」

「好啊！」大漢斟酒即飲，而且豪爽暢然的，一下去了十壺，少年幾乎流下了淚，大漢感到有些奇怪，不過不忙，先飲酒，看他能請自己飲多少？

少年好似見了知己一般，一壺又一壺的對飲……有幾個酒客未走，當大漢一壺又一壺，一杯又一杯的與少年對飲着時，他們有些後悔之色，看了看面前的酒杯，相互的一聲嘆息，然後悶悶不樂的走了，臨走時支吾的說了聲：「多謝！」

而少年連看也不看，祇顧與大漢推盞換杯。

少年越來越逸興遄飛的大叫道：「爽快！」

門外可傳來了怪呼叫驚……奇怪，甚麼事？

一個衣衫襤褸，氣息奄奄的婦人，披頭散髮，臉色蒼白，一雙大脚血跡斑斑，可是，她卻死命的抱緊了嬰孩，怪不得少婦不見了上衣，上衣已作爲嬰兒的襁褓，她爲何走到此地來？不！她是爬來的，因爲，有一條若隱若現的血跡。爲甚麼？人們百思不得其解，這女人爲甚麼爬到了此地……並且，路一定走得不少！

女人固然是孱弱的，不過一個母親，卻有着無比的堅韌力，連天神也不得不有所敬畏，因爲，母親比天神更爲純潔、聖靈！

本來，酒館裡的大漢、少爺是在飲酒，那個焦叔也在飲酒，時辰已到了過午，是個空閑的檔口，他們不一定會看到這位可愛可敬畏的母親，可是，焦叔他飲了酒，引起了他的酒癮，他想走出去看看，可不可以找幾個外快來。譬如代人找些山柴，或者幹些氣力活的，不想，才出門口，他看見了她，不！首先發現的是嬰孩，事實是嬰孩在哭，哭聲令老人看見了他的母親。

老人祇會無聲叫喊！但沒有被驚動出來，他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將一母一子——姑且當他是個男孩子吧！拖進了酒館，大漢見之生起惻隱之感，他對少年道了聲：「得罪！」人已走近了少婦前，別看他是個達官、鏢師，也別看他可能是個護院、總頭等等，更是個粗中有細的人，他已一手緊扣了那母親的寸關尺脈！別小看一個十分隨便的脈穴，它卻是個人身一切內部腑臟的檢驗站，大漢冷冷的看，冷冷的檢查，半晌，他笑了笑道：「又來個酒客……」不過，最後他問了句焦叔：「此地可賣飯菜！」

焦叔明白了，看來，婦人是餓極不支而暈倒了的。

酒被灌了下來，果然不多久，她悠然醒轉，由此可見，母親之所以偉大之處，當她稍有知覺之時，她第一個詢問：「孩子……我……我的孩子……」

孩子在哭，當哭聲傳入了少婦的耳中，她摸索着，焦叔將孩子交入她的懷中時，她安然了，她笑了，她將孩子的頭部撫摸着，當她摸到了孩子的鼻子、口部時，孩子不哭，然而孩子在索乳了！

少年是冷然的，大漢是嚴肅的，焦叔是木然的，誰也視而不見，可是，秦老闆露面了，因爲小二向他報告，秦老闆是十分不滿啊！濕熱的天氣裡，睡在後院的蔭涼下，這一個午睡，是無上的享受，而今爲人打擾了，一個少婦，不，簡直是個乞丐婦人，還有一個初生的嬰兒，誰將他們往店裡讓，誰給錢？這個焦大，放他娘的屁，憑甚麼？憑甚麼……

他一路咆哮出來，他在問，焦叔說話了：「憑她是母子倆。」

啊！母子倆，甚麼話？是母子倆就能進店來？天下有多少母子倆！「焦大，我可得告訴你啊！如今還是兵荒馬亂，天下有幾千幾萬的母子倆，我姓秦的該把天下的苦難放在一個人的肩頭上！我能嗎？我夠力嗎？」

「見者有緣！」焦叔的面孔冷得有如冰霜的說着。

「嗨嗨，我他的娘，說佛偈了，緣，佛說有四十八種，這，又算是那一種緣？我可不稀罕，也不冀求這種緣啊！我說實話，我沒有這種閑錢，我是開店的，我得賺

錢，我不能花錢，我姓秦的就是如此。」

「錢，由我付！」

啊！有人認了頭，一看，哈哈，又是他！那個花錢如流水的少爺。他是財神，他是不可得罪的，一進門，他先付了赤金百兩，哈哈，買下我這間老店也成啊！他又說，請人喝酒，可惜人家不太領情，即使新近又再豎起了招牌的靈寶鏢局，那八個鏢頭、十二個趟子手、十六個驛馬伕，可也不想與他對盞換杯，祇是領了一壺酒，少年看了看，他有些不開心，但他無法多說。

因此，他祇有悶喝的份，秦老闆是希望他們多喝，喝得越多，他的收入越多。可惜事與願違，一日一夜了，他祇是神態鬱鬱的，與人大杯對小杯的飲了一次，看出他是不暢快，秦老闆眞想自己與他對飲，自己，唉！量淺，別說一杯對一杯，人家飲十杯自己飲一杯，照樣，他也得鑽到桌子底下去！

又來了一筆生意，好得很啊！「大爺，這……這個人，暗人，你是少爺也該明白了吧！所謂暗人，是剛分娩的產婦，進門不大方便！」

「有錢不方便也得方便了吧？」

對啊！哈！也難怪他有錢，就是量大啊！量大的人該發財，天公地道！哈哈……來人啊！好好的扶這位大嫂進去，住最乾淨的房最好的招待，對，五錢銀子一夜，這大爺關照了，甚麼也用最好的，那怕安產、補藥、薑醋，好的，最好的！

少婦被扶進去了，她已明白，自己是拜受了這位仗義少爺的恩，她眞想叩頭，但她已爲人扶進了間乾淨的房間，記住，在當時這間乾淨的房間，而且的的確確是上好的房間，她睡着了，因爲，她的孩子在自己懷中，她放心了，自己已變成了妖精魔婆一樣，可相信自己已脫出了個漩渦中了，以後……她耳邊依稀聽到了一個堅韌的聲音在說：「祇求有後，其他不必再想……」

對，「千棺由門出，其家好興旺，子死孫尤在，親老家不絕……」

她抱住了孩子，睡了，在夢中她也在笑，對，她不會再哭了！

「兄台，你有不少心事？」大漢在問道。

「我的心事？哈哈哈，突然，我信佛了！」

「哦，信佛？」大漢有着奇怪的表情。

「是，緣……萬法隨緣，我希望漢人，大叔，你不會否認自己是漢人吧？」他說到此處，微一停頓，看住了大漢，而大漢苦笑了笑，然後，他又說下去了：「我希望漢人能生祭一個垂死的人……呃！我不會作詩，但是我善唱詩，君是我生前所見唯一眞人，我有詩一首，若允一聽，可乎？」

大漢突然發現此人的臉色變得慷慨、倜儻，且又夾雜着三分蒼涼之意！

其時，天色已晚！

詩聲唱出：

「一日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山河休葬骨，顚連君父未舒眉；魂兮懶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大漢是個性情中人，他無論如何想不到，這個少年竟然會唱出張同敞的絕命詩句。

他不怕死，他微微一笑，有意無意地起身剔了剔的燈蕊道：「你不怕隔牆有耳？」

「予，垂死之人，予，祇求有人能與我對杯，算是有個漢人生祭我……我一直浪蕩不羈，一直是談笑之間過生涯，我也不會分甚麼大明、大清，但是，我記着這一首詩，我想救他，他對我笑，『孩子，老夫是朽腐之人，雙臂已折，讀書人，處於亂世之中是廢物，我之所以比一般人好，我依然有夷憂之防，我不會，不，決不會叩頭屈節，我祇能以死來表示，人人思漢，你走，大有爲之身，記住，能殺一個韃子，就代大明報一分血仇……』我——變了，可不想，殺我的還是漢人……」

「你……會死？」

「哈哈，至多不過三天……呃！不！祇有兩天半了。」

「喔，哈哈，天事可不是那麼斷然的，至少，你不是閻王爺！」

「他們是啊！不過，呃，還未請教大叔，嗯，我不想請教了！」

「爲甚麼？」

「何必又牽累了一人……」

「我不怕與你同飲酒，我就怕被牽累了？」

少年一凜，一雙本來是冷然悽然的眼光，突然一變，變成兩股冷電寒芒般：「前輩！」

「在下唐天卿。」

「啊……神馬鐵華佗！」

「對！」一邊說，一手已抓住了少年的寸關尺脈。

「外面有兩頭走狗……」

「兩個？哈哈……一共七個。」

少年心中更是一凜，不過，看唐天卿的神色，他幾乎不敢相信，他竟然無動於衷。

七個人，但是這七個人，該怎辦？

「中了腐心掌！」

少年卻阻止了唐天卿的說話：「有七個人，我還可以對付幾

個，那怕一戰而死，至於你……」

「哈哈……七個，在我眼中看來，還不是七隻灶雞，而今，他們祇有喘氣之份。」

甚麼？少年看了唐天卿一眼，雖然他是聽說過，在東南七省，有一位神出鬼沒的大俠，非但功力非凡，更且精通醫術，他是既不願喬裝改扮，更不會掩頭藏尾，到今，還敢殺人於鬧市之中，長笑呼飲於酒肆之間的，祇有此君一人，可是，此君極不易撞見，不想，他竟然來到了邊疆地區。

他說七人，當然有七人，而今，他說七人祇有出氣之份，想必，七人已為他出手料理了。可是，在事實上，他並未出過手。

「不必理會這些，我問你，你中了一掌，祇中了一掌，可是，脈息之中，你隱然為水雷所中，傷及內腑，你別急，我估計，但願我估計不錯，你中掌之地是山巔懸崖，中掌之後，你撲下水，但是你有甚麼感觸？你竟然會不用護心胸，以致為急浪擊中，此為水雷，水為五行之中至陰至狠之物，唉！賢契，我，我老人或者說得錯了，可惜，你，本人已存下了不求活之意了，這才為水雷所傷！」

少年祇有點頭的份兒，他滿臉激動、敬佩、蒼涼、傷感之色，他懷疑此公是神仙，他全估中了，連自己中招之地也說對了。

唐天卿又笑了，「天理循環，福善禍淫，我看你不是個悖義背理之人，否則，你那會投到了此地這間酒店客棧。」

少年還想說甚麼……唐老又在叫人了：「老大爺，別在掩掩藏藏了吧，啊！請進來！」

「我，本不想進來，眞是狗眼看人低！」那個焦叔邊嚕囌，邊走進來了。「你啊！求人，求那些個所謂上流人，可是，誰理了你？全以為你是個莫名其妙的少年浪子！」

「我本來是個浪子。」少年可毫不難堪，並且，他是對焦叔大禮的叩拜了三拜。

「想死了……唉！說實在話，老頭子也眞沒那個本領，能救你條命，我祇看出你，臉色不正，身中奇毒，可不能說出個子午卯酉，好了，活該你命不該絕，神馬鐵華佗他會跑到了這裡來……」

「老兄，我也不能擔保，能夠救得了他。」

「救不了他，哼！你大可摘了自己的招牌！」

「招牌可不是自己掛的啊！老兄，眞的，我可認不出你老哥是誰？」

「你大爺豐衣足食，名聞七省，提起天門唐，誰不知道，不比我，叫化子，誰也不收容，佔山也佔不了，殺人，祇能偷偷的，唉！誰又會認得我？」

「喔！你是黑風玄老焦璜。」

焦叔不禁一凜，對唐天卿看了一眼，「你憑甚麼知道我這個野人？」

「憑你一句殺人祇能偷偷的，最近清軍中，有多少人在捧住頭睡覺，沒了個頭，可一定有人王八旦的刀上有血，我的幾位老兄弟在說，這是黑風玄老的手法，還有，你投身在客店之中，就是打聽來往的人，看一看，聽一聽，那幾個可以下手的？」

焦叔笑了，但是他又哭了，明白的人是知道，他是在哭自己胞弟焦璉，這一個抗清的名將，他死了，死在十分的不幸中，焦璉病了，其實，為漢奸的奸計所害，而唐天卿就是為了此事而挺身向雲貴之地而來，他是希望憑自己本領，找出下毒的門戶，然後一舉而撲滅之。

巧是正巧，他才來到了灌陽，便撞見了這個少年，中的是江湖久已不見的腐心掌，不錯，能夠找到使用腐心掌的人，那麼，他可以順藤摸瓜，找出這千斤原毒的主人，萬一，如果此人祇是個江湖上邪門邪戶，無艮小人，還可以設法結果了此人性命，甚至可以取得了毒譜解刃，反之，此人是個別具雄心的一門之長，並且，手下黨徒不少，那麼就另作打算。

但是，他發現了少年的傷中有傷，更發現了焦璜的出現，此中越來越有着波濤的暗潮，唐天卿是個看來大膽，其實是表面大膽，心思極細的人，越是明風大浪，他越是大刀闊斧的斫殺，至於轉彎抹角，暗湧潛伏之事，他是比任何一個人更要小心。

所以，第二天，行台老店走出了三個人，還有一個焦叔，走了人，對一個招商客棧來說，小事一件，送往迎來，慣事而已，可是今日，不對，因為前後竟有七個死人，更有一件奇事，死人全身無傷痕！

雖然，現在是大清順治帝的十六年。此地，比起從前來，客人少之又少，祇是秦老闆可犯了愁，也不知怎麼搞的，一百兩赤金的事會傳到了官府的耳中，今天師爺，明天衙役，你來我往，敲去了十兩八兩銀子，詐去三五十兩白銀，弄得個秦老闆短短一天內少了四兩肉。

那個產婦又如何？嗨！她的孩子眞的引人疼憐，加上個少婦又挺會做人的，也不知她從哪裡來的銀子啊！珠子啊！不過……少婦祇說：「是那位周少爺給的。」

人們眞能信，所以三天後，少

婦換了身乾淨的衣服，更打了個小包袱，抱了個孩子走了。

可惜，她可讓幾個女人阻住了，其實，這幾個女人看來不算難看，祇是形色太兇惡，對少婦問了又問，而她們的後面，有着一輛馬車，車廂四面可以打開之處，全讓鮮艷綾羅封住，有兩個走近，有兩個詢問，兩個問完了，就由另兩個問，四個人分班輪流的。

少婦心無疙瘩，所以她問一句，答一句，十分流暢，最近，灌江是突然間漲過一次潮，近貴木墟的那個集鎮，幾乎衝去了不少鎮集民房，而其他地方，沿灌江的船，被打翻的，也不是十隻八隻。少婦的一家，先被河水衝了，又在搭船逃生時，船又被打翻了，她還得去找她的家人。

妳隨便問吧！問來問去，就是這幾句話，而且，再多問了，她哭了，一家大小，也不知是生死存亡，而妳們，有也問，沒也問，試問，她到底犯了甚麼罪。

看的人已經有不少開始譴責那幾個女的，事實俱在啊！妳們又算是甚麼呢？官府的，官府幾時又有女流之輩的？是大戶人家，大戶人家就該欺壓家散人亡的？所以，有人在嘀咕，有人在說冷話。

不想，車中不知怎麼一來，有幾點星光打出，極快，也極勁的，向人羣中投去！刹那間，可憐啊！有不少人在呼痛，在哀叫，並且，如果你稍為留心的話，那麼，你會發現了，被打中而呼痛，那些哀叫的人，差不多全是那些口出不遜之言的人。

至於那個少婦，她是你打你的，她祇不過看了看四週，有些茫然，也有些莫名其妙的，其他，她是毫不顯示了她的感情，不過，她是挺關心的，關心那些叫痛的人，如此而已。

車子走了，耳音尖的會聽出了幾個字：「好厲害的苗大娘……」至於誰是苗大娘，沒有人知道，而那個少婦抱了個孩子，她走了，行動極慢，對啊！至少，她還在產期之中啊！不過，如果你能在她面前，那麼，你會看到她的臉色，鄭重之中，夾帶着幾絲淚痕。

莫名其妙的受傷者一個個的讓同鄉同里的人，將他們抬的抬，扶的扶，各自送回了家。

叫痛受苦者之中，有個盤太根，他是個箍桶蔑匠，有幾分氣力，也有個豪爽之名，他也在看熱鬧，他十分同情那個少婦，窮人嘛，當然會同情窮人，不理她是個大家的少奶也好，是個官宦巨富之後也成，至少，目前她是個落難者，尤其是暴發難者，加上又是個產婦，是個剛生了孩子的少婦，唉，也眞令人慚愧，越是你我認為無知無識的人，嗨！他們都是眞正的人，懂得仁、義、禮、智、信！也因此他對那些奔走於車馬間的少女，罵得最響，也罵得最狠，可憐受的打擊，也以他最重。

人家能哼、能叫，盤太根是可憐的呀！他是痛得連哼也哼不出，叫也叫不響，看，隨便怎樣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他中了邪，不！中邪有那麼多人！

盤太根可憐呀！由少婦出門時，該是午前時分，中了不知其所以然的暗算後，在鄉里的抬送下回到了家中，至少受苦受難有三個時辰。

現在，該是黃昏將近，而晚霞將臨之時，家家已炊煙升起，祇有盤太根一家，雖然不至於大哭小號，可也沒人想到了吃飯那件事，盤太根的娘子盤大嫂，心中祇有一個念頭，當家男人決不能出事，而今這樣的事，該請醫生，對！她狠了狠心，將自己從娘家帶來的銀簪賣了，請來個本鎮的名醫坤大叔，而且還得排隊，還得另加車轎費，直到了酉末申初，才算將這位坤大叔接來了。

「人太多，唉！看來是世事無盡，醫道有時而盡，我啊！已看了不少奇難雜症了啊！不明白，認眞不明白，盤大嫂，我不收診費，我不能誤了病人，你們另請高明。」

看來，坤大叔不是個壞郎中，他不想躭誤病人，可惜在灌陽的縣城中，除了他，可眞沒有半個好醫生能與他相比，坤大叔沒法診治，幾乎斷了他們的求生路。

坤大叔走了，哭聲也就升起了，至於盤太根，躺在床上，連喘氣也顯示了他的苦痛，更奇怪的是，本來不發覺，現在，漸漸的可以看到了，有一股毒氣在四肢出現，然後漸漸的蔓延開來，盤大嫂祇有哭的份兒，即使她明白，這種毒氣決不是個好現象，但是，她又有甚麼辦法阻止這毒氣的蔓延！

「娘！」一個清脆的叫聲，本來，大嫂可能會對這些兒女的叫聲覺得可討厭、煩心，但現在，大嫂是突然明白，自己本來有丈夫，一切有丈夫，那怕自己穿得破衣破褲，但有丈夫的庇護丈夫就是神靈！一個將自己可以包在他神光中的神靈，也即是說，那怕是羞恥、不幸、可憐、可污，在丈夫的神靈下，一切變作神聖、高昂、淨純、幸福。丈夫是有這種不可思議的神力，然而，現在丈夫將一步步的走入不可知的厄境中，如果沒有丈夫，她該如何？孩子，祇有孩子。

本來，丈夫是第一位，現在代替他的是孩子，祇不過，現在必需讓他們看到一個神靈的死。

「娘！」是自己的虎兒在叫，奇怪的是，他爲甚麼掩掩閃閃，啊！對了，這個死小鬼，今天他出去了一天啦！唉！他到哪裡去玩，午飯不來吃，其實，他根本也沒午飯可吃，一直到現在，本想發火，可是丈夫在叫，聽得出，丈夫叫得嘶啞無聲而吃力。

「是，虎　兒……　是……　虎兒……」

「爹……您……」一個虎頭虎腦的孩子，看來最多十一二歲，生得挺精壯有力，祇穿了件破褂子，還沒扣鈕子呢！他一個虎跳，跳到了床前，「你，可不能出聲，更不可說出個人名來……你……先吃藥……」

發了昏，藥？這小子，你那來的藥，甚麼藥？這個病兇得很，連坤大叔也不敢發藥，你這小子那來的？能給人吃？眞是不懂輕重，大嫂是一手搶過了虎兒的包子——一個小紙包。

「你找死！」

「娘！別打岔，讓爹吃下，一吃就會好。」

「哪來的？能信？」

「虎子媽！給我……」

見丈夫的嘶啞叫聲，她滿心希望丈夫平安無事，但是，能信嗎？她是個女人，她能不心大心小？

「死馬……當作……活馬醫……」盤太根拚了全身的力，吐出了他最後一句話。

「死馬當作活馬醫，」宛如當頭棒喝，更是霹靂一震，盤大嫂不得不相信了，是嗎？人家根本不發藥了啊！有藥，能不投？就算藥下人死，自己也算是盡了責，何況，毒氣看來越發越快。

她無可奈何之下，將這一小紙包的藥倒入了盤太根的口中，再灌了他幾口水，不料盤太根的那個跳啊！翻啊！這一股狠勁，竟然將可憐的床脚全給震斷了，你說厲害不厲害？

盤大嫂祇能哭，更想抱住丈夫，可是，盤太根的力氣比老虎更大，在大嫂的心目中如此，這樣又跳又翻，足足的有半個時辰，盤太根的汗比一場大雨更厲害的滾下來！一個瞪眼、伸腿，盤太根靜了——也可以說是死了。

盤大嫂也幾乎死了，她那簡單又樸實的頭腦，第一個想法是：丈夫讓自己不分青紅皂白的情況下，誤中毒藥，將個丈夫毒死了！然後想到的是：自己該死了！窮人對死是十分看得透，活着，反正是這麼可憐，死也沒有甚麼不捨得。

到了這個地步，又可看到一個窮婦人的沉穩勁，當然，沉穩得有些可怖，她不哭了，反而燒水，她預備代丈夫洗乾淨了身體，以便清清潔潔的見閻王——窮人是想得挺實在，天堂是讓有錢人家佔滿了，自己祇能下地獄，就算是下地獄吧！也不能骯骯髒髒的下！

奇怪，水還沒有燒開呢？那邊有人在叫：「虎子媽……該煮些東西吃了啊！」

啊！誰在討東西吃啊！大嫂跨出了灶頭，過來一看，丈夫已坐了起來，甚麼事？她怔住了，激動，當然是激動，以前的婦女，可以對死人一無顧忌，對活的立即有着男女之分，所以她祇能瞪眼的份。

「你……幹甚麼啊？看看虎兒，叫餓呢！」

呃！對！虎兒，可眞是個寶貝，如果不是他帶回來的藥，丈夫八成得死！一股熱情全給了孩子，抱住孩子那個又親又熱的，虎兒可是神色緊張的說：「娘！可不能說出去啊！」

說甚麼？這個……先不理他，丈夫說該買點東西吃，那是不錯，吃了再說，不知道怎麼的，門外依稀有着車馬聲，自己這兒是個又髒又難下脚的所在，車、馬，自己是一輩子也望不到有這些東西來——煮飯吃！哈！門給推開了，慢慢的，慢慢的推開來，天色已晚，這樣的開門法，眞有些兒恐怖的行徑。

「誰？」盤大嫂得問個清楚，最低限度，此地主人無論如何是自己啊……誰能一些規矩也沒有的。

眼前一花，看到了兩個——依稀是美貌，而且，鼻端有着股極討人喜歡的香粉味。女人，盤大嫂的氣可就平了一半。

又聽得「嗒」的一聲，眼前光明大發，眞以爲，天上的明月給人摘了下來，放在自己的破屋中，也因此盤大嫂看到了兩張陰森森的臉，本來，挺美挺俊的，這一來，俊美得有些恐怖了。

她倆也不理盤大嫂，脚底可能裝了甚麼轆轤的，一晃，到了盤太根的座前，冷冷的看住了他，盤大嫂是個女的，多少有些丈夫最好不準外人看的想法，而丈夫也在看甚麼野丫頭，否則，心中難免有些酸溜溜。

「兩位大姑……妳們找我當家人幹甚麼？」

「不準開口……」四個字可眞陰狠厲害的，果然將個盤大嫂嚇得失了神，不開口，乾喘氣……

「吃了甚麼？爲甚麼不死……」丫頭在問盤太根，問得霸道，也可以說是不通之至，吃甚麼與妳們有甚麼關係？不死！哈，閻王不收，小鬼不留，那能死？不過，盤太根有些恍恍惚惚，說實話是怕，死後餘生，銳氣已退，再說，幾乎的痛死，就是因爲他們，連吃甚麼虧他

也說不上，而且，又碰見了面，試問，他是一個箍桶工匠，能說個甚麼？因此祇有搖頭的份，也算是說明了他不知道。

這兩個丫頭冷冷的，手一伸，光芒閃爍之下，盤太根可看出來了，是兩點豆大的綠色藥丸，久處雲貴邊區的，他們是懂得「蠱」，並且每姓每戶的神蠱、養蠱、煉蠱、放蠱的手法，各有不同，但是生、死兩法是有些常識，盤姓也是五種苗姓的一家。據說這是盤瓢的子孫後人呢！本來會種蠱的，可惜在百年前，可能是鬥法失敗，所以不能再在種蠱的圈子中立足，即使如此，他們依然懂得這些規矩——自己並沒有犯他們的規矩，更沒有自認蠱門中人，不該受蠱毒之害的啊！

兩顆綠豆，已說明了來者的身份，她們是高手，蠱門中的高手，已能將蠱毒煉成了死物，然後見人血即活。

「你裝鬼……」

「我裝……裝……甚麼鬼？」

「不裝鬼！那會一見了我們的寶物就怕……」

盤太根可說不出話來，可是在門外，卻傳來了一聲曼曼呼叫，兩個丫頭臉色一變，手一揚，幾股綠光抖出！然後臉色狠惡的一笑，走了，走的時候拔去了她們帶來的火把——千里火。

門慢慢的掩上了，而一家三口，個個給綠影打中，就如中了暗器一樣，盤太根明白了，一家三口死期到了，他們給蠱毒打中了，就是說他們被種上了毒蠱，非但得死，並且死得慘酷無比！

車聲轆轆，馬聲嘶嘶，走了，走得不知去向。盤太根一家三口，祇有等死的份兒。

奇怪，門又漸漸的被推開了，盤太根祇會搖頭，自己的家門，可算是有了門的？簡直是有門等於無門的，誰喜歡來，誰就來，去就去！

一個黑影進來，她在摸索，她在四處看望，然後，她找到了那盞油燈，眞是好忍性，她找到了油，又找到了幾條油芯子，她算是將油芯的光點得光明些，足以照着整間破屋，然後，看出來又是一個女人。

盤太根依稀記得是個剛才生過孩子的那個不幸少婦，她來幹甚麼？

祇見她右手五指扣成個蘭花形，盤太根幾乎嚇得閉過氣了，他也聽過父老的提說，這是蠱門的手法，最厲害的搜魂爪，那麼，這少婦根本就是蠱神世家，否則，能有這好功力，能夠不怕反尅的，逕用這種搜魂爪，又名挑筋剔骨手！

事實擺在眼前，少婦在盤太根周身撫摸，突然一聲低喝，盤太根祇覺得全身一輕，他眼光算是銳利，爲其看出，自己周身上有一股綠色光影爲少婦引出。

她立即雙手合攏，全神貫注的搓了幾搓，綠光微斂，分明爲她放入了內衣的小佩囊中，然後，她不言不語的走近盤大嫂身邊，照法施爲，當她在虎兒的身上搜出毒蠱時，她已是滿頭大汗了，看看四週，她微微一笑道：「仲家門會出省……把無辜也殺害？你們快些走，記住，永遠不可與她們這些人再朝相，否則，我出手二次，決不能再救你們第三次，還有，誰也不可說出我的形貌！」

門開了，少婦走了，盤太根十分明白，他們一家三人，又在鬼門關邊上打了個來回。

走，唉！走到那裡去……不走……眞擔心，那幾個丫頭再會來。

「大嫂慢走……」在樹林中，卻傳來了個極清亮的語聲。

少婦本來是一心在奔走，她爲了救人，將自己的孩子放在樹梢間，宛如替他築了個大梟巢，事實上，救人她已耗費不少時間。

初生嬰兒，初爲人母，雙方是互相牽掛着，她如果不是爲了救人，唉！她早已走了，其實，她是可以走，並且，現在經已走得好遠好遠了！甚至於該找妥了安全隱身之地。

可惜，她救人，她躭誤了時間，而今有人出頭露面，少婦不禁苦笑了，她是個倔强的女人，她是個偉大的母親，她更是個心細的女中豪傑，任何風吹草動，她即可以推斷以後的一切，一聲：「大嫂慢走！」她明白了，即使自己小心謹愼，依然免不了黃雀在後，她更相信，孩子已不在那個鳥巢之中了。

「好厲害，也眞好的潛形功……」一個十八九歲，生得萬分嬌艷的少女，在她面前出現了。

「小姐的下人呢？」少婦甚麼也不答，先問的是她的下人！在她看來，下人的去回，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死。

「我的下人，啊！姊姊，母子天性啊！哈！好，不說轉彎抹角的話，我問妳，伏蠱神訣到哪裡去了？」

「看來妳我同是同道中人，仲家有仲家的擅長，龍家有龍家的專門。」

「至於姬家，何嘗沒有姬家自己的獨特……」

「這就對了，」少婦在回答，可惜她的眼神是在留意四方，她是眞正的懂得仲家下蠱之法的可怖！

「我問的是伏蠱神訣。」

「我不是已答覆了小姐？」

「我聽不懂……」

「那該我請問妳了，孩子呢？」

「孩子……當然在我手中，仲家有仲家的擅長，這一次，我已種下了桂花蠱、夏日蠱、五雲散、香露瘴……」

少婦幾乎暈厥了過去，聽來平平靜靜，說來斯斯文文，可是，在善於養蠱人家來說，這四種毒蠱，每一種都可以令人魂飛魄散的，至高無上的毒蠱，而今，種在剛出世幾天的嬰兒身上。

仲家苗是比生苗稍好的苗族，族人吃蛇殺象，他們專門喜歡與毒物爲伍，因此，他們更精於夾雜各種毒物，培煉出更可怕的毒蠱來，第一個培養十三爪金蛛的人，就是仲家苗，因此，他們自命自己的居住地爲野苗山。

少婦是大行家，因爲，她有家傳的伏蠱神訣，可是，四種毒蠱種於孩子之身上，她就算是天神太姥，她也祇能有乾瞪眼坐視愛子之死，母親是最偉大的，可惜，她也祇能暗吞淚，她可以爲子一死，而是孩子太小，對頭太頑强了。

「可以交出妳的伏蠱神訣了吧！」

「我們對天神太姥發過誓的……你也不會例外，我不會奢望你的搜魂爪金蛛篆養之訣，我想……我也不會交出我的伏蠱神訣！」

「孩子會死！」

譬如說生，又譬如……沒恩公的相援相助，我們早已死了！

「死得極慘！」

「我們會怕死得慘，我婆母可能死得更慘，我丈夫可能死得還慘，如果不是一陣狂風，再接一陣暴雨，我死得或許還要慘，仲家妹子，我說完了。」

「好，不愧是神姥的好女兒，我讓妳見一見妳的孩子，可能是最後一面。」少女拍拍手，果然聞訊即現，在樹林中走出個丫頭來，少婦認得，就是那個服侍那少女的四青衣之一。

不對，不對，她那會走得浮浮浪浪的脚步。

少女當然也會看出來，因爲，她手中根本沒有抱着個孩子，奇怪，出了甚麼事，少女玉手頻拍，可是，一車一馬，其疾如箭的向少女面前駛來：「妹子，快走……」車中祇傳來四個字，而且，一蓬銀雨般的東西，向少女兜頭洒開，不知怎麼，少女已爲一張網罩住、兜起，並且，根本不理少婦舒服與否，祇見半空中飄泊着個大球般，馬向前直衝而去。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令少婦呆了一呆，不過她立即看出，那一蓬銀雨的東西，正是仲家苗的鎮山之寶——金蛛銀蠶網，是用了十三爪金蛛，與苗疆最厲害的九翅天蠶的絲織成的，可以說，他們的前人也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功夫，才能斂集到這些原絲，再由原絲相搭相配，這才織成了水火刀兵不能毀壞的絲胚，然後由中原騙來了不少善於紡織的女子，織成了這一面神網。

少婦明白了，少女走了，爲同黨救走，自己呢？自己又該如何？呃！有個丫頭在，對，她是立即奔上前去，希望在丫頭口中，能夠有所明白，孩子到底甚麼樣了。

那想到丫頭是神智昏迷，魂遊太虛般在走，滿臉惘然之色，眼睛定住了，她斷斷續續在說：「好身手……我……打……不過……你……可……我……不是我……好身手……」

來來去去幾句話，少婦是看出來，丫頭不怎麼的，讓個好功夫的人給震傷了，或者擊成了失心瘋，可惜，咱們的龍家少婦，自己才脫不幸，不，其實她還有一大堆心事呢！不過，她自認比丫頭好，至少，她沒有給人打成個失心瘋。因此，她又可憐起這個丫頭來。

「這位妹子，妳靜靜，對，先坐下來……呃，我還有些酒……」邊說，她已將貼身的小水囊取出，這是個繡有幾個圓形，看來十分鮮艷的扁平水囊，其中是放了酒，苗人嗜飲，所以飲些酒，或者能令那丫頭有些定神作用。

聞到了酒香，丫頭是開了顏，這一來，苗人的粗獷感情一露無遺了，她抓住了個口，口對口的，飲啊飲，半晌，她抹了抹嘴，然後長長的吐了口氣，看樣子眞舒服，眞過癮了！

「姊姊，妳眞好，哈哈，眞過癮，可……大小姐呃……其實大小姐，小丫頭的，不合咱們的規矩，可是小姐她喜歡，看來她還有些根——自己是玉龍砦人嘛……姊姊，妳說是嗎？」

「是，可是，孩子呢？」

「孩子……啊！」她突然彷彿看見了個惡魔似的，「蘭少爺，不是我，是小姐沒用，想奪人神訣！不，我……啊！」一聲慘號叫：「好身手……我……打……不過你，不……可是不是我……好身手……我……」

不對了，臉上那會出現一點綠氣，這是仲家苗的神蠱……青竹蠱……臉上青氣現，就得搜捉……不對了，那會一閃即隱，那分明是種蠱種在心中，這……除非她清醒，她指明種蠱的部位，否則，必死無疑。

丫頭死了，死狀極慘，她哭

啊！叫啊！抓心、斷指、咬舌、摘眼，一個蠻清秀的少女，給那神蠱弄得大失神態，死時還在說：「不是我……不是我……」

少婦哭了。

「妳哭甚麼？」是個冷冰冰的語聲。

少婦看了看來人，來人是用面巾包住了頭部，祇露了兩隻眼睛，唉！少婦柔聲說道：「人死，總是可憐事，何況，她爲本門神蠱處死，我無法救她，我對不住她……所以，我哭了。」

「那麼，她對得住妳了。」那魁梧漢子的聲音更冷了。

「我與她並不相識……」不對，少婦覺得自己說漏了，對，不能說並不相識，不過，她搖了搖頭，「大爺，我依稀見過你，姑不論如何，你不可動這具屍體……我求你，眞的，我去採些青竹來，非得青竹，才能燒化了她，而不遺害他人，否則，會害好多人——無知之人！」

「喔！還有這樣個講究！」

「是蠱，仲家苗善於種蠱，可也不該……唉！害了人還得流毒無窮啊！」

此人的眼光中，透露出異樣的光采，難怪那個老唐叫我別胡亂殺人，亂處死人，眞有些道理。

「妳不想妳的孩子？」

少婦突然的站住了，分明兩顆大淚珠在流下來，黯然說：「孩子命苦，一定是咱們生前造孽，天！還能有更可怕的報應！」說完她走了。

「不，不必妳走！」有個人阻止了。

她說：「啊！恩公是你啊！」一個年約卅左右，滿臉病容的少年現了身，正是那個亂花錢，請求別人生祭自己的人，他臨走時，還偷偷的給了她赤金及明珠，在他的心中，如此可敬的母親，該受這些禮物，當時他以爲，始終以爲，祇有兩天的生命。

他想不到少婦是個異人，不過，說穿了，龍家苗、仲家苗、姬家苗、盤家苗、嬀家苗所爲五姓苗神，他們是最古的苗人，其實是被漢人最先趕出中原地區的人，由於他們怕漢人的再來打擊，他們爬，他們逃，他們以山爲險，他們靠祖傳的神法來抗拒漢人，他們被冠以苗家。

爲求生存，他們善於登山涉水，他們强壯，他們自有律法，他們變了，也可以說，不是變或不變，因此，越來越與中原漢人有所脫節。其實，他們在逼不得已下，對漢人有了仇視心理，即使幾百年，幾千年的交流，苗家對漢人有着一種先天隔閡……而五姓苗家已算是較文明的苗人，漢人則稱之爲熟苗。

他們會養蠱是事實，他們善於殺人於無聲無息，又是一個事實，但是，他們決不會無故殺人，還有，他們反而爲無恥的漢人欺凌，戲弄得夠苦了！有恨必結仇，結仇必求報，漢苗之間，衝突就發生了。但是，誰又會瞭解他們淳樸的一面？

他們不會武功，如果有，也僅僅是山居野處，或者爲求採集如神奇毒異物，而作防身之用的前人經驗，不過，不可否認的是，他們身强力壯，善於登山涉水，走路比一般人快而耐力强，這也不必否認，所以，行台老店的三個江湖異人，決不會看出少婦有甚麼怪異之處，而當她是個普通的山居有力的苗婦如此而已。

也因爲這樣，你們得了個大便宜，否則，少婦死得寃枉，讓他們中任何一人打死，而周民漢——求死的少爺，他也眞無能無可解救而糊塗中歸西，至於神馬鐵華陀，你也不會得到了治蠱、療蠱、除蠱、祛蠱的大法，來增加自己那神農醫經。

人總是寬大點好，正所謂：「推前一尺，寸步難行，後退一寸，天地廣闊。」

龍家少婦做夢也想不到再見到恩公，她是對人滴水之恩也不肯忘的苗人，所以，她始終認爲他是恩公，而且，她突的驚叫起來。

「幹甚麼？」

「你中了金蛛毒蠱了啊！」

「我中了毒蠱？」周民漢笑了。「本來我怕，我也傷心過，現在，我不必怕了，人本來是難逃一死，祇求死得問心無愧，如此而已！」

「你還年輕，心地好，你不該死。」

「中了腐心掌，還能不死？哈哈，而且還中了玉龍砦的天下第一神蠱。」那邊走出來了四個人，周民漢是認識的，在越城嶺，他們以七對一，自己並不畏懼，苦是苦在那個看來美、媚、嬌、柔的雙燕姑娘，她臉色一變，她會先行出手！

當時，他有了個極大的震動，記得自己東奔西走，奉李將軍定國之命，設法求見鄭成功——約期水陸並進，李定國十分看得起自己，更派了他帳下的黑白雙義，陪伴自己東闖西蕩，在野苗山中，他與雙燕姑娘見了面，于志義與應君義，對自己已有勸阻，雖說苗女情重，卻怕有變卦，自己不知是撞了甚麼邪，也不知中了苗家甚麼魔法，竟然對個苗女付出了自己的感情。

雙燕是盡心盡力，雙燕又設計代自己引開了殺手，不料，三人中

了苗女的鎖骨散……最後，爲她引到了越城嶺，自己這才發現，雙燕原來是早已有了打算，她就是要將自己交給自己的情敵，白骨閻王沙曠之子，小閻王沙雲驥。

黑白雙義是厲害的，他倆拚死的代自己打出了一條血路，但是，他對雙燕的變心，沙氏父子的譏笑，他突然變成了個傻子！當雙燕的一股金色光影打到時，沙氏父子的白骨腐心掌也在雙燕的毒蠱相輔之下，大顯神威，黑白雙義在鎖骨散牽制之下，功力大減，可是，他倆拚命的喝叫不可忘了李王爺的囑託，自己又如何？混賬，簡直是毫無防備之下，金蛛蠱中了身上，腐心掌也擊中了背後，腳立懸崖，他算是在萬念俱灰之下，摔下了懸崖，誠如唐天卿所說，他根本不防不護的直墮水中，對，爲水雷所傷！

周民漢自己根本是遍體鱗傷，自己莫名其妙的求死，自己實是該死，他走，他算是擺脫了他們，他就這樣的來到了灌陽的行台老店中，他等死，他希望有人生祭，他做夢也想不到，他引來了唐天卿，那個別有心事到苗疆的神行大俠。

唐天卿精於岐黃，更善料理各種武林掌傷，他立將焦璜引走，就是爲了醫治周民漢的腐心掌，不過，他早就說過他不會，也不能治療周民漢之心病。

周民漢那會不求報仇？尤其是黑白雙義之死，可以說是爲他而死，沙氏父子、腐心掌、金蛛蠱……當唐天卿在焦璜之全力護法之下，唐天卿憑五禽玄勁，將周民漢之腐心掌毒逼了出來，順便在其能經帶脈的手法之下，令周民漢水擊所傷的陰雷潛身，順便帶了出來。

本來周民漢的心悶、煩燥、陣痛、陰咬，總算是不必用酒也已無事，唉！可以說，周民漢之所以狂飲，他是逼不得已，不這樣，他是連一時半刻也難渡過。

唐天卿笑了，焦璜也不由得翹得手指，大俠即是大俠，而華陀就是華陀，本來，眼看祇有一條死路的周民漢，他可以平安無事了，他笑了，可惜笑得太早了。

唐天卿突然看了周民漢的臉色，再分按了周民漢之雙手脈穴，他不禁皺起了眉頭。「那會這樣，那會這樣？」

「甚麼事啊！老唐。」

「你看，他臉色依稀是爲蠱毒所纏……」

周民漢已明白了，雙燕的出手，看來是一抖手，其實，她是比任何江湖能手更可怕，他說出了詳細情形，唐天卿主張找仲雙燕。

不想，反而打草驚了蛇，吃了出手太快之苦，總以爲他們在害個才出世的嬰兒，太混蛋，唐天卿出手了，五禽神掌是上古神訣，每一式看來笨拙古怪，其實是每一招、每一式，全是令人咋舌的連環神招，尤其是掌風所罩，方圓百丈之內，無人無物可以遁形。

唐天卿今天可算是一心兩用，先決之事是救人，第二件事才是擊人，而且，他又打了個如意算盤，捉活的，不錯，唐天卿是江湖極難出現的人才，他可想不到，仲家苗的滑溜，當你一股掌風來復交加，逼使雙燕之姊仲玉燕與四個丫頭不得不放手時，仲玉燕早已一抖手，揚起一面大網，阻止了唐老的追擊，可憐的是那個該倒霉的丫頭，她那裡能擋得住唐老的雷霆一擊。

唉！這又是唐老之失着，他以爲丫頭是個江湖能手，手上更抱着個嬰兒，這一震，可憐的丫頭祇會說：「好身手……不是我……」那一番的糊塗話了。

唐天卿抱住了小嬰兒，哈，這小傢伙還在笑，笑得像朶花，唐老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英雄人物，從來，也可說幾時他見過嬰兒對他笑，笑得如此的天眞，如此的純潔，唐老可更恨那些個意圖謀害小嬰兒的人了，不想回頭一看，人已不見一個，遠遠卻傳來了車馬奔騰聲。

他想問問那個發了昏的丫頭，可惜她已神智不清了，當然，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找孩子的娘，如果萬一孩子是中了蠱，對，還有個對手可以問話，唐天卿希望能找到了雙燕，唉！當他看見了龍大嫂時，突然，他希望一網成擒，別以爲算得好好的，其實，有不少事，不，天下事是決不能算得太盡，還有，一心決不可能二用、三用，他算得太好，結果，他祇有一個手忙腳亂，而自恨無用了。

不過，他總算又有了個發現，那就是看不出這個少婦，原來，她也是用蠱的門中人，那麼，周民漢的性命可以保得了一大半，說實在，他並不欣賞周民漢的爲人，如果不是張同敞這二首絕命詩，他眞能抖手一走，不錯，他唸詩時的感情是眞的，可是打他的，令他挨打的是女人，還有，是個漂亮的女人，唉！男子，所謂血氣方剛，戒之在色，至其老也，戒之在得，而他們——到底有幾個男人能避得開！

唯眞英雄、大豪傑，不錯，也唯有這種人，他們才能避過，跳越出這一關。

唐天卿是去找竹，馱竹，好在他有匹稀世的寶馬，所以，他要周民漢出去，他以爲有焦璜在場，即使有江湖能手的來到，憑老焦的大

十字手，還不能抗拒一陣，所以，他走了，至於四個殺手的出現，唐老根本不知道，而這四個殺手，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周民漢祇見過一面，他並不在乎，非但不怕，反而引起他仇恨之念。黑白雙義之死，于、應雙俠聲嘶力竭的吼叫，依稀又在他耳邊響了起來，對，該代他倆報仇，他身形一動，有所行動時，那個少婦已氣急敗壞的拖住了他，「恩公，本來，我或者不該拖你，呃！與你有甚麼親近之舉，你們是漢人！不過，我不得不如此，你不能打架，連動怒發火也不能！」

「啊！」四人中的一個尖頭猴腦的傢伙，驚叫了一聲，你這一叫，好，周民漢不是個呆漢，說實話，如果，他眞是個沒有用之人，李定國這個心思愼密的統帥，哪會派他出來，並且，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聯絡文件，他會是個反應遲鈍之輩？你一叫，周民漢立即知道了自己決不能出手，更不可運勁使氣，「蠱毒」，他立即想到了這兩個字，眼前，他又看到了那張嬌憨的笑臉，那柔聲曼唱，周民漢立刻覺得天旋地轉，不對，他已經開始了更痛苦的煎熬！

「殺了那個婆娘！」四人之中一人在叫，並且，身法極快的向那少婦撲到，如今焦璜已看出了四週的情形，再說，他在廣西，根本已開始對苗族之風俗有了不少認識，不過，他並不去招惹他們，決不想去認清他們，至於下蠱落毒，他是相信的，也是有所認識的，如今他更相信的是，周民漢決不能出手，而那個少婦更不可失了手，所以，你們來了，他是更快，焦叔多年沒有出手，嘿嘿，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是又狠又辣的殺着。

那個自以爲聰明伶俐的傢伙，更可惡的是，他一聲叫喊中，人才動，而抖手一把惡毒，而爲數極多的碧螢毒砂，兜頭迎面的向那少婦打去。

碧螢毒砂是邊疆的奇門暗器，似沙非沙，似顆非顆，可是每一顆，每一粒的沙，逢熱即化，而且極快的深沁入肉，極快的由肉而潛入經脈，還有，更可惡的是，這種惡毒暗器，根本就無解藥之可言。

四個傢伙或者是惡貫滿盈，也可能是一直用這種奇毒暗器，殺害了不少人，而今，他們必須由自己來嚐嚐自己所種的苦果。

四人根本沒想到，這暗器會打回轉頭，而且來多少，就還你多少，焦璜的大十字手，看看是一橫一豎，其實這一橫一豎中，是一個大十字形，而這個十字形中，有個大而圓通的法輪轉。

四個慘叫聲中，法輪轉的無形勁氣已將這傢伙的碧螢毒砂轉了過去，四人不防有此一着，所以，他們個個中了自己的毒暗器。

焦叔是在看，他根本看不起那些下三濫的江湖胚子，至於何謂下三濫，即那些投入公門，那些爲虎作倀，那些爲清廷王朝賣命的，他一律名之爲下三濫，其實，那四個何嘗不是沒來歷的江湖人物，如果不是黑白雙義的死拚，那周民漢早已死了！

奇怪的是，那位龍氏大嫂，當她一發覺四人中了自己暗器摔倒在地上時，她又開始擔了心，「不好了，老大爺，他們的暗器附了咱們苗疆的毒，是一種不輕易外傳的毒，而且極難解救的，唉！眞不明白，爲甚麼，人殺來殺去還不舒服，非得要人死得慘，死得乾瞪眼！」

「那麼，妳能不能施救？」是唐天卿的詢問，他的馬上堆滿了碧沉沉的翠竹，還有，最令人注目的是，他手彎中，抱了一個在微笑的嬰兒。

「還我，還我！」少婦一見了小孩，她宛如發了瘋般撲了上來，因爲她看見了自己的孩子。

「妳放心，我不還妳，我救了他幹甚麼呀？」

「呃！你……救了我的孩子……」

「可是大嫂，妳不能太高興，因爲，我是從那些狠丫頭的手中救出，我不知道孩子有沒有給人做了手脚。」

「甚麼叫做了手脚？」

「唉！我眞怕她們下了毒！」

「啊！大爺，放心，就算是孩子讓她們下了九首神王毒蠱，祇要孩子一口氣存在，心頭不冷，都可以救回來……大爺。」她跪了下去，她是十分誠敬的吻了唐天卿的鞋！唐天卿不禁心頭一凜，知道這一定是苗人的一種禮節，但是，他不能不明不白的受人大禮，這就是唐老精明之處，他也跪下，雙手鄭重的將孩子交給她。剛剛好，正當少婦抬起頭時見到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在笑，少婦卻哭了。當她抱住孩子時，誰也看得出，她是驚喜交集。「是個好兆頭，孩子能長命百歲。他和大爺您笑，大爺，您看在孩子命苦的份上，讓他叫您一聲爺爺吧！眞的，孩子的爺爺如果沒死，他該有您這樣大……」

唐天卿是個豪爽的漢子，並且，他已看出這個少婦心善。還有，雖說與這孩子祇有短短一會兒的接觸，他也記得孩子對他的笑臉，或者眞有緣吧！因此他也笑了，鄭重的由身邊掏出一枚古錢來。這是一枚六角形的金錢，正面刻有十二生肖圖形，反面是幾個蝌

蚪文字，可惜，博學如唐天卿，他老人家也不識，今天，他算是給了誼孫子的一個見面禮。

「我認啦！老爺爺總該給些見面禮，好好拿去，幾時有閒，幾時用條綫串着掛在他頸間，孩子大了問起這個，妳也可以說我的來歷。」

少婦一見那面金錢，她突的睜大了眼，她抖抖索索拿住了，看了又看說：「爺爺，您哪裡來的？」

唐天卿是個十分仔細的人，他看出有事，自己是殺了個惡道，才搜回這枚古錢，啊！還有一張極奇怪的布，布上織着蛇一樣的圖案，這件事，就發生在半年前。那時自己剛由天門出發。

他照實說了，他明白苗人心事。這時少婦十分恭敬的臉向東，拜了八拜。然後，她讓孩子仰面躺在草地上，隨之紅着臉，好像有難以開口的事要說。

「媳婦兒，妳可別不好意思，妳想問我那幅布，可能是妳門中重要之物，對不對？」

少婦點點頭。唐天卿笑了，非但如此，連在道士袋中搜出的三柄奇形怪狀的小刀，也交給了少婦，少婦對唐老看了又看，她這才說：「您老一些也不知道這是苗聖神門的重物？您老不知道憑此三個法物，可以由此道直抵滇境，凡屬拜神養蠱的，視之為聖神？」

此時，唐老笑了，笑得更高興，「那敢情更好啊！孩子，讓法物有了個識貨的主。」

少婦突然五體投地，拜伏在唐老爺面前，口中唸唸有詞，這可將他們全弄糊塗了，這是幹甚麼？半晌，她站了起來，慎而重之地將三樣東西收好，她笑了，看了老人笑，看了孩子更是笑，笑得比花更美，「爺爺，他們可眞可憐啊！是不是？」這個是不是，就是是否的意思，唐老可就不懂了，那些江湖畜牲，有甚麼可憐的！但是，少婦是個好心人，唉！心慈人容易讓人害的啊！

少婦走近了四個人，而四個人個個臉色慘白，現在，他們祇有抖戰份兒，「不可害人啊！別以為沒有天，沒有神，是眞的有啊！唉……也是你們命不該絕，中的毒是金槍籐，而她用的是綠竹蠱，我可以祛你們的毒，然後……唉！命還是得靠自己救啊！」一邊說她已取出四粒綠黝黝的東西來，正是從盤氏門中搜捉出的蠱毒。

四人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金槍籐毒，煉化的碧螢毒砂，人家能一看即知，於此，不得不相信了她的話，一服下了那粒綠色的東西，那個幪面人便喝了聲：「滾！如果再讓我見到了你們，老夫不將爾等個個扭斷了頸項不姓焦！」聲音如打雷般，將四個傢伙，嚇得屎滾尿流的走了。

少婦雙手接住了孩子，道：「別怕，別怕，孩子，爺爺在教訓惡人……」

然後，他們在少婦安排下，燒化了那個丫頭，而且，憑唐老的掌力逼使下，將其陷入了預先挖好的大坑。天已開始亮了，她叫他們三人不必走，就在附近的林子中，她找了個地方，開始代周民漢拔除雙燕代他種的蠱。可惜，周民漢臉紅了，漢人到底是漢人，面對一位少婦去盡衣褲，成何體統？即使心中無他，壞就壞在焦、唐兩人必需一個看管嬰兒，一個四處巡視，以防萬一有人壞法，少婦也得除衫除褲的，他怕了。

他與唐、焦兩老幾乎吵起來了！

「孩子，相信了吧……」

「爹，您在哪？您……呃，阿文哥呢？」當少婦說到阿文哥時，她的眼淚已如斷綫的珍珠般滾了下來。

遠處，影綽綽的站着三個人，漸漸行近，是一對老年夫婦，一個虎頭虎腦的漢子，少婦一見，不顧一切，就像是一隻跳躍花間的蝴蝶兒。

漢子一見少婦，眼裡充滿了淚水。

「我代孩子認了個爺爺！」然後是她咕咕呱呱的說了很多，令焦大叔這個久處本地的人，也聽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是，他們明白，少婦找到了家人。

那個老太太走近了唐天卿的面前，一言不發，突的口一張，一股黃霧，向唐老頭臉上噴來，即使唐老是個久經大敵之人，也防不到有此一着，說得好好地，看她們一家團聚，那會一見面來了如此的暗算？為甚麼是暗算，不是暗算，那會如此腥臭！唐天卿想不到，苗、杜之人，居心是如此的不測，想出手，眼前祇見自己的誼孫子向他笑，而他自己是一個頭暈，昏倒在地。

他醒來時，天色已轉午後，死不了就好，就可報仇，試一運勁，週身也沒有甚麼不舒服，不，這事有些兒古怪，甚麼奇怪法，他說不出來，心上總是覺得有些兒奇怪。

他坐起來，而鼻端聞得酒香，嗯，從來沒聞過的酒香，有着種甜、膩、淸、香之味，他一個打挺，人已坐了起來，嗯！有人給了他一個葫蘆！

「老爺子，飲酒啦！」

唉！又是那個少婦，還抱了個孩子，搞甚麼來的？想發火，人家請喝酒，他說不出句話來，嘔！有人拜伏在地，誰？

「是我夫郎，情哥，也該是你的孩子！」

喔，那個虎頭虎腦，忠誠樸實的臉，不敢看向自己，又叩了頭。唐老一生縱橫江湖，幾時碰上這樣尷尬的場面？他眞想打了出去，眞不明白，這小傢伙那來這麼多的好笑。

「孩子，向乾爺爺說，說奶奶為了乾爺爺好，她噴了他一生的功力，對啦，這一口黃霧，是奶奶的報恩。」

唐天卿有些明白了，苗人心直，又怕這又怕那，恐怕自己不領情，所以，來個不讓你思索，噴了這一口，現在可以相信，這一口可眞是好東西。

他走出來了，那是個浮穴，所以，看得出時光，之所以要自己睡在那個浮穴中，為了的是那一口七聖玄黃。

「咱們本該全家完了，唉！有天，有聖靈，老大哥，當時，我祇求這孩子走，可是又想起了她，該生孩子了，萬一出了甚麼事呢？金花是個好孩子，她從不殺人，祇是救人，她老是說，為了孩子！為了個孩子，她睜開眼就笑，眞的，見人就救。老大哥，我們一家能不死，是我媳婦的功行。

「當我看見了孩子在笑，我眞想哭。我的小孫子他那知道，我們是九死一生，我們幾乎見不到他的小嫩臉，親不到他。」說着，那個老人又哭了。

不過，他的兒子仍是在笑，看得出，他們夫妻倆挺親熱的。

他轉頭看見了那噴了自己一口黃霧的老太婆僵臥在地上，看見自己後露出歉意的笑。她怎麼會這樣的？受了甚麼傷？其實，她甚麼事也沒有，祇是噴了自己本身積聚的丹黃而已，她得要修養，她得再培養眞氣，該多少日子？答曰：「起碼一年。」那她又為甚麼？唐天卿弄不明白。其實，老太婆乃是苗疆三母之一的紅葉聖母，當她與老伴——天魔山樵龍雅兒成親，生了個孩子龍娃後，就一步退一步的，由苗山到了越城嶺隱居。

他們明知自己已是難與中原武林人士比較，如果是用自己的神蠱七煞，當然可以害人，可是媳婦金花娃總是問，害人為甚麼？老夫婦想想，倒也是眞的，害人，可有甚麼好處？從金花懷孕開始，他們隨緣救人，決不害人。

誰知道，這又不對了，本來他們是避人，漸漸的他們必須要躲人了，自己本門中的人來找他們，因為他們發現，為他們七聖門所下的蠱，竟然有人漏網，幾方面一找，找到了紅葉聖母門上，問他害人為甚麼？而他們紅葉的師弟，自稱為焉祖師的野駒子說：「你們為甚麼不以血食奉神蠱祖師！」

然後是逼他們交出了搜神訣，最後，他們聯合了金蛛銀蠶門的仲玉燕、雙燕姊妹，本來他們可以大功告成，就因為雙燕姊妹必須追殺周民漢，所以祇好憑仗四個丫頭、野駒子的門徒，圍攻紅葉聖母。

現在，老人們是相信了害人不是好事，救人果然有了報應，在幾乎家破人亡之時，忠良之後的瞿南休，和幾個心腹，為了謝龍老的解蠱之德，來到了越城嶺，他們代龍家擋了擋，也是眞巧，山洪暴發，將他們一家衝散，連野駒子祖師手下，也有幾個為山洪吞沒，龍氏一門則仗瞿家的心腹，將他們救出了厄困，可惜少了一個要緊的人，他們的媳婦，懷有身孕的媳婦。

瞿南休必需去會合李定國，他們走了，代他們留下了銀子，而龍老不是孑然一身，尚幸七聖門中的秘笈不失外，其他全部都沒有了，有了些銀子，他們才能行路，他們才能找人，龍老明白，雙燕姊妹不會放過自己，但是，媳婦非找不可，就這樣的躲躲藏藏的，找到了媳婦，更看見了孫子，苗人的感激是眞感激，金花說出自己的事，是周民漢、焦璜，不，唐天卿的恩德最多時，紅葉聖母送了他一身功力所萃的七聖玄黃，從此後，唐天卿可以說是萬毒不侵，百毒不能傷，但是，金花喜歡逾分，忘了將金錢、聖圖、靈刀之事講出來。

紅葉聖母氣力不繼，其實，老伴龍雅兒也不見得太好，早說過唐天卿是個十分仔細的人，他在未暈倒之時，他見過老龍的，即使有風塵色，決不會有焦黃色，他是有名鐵華陀，所以一伸手，就搭住了老龍的寸關尺脈。

老龍一凜道：「大哥啊！這個不行的啊！」不是老龍不相信唐天卿，事實上，他是知道，他們的醫道，不會輸給中原道，可是老龍忘了，中原還有一套震爍中外的五禽戲在。

突然，老龍人如觸電，老實說，比你更困難十倍的內傷，氣血不和，在唐天卿的五禽眞訣的導引下，也能立可打通人體三百六十五穴，其實，人之吃力、疲勞，或者是外感侵入，內感合應，令穴道被阻，氣血不暢，全是這個結果啊！更嚴重的內傷，是受傷的部位穴道被窒，氣血不通，甚至血反筋斷，這才成為致命重傷，如果，能打通穴位經筋，引致血有旺穴，血不外反，筋運暢順，重傷立可變成皮肉之傷而不會要了你的命！

中國醫學原理在一個和，在一個通，脈和氣通，百病無踪，如此而已，現在老龍分明是出了大力，

看一看安然打呼呼的周民漢，唐天卿那會不明其理，好，既然你爲了救我同伴，我能不救你？五禽神訣中的巨大陽和之力，源源不絕的催入老龍體內，不多幾刻，老龍立即一聲長嘯：「好功夫，好功力！」

「嚇了孫子啦！」是紅葉聖母的埋怨聲。不過，她一手已爲唐天卿握住，紅葉聖母一笑，她是比丈夫更懂得中原武林的運氣療功之理，她安臥從容的，由唐老代她打通奇經八脈。

天已漸漸的黑下來了，紅葉聖母突然睜開了眼睛，她苦笑了笑道：「我們已被困於絕地了。」

甚麼？被困絕地？甚麼話？

紅葉聖母也坐了起來，分明她的氣息已勻，而且，看來對於本門中的一切，她依然可以發施號令，不過，她說的被困絕地，在場人不少啊！尤其是唐、焦兩老，可以說是目前江湖上，一流一等的人才，他們非但武功出衆，而且智計過人，有他倆在，週圍百丈，那怕一張枯葉落地，也難逃得過他倆的耳朵，怎麼此地變成了絕地？

「這是我臥地，佔了便宜，還有，這些毒物，如果不是有着吞噬蚊蟲的天性，那麼我也聽不出來，他們已驅使金蛛銀蠶，封住了四週，我們，唉！誰不小心，誰就會讓金蛛、銀蠶所吐的絲纏住，如果一被纏住，我們就得死，而且死得極慘。」

「對啊！到底是老妖母識貨。」是個女聲，說得又陰又冷，但是，周民漢聽得出是雙燕的語音，他突然的跳起來，「雙燕，妳要的是我！」

「我要你，你也不怕死，我要你那封信，那封李定國給朱成功的，即是鄭成功，鄭成功被稱爲國姓爺，他受唐王之封，賜姓爲朱。」

「我願意給妳，妳放了她們。」

「也不忙，哈，有誰走得出我的金蛛銀蠶網了？」

周民漢兩眼火紅，恨不得抓個人來咬一咬！

「難道連樹上也走不過去！」焦璜不信邪啊！

「樹上有銀蠶，地下有金蛛。」紅葉聖母在廢然的說話。

「這些絲有多大厲害？」唐天卿在問着。

「我是此門中人，我也不敢擔保不被沾上，更不敢說沾上後又會如何？總之，這是天地間毒物之王！」

「找不出，看不見？除了……」紅葉聖母還沒說下去，旁邊有人接了下去：「苗山大聖的萬蠱錢，百延神圖……」接口人是金花，紅葉聖母點點頭，苦笑了。

遠處卻傳來了怒吼聲：「小妖婦，妳這是甚麼意思？」

「先去試試，讓他們看看，哈哈，沙郎出手！」

「且慢，我們曾在蠱神前發過重誓的啊！」

「我們已死了一個，你們也死了三個，應過了誓了。這一次，你們又忘了要我們再盟誓呀！對不對？哈哈哈……」

「你們，不！啊！」最後一個「啊」字，聽得出，有人被擲近了些，然後，是脚步的跳躍聲，分明他是邊跳邊慘叫，不對，他倒下了，而且，他爲甚麼不能起身，看來他是在拍打，拚命的拍打，咦！一個翻身，又一個翻身，「師姊，走……我錯了，但我滾出一條路，滾……」話未說完，一縷青光，此人祇顧要滾條路出來，而且神智昏亂中，根本想不到還有人暗算。

一柄形狀奇特的鋼叉，將個可憐人生生的釘死了。

「是陰陽叉！」周民漢在說話，可是，借着殘星之光可以看出了，屍身上已滿佈着形狀古怪的小蜘蛛，而這些蜘蛛看來小，但是，卻是咬噬厲害，風中依稀傳來了驟雨打芭蕉的聲音，從而可以聽得出了，這種兇物的可怖。

「你們看見了沒有，他就是你們的榜樣，不過，紅葉聖母，咱們來個小交易如何？」

聽見交易，紅葉聖母臉色一整，她希望無論如何，也得救那些漢人出困境，她低聲說出了她的心意，然後再回答對方道：「說出來聽聽，看能不能如爾之意？」

「紅葉聖母，妳出來，即使妳毒蠱所纏，我有解藥，我可以救妳一人，我對我大神盟誓，我不害妳，妳可也不能害我，另外交出搜神訣。」

又是這個，哼哼，即使妳交出了搜神訣，她可以不殺你，但是，你能擔保沙氏父子不殺你嗎？唐天卿幾乎與紅葉聖母吵了架。

不想金花在笑，抱了孩子在笑，她是低聲說着：「是乾爺爺的東西，所以得謝乾爺爺，奶奶，別氣啊！哈！害人不是好事，可救人眞是有福了。」

「妳說甚麼？」

「奶奶，妳看，是乾爺爺給孫子的見面禮……」

「啊！」紅葉聖母好像洩了氣般，實在，唐天卿無意之中殺了個惡道士所得到的東西，在他看來，莫明其妙，他那想得到，這是苗疆中的威震各峒的法物。

好，你看，這六角形的金錢投出，剛開始，你不會看到了甚麼，可是不多久，這些東西便莫明其妙

的向金錢走來，走着，走着，不知怎麼搞的，一隻又一隻的大翻身，肚皮翻了天，奇景頓現，一條又一條，一股又一股的金色光影，往那些蜘蛛後竅投去。

還有奇事，一點點的銀星，自天而降，好了，銀蠶吐絲，金蛛吸絲，你叫我噬，不，銀蠶祇是纏住了蜘蛛走。

吐絲，分明牠們想用絲纏死蜘蛛，而蜘蛛拚命吸絲，如果後竅能吸住，是金蛛佔了勝着，否則，金蛛可給蠶絲困了個實，另一種奇處，蜘蛛任何部位爲蠶絲所着，立即如中了毒般，僵臥不動，由蠶絲一股又一股般，一道又一道困死了！

而今造成了個如此局面，不是銀蠶困金蛛，就是金蛛噬銀蠶，說到底，自相殘殺的之局已成。

「萬蠱錢，萬蠱錢！」有人在叫。

「乾爺爺，你們可不能打頭陣，你們祇能跟了我們，還有媳婦，那百延圖在最後的時候捉那個隻金蛛銀蠶。」

「媳婦，還有乾靈刀！」

「啊……好，他們可再走不了啦！乾爺爺，我老婆子給你叩頭了。」

「我祇能傍住乖孫孫了。」

「對，防他們來個暗中搶。」

「哈哈哈，好，嗨，孫子，笑一個！」唐老也不知從那來的與趣，當個孫是隻猴子，可就是怪，這個小傢伙，一見了那個乾爺爺，他就會笑，笑得唐天卿也傻了眼，嗨，有緣的就是有緣。

出去了，龍門三個，焦璜，還有那個周民漢，對，他是被安排在最後的，可是，他能嗎？他恨不能殺死沙氏父子，不！他最恨的就是仲雙燕，這個害人精，他是一看到紅葉聖母已與雙燕姊妹對話了，他那大殘手出招了，本來，有些昏頭昏腦，本來，他是心灰意冷，本來，他是祇求一死，可是，現在他不會如此了，他得代雙義報仇，並且，他更想到了民族大義，因此他這大殘手，本來是十分霸道的，兇狠的手法，現在，他是拚上了命，所以，愈加的看來威風凜凜，不過，骨子裡是更兇更殘了。

沙曠那想得到，佈置週密，又見過金蛛銀蠶的兇殘陰毒，總以爲，必可大功告成，那想到局面一變如斯。

不過，他之不走，是別有用心，他是想取得仲氏雙燕的養蠱煉毒之譜本法訣，所以看來像掠陣，其實，他父子倆一心看在仲氏雙燕，希望一有絲隙，立即出手，搶了就走。

那料到周民漢宛如兇神惡煞般似的撲來。

沙曠的陰陽叉又嗆嗆之聲中，隨隨便便的還了一招，老賊，你是死星照了命了，現在，你就算是全神貫注，尚且難得脫鞘，高手對招，豈容你如此隨便馬虎。

周民漢是全神貫注的啊！陰陽叉到，他「嘿」的一聲，大殘手中的絕招，七殘八傷神招抖出，祇見他隨身迫進，而右掌已封死了沙曠的陰陽叉，左掌就此在一進一順之間，人已進了門。

沙曠發覺不對，人與周民漢面對面。老賊臨危不亂，左手腐心掌抖出，呃！不對，那會寸關尺脈劇痛，待到發現，自己的腐心掌根本在半路爲周民漢的八傷掌擊中，一聲慘哼。

周民漢得理不讓人，你這種腐心掌被擊中流，而左掌本來封住的是陰陽叉，現在他不再客氣，一滑一迸，左掌平推，大殘勁已由蘊而吐，老賊的胸口也中了一掌，人被擊退了十幾步！

九九歸原，老賊是吃了漫不經心的虧，當然，他是輕視周民漢，以爲一個病小子，其實是隻惡老虎，再加心分兩用，他希望尋隙覓縫搶奪雙燕姊妹的門中秘訣，就此讓周民漢出手中的，一擊成功。實在，高手對招，除非各有戒心，互有怯心，那麼你來我往打了個難解難分，其實到了這一個地步，要麼招式驚天動地，殺個你死我活，所餘時間無幾了。

沙曠爲周民漢兩招中的，左手已斷，胸口發惡，想走了，可惜已經遲了。

首先，他看到了自己的寶貝兒子，美神童小閻王沙雲驥不知怎麼搞的坐在地上，乾嗥着死，死！讓我快些死！爲甚麼？原來，沙雲驥與他老子是一個想法，他也希望雙燕姊妹或死或傷，然後，憑仗自己的功夫，將她們救出，當然落在自己手中，不能有她們的好日子過，他是會迫出他需要的一切。

到了事成之後，哈哈，也就是她倆畢命之期，他打了個如意算盤，可惜他忘了，這個江湖並不是由你沙氏父子倆說了就算。何況，目前的危機四伏，走得快，尚且不一定全身得脫。那可要心懷叵測，別有打算。你若不走，殺人兇星已來了。

焦璜是個心有劇痛的人，尤其是當他兄弟焦璉死後，他更爲心灰意冷，現在，依稀有所感覺，兄弟是對的，他對不起兄弟，兄弟死得苦，並且，中的毒與苗疆有些關連。

而周民漢的突然出現，沙氏父子爲其中之首，他坦然了，並不是長槍大戟中，不會有江湖出現，他

們可以出手，而且，他們出手更不容易爲人發覺。

他是老眼不花啊！沙雲驥的陰險計劃，他更是一個了然，不能啊！如果如此狠毒的人，再爲其有如斯陰毒的蠱神爲輔，這豈不是如虎添翼！此人非死不可，因此，他盯住了此君，沙雲驥一心作惡，連個在危急之中，也置之不理，豈料自己遭報應更快。

當其耳聞一聲巨吼時，不對了，面前已有一股極陰極狠極厲害的旋轉力壓到！沙雲驥可以說是做夢也沒想到過，天下間竟然有如此勁厲的旋轉力，他醒覺了，想脫身，自以爲陰風轉，鬼影翻，至柔至輕的閃避身法，任何門派的出手，決無法能扣得住他，甚至於沾得上他。

其實，大謬不然，大十字經中的法輪轉，剛剛是他的尅星。

別說你是有形有質，就算你是無形無質，那怕稍有形跡可尋，你就無法脫得出這個金剛法門中的法輪轉。

沙雲驥起初是自恃，一見不妙，立即膽怯，那可是犯了武家最大的忌諱，武家的對手，首訣是：戒驕、戒燥，不驕是可以覓人之短，而盡量發揮自己本身之長，不燥，是能冷靜的處於逆境。

現在，沙雲驥又驕又燥，再加上對手又是個佛門高手，可苦了。

沙雲驥首先爲焦璜轉近了身，就在沙雲驥手忙脚亂之際，補了他一掌孔雀翎，沙雲驥祇覺得胸口一痛，眞氣一洩，也不知怎麼搞的，剛在雙燕的綠竹蠱爲紅葉聖母逼散之時，好，就這樣凑了個現成。

這個現成凑不得了，你這裡眞氣散，現成凑，綠竹蠱比平常人更貼身的沾上了。

痛啊……痳啊！有說不出的難過，逼得沙雲驥說出了心中話，他以爲是雙燕姊妹看出自己的壞心腸，所以來對付他，所以，一洩無遺的說出心中的懺悔話。

唉！你不說還好，一說，可令雙燕姊妹心神慘變，本來，她倆還是不服，還希望自己的金蛛、銀蠶的本命神蠱可以反尅紅葉聖母、龍老。現在，發覺自己的情郎，原來是個悖義無情的小人！

在苗區，最恨的是情郎無情，她倆呆住了，不，或者可以說，她倆是死了心。

一刀、兩刀、三刀……她倆的手脚極快，一刹那，她們已在頭、身、手……釘了七刀。

分明，她們想用本命神蠱來與對方拚命了，其實，她們的心神已分，也可說心神之力不夠，她們祇是拚命，她們也不打算有命存在。

「唉！」紅葉聖母一聲長嘆，手中突然多了三柄金光閃閃，形式奇特的小刀來，而仲氏雙姝突然的大叫起來。

因爲，這正是本門中最可怕的法物，乾靈刀，即使她倆是全心全力的對付對手，可也不能不爲此刀所尅，這三柄金刀是苗疆開山祖師的神刀，本門養蠱的人，誰也有個獨特的秘穴——等於中原人物練功之功穴，任何五金之物，你能殺對手，可決不能尅制垂死的本命神蠱亂出，飛散害人。

乾靈刀能以純陽之火燒毁對手，令對手無力散蠱，還有，乾靈刀對付本門人，如斯響應，百發百中，雙燕姊妹不得不慘叫，金刀餵蠱法已展開，她倆連個回頭機會也沒有了！

三道苗刀形的金光已出，嗆郎郎的削鐵聲音中，雙燕姊妹已中刀，翻身在地，兩手中，奇怪的是，一人抓一樣東西，金蛛銀蠶……

「金花妳說得對，害人有甚麼好。」

周民漢看到了雙燕姊妹的慘容，也聽到了她們的慘號，他不禁沉聲道：「爲了甚麼？爲了甚麼？」

「爲了情郎……」是的，雙燕是爲了情郎，可惜，沙雲驥並不是她的眞正情郎，她倆死得慘。

「你何嘗不是這樣……」唐天卿在笑，可是周民漢看出來，他的笑比哭更難看，祇有孩子的笑，才是眞正的笑，是眞的笑。

（完）

徵稿啟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請試撰著一吓！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

（每個故事獨立，不超過十萬字。）

故事須新鮮緊凑。文字須簡潔有力。

情節要曲折動人。佈局要注意技巧。

來稿請寄：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環球大厦三樓

武俠世界編輯部　鄭重先生收便可。

傷心小箭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滅口斷線索　問題非絕望

上文提要：京城裡、江湖上、武林中、黑白二道，誰都在找蘇夢枕，他雖然逃過一劫，但罹劇毒和惡疾，又能活到幾時？白愁飛派任勞、任怨守住天泉湖水道，設下攔江網，一舟已落入網中，舟上一櫓公和一人伏着，圍截的小舟已靠攏過來，有些人已跳落舟內，櫓公不讓他們接近伏着的人，若再越半步，便將這伏着的人殺掉……

這一種笑是張狂的。

也是絕望的。

一個人很少會發出這種不留餘地的大笑，除非他根本已不打算再留什麼餘地給自己！

一個人什麼時候才會完全不留餘地給自己？

那就是他準備死了。

或者隨時都可以死了的時候。

白愁飛怒吼一聲，正要動手，顏鶴髮已先他一步動了手。

他不是向敵人動手。

他眼前的敵手，就算不論白愁飛，剩下的不管是任勞、任怨，還是朱如是、歐陽意意、祥哥兒、利小吉，或是雷媚、天下第七，都是難以取勝的好手。

可是他向自己動手。

一劍刺入了胸膛。

這一來，白愁飛、任勞、任怨一齊大叫：「別……」

天下第七只冷哼了一聲。

顏鶴髮卻眞的停了手，鮮血已自傷處迸流出來，倒染了槳柄，他雙手都沾了血。

自己的血。

他卻像要起程去那裏之前忽給人叫住一般，微微留戀的問：「嗯？叫我有什麼事呀？」

任勞大叫：「有話好說，何必尋死？」

任怨也道：「我們也沒意思要殺你，你不必這樣枉作犧牲！」

顏鶴髮轉過去面向白愁飛，居然好整以暇的問：「你呢？」

白愁飛知道這人是唯一的線索。

想找出蘇夢枕的下落，顏鶴髮就不能死。

一定不能死。

死了線索就要斷了。

他只好也央求道：「你不要死，你對蘇老大這麼忠心，我很賞識你，你不要死。」

顏鶴髮似有點猶豫起來。「我也不想死……但教我怎麼相信你才好呢？」

白愁飛急道：「我現在是『金風細雨樓』的大當家，說話當然算數，怎會食言！」

顏鶴髮仍在考慮中，「既然這樣，要我信你，你就當衆立個毒誓好了！」

天下第七又微哼一聲。

白愁飛勃然大怒，顏鶴髮洒然一笑，手一用力，鋒利的劍尖又沒入腹腔二分，血流如注。

白愁飛急道：「千萬不要……好，我說：皇天在上，我白愁飛今日若得顏鶴髮如此大將，必當重用，永不背義，生死與共，情同兄弟，決不加害，永無相欺……」

顏鶴髮却偏着頭側着耳，似乎還在聽下去。

白愁飛到這個地步，也只好馬死下地行，硬着頭皮說了下去：「……如有背諾，願受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顏鶴髮吁了一口氣，淡笑道：「對了，眞要發誓，要毒一些，這樣才有誠意嘛。」

白愁飛這才舒了一口氣，緩步上前道：「現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對！」顏鶴髮一面表示同意，然後卻又一劍刺入自己的胸膛，並一面表示惋惜的說，「我至少替蘇公子報了一個仇，逼你說了你不願說的話。」

白愁飛氣得眼都綠了，恨聲道：「你……」卻是仍不敢過去阻止顏鶴髮自戕。這時，顏鶴髮的劍鋒三次運力，已刺入腹內逾半寸，劍在他手上，無論白愁飛再怎麼快，也阻止不了他自殺的。他一死，蘇夢枕下落的線索要斷了。

這機會是不能再失落的！

所以他怕死。

他怕顏鶴髮眞的死了。

死了就機會落空了。

他忍氣吞聲的道：「我已答應你了，你幹嗎非死不可呢？」

「你答應我？哈哈……」顏鶴髮仰天笑了起來，一笑，腹肌震動，劍鋒更割裂傷口，血如泉湧，「你，還有任勞任怨這種人，還會言而有信麼？你們要是守信義，蘇樓主今天還會遭了暗算麼？你要是守諾言，發黨花府會有當日的血流成河，活剝人皮麼？」

他罵得甚爲痛快。

反正他就要死了，他要罵箇痛快。

要殺死白愁飛這些人，尤其在此時此境，他自知沒這個本領，但要殺死自己，還是易如反掌的事。

畢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但他就罵到這裏。

只罵到這裡。

因爲他的槳劍突然爆炸了。

只見陡地亮起了一束光，光得令顏鶴髮目難睜開，不及反應，手上的船槳同劍鋒，給切斷了開來，而且炸得粉碎，碎片偏又往四周飛散，一片也沒濺射到他的身上！

一下子，他身上只剩下體內半寸長的一截劍尖。

他楞了一下。

他馬上發現，動手的人是那瘦長灰袍個子。

原來他已偷偷的解開了包袱。

然後包袱裏一亮。

不知是什麼東西。

接着槳劍便粉碎了。

顏鶴髮正急恨自己大意，連忙用掌一拍，要把自己體內的劍鋒激穿心臟。

可是一切已來不及了。

白愁飛已到。

他一口氣封了顏鶴髮六個大穴。在顏鶴髮倒下來之前，他運指如風，又封了他十二個穴道。又在他倒下來之後，再一連串封住了他十八處要穴。

這時候白愁飛已經可以絕對的肯定了一件事：

顏鶴髮已徹底的崩潰了。

他絕對沒有自戕的能力，連同說話、眨眼、咬牙、大小便的能力也沒有了。

顏鶴髮一時疏忽，已給天下第七的「勢劍」所襲，他已失落了一個主動求死的機會。

他只要失去了這個機會，那麼，他的死活就完完全全的在自己手上了。

他要他怎麼死，就怎麼死。

他要他不死，他就怎麼都死不了。

他要好好整他。

他知道顏鶴髮已不惜一死，自然會對蘇夢枕效忠，但這沒有關係，他知道顏鶴髮遲早都會把蘇夢枕藏在那裏、死了沒有——供出來的。

因爲他把顏鶴髮交給了兩個人。

他們當然就是任勞和任怨。

* * *

這兩個人，已足以製造世間一切寃獄，已足以使世上任何好漢，都變成了猪狗不如的孬種。

所以他向天下第七點了點頭，算是表示謝意。

雖然他內心極不甘心，讓天下第七在衆目睽睽前討了這麼一個功！

要不是他儘可能吸住顏鶴髮的注意力，天下第七才不會那麼容易得手。

這幽魂似的東西今次又不知會在相爺面前如何吹擂認功的了！

可是天下第七居然沒要他。

而且看也不看他。

嘿！

於是他立刻對一湧而上的手下下令：「把這老不死綑上大船，交給老任小任好好整治整治，要他把該說的話，一字不漏的說箇清楚！」

衆人一聲吆喝，搶前四名「風雨樓」弟子，抽出麻繩，立刻便要把顏鶴髮蟹般紮起，拖上大船去！

這時候，顏鶴髮就算想死，也苦求不得了。

* * *

那四名「金風細雨樓」的近身弟子，動手把顏鶴髮揪住，任勞已有點磨拳擦掌、急不及待了：「嘿嘿，敬酒不吃，這回罰酒夠你受的了。」

任怨不說話。

他的眼神充滿期待。

他還掏出一包止血散，要其中一名矇眼的弟子替顏鶴髮敷上。

他可不捨得讓這老人家「流血不止」。

此際，顏鶴髮眼看自己落到這兩個以施刑手段殘酷而名震天下的人物之手上，他心裏會有什麼感受？是什麼感受呢？

* * *

接了「鷄鳴止血散」的弟子，走近顏鶴髮，要替他敷搽在創口上。

顏鶴髮不能拒絕，也無法抗拒。

他本來橫豎都要死了，雖死而無怨，但仍圖逞一口氣，好好凌辱諷嘲一下白愁飛、任勞、任怨等人。

可是他料不到「天下第七」的「勢劍」這麼可怕，以致他的劍鋒刺入自己身體幾近一寸——但就這樣嵌在那裏，多一分都刺不下去了。

而且白愁飛的止血藥也特別見效（雖然他不知道那是白愁飛在殺害樹大夫之前也迫他說出一切寶貴藥物的所在），一撒下去，血就開始流得很慢了。

很快就不流了。

凝結了。

但那時候，恐怕就是劫難的伊始。

顏鶴髮眞希望自己立刻死去，就算死不去，暈過去也好。

偏偏他雖然全身都動不了，但卻偏偏也昏不過去。

這時候，他已完全絕望了，卻突然發現了一件奇事：

那上來替他止血的「風雨樓」子弟，忽爾跟他眨起了一隻眼睛。

右眼。

然後那名小眼睛的漢子猝然拔刀。

一刀砍下了他的頭顱！

「颼！」一道血雨，鮮明驚心的灑在江面上。

「咚」的一聲，顏鶴髮的人頭也落於江中。

待白愁飛、任勞、任怨警覺時，刀已揮出，血已濺，頭已斷。

只一刀，死亡已成爲事實。

* * *

白愁飛怒目厲聲，戟指那名小眼睛的漢子，叱道：「余少名，你……」

那余少名的漢子疾道：「我一直等待報答蘇公子的機會，已好久好久了。我用這個，」他把刀當胸一橫接道，「我告訴你，蘇公子待人以恩，你懾人以威。爲蘇公子效命的人，到處都是，只是機會未到，他們留得實力，有一天，等待的機會來了，你就下地獄去吧！」

話一說完，橫刀一捺，頸處驀地灑出一蓬血霧，頭只連着一層皮，晃搖了幾下，跌落到江裏去了。

這時候，白愁飛的指勁才到，原來在他向這漢子遙指的時候，已暗裏發出了指風，只是怕對方有防，故意把指風運行得慢，到那漢子的近處，才要陡然加快，封他要穴，可是這漢子半點不拖泥帶水，話一說完，立刻自戕，白愁飛的指勁是封住了他的穴道，但他已身首異處的落入江裏去了。

所有的活口，就此斷了線索。

可怕的是，那叫余少名的漢子在臨自殺前說的一番話，顯示了：蘇夢枕實力尚在！爲他效命的人，仍到處都是。今日看來對白愁飛唯唯諾諾，唯命是從的人，說不定就是他蘇夢枕一旦登高一呼，就出來爲他賣命的人！

那麼，在樓子裏，誰才是對自己忠心的？

誰才是可用的人？

白愁飛在勁風劃江襲來，衣袂獵獵之際，忽然想到：以前主領整個京城第一大帮的蘇夢枕，是不是也爲同樣的問題而困惑過？恐懼過？猶豫過？

白愁飛下令放棹回航。

他要馬上趕返「黃樓」部署。

既然蘇夢枕可能未死，他就得準備部署，隨時可與蘇夢枕的反撲決一死戰。

他知道整個顏鶴髮的搜捕行動，是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了。

正在他們全力動員去追踪那「神秘櫓公」之際，如果蘇夢枕仍然活着，必已「陳倉暗渡」。

他已喪失了追剿蘇夢枕的最好時機。

最可怕的是，他發現蘇夢枕的實力和潛力比他所估計的（他一向不低估對手，因爲低估自己的敵人等於低估自己，看輕敵手也如同看不起自己）可怕得多了。

竟然隨時有人爲蘇夢枕死。

像這種人，潛在金風細雨樓的，究竟還有多少？

蘇夢枕居然還逃得出去？

或是他根本還沒逃出去！

白愁飛在發動這項叛變行動之前，原也栽培了一大羣子弟。

一百零八人。

本來是一千八百人的，但這一千八百個經過嚴格篩選出來的精英子弟，再經過他的精挑細選，能合用的、能爲自己效死的，只有一〇八人。

這是「完完全全屬於他的部隊」。

他的精銳。

但在這次行動裏，他却沒動用

這些人。

他假借「金風細雨樓」的人力物力財力，還有資料聯絡檔案，他得以聚合了這麼多好手，不過，他沒打算一次行動裏全都耗上。

萬一在「風雨樓」叛變功敗垂成，他至少還有退路；只要還有這些勢必支持自己的實力，他隨時都可以東山再起。

他這次沒動用這些人，所以才會有余少名的反噬，殺人殺己，滅口毀滅。

問題是：在他的精銳骨幹裏，有沒有蘇夢枕派去的「臥底」？而蘇夢枕本身，是不是也私下跟他一樣，訓練了一大衆好手，只不過不讓他知曉而已！

所以他立刻下令，速航急返，他得坐鎮黃樓，指揮調度，以防蘇氏猝然反撲，雖然他已明知蘇夢枕已性命難保，決無反擊之力了！

但他已再不能大意。

他本已夠小心了，結果，還是讓那比狐狸還狡猾的傢伙逃脫。

所以他更加不能有絲毫錯失。

他下令回航之前，已先着人把顏鶴髮的舟子翻過來仔細搜索。

尤其是船底。

也許蘇夢枕就匿伏在船下面；就算他不會游泳，而且還斷了一條腿，但只要口含一支禾稈，他就能泡在水裏幾個時辰！

白愁飛當然不放過。

他知道一個病不死的人要比打不死的人更可怕。打不死的人是跟外在的敵人作戰，病不死的人還要對付內裏的敵人，病來病去都病不死的人，求生的意志往往比誰都堅韌多了。

可是，船底除了水位潮濕的邊沿黏了幾朵緋艷的梅瓣之外，什麼都沒有。

而在急速回航期間，已有幾批人馬向白愁飛報告調查所得。

其一：追殺楊無邪的「抬派」和「海派」部隊，發現對象去了瓦子巷，而且進入了一家「漢唐傢俬舖」裏去。

楊無邪不是兩手空空去的。

他是請兩名近身手下搬了一張椅子去。

那是一張奇特、高大而古拙的木椅。

聽到這裏，白愁飛馬上就追問了一句：「是不是蘇夢枕常坐的那張椅子？」

言衷虛的回答是：是。

白愁飛自上象牙塔後，一直都感覺到「若有所失」。

好像還少了些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呢？

原來就是這張蘇夢枕這些日子以來一直離不開的那張椅子。

那麼，楊無邪把這張椅子運入「漢唐傢俬店」作甚？

答案：不知道。

因爲「海派」的言衷虛和「抬派」的智利跟踪了進去，馬上遭到伏擊。

伏擊他們的人都是高手。

言衷虛和智利所要殺的是楊無邪，楊無邪雖是蘇夢枕的得力助手，但武功並不算太高。他們帶了各五、六名手下，以爲殺楊無邪已綽綽有餘，卻不料猛遭伏擊，而且都是高手下手，言衷虛好不容易才殺出重圍，急返金風細雨樓，然而智利卻給重重包圍了……

卻喪在顏鶴髮的舟子上！

同一期間，「抬派」黎井塘和「頂派」屈完，也沒發現了王小石的行踪。

在這之前，「金風細雨樓」也收到訊息：王小石已在京城出現了。

他甫一出現，就似給人接走。

接走他的那一帮人，白愁飛既不敢惹，也不想惹。

他們是「有橋集團」：方應看、米蒼穹這一干人馬。

至少，他在還沒有剷除掉京城裡其他大帮大派：諸如「六分半堂」、「迷天七聖盟」、「發夢二黨」之前，他不敢去招惹對付這「有橋集團」。

對白愁飛而言，他反而不擔心蔡京的勢力，因爲蔡京的野心是縱控天下、掌持朝政，他對武林黑白二道的小小江湖，遠不及掌握萬里江山、萬民百姓的生殺大權來得感興趣。蔡京對武林派系、江湖勢力的染指，僅是因爲不欲政敵利用在野潛藏的力量而起罷了，他要的是找一個俯首聽命於他的傀儡。

只要聽他的命令，他還會不惜把這種力量扶植起來。

白愁飛一直認爲蔡京和他的黨羽，是一種朝廷的力量，是可資利用的。

他要剷除其他帮派的勢力，使自己一黨獨大，但其實他又並不十分擔憂諸如「六分半堂」、「迷天七聖盟」、「發夢二黨」、「老字號溫家」、「妙手斑門」等這些門派。

因爲這些各門各派，其志在野，不在朝。

而他則不然。

他要利用帮派的實力爲後盾，最終目標，還是要在朝政上大展拳脚。

也就是說：蔡京利用他來鞏固自己在武林中的實力，但他却藉此參與朝政，左右大局，說不定有一天還能與義父別別瞄頭。

他眞正有所忌畏的，反而是「有橋集團」。

「有橋集團」的主腦一開始就在朝裡有相當可觀的勢力，而又再結合了武林的潛力，跟白愁飛的方

向，剛好一正一反，殊途同歸！

由於「有橋集團」先有了朝廷的背景，使白愁飛十分顧忌，而又不敢輕舉妄動。他唯有處處提防這集團伸入武林中的指爪，同時也迫切要打入朝廷裏的權力中心。

他現在別說連「六分半堂」這樣的死敵尚未剪除，連「金風細雨樓」的大局還未能完全掌握，對「有橋集團」的駸駸然之勢，唯有虎視啞忍。

所以，他不能爲殺王小石而得罪「有橋集團」——萬一跟方應看和米蒼穹等人硬碰上了，此時此際，縱不一敗塗地，也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結下對前程有碍的仇家。

他生恐的是：王小石結合了方應看方面貴族的力量，以及其父方歌吟當年在武林中深結的實力，還有米蒼穹在宮內暗結的潛力，四方大力合而爲一，那就十分可怕了。

他暫不敢去惹王小石，反而加緊提前叛殺蘇夢枕，主要原因是：他不欲王小石結合了「有橋集團」的勢力後，再跟「金風細雨樓」合拼，這樣一來，王小石之勢全面坐大，蘇夢枕權力大穩，只怕自己連箇站立的地方都失去了。

他只在暗中下令：追踪王小石。

明瞭王小石的一切動向。

結果，他在對「象牙塔」發動之前獲悉一個大好消息，一個不利的訊息：

王小石似爲了對付元十三限的事，與「有橋集團」的人交惡。對白愁飛而言，這當然是好消息。

他巴不得他們互拚箇你死我活。

接下來的壞消息卻是：

王小石已殺了元十三限！

本來，白愁飛也不喜歡元十三限，因爲元十三限是蔡京手下大將，他不喜歡這個人，一如他心裏對天下第七甚爲討厭，而且元十三限加上他的徒弟天下第七，那實力就非常可怕了。

他也巴不得元十三限死。

可是他却希望元十三限是死在自己手上的。

能殺死元十三限這樣的絕頂高手，絕對是武林史上的一個榮耀。

甚至也是白愁飛和許多江湖上新進好手心裏的一個目標。

正如「殺死諸葛先生」，也是他們的「重大目標」之一；同樣，正道中人也以「暗殺蔡京」爲職志。

可是王小石卻先行一步，殺了元十三限。

無論是誰，能殺元十三限，便足以揚名天下，自成宗師。

白愁飛覺得自己遲了一步，遺恨莫名，而在此際他又不能分心對付王小石或元十三限。一個人在一大段長時間裡只能集中精神做完一件大事。

這是他進入「象牙塔」前才收到的消息。

所以越激發了他「殺掉蘇夢枕」的決心和意志。

他本已立即傳訊：趁王小石就算殺得了元十三限，也定必力盡筋疲，他要跟踪王小石的屈完和黎井塘趁機暗算王小石，乘機剷除了這個心腹大患。

可惜「頂派」和「抬派」尚未下手，已給一干人打得十分狼狽。

第一個發現他們匿藏偷襲的是老林禪師雷陣雨。

他正追逐顧鐵三。

但他並沒有出手。

他只出聲。

出聲把一干也是匿伏着支援王小石的江湖好漢「叫」了出來。

那是唐寶牛、張炭、方恨少、溫柔、何小河、朱小腰一衆高手，截住了黎井塘和屈完等人，大打出手。

* * *

「本來我們還堵得住的，」屈完氣急敗壞的報告，「可是這時候，王小石出現了，還有一個女子，模樣雖長得甜甜的，但出手十分狠辣，二話不說，只用一管簫，射出神出鬼沒的暗器，放倒了我們七八名兄弟，每個人捱了一下，只不過像蚊子叮似的一點紅，但不旋踵就整個人化成一灘水，還冒起幾個泡泡！」

白愁飛聽到這兒，瞳孔收縮，道：「無夢女？她怎會幫王小石的？」

「她放倒了我們這邊幾個人，還跟王小石邀功似的招呼道：『你欠了我的情，你該還我的心。』」黎井塘也猶有餘悸的轉述道：「另外一個紅衣女子就叱道：『什麼？他偷了你的心？』」

白愁飛皺皺眉：「那是溫柔吧？」

「是她。」黎井塘也知溫柔跟這白樓主也有相當的交情，但這會兒這位姑娘卻是幫着「外人」來對付他們哩，他也好生不解，「那以簫發暗器的姑娘笑說：『不是偷我的心，而是傷了我的心。』溫姑娘就瞋目瞪着王小石，王小石就說：『那不是眞的心。』溫姑娘『嗄』了一聲。王小石連忙又說：『是箭。傷心小箭。』」

「這小子竟弄到了『傷心箭訣』？」白愁飛臉色又寒白了起來，冷哼道：「這還得了！」

隨即心忖：這小石頭一去四年，江湖走險歷遍，但對那刁蠻姑娘却一如往昔，又怕又愛，這倒一點兒也沒變。

他冷笑道：「王小石已殺了元

十三限吧？」

屈完道：「殺了。」

白愁飛問：「他傷得不重吧？」

黎井塘答：「不算太重。」

白愁飛又問：「他既已出現，加上他那一干兄弟都在，你們是怎麼活着回來的？」

黎井塘昂然道：「我們爲完成樓主差遣，苦戰不屈，抱着大丈夫寧死不受辱的氣概，以一當百，勇挫强敵，殺出重圍，攻破血路……」

白愁飛叱了一聲：「我不要聽廢話。」

屈完即道：「王小石救了我們。」

白愁飛微詫：「他？」

屈完道：「他喝止那放暗器的姑娘，道：『別殺害他們！他們也只不過受人之命，不敢不從命而已！』他也阻止他那幾名兄弟向我們動武。」

白愁飛冷笑道：「那你們就溜了？」

黎井塘挺胸道：「我本正要咬牙苦戰，不怕犧牲，只要能執行白樓主的意旨，那怕上刀山、下油鍋，我也不怕……」

白愁飛截問：「結果怎麼了？」

黎井塘豪氣萬狀：「結果不重要，過程才可瞧。我無畏無懼，作戰到底，死戰不怕，但是，咳，這位屈完，他哪，嘿，卻膽怯了，打了退堂鼓……」

白愁飛眉一皺，截道：「我要聽眞話。」

屈完即答：「我們立刻逃命，脚底抹油的撤走了。」

白愁飛迎着江風。

他衣袂獵獵飄動，宛似風吹雲飛。

可是他一點也不心閒。

而且還志氣奇大無比，很想幹一番大事業，一展抱負，一顯身手。

他今天是成功的。

他終於當成了「金風細雨樓」總樓主。

他現在是勝利的。

他打倒了蘇夢枕。

可是他今天也是失敗的。

因爲蘇夢枕屍首未見。

同時也是難以滿意的。

因爲王小石在他得志的同一天裏，格殺了元十三限，而且，好像還取得了「傷心箭訣」——那豈不是如虎添翼！不行，他一定要殺掉王小石，取得「傷心箭訣」！

他爲自己有更多藉口對付王小石而氣壯。

他向屈完問道（他彷似已不願再聽黎井塘說話了）：「他還說些什麼？」

「他」當然就是指王小石。

屈完道：「有。」卻並不馬上說下去。

白愁飛瞄了屈完一眼。

屈完的眼神並沒有退縮。

白愁飛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於是他把身子側了側，向屈完略傾。

這樣，屈完就可以在他耳畔低語了。

「王小石說：『回去告訴白老二，誰敢傷害蘇老大，我就要他的命！』」

白愁飛點點頭，自語道：人已經害了，再也沒回頭路了。

反正，跟王小石已肯定是敵非友了。

他本也想過：好不好把王小石也一道拉過來自己陣營裡，使自己手上多添一名猛將！

不過，他很快認爲這是不可能的。

是因爲王小石對蘇夢枕非常忠心，而自己對蘇夢枕十分不忠，這擺明了是對立的格局。

二是他也容不得王小石。就算王小石現在肯曲從於他，但他能保証他日王小石不會像他一樣，把自己也剪除掉嗎？

王小石既然這樣說了，那麼，當然就等於是宣戰了。

白愁飛明白屈完低聲輕述這句話的用意。

這是留個餘地。

要是把王小石的話大聲說出來，萬一白愁飛本不欲與王小石爲敵，又或有意與王小石化敵爲友，可是人人都知道這話已說開了，便沒有轉寰的餘地了。

他相信屈完的話。

因爲屈完是個有膽的人。

有時候，屈完只要據的是理，非但敢與他力爭，甚至還敢於「頂撞」。

他喜歡這種人。

既然作爲一個男子漢，他就最看不起喜歡「推卸責任」的男人。

男人大丈夫，第一件事，就是要有肩膀，敢擔當。

這樣的人，說出來的話，才有份量。

但他自己卻不知道，他這回是錯看了屈完。

屈完剛剛那一句，雖然不是說了假話，卻明明是歪曲了事實。

他希望見到白愁飛在志得意滿、躊躇滿志之時，偏是多添一些不快。

他剛看過王小石的出手：王小石雖然才跟元十三限拚了一場，既負了傷，也元氣大傷，但只隨手在地上抓起三顆雪球——小小的雪球——一顆打在黎井塘的曲澤穴上，一顆射在自己的犢鼻穴上，還有一顆，就捏在手裏，一面制止張

炭、唐寶牛等人追擊，叱道：「在我手上的雪球融掉之前，你們再不走，恐怕就永遠走不成了。」

他們能不走嗎？

黎井塘一隻手已抬不起來，屈完的一條腿到現在仍有點痲痺有點瘸。

王小石那一下子可威風了。

這反映出自己的無能。

所以屈完很不喜歡他。

他希望白愁飛能把王小石收拾掉。

他也很看白愁飛不順眼。

他可成功了。

但那算什麼成功？

奪權篡位成功！只要手段夠狠，良心夠黑，運氣夠好，誰都可以！

屈完也覺得自己沒理由身爲一個劍派的負責人，還要向比他年輕十幾歲的白愁飛俯首稱臣，一一細稟恭報的。

他很不甘心。

所以他也希望白愁飛給王小石收拾掉。

他跟兩人沒仇、沒恨，可是世事往往這樣子，一個人恨你忌你仇視你，只要他看不順眼，根本不需要什麼理由。

對屈完而言，他的理由頂多是：他認爲這京城武林裡的「權力爭奪遊戲」，他一直沒有插手當莊家的時機，就算有機會，也只是一種「客卿或助拳」，永遠也不是「擂台的主人」。

那只是「客機」！

屈完卻一向喜歡當主人！

他要「作主」，而不是任人拿主意！

故此，他不喜歡王小石，也討厭白愁飛。

他當然不會表達出來。

他表達出來的只有耿直忠誠。

像這樣的人，說出來的話，就算是絕頂聰明的人，也不會對他有所防範。

那麼，他的目的便算達到了。

其實，王小石的那句話原是：

「回去告訴白二哥，蘇老大對我們向來提携扶植，有再造之恩，望能念結義之情，勿傷了和氣。有誰傷了蘇大哥，我們應聯合起來對付他！」

* * *

屈完這樣說，白愁飛自然相信。

他本身就一直防着王小石，他根本也沒打算放過他，甚至是因爲聽聞王小石返京，他才加速對蘇夢枕下毒手的。

要是黎井塘說的，白愁飛或許還有置疑：因爲黎井塘根本就是一個好大喜功沒擔當、阿諛奉迎愛誇口的人。

屈完就不一樣。

他很率直。

有時甚至還敢於和上級頂撞。

所以，一向工於心計的白愁飛反而不會去提防這種人。

因爲他是一個聰明人。

他知道眞正聰明人才不會那麼不知好歹、直言無忌的駁斥上司。

這種人，通常都不會說謊。

通常都很值得信任。

* * *

只是，世上很多聰明人到頭來仍然受了騙，尤其容易受了老實人（至少是他認爲老實的人）的騙。

聰明人最容易犯的錯誤是：

聰明反被聰明誤。

* * *

白愁飛在船未駛回「金風細雨樓」之前，在這短短的水路上，一艘快艇已截住大船，一人一竄登上。

看見這個人，白愁飛就打從心裏點了頭。

只要這個人一出現，他就知道原本存在的「問題」已不成問題了。

因爲這是個專門解決問題的人。

這也是一個他一手栽培出來的人。

這年輕人就叫做梁何。

他暗地裡訓練了一百零八名精英，這批精英有個名號，叫做「一○八公案」。

這一○八名子弟，由白愁飛直接指揮，要是白愁飛不在的時候，就由另外一正一副兩個人來負責帶領。

這正統領就是梁何。

* * *

他一出現，白愁飛知道强助來了——金風細雨樓那兒，局面也一定完全給梁何及「一百零八公案」子弟穩定了下來。

可是他還是板起了臉孔。

對付手下，不能縱容。

一旦縱容，就沒大沒小了，命令也就不可能徹底執行了。

所以他始終不苟言笑，厲言疾色，而且賞罰森嚴，令出如山。

雖然白愁飛心裏對這些人很放心，也很得意。

這些畢竟是他一手調訓出來的心腹子弟！

不過，他卻決不把得意和放心擺在臉上。

喜歡不形於色。

天威難測。

他在這些人面前，在開懷大笑暢懷大醉時，突然斫下了斟酒獻舞者的人頭；而在痛罵怒斥那些犯錯有失之時，卻突然加以褒獎擢昇，使人完全無法抓得準這喜怒無常的領袖心裏到底想什麼，以及到底他是怎麼想的。

（未完・五）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

辛可・文　士飛・圖

龍子復仇

上文提要：丁長生跟着酒中乞學藝兩個月，却未學到一招半式，一氣之下逕自離開。却在途中遇到王氏兄妹……當三人回到王家時，却見王氏老夫妻已被害死，凶手且留言是爲了報復丁長生而下此毒手，王俊雄憤怒中刺傷了丁長生，竹笛仙子却滿懷柔情爲其醫傷，終於一對青年男女成就了百年之好，之後丁長生又爲報仇追踪而去……

日殲漏網頑敵　夜迎不速之客

女人的心，猶如天邊多彩的雲霧，有時喜歡與恨連在一起，她愈是喜歡這個人，見了面反而愈恨，古人說：「愛之深，恨之切！」誠然不欺。

宋玉如千里追踪丁長生，其用心還不是爲了求得他的回心轉意。

可是，不幸中途聽到有關丁郎與竹笛仙子一段情之後，她的希望破滅了，心也碎了！

至此，她才知道丁長生並非白痴，以往對她種種冷淡，原來丁長生對她「無意」。

宋玉如這才領悟到「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痛苦滋味。

這一來，不由她妬意如火熾，暗暗恨上了，於是見了面，不由分說拔劍發洩。

故而，你叫她說出理由來，她怎好意思說出口呢？

像受到委屈的孩子，宋玉如的自尊心蒙受了創傷，不由她惱羞成怒，右臂微擧，長劍一抖，嬌叱道：「廢話少問，把你壓箱底的絕學盡展出來，讓我見識見識。」

丁長生心知再說下去，亦於事無補，徒費口舌而已，不由一陣搖頭嘆息，道：「既然如此，丁某有僭了。」

說着緩緩由背後抽出「彩鳳劍」來，劍尖指天，微斜劍身，目注宋玉如，然後緩緩出劍，一招「仙童指月」，往宋玉如身上遞去。

這一招相當得體，絲毫不帶野蠻，宋玉如看在眼裡，心中怒意稍退，可是嘴上依然不留半分情意，怒喝道：「告訴你別當兒戲，更不要以爲這樣可以改變我的心意。」

說話間，人如滾球，往側一旋，閃避過去。

接着霍地轉身出劍，一招「撥雲見月」，手中黑龍劍放射出烏亮黑光，挾着一聲劍鳴，快若閃電，往丁長生胸前「巨闕穴」刺到。

丁長生涵養再深，也無法忍受這一種煩人的奚落，需知忍字心上一把刀，這種情形縱使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氣，何況年輕氣盛的丁長生。

只見他臉上倏地浮掠一陣怒意，也不閃避，彩鳳劍宛如金鯉翻波，硬往宋玉如劍上格去！

霎時兩劍一碰，發出一陣如仙樂般震鳴，兩人各自一怔，慌忙縮臂一收，可是，說來也奇怪，兩柄神劍竟像磁鐵相吸一般，黏在一塊兒，說什麼也不能抽開。

兩人見狀，全身一震，丁長生力貫右臂，一聲暴喝，想使長劍分開，可是終於失望，兩劍竟合而爲一，任丁長生施出吃奶之力，也無法使兩劍分開。

宋玉如何嘗不是驚得花容失色，深恐自己手中長劍被毀，早急

得額角冒汗，暗叫糟糕不已。

兩人就彷彿拉鋸一般，一進一退，約莫半盞茶光景，驀聞一聲劍鳴，宛若龍吟鳳鳴，兩劍倏然一分，不由兩人各自踉蹌地倒退數步，驚凜地檢視着自己手上的寶劍。

只見丁長生咦的一聲驚叫，雙目緊盯着自己手中彩鳳神劍，臉色鐵青，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敢情彩鳳劍已變色，往昔的赤燄紅光已失，換之的是一種墨色，像生了銹的爛鐵一般，這一情形，怎能不令丁長生驚出一身冷汗呢？

驀聞宋玉如一陣朗笑，丁長生聞言抬頭一看，又是一怔！

原來宋玉如手中黑龍劍，光彩煥發，藍光暴射，以前是黑色的光彩，竟含赤光混而成藍，更顯得威猛奇絕。

這一來，丁長生再聰明，也想不出所以然來，心中一陣難過，恨不得當場毀劍，以示絕望。

此時，只聽宋玉如微笑道：「如何？這樣你總該倒霉了吧！還不把那柄爛劍丟掉，難不成還拿着現世？」

丁長生聞言，心如刀割，此劍乃三寸醫怪隨身之物，後因懷念乃師泯江醜婆才命名「彩鳳劍」。

若是丟之，有負乃師之心；不丟，眞如宋玉如所言，留着現世，不由他悠然一聲長嘆，狠狠地還劍歸鞘，連頭也不回，憤然離開宋玉如。

宋玉如見狀心中一陣歉然，連忙叫道：「且慢，你眞生氣了嗎？」

丁長生心煩意亂，心中宛若放置着一塊沉重的鉛塊，聞言也不理會，逕自朝前走去。

宋玉如可着急了，只見她一個長身，如飛燕投林，躍過丁長生頭頂，降落在他面前，擋住去路，然後說道：「好狠的心腸，我們的私怨還未了結，你就想走。」

此話說得太過荒謬，狠心的應該是她，不是丁長生，剛才人家好意承讓，一再相詢原由，她都蠻橫未理，現在竟說出這種話來，能不令人費疑？

丁長生聽到「私怨」二字，心頭一凜，道：「妳我何來私怨？」

宋玉如幽怨長嘆一聲，目露幽光，道：「我要你坦率地告訴我一句話。」

「難道我們之間，曾有過虛僞？」丁長生詫然反問，接着說道：「好，只要妳說出來，我一定坦率的回答。」

宋玉如聽到這句話，反而不好意思開口，沉默良久，然後說道：「我要明白，你到底把我看成什麼人？野花？殘柳？」

「妳的意思我不懂，能否更明確些？」

「算了，我知道你會這麼說，你走吧！從此天涯各是路人。」

丁長生聽了這話，哦的一聲，他明白了。

趕忙移近宋玉如身旁，歉聲道：「等我把這裡的事辦完，再給妳一個答覆。」

宋玉如聽到這句話，氣得杏目圓睜，柳眉倒豎，道：「謝謝你，這不是買賣，更不需勉强。」

「宋姑娘，妳會錯意了，時間緊迫，我必須三更前趕到萬蜂谷呀！」

話方落，驀聞一陣陰沉沉的冷笑響自背後。

丁長生聞言一怔，回頭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原來身後悄悄地站着三個人。

兩道一俗，那中年俗漢正是十里舖漏網之魚，崆峒逆徒一枝花梁精輝。

另外兩個道人，一個生得蓬髮獅頭，身穿黑色道袍，背帶長劍，另一個似僧似道，禿頭無眉，身穿紅色道袍，那尊相，活像一隻蛤蟆，身上也佩着一柄長劍。

丁長生一瞥三人，心中已明白大半，尚未開口，對方獅面道人已說道：「姓丁的，萬蜂谷不用去了，約你的正是你家道爺爺。」

丁長生冷眼打量了三人一遍，目光停在一枝花梁精輝身上，冷冷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找尋你。」

一枝花梁精輝嘿嘿乾笑兩聲，傲然說道：「姓丁的，死在眼前，還不叩頭領死！」

丁長生不聽還好，聞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笑聲含着冷蔑、譏諷。

一枝花梁精輝那能忍受得了，一聲暴喝：「閉嘴！」

丁長生手指一枝花哈哈笑道：「昔日漏網之魚，也敢逞勇……」

「廢話！」

一枝花梁精輝惱羞成怒，一聲暴叱，長身欺近，反手拔劍，只聽一聲細弱的劍鳴，手中已多了一柄精光閃閃的寶劍來，不由分說，一招「龍出深潭」，往丁長生頭上削到。

丁長生藝高人膽大，那把一枝花梁精輝放在眼內，一見劍尖已到眉前，倏地挫腰矮身，右足足尖爲軸，身子一旋，矮身出劍。

長劍宛若毒蛇吐信，快逾閃光，往一枝花腰間削去。

拔劍、出招，兩個動作像一個動作般一氣呵成，一枝花梁精輝連閃避都來不及，一聲慘叫，踉蹌地倒退兩步。

手中長劍「卡察」一聲掉落地上，雙手抱腹，臉色由紅而白，冷

汗似泉，全身一陣抽搐，雙眼翻白，接着聽到砰然一聲，倒地不起。

宋玉如一看，不禁咋舌，不忍卒睹，原來一枝花已腹破腸流，死於非命。

與一枝花同來的兩個道人趕來搶救，已遲半步，不禁跺足長嘆，目露兇光，直盯着丁長生，兩人一左一右將丁長生圍住。

這兩人正是崆峒派三代弟子，與枯竹道人同出一師，那禿頭道人法號澄空，有點類似佛家法號。

那獅頭道人名如其人，叫「獅面道人」，兩人皆窮兇極惡，姦擄、搶劫、殺人如蔴。

一枝花梁精輝十里鋪潛逃之後，就蠱惑這兩位師兄為枯竹道人報仇，三人下得崆峒山，就取道南來，不意竟在逸樂客棧碰見丁長生，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以一枝花的意思，就想在客棧幹掉丁長生，可是被澄空道人阻止，三人決議的結果，才決定將丁長生誘到萬蜂谷殺掉。

話雖如此，談何容易，要想收拾丁長生豈是簡單的事，憑崆峒派，就是傾派圍攻，都不見得能奈何得了他。

丁長生一劍殺死崆峒高手一枝花，已使兩位道人震驚，那種罕世的劍法，澄空道人活了這麼大歲數，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目擊。

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想像中，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除非眼前少年是「仙俠者流」！

可是事實擺在眼前，地上躺着的是腹破腸流，氣絕身死的一枝花，這怎能不令他毛骨悚然呢？

丁長生冷冷說道：「兩位道長請聽在下一言，怨仇宜解不宜結，姓梁的死有應得，以他的行徑，這樣死法略嫌便宜了些，丁某一向不輕造孽，兩位還是把他的屍體收拾一下，免得曝屍荒山，死為遊魂。」

澄空道人聞言，不禁桀桀狂笑，聲若破鑼，鏗鏘刺耳難受，笑畢陰沉沉地說道：「小子，莫逞口舌，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話畢一使眼，左邊那個道人倏然拔劍，一言不發，長劍盤空劃弧，快逾電光石火，挾呼呼破空之聲向丁長生灑罩而下。

丁長生見狀冷哼一聲，道：「敢情不到黃河心不死，也好，丁某說不得只好讓你們嚐嚐滋味。」

說着竟不避來劍，及至獅面道人的劍尖已到頭上，手中彩鳳劍凌空一挑，接着順勢出臂「天河倒瀉」，使出了哀哀子無敵劍法，如飛矢般刺了過去。

他劍方出，背後傳來破空之聲，丁長生知道澄空道人由背後偷襲，心中不由暗暗冷笑，不慌不忙，及至腦後風緊，始霍然側移一步。

旋身一聲短叱，刺向獅面道人的長劍竟然中途一頓，「金鯉翻波」呼的一聲，配合着身子旋轉之勢，直往澄空道人的身上刺去。

三人一來一往，丁長生前後受敵，但却神色夷然，輕逸應付，毫無緩滯破綻，澄空道人和獅面道人兩人却如身臨薄冰之間，稍一失神就有生命之憂。

宋玉如一旁靜睹，不由對丁長生敬佩到極點，只見他態度從容，蕭灑如當兒戲，遊鬥於劍光之中，嘴角由始至終，一直保持着輕鬆的微笑。

顯然的，他並沒出全力，也無收拾兩道之意。

再看兩個道人，活像兩隻鬥敗的公鷄，氣喘喘熱汗浹背，不時還傳來哇哇狂叫。

正鬥到酣處，突聞澄空道人一聲大叫，道：「師弟，拿他！」

獅面道人聞言長劍舞起了一道劍幕，如雨繽紛，捲滾而上。

丁長生冷哼一聲，身子倒退數步，正待出招教訓，陡見獅面道人單足點地，身子反彈斜掠。

澄空道人在他師弟躍出戰圈的同時，舞起一團劍花，直衝入戰圈，不由分說，刷！刷！刷！連環三劍，又將丁長生逼退了兩步。

就在這個時候，突聞空中吱吱嘶鳴，丁長生抬頭一瞥，不禁倒吸一口氣，但見空中黑影點點，挾呼呼破空之聲，向他身上灑罩下。

就在他驚凜間，驀聞宋玉如一聲驚叫：「毒蜻蜓！」

「毒蜻蜓」三字傳進丁長生耳中，不由他毛骨悚然，趕忙舞起手中彩鳳劍，在他頭頂上佈成了一層密如天衣的劍網，像一把劍傘，護住全身要害。

說來奇怪，空中黑點却像長了眼睛一般，一見丁長生護住要害，竟逕自在空中盤旋飛舞，並不俯擊。

這一來，丁長生可慘了。

澄空道人一見丁長生長劍護住頭頂，下面空門大露，騰不出手來保護，不禁嘿嘿大笑，手中長劍宛若毒蛇尋穴，直往胸膛處戳來。

丁長生心中猛吃一驚，上有毒蜻蜓伺機下擊，前面又射來長劍，不由他豪氣頓發，一聲長嘯，長劍盤空旋舞，目視對方刺來的劍尖。

及至澄空道人的劍尖已臨胸前半尺距離，倏見他劍由空落，人如行雲，倒縱數步，手中彩鳳劍快似流星殞落，往澄空道人的長劍上砍去。

說時遲，那時快，但聞一聲「

卡察」斷劍之聲。

澄空道人手中劍竟然斷而為二，人也跟蹌退後數步。

就在這個時候，空中毒蜻蜓竟連翬呼嘯，宛若大雨傾盆，齊往丁長生身上射下。

丁長生怒火衝天，恨極對方無恥，撮口一陣龍吟長嘯，氣納丹田，力貫右臂，長嘯聲中，人若飛天將軍點地凌空，往半空中灑下的蜻蜓迎去。

一旁靜觀的宋玉如見狀，一聲驚叫，掩面不忍卒睹，丁長生這一舉動，何異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宋玉如驚叫聲中，驀聞空中叮噹亂響，抬首仰望，不由驚得目瞪口呆。

原來丁長生已全身凌空，腳踏虛無躡空，展開罕世絕學「天馬行空」，彩鳳劍宛若遊蜂戲蕊，竟然將漫天毒蜻蜓一一破去。

再看地上澄空、獅面兩個道人，竟忘記了本身的安危，張口凝望空中有若天神般的丁長生。

轉眼間，空中毒蜻蜓已跌落地上，惟獨丁長生一人猶身懸空中，這時澄空、獅面兩道人，始痴夢方醒，腦海中掠起一陣可怕的念頭……

兩人竟不約而同，雙雙往道旁跑去，兩人身影方動，驀聞空中丁長生一陣爽朗的長嘯，身如星丸般，彩鳳劍一抖，挾呼呼排浪般聲威，向兩道身後撲射過去。

澄空、獅面兩人突覺腦後生風，心知萬難逃出此遭，不由把心一橫，惡念頓生，雙雙回身出手遞劍，兩把兵刃就像兩條毒蛇一樣，一左一右，一上一下，齊往由後撲落的丁長生身上削砍過去。

丁長生哈哈兩聲長笑，劍化「驚雷疾電」，但聞兩聲慘厲哀絕的號叫，地上已橫躺着兩具身首異處的屍體。

宋玉如定睛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氣，目露疑光，一直凝望着丁長生，一言不發。

丁長生劍劈兩道，心中不禁惻然，良久，他才回到現實來，看看地上三具血淋淋的屍體，皆當今崆峒派傑出的高手，這一來丁長生已和崆峒派結下了不解之仇。

宋玉如由丁長生臉色，已然看出他心中的難過，當然，殺人並不是一件樂事。

宋玉如心中暗想：「他鋒芒太暴露了，簡直像一把不帶鞘的利刃，那麼鋒利，那麼令人寒心。」

是的！丁長生是一把利刃，他心中不時思想着，如何打遍天下，爭取武林第一劍的名望。

崆峒派三位高手的死，固然會給他心中留下一點難拭的污點，可是目前來說，他心中却感到自豪，因為他已然證明自己的劍法，已在進步着。

不知經過了多久，丁長生突然想起身旁尚有位宋姑娘，連忙歉然說道：「讓妳久候了，我們走吧！」

說至此，突然發現宋玉如眼角滾出淚珠來，不由他咦的一聲，問道：「妳幹嘛哭了？」

「沒甚麼。」

宋玉如話說得很生硬，慌忙擦拭淚痕，強顏笑道：「看你力敵三雄，忍不住哭了。」

丁長生見狀，搖頭說道：「宋姑娘，妳不用瞞我，妳一定有心事。」

「……」宋玉如直搖頭不語。

「宋姑娘……」

「不用問了，我沒什麼，不要掛心。」

「不，告訴我，為什麼？是不是因為……」

「沒有，你不用逼我，我不是很好嗎？」說着頓了一下，繼續說道：「有時高興也會流淚的，你說是嗎？」

「嗯！可是妳的眼淚，却不是因為高興。」

「何以見得？」

「妳的臉色已清楚地告訴我了……」

「你懂什麼！」宋玉如破涕為笑，笑得很甜、很美，直像一枝帶雨梨花。

丁長生也笑了，兩人剛才那種隔膜，經這一笑，沖淡了。

宋玉如心想：這應該是時候了。

於是，目注着丁長生，微笑侃侃道：「你怎沒跟心上人一齊來？」

「誰？」丁長生聞言一怔，接口問道。

「還有誰，王姑娘。」

「哦！她……她留在家裡。」

丁長生一向臉嫩，被這一問，竟吶吶說不出口來。

宋玉如直看得心中辛酸欲淚，只見她强忍心中難受，微笑道：「恭喜你，到時別忘了通知我。」

丁長生臉孔漲紅得如熟透的蘋果，慌忙辯解道：「宋姑娘，妳誤會了，她……她……」

「算了，我還會不明白嗎？她溫柔體貼，人又長得沉魚落雁般，你還不滿意！」

「不，不！」

「不是就好，說眞的，王姑娘就是我見了也動心啊！」

「唉！宋姑娘，妳別捉弄我，且聽我一言。」

丁長生急得兩耳通紅，宋玉如看在眼裡，也不禁為他難過，於是說道：「好了，好了，我們不談這些事吧！我問你，你準備上那裡去？」

丁長生見她轉了話題，臉色始平復過來，答道：「首先上無量山。」

「哦！」宋玉如有點驚訝，道：「你幾時想通了？」

「想通什麼？」

「去憑弔令慈。」

「難道不應該嗎？」

「不！我是說你幾時改變了主意？」

「我一直就這麼想着，並沒有改變呀！」

「哼！在玄清觀時你怎麼拒絕我的！原來你當時是存心欺侮我！」

「宋姑娘，妳又誤會了！彼一時，此一時，當時我尚未學完無敵劍法，現在我已有足夠的時間去憑弔了。」

「原來如此，這樣說這件事對你來說只是附帶的了？」

「妳怎麼這樣說？」

「當然啦！因爲你愛劍尤甚於熱愛生你的母親，容我坦白的責備你，你是天下最大逆不孝的孩子，並非我與令慈同爲女人才說這種話來，你不明白何謂人倫，這種人與禽獸又有什麼不同？

「我敢武斷，以你的心術，絕難達到天下至高劍術，同時嫁給你的人，也不會有幸福可言，我爲令慈嘆，爲王姑娘悲！」

丁長生被責斥得低頭無法回答，心中一陣難過，臉上也不由浮起了薄怒。

宋玉如見狀並不理會，繼續說道：「你生氣，你儘可恨我，可是，我必須告訴你，唯有這樣才能拯救你的靈魂，你從小至今，曾經想過沒有母親的痛苦嗎？沒有，我敢肯定你從未感覺到失去父母的痛苦，你腦海中塡着的只有一樣東西——劍。

「可是你忘了，你並不是劍所生的，劍也不能撫育你，它只有幫助你去製造罪孽，增加你心靈的痛苦和不安，你說，那三人的死，會使你心安嗎？說呀！爲什麼不說？」

宋玉如這一番義正詞嚴的話，說得丁長生垂首抬不起頭來。

名門正派調敎出來的徒弟果然不凡，宋玉如年紀輕輕的，竟如此深明大義，說出來的話，句句箴言玉語，丁長生能不汗顏？

這個可憐的孩子自小失恃，又在天地怪人三寸醫怪和泯江醜婆門下學藝，雖人不陷於邪惡，但其修身治本之道，還差甚遠。

宋玉如的話何異晴天霹靂，轟得丁長生茅塞頓開，冷汗直流，心裡似被千萬把利箭穿刺，痛苦難熬。

宋玉如氣極說完了話，心中反而感到罵得太過份了，也不由歉意露於外表，連忙溫言慰道：「願你三思！我去了，他日有緣，再圖良晤。」

說着竟轉身就走，連頭也不回顧一下。

丁長生一見她走，慌得追出數步，出口叫道：「且慢，宋姑娘。」

「你不用難過，我是不會說出這種話的，這都是家師所授，如今任務已完，我要走了，望你珍重！」

「宋姑娘……」

丁長生凝望着宋玉如，停了一會兒，說道：「謝謝妳！我明白了，我實在太不孝了，如果妳不說，我眞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告訴我，令師上下怎麼稱呼？」

宋玉如一見他豁然開朗，芳心大喜，走回幾步，和顏說道：「家師上明下心，這個法號你不會明白的，她就是你的姨母。」

「姨母？當眞？如妹沒有騙我？」

「如妹」兩字聽進宋玉如耳中，像一道電流穿過了她全身毛孔，甜甜的，這是她認識丁長生以來，破題兒第一次聽到，怎麼不叫她芳心卜卜猛跳呢？

死灰復燃，宋玉如已絕望的心又復活了，因爲她發現眼前青年，並不是蠻橫不馴，祇是一塊未琢的璧石，只要點化他，不難成爲一代大俠，由他言談中，更顯露出他天性的仁厚及豐富的情感來。

於是她說道：「家師正是你姨母，俗家姓名叫羅淑娟，爲當年江湖上一位傑出的巾幗英雄，江湖上給她老人家取了一個綽號叫『藍飛燕』，與令慈爲嫡親姐妹，據說令慈當年還是一位女俠哩。」

「哦！」丁長生至此，始完全明白以前宋玉如何以硬要他上華山，拜見她師父的原因，由宋玉如這段話，丁長生又陷入回憶的旋渦裡。

他腦海中還依稀記着孩提時，有過一位年輕美麗的女人，餵他奶，抱他哄他，此時想來，那位女人一定是他的生母了。

想至此，他不禁悵惘若失，心中空虛得一無所有，但却又彷彿塞着一塊沉重的鉛塊一樣，那腹內的氣體，竟漸漸往口腔處提，鼻子酸了，眼眶紅了，一顆淚珠奪眶湧出，順頰滑落。

他極力企圖捉住母親的音容，可是，那印象太模糊了，甚至於完全沒有印象。

這樣，兩人又沉默了很久。

宋玉如又緩緩說道：「我走了，你也不必太傷心，百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傷了身體，對你並沒有益處。」

丁長生眼含淚珠，黯然說道

：「妳眞要走，我也不强留妳，等我俗務完了，定去華山拜謁令師。」

宋玉如點點頭，笑了，勝利的笑了，丁長生赴華山之日，就是她宿願了却的日子。

宋玉如眞的走了，連頭也沒回過一次，走了，是那麼從容、安心。

丁長生眼望着她離開，並沒有阻止，像一隻呆立的木鷄，他心中塡的是悵惘、空虛，及無窮的痛苦。

終於，他決定了。

他覺得天底下的事，再也沒有一件比母親來得更重要，包括絕世劍法及他的愛人。

＊　＊　＊

通關是一個小鎭，今夜，丁長生就住在這裡。

幾天來的奔波，幾件事的困擾，他累了，身心疲憊不堪，一上床就和衣抱被，呼呼跌入夢鄉。

窗外隱約傳來兩聲敲竹聲，丁長生朦朧中，下意識裡知道是二更時候。

但是，他心念未轉之際，又傳來三聲竹鳴，是那麼細弱，如果不是剛才那兩聲引起丁長生的注意，根本就不會聽見。

丁長生腦中很快閃進一個念頭，他霍然躍起，撲近窗口，伸頭往外一探。

果然不出所料，他看到三條黑影緩緩蠕動着向窗口移來，悄悄地，不帶任何聲響。

丁長生暗暗一怔，心想：「這就怪了，姓丁的走到那裡，就有朋友照顧，難道我臉上畫着特殊的標誌？可是，我並沒有得罪過人呀！」

想着也就泰然了，趕忙繫好長劍，雙臂交錯一揚，但聞一聲砰然，窗戶被震得粉碎，跟着看到丁長生的身影，像一隻飛矢，由窗口射出場中。

那些蠕動的黑影，乍聞一聲巨響，紛紛站起。

丁長生的身子正待落地之際，突聞四周傳來呼呼破空之聲，他知道敵人已先發制人，連忙一個鷂子掠空，由背後拔出彩鳳劍，一招「夜戰八方」。

但聞叮噹叮噹鐵石交鳴之聲，場中接着靜止下來。

丁長生心中怒火熾烈，雙足落地，揚聲怒喝道：「何來這麼多狗崽子，是人生的何妨現身一會。」

話落，立見數十條人影向他圍攏過來，但並不帶任何聲息。

丁長生冷哼一聲，脚下不丁不八，長劍垂放腿旁，安詳地打量這一羣身穿黑色夜行衣的神秘怪客。

眨眼間，他四周已團團地被包圍着，有如鐵桶般，沒有絲毫間隙，可是，這並不能震懾住丁長生。

由這些人的行踪看來，來人武功不會太高，同時不可能貿然下手，如果猜想不錯，這些人後面尚有高人撐着腰。

丁長生藝高膽大，焉將這些人放在眼內，打量四周一番，冷然說道：「各位找我丁某，意欲何爲？」

話落很久，對方仍然沉默不語，不由丁長生怒火更熾，大聲喝叱道：「敢情都是啞巴，丁某說不得只好用强了。」

話落長劍平伸，刷刷刷！連環三劍，但聞三聲悽厲的慘叫，場中多出了三具血肉模糊的屍體。

頓時場中一陣騷動，人影飄忽，雜亂無章。

就在這個時候，猛見一個人掠出場中，手指丁長生怒喝道：「小子！死在臨頭，猶不知死活，不如聽我的勸告，趕緊束手就縛。」

丁長生一瞥那人，看那長相，倒長得魁偉强壯，大概是個頭目，不禁嘿嘿乾笑兩聲，道：「丁某與你素昧平生，昔日無怨，近日無仇，何故吵擾少爺的睡眠，知機的將你頭子叫出來，否則丁某必叫爾等血濺三步之內。」

丁長生說畢，雙眼神光暴射，兩道懾人心魄的光芒，直射得那壯漢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剛才丁長生三劍殺死他三名同伴，已收到懾魄的效果，果然那大漢不敢吭氣，兩眼也不敢正視丁長生一眼。

直把丁長生看得不禁哈哈一陣朗笑，聲若驚雷驟發，竟把客棧熟睡的客人，震得紛紛驚醒。

有幾個膽子較大的客人打開窗戶探頭出來，但他們看到場中這一情形時，又紛紛龜縮進去。

靜寂的深夜，更靜了，但空氣却因而更趨緊張。

靜……靜……連那些人急促的呼吸，也清晰可聞。

丁長生嘴角含着冷傲的微笑，他看到前面衆人臉孔上浮呈着惶恐之色，心中泛起了一陣勝利的微笑。

這時他儼然以統治者的身份自居着，這是他所希望的，可不是嗎？他一直希望着統治着整個武林世界。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幽雅的絲竹之聲嫋嫋傳來，是那麼細微，可是却清晰有力地傳進了丁長生的耳中。

那羣大漢聽到這一陣絲竹之聲，彷彿絕處逢生，惶恐之色倏然一斂，換來的是喜悅的慰笑，宛若雨過天晴那麼明朗。

丁長生心中已明白過來，這正

是他們頭兒出現的時候。

轉念間，驀見一條黑影流星趕月般，帶着「波波」衣袂破空之聲，射入場中。

丁長生一瞥來人，心來暗暗一凜，心想：「敢情是個女人。」

來人身穿黑綢緊身衣褲，烏髮垂長及腰，年約雙十，鵝蛋形的臉，柳眉鳳目，手中握着一支銀光閃閃的銀笛，不用說剛才那陣絲竹之聲，是發自這個少女的口中。

只見那少女下得場來，第一眼看到地上死去的三個壯漢，臉露煞氣，杏目圓睜，柳眉倒豎，倏然轉身打量丁長生一眼，冷冰冰地問道：「這是你的傑作？」

「嗯！正是少爺所殺。」丁長生比她更冷更傲。

「好快利的劍，部位也殺得恰到好處，足見你劍法高絕。」

這少女竟不先責問丁長生殺死她手下，反而談起對方的劍法來，這不是太出人意料嗎？不由在場諸人感到驚異，尤其丁長生更甚。

只聽丁長生冷冷說道：「這些人是妳手下？」

「正是！」

「他們夜來偷襲，也是奉命而來？」

「是的！」

「這就怪了，丁某與姑娘素昧平生，這種行爲不會是誤會吧？」

「不會！」

「哦！這樣說是有目的而來啦，請問，是爲了什麼？」

「爲了你腰間的東西。」

一語驚醒夢中人，丁長生乍聞此語，始恍然大悟，人家光顧他，完全是爲了他腰繫的「人頭骷髏」。

不由他暗自發笑，手指人頭骷髏，向那少女說道：「爲了這個假貨？哈哈！姑娘，那妳是枉費心機了。」

那少女眼睛一轉，目露兇光，盯了丁長生一眼，道：「你願死得明白嗎？」

丁長生聽了這話非但不怒，反而哈哈笑道：「正是，正是，丁某就怕死後閻老爺問起來，不好回答，姑娘妳就行行好，給我一個明白。」

那少女聽了這話，不禁嗤的一聲笑將出來，繼而看到丁長生那種輕浮相，笑容突斂，杏目一睜，道：「自古寶物有德者居之，望你三思，最好把它交給我保管，可免去你一場災難。」

「這樣說，丁某無德，不配享有此寶了，好！我願送給妳，可是，也得看看妳是否有德呀！」

少女聞言臉露殺氣，手中銀笛一擺，在丁長生面前揚了一下，道：「這個可以告訴你，誰能保存那件東西。」

丁長生聞言，不禁仰天哈哈長笑，道：「對，對！姑娘說得對，這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爲王，弱者爲奴，丁某很願意在妳手下稱奴！」

說話時儀態輕率，態度倨傲，把少女的話當作兒戲，一點也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這種藐視的態度，任誰都無法忍受，何況是一向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少女。

只見她秀眉倒豎，怒目迸睜，一聲嬌叱！「小子看笛！」

笛化「天外來鴻」直向丁長生胸前「中庭穴」點到。

丁長生見狀不慌不忙，及至對方銀笛已臨胸前一尺左右，霍然凹胸縮腹，右足爲軸，左足擺到後側，堪堪避過一招。

接着，長劍平伸，「神龍擺尾」刺向少女的柳腰。

少女煞是了得，竟能在銀笛未逞之餘，收腕再遞，人如車輪般，銀笛挾排山倒海之勢，捲向丁長生身上。

兩人一來一往，眨眼間業已交換過十個回合。

但見場中笛光劍影，呼聲大作，丁長生長劍忙使出師伯三寸醫怪所授「天魔劍法」與少女戰在一起。

少女也展開生平所學，一支長約尺半的銀笛，舞成萬點金光，滾滾如大江流水，滔滔不絕，身法灑脫，詭異絕倫，十招下來，絲毫發現不出一點破綻來。

所謂棋逢對手，將遇良材，一笛一劍，各自展開了生平所學，打得黑天暗地，兇猛異常。

那少女一時鬥得興起，突然撮口一聲嬌嘯，笛法一變，由急而緩！

漸漸地一招一式，彷彿剛學武的孩子在模仿着師父的動作一般，那麼遲緩，那麼謹愼。

她這一緩手，丁長生快速的攻法，竟然隨着緩慢下來。

只見他每出一劍，眉頭必皺，似乎用很大的力氣一般，與少女的笛法，竟相吻合。

敢情兩人已鬥上了內力，雙方均存心擊敗對方，每招出手，引導全身內功聚注手臂。

故而看似緩慢的招式，其間却蘊藏着無比的威力，稍一失愼，就有殘廢喪命的危險。

這一來，丁長生不由豪氣倍增，像這種打法在他來說，還是生平破題兒第一遭。

以往他每以奇妙的劍法克制對方，取得機巧上的勝利，像今夜這樣，完全拚眞氣的實學，在他是新奇的，可是就因爲這樣，更能激發他好勝和好奇的天性。

雖然艱苦，可是他臉上却一直

保持着堅決自信的光彩，他自信可以獲得勝利，縱使失敗，也是光榮的，因爲他開始學到一種新的打法。

轉眼間，又是三十個回合，兩人依然戰個平分秋色，不分軒輊。

論理，丁長生不該如此，因爲他的內力遠在少女之上，所差的是他的經驗，每每錯失良機，未臻全功。

那少女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眞氣稍減，漸漸可以聽到她的氣喘，可是從她臉上，却看不出一點氣餒的色彩。

雖然她慣於此道，但像今夜這樣硬扎的打法，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只見她嬌叱連連，運笛似飛，又開始一陣急攻。

丁長生見狀，心中暗暗發笑，連忙賣個破綻，抽劍倒躍開去。

少女一見，機不可失，陡的一聲長嘯，手中銀笛化成「飛沙射雁」，但見萬點白光，向丁長生腦袋灑罩過去。

陡聞丁長生一聲長笑，聲若爆竹，身子霍然一旋，彩鳳劍已自舞成一片劍林，正好擋住了背後襲來的銀笛。

驀聞兩聲「砰砰」大響，兩件兵器撞個正着，那少女頓覺手腕一麻，虎口一鬆，手中銀笛竟然脫手掉落地下，少女整個身子也在脫笛的同時，倒退開去。

丁長生一陣朗笑，由地上拾起了那支銀笛，交回少女手中，口裡說道：「寶物有德者居之，丁某無從割愛了。」

少女臉上泛起一陣丹紅，接過銀笛，眼含淚珠，像受到委屈的孩子，單手向手下一揮，道：「還不走，呆在這裡現世不成！」

說着竟搶先飛起，往來路跑去。

正當她身子凌空之際，陡聞一聲蒼老的聲音，道：「雪兒，這樣就認輸了嗎？」

少女聞聲，忙一挫腰，一式「平沙落雁」飄落地上，她的身後也緊跟着躍出一位老頭子來。

只見來人年約七旬，臉如滿月，白髮銀鬚，一身藍布長袍，手拿旱煙桿，微風過處，銀鬚飄飄，一派仙風道骨，第一眼就給人極好的印象。

只見老者微笑說道：「這位小兄弟劍法精絕，老朽佩服得緊，請問令師上下怎麼稱呼？」

丁長生一瞥老者，心中一凜，看他這麼和藹，本待發作的怒氣竟平息了一半，連忙抱拳說道：「家師已不在人世，請問前輩也爲這顆骷髏而來？」

「哈哈，如果老朽猜得不錯，令師必是安龍子。」

丁長生聞言一怔，慌忙答道：「前輩猜得對，安龍子是在下師伯。」

「唔！這樣說來，十里鋪的傑作都是你一人所爲了？」

老者說此話時，臉色仍然保持着微笑。

丁長生不明老者話中之意，點頭說道：「正是。」

老者臉色微變，目注丁長生良久，說道：「你把那具骷髏送過來！」

像有無窮的威力一般，丁長生竟探手入腰，繼之一想，連人家身份都未搞清楚，一旦被騙，豈不上當，遂收回，向老者問道：「請問尊姓大名？」

老者臉孔一板，冷冷喝道：「我的話聽見沒有？」

「聽見了，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丁長生一身傲骨，何曾怕過誰，老者孤傲，他比老者更傲。

他的話一出口，陡聞老者一陣陰惻惻狂笑，聲若夜鬼哀嚎，入耳寒心。

笑畢，雙眼一瞪，兩道神光如兩盞明亮刺目的燈光，炯炯閃光，不由丁長生全身一震，暗忖：「好厲害的內功，看來今夜又遇到了硬點子。」

心念方動，陡聞老者陰沉沉地說道：「我要你還我徒弟的命來！」

「誰？」

「李瑞原是死在你的劍下，你不會否認吧？」

丁長生乍聞「李瑞原」三個字，突然想起十里鋪喪命在他劍下的錦毛猿來，由此他聯想到眼前這位老者是誰來，只見他嘿嘿冷笑兩聲，道：「原來你就是玉奇眞人。」

老者傲然地點了一下頭，命令他身旁的少女，道：「雪兒，快退到場外。」

叫雪兒的少女，乖乖地領着衆人退到廊底下，場中只留下玉奇眞人和丁長生。

玉奇眞人乃當年江湖最傑出的怪傑，昔日綽號「玉奇居士」，退隱後自詡「玉奇眞人」。

爲人介於正邪之間，昔年以柳條當劍，縱橫大江南北，未逢對手，飲譽江湖達四十載之久。

歸隱後收下錦毛猿李瑞原，不料愛徒方出師門不及二載，就喪命在一位小子手上，這個恥辱叫他怎能忍受得了！

聞訊後，玉奇眞人派出手下，探聽丁長生的行踪，黃昏丁長生投店後，他腰間的人頭骷髏已引起了玉奇眞人手下的懷疑和注意，於是留人監守，派人回報。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君簫和磨刀老人藏身暗處看羊角道人和孟婆婆，宮南園和小青之戰，小青不敵將受辱，君簫挺身而出，將羊角、宮南園趕走，孟婆婆不念助拳之情，反要將君簫和磨刀老人留下，因沒有夫人命令，任何人不能通行。君簫雖然知道她「定形術」玄妙，却輕敵和她比試，不知不覺着了道兒，忽聽到小青傳音之聲，心中才有點清醒……



秋水芙蓉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剛接貴客　又來佳賓

君簫突然仰首向天，朗朗一笑道：「孟婆婆，妳這點鬼蜮伎倆，不用再施了，在下不會受妳蠱惑的。」

黑飛狐做夢也想不到明明已經漸漸入彀的君簫，居然會突然清醒過來，心頭不覺一驚，腳下跟着後退一步，一雙水泡眼睜得大大的，兩腮下垂，不禁流露驚異之色！

但她很快就想到了，君簫輕輕年紀，已有這份能耐，磨刀老人是君簫的師叔，一身功力自然更高，那麼在君簫快要入迷之際，他師叔及時提醒，也是意料中的事。

想到這裏，不覺呷呷尖笑道：「好，好，小伙子，你果然不賴，能在老婆子『定形術』施展之中，自動清醒過來的，三十年來，你還是第一個人，你們師侄兩個可以走了。」

她不說磨刀老人在暗中相助，而說君簫自動清醒，正是她狡詐的地方，如果說穿了，仍然放他二人離去，豈非顯示她怕了磨刀老人？

自然不如順水推舟的好。

磨刀老人也只當是君簫自己醒過來的，這時隨着呵呵一笑道：「孟婆婆一諾千金，君簫，那咱們就走吧！」

黑飛狐道：「磨刀老頭，老婆子想問你一句話。」

磨刀老人住足道：「妳要問什麼？」

黑飛狐道：「老婆子早就看出你不是磨刀的老人，今晚眞人已經露了相，老婆子想聽聽你的名號。」

「哈哈！」磨刀老人仰首大笑道：「孟婆婆言重了，老朽替夫人磨了幾年刀，如何不是磨刀老人？老朽唯一的能耐，就是磨刀，對夫人而言，老朽已經盡了棉薄，如今刀已磨好，正該走了，請妳孟婆婆寄語夫人，老朽離去之後，決不會洩露埋恨谷的機密，而且從此之後，江湖上也不會再有老朽這麼一個人，她大可放心。」

說完，轉身飄然而去。

君簫感激的看了小青一眼，緊隨師叔身後，朝谷外走去。

黑飛狐目注兩人遠去，口中喃喃的道：「這人會是誰呢？」

小青心頭暗暗一跳，問道：「師父，妳說什麼？」

黑飛狐道：「老婆子是說磨刀老頭。」

小青心中放下一塊石頭（方才她只當黑飛狐懷疑有人提醒君簫），含笑道：「他不是自稱磨刀老人嗎？」

黑飛狐道：「此人深藏不露，老婆子早就看他決非泛泛之輩，只是化名而來，究竟爲的什麼呢？」

小青道：「他自然是替夫人磨刀來的了。」

黑飛狐微微搖頭，忽然輕歎一聲道：「人老了，畢竟不中用了，今晚在老婆子手下，居然一連放了三個人，我守了二十年關，像今晚這樣灰頭土臉的事兒，眞還是第一遭。」

小青道：「師父，這不是妳老人家的錯嘛，羊角老妖是夫人要弟子來傳達命令，叫妳老人家放行的，君簫更不能算他贏，方才明明已經着了妳老人家的道，我看八成是磨刀伯伯暗中助了他，才會突然清醒過來的。」

「唔！」黑飛狐故意點着頭道：「老婆子也是這樣想，但事無佐證，老婆子說了能不算麼？」

小青笑道：「妳老人家一向言出如山，自然不能反悔，所以師父放他們走，並沒有錯呀。」

黑飛狐呷呷怪笑道：「妳這丫頭，師父的脾氣，眞被妳全摸熟了！」

* * *

離開葫蘆口，磨刀老人長長吁了口氣，說道：「孩子，你一身所學，比師叔想像的還高，你師父眞是天壤間第一奇人，短短八年工夫，居然能調教出你這麼高强的武功！」

君簫道：「師叔，我師父教我的武功，除了九簫一劍和護身眞氣之外，就沒教我別的了。」

磨刀老人奇道：「你那身法，不在崑崙『雲龍身法』之下，還有『彈指神通』，難道不是你師父教的？」

君簫道：「弟子使的是『天龍御風身法』，是師父一位好友天台山農教的，至於弟子震退宮南園三劍，更不是『彈指神通』，那是『六脈眞氣』……」

「六脈眞氣？」

磨刀老人不覺一怔！

「六脈眞氣」他自然聽說過，那是武林中失傳已久的功夫，「六脈眞氣」亦名「無形劍炁」，據說傳自張三丰祖師，能把全身眞氣由手指發出，傷人於無形，最多可以發出六道無形眞氣，分擊敵人，武當派的册籍中，也只有記載，沒有練法。

磨刀老人眞想不到君簫居然會練成「六脈眞氣」，這就無怪他能在一夜之間，就練成了「七步掌」。

他這份驚喜，自不待言，急急問道：「那是什麼人教你的？」

君簫道：「沒有人教，是弟子和一位姓李的姑娘在黃山一處石室中找到的。」

「哦！」磨刀老人只「哦」了一聲。

君簫續道：「這話說來長呢，弟子爲了找你老人家，從曹娥孝女庵動身……」

他把這一路的經過，一字不漏，源源本本的說了一遍。

磨刀老人欣喜的道：「這是皇天不負苦心人，才使你獲得曠世奇遇，無怪連羊角老妖都知道你的名字了。」

君簫道：「他是七星會天蠍宮的宮主，自然是聽七星會的人說的了。」

磨刀老人道：「孩子，七星會勢力遍佈大江南北，聲勢之盛，連少林、武當兩大門派都望塵莫及，是當今江湖第一大帮，你以後還要行走江湖，却不可鋒芒太露，大家都知道你叫君簫，對你實在有害無益。」

君簫道：「師叔教訓之言，弟子自當謹記。」說到這裏，忽然又道：「師叔，弟子有一件事，想請教你老人家。」

磨刀老人藹然問道：「你想問什麼事？」

君簫道：「你老和我師父很熟麼？」

磨刀老人道：「你師父是二師兄多年知己朋友，師叔當然也認識，却只是認識罷了。」

君簫道：「師叔知道就好，弟子有一疑問，就是我師父住在天台南山上元觀，人家都稱他老人家王道士，弟子知道師父的道號叫白山，但弟子一路西來，有許多人把弟子看作了武林一奇終南碧眼眞人的門下，因爲師父傳弟子鳳簫九式，驚天一劍，據說碧眼眞人也以九簫一劍名震江湖，到底師父和碧眼眞人有什麼淵源？」

磨刀老人撚鬚笑道：「終南碧眼眞人，天生碧眼，碧光如電，你師父的眼睛有沒有碧光？」

君簫道：「沒有啊，師父終年瞇着雙目，弟子從沒見過他老人家雙目睜開的時候。」

磨刀老人笑道：「你沒見過，怎麼能說沒有？一個功臻化境的人，能韜光養晦，隱去眼神，也並不是什麼難事。」

君簫瞿然道：「師叔，你說師父就是碧眼眞人了？」

磨刀老人笑道：「碧子拆開，是王白石，石生山上，把石字改爲山，自然十分接近，你說王白山會是誰？」

君簫道：「但師父一直住在南山……」

磨刀老人道：「昔年你師父常去終南採藥，爲了方便，就索性在終南一住十年，那時正好五大門派聯合圍剿十三妖，在中原無法立足，逃到終南，看中你師父隱居的子午谷，地勢隱僻，又欺你師父一個結茅爲廬的種藥道人，就要你師父遷出子午谷……」

君簫問道：「九妖之中，也有羊角老妖麼？」

磨刀老人道：「自然有，當時你師父取出一支竹簫，要他們九人齊上，接他一招，結果一招之下，九人齊被點傷左肩，九妖自然無比驚駭，叩問你師父名號，你師父沒有說話，只是雙目一睜，碧光電射，瞧得九妖不敢逼視，這件事很快傳出江湖，終南山有一位武林奇人碧眼眞人，就這樣『武林一奇』成了你師父的外號，而『碧眼眞人』，也成了你師父的名號了，其實碧眼眞人傳出江湖之時，你師父早已回天台去了。」

君簫欣然道：「弟子跟隨師父八年之久，今天才知道師父的來歷，這麼說，師父叫王白山只是化名罷了。」

磨刀老人道：「你師父姓王，倒是不錯，白山二字，則是從碧字出來的了。」

中午時分，趕到石柱打尖，就繼續上路。

君簫忍不住問道：「師叔，咱們這要到那裏去？」

磨刀老人道：「酆都城。」

「酆都城？」君簫十分驚奇的道：「那是什麼地方？」

他不好說：「酆都城不是陰曹地府？」

磨刀老人笑了笑道：「你以爲師叔在說笑，酆都城並不是傳說的鬼域，其實那是一個眞正的縣城。」

君簫問道：「咱們去酆都城有什麼事嗎？」

磨刀老人道：「去找一個人，這人對你報雪父仇，可說十分重要，你現在一身武功已足可應付，只要找到此人之後，就可出道江湖了。」

君簫問道：「這人對弟子這麼重要，不知他是誰？」

磨刀老人笑道：「你到後自知。」

只要提起酆都城，誰都會誤認爲是說陰曹地府。

其實酆都城是四川沿江的一個縣城，淸屬忠州，位在忠縣西南，涪陵東北，縣城內綠竹青林，景色優美。

縣之東北，有酆都山，高約四千多公尺，山上的仙都觀，又名白鶴觀，建於唐代，是我國有名的大道觀，相傳是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皆在此得道仙去，並遺有陰君丹爐。

由此可見酆都作爲鬼域，眞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偏偏城裏的商店，家家都在門口擺一個盛涼水的大銅盆，凡有交易，必須把銀兩或錢幣投進水裏，用以辨眞僞，如果鬼來買東西，用的是冥幣，看起來和眞的一般無二，但一入水，便浮了起來，變成紙灰了。

此一習俗，到了民國，依然如此，四川老鄉談起來更是繪聲繪影，認眞得很。

閑言表過，却說磨刀老人帶着君簫朝西趕程，第二天午牌時候，就趕到酆都，在一家飯館吃過午飯，朝酆都山而來。

一路上，但見層巒叠嶂，饒藏雲際，青林翠竹，葱鬱成趣！

這三里來路，不消盞茶工夫，就已抵達山麓。

磨刀老人捨了山徑，走上一條似有若無的石徑，繞崖而行，蘿壁松門，極爲幽曲，愈入愈深，到了這裏，行人已絕迹矣！

兩人走了頓飯時光，但見一條山澗，隨着山勢形成一道峽谷，磨刀老人走近谷口，才吁了口氣，回頭笑道：「總算到了。」

君簫心中暗想：「原來師叔要找的人，住在這麼一處僻遠的山中。」

他因磨刀老人說過「到後自知」，不好再問。

峽谷依然十分曲折，兩邊山勢峻陡，山風吹動，峭壁上就有細碎的沙石滾滾而下！

君簫忍不住抬頭往上看去。

磨刀老人笑道：「這裏是流沙谷，你只管走路，不用去管它。」

君簫道：「師叔，還沒到麼？」

磨刀老人道：「快了，走完這條峽谷，就到了。」

他一面說話，脚下走得極快。

這道峽谷足有八九里長，人行其間，話說得響一些就有廻音，流砂就紛紛飛墮而下。

走完峽谷道，地勢就開朗得多了，左邊山坡間是一片桑林，右邊一片山坡，却像八卦田一般，種着許多不知名的草藥。

磨刀老人踏上一條鋪着石塊的小徑，一邊說道：「這流沙谷，就是沒有風，也經常往下落沙，但山形始終不變，據說那是陽世間作了壞事的人，死後被罰勞役的地方，經過山下，不能多說話，否則鬼就會大量的把沙推下來，把你埋在沙中。」

君簫道：「眞有這樣的事？」

磨刀老人莞爾笑道：「子不語怪、力、亂、神，這自然是騙騙愚夫愚婦的話，因爲這裏既是流沙山，又是廻音谷，你話聲說響了，廻音震蕩，流沙自會下落。」

說話之時，跨上一片平台，目光一注，口中不覺「咦」了一聲。

君簫隨着他身後，跨上平台，抬眼看去，只見這裏正當一處半山洞間，這片平台，原是人工塡出來的，敢情這裏有人居住過，但現在

已是一片焦黑，不見房舍，只有石壁間泉水涓涓，滴瀝有聲。

磨刀老人怔怔的站在平台上，自言自語道：「這就奇了，他住在這裏，好好的怎麼會離開的呢？」

隨着話聲，舉步朝一片焦黑的地方走去，俯身察看了一陣，搖頭道：「果然走了，這場火也是他自己放的無疑了，唉，咱們徒勞跋涉，空跑了這一趟。」

君簫忍不住的問道：「師叔，這人究竟是誰呢？」

磨刀老人道：「巧手書生宓必昌。」

君簫道：「師叔，此人可是善製人皮面具的宓必昌嗎？」

磨刀老人道：「正是此人，你如何知道的？」

君簫道：「弟子身邊有兩張宓必昌精製的人皮面具，所以知道。」

磨刀老人又是一呆，說道：「巧手書生雖然精製人皮面具，但他從不輕易製作，更很少送人，尤其他是八卦門的高手，本身武功極高，因此也沒有人能强迫他，他製作的人皮面具，在江湖上縱是千金也不易購得，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君簫道：「弟子兩張面具，是風雲莊二莊主臥虎李從義前輩所贈。」

接着就把當日之事（指傷水中柱，及李從義贈面具的經過），扼要說了一遍。

磨刀老人聽得不住點頭，說道：「這位李二莊主，對你如此愛護，眞是難得，孩子，你知道他送你二張面具，用意何在？」

君簫道：「李前輩只說和弟子一見如故，無以爲贈，這兩張面具他留着無用，給弟子留作紀念。」

磨刀老人道：「孩子，你是聰明人，怎麼會想不起來？」

君簫只當師叔指的是自己和李如雲的關係，臥虎李從義是李如雲的叔父，對自己愛屋及烏，一時不覺臉上一紅，說道：「弟子想不出來。」

磨刀老人道：「唉！孩子，他雖然沒有明說，但你應該想得到他這份苦心，那天，你不是傷了水中柱？」

磨刀老人續道：「你可知水中柱的師父是誰？」

君簫道：「他師父是七絕魔劍鄧玄公。」

磨刀老人道：「你知道就好，七絕魔劍鄧玄公，是當今旁門第一高手，就是五大門派中，也沒有一個人是他敵手，而且此人又是十分剛愎，你傷了他的徒弟，他會放過你？李從義這話自然不好和你明說，他送你兩張面具，就是暗示你行走江湖，最好不要以眞面目示人。」

說到這裏，不覺呵呵一笑道：「你如果早說了，咱們這趟寃枉路也不用跑了。」

君簫道：「師叔之意……」

磨刀老人道：「師叔帶你來找巧手書生，正是和臥虎李從義同一心意，你父仇未報，仇家未現，行走江湖，自是越隱秘越好，咱們形意門和八卦門同源異流，師叔和他也有過數面之雅，故而想請他替你製作一張面具，師叔如果知道你身邊已經有了，那麼這趟路就不用來了。」

話聲甫落，突然目注三丈外一處石壁，緩緩走了過去。

君簫問道：「師叔發現了什麼？」

磨刀老人伸手朝石壁一指，說道：「壁上這品字三點焦灼痕迹，極似江湖上人使用的一種霸道火器，巧手書生不諳火器，莫非是遭人用火器焚毀了他的草廬不成？」

君簫接口道：「這火器好像是八手羅刹厲九娘的。」

磨刀老人道：「會是八手羅刹的『陰火神燄』，不錯，這三點焦痕，連石頭都被燒了一個深孔，只有九幽門的鬼火，才有此霸道，這麼說，巧手書生就是不會遇害，也可能被老鬼婆擒去了。」

君簫道：「這老賊婆手段十分惡毒，有一位叫做錢神路五爺的，就是被她用鐵索穿了琵琶骨，還在他全身塗了毒藥，使他見不得陽光，巧手書生如果落在她的手裏，那眞是生不如死了，我們要不要在附近找找看？」

磨刀老人道：「不用了，只要看這裏焚燒的情形，至少也有十天半月了，還到那裡去找？」

他望望君簫，說道：「孩子，師叔另有事情要辦，即將離去，你來，咱們且坐下來，我有幾件事，要交代你。」

君簫道：「師叔要到那裏去？」

磨刀老人已在一方大石上坐了下來，說道：「師叔等的就是你，現在師叔第一步的任務已經完成，師叔要去做另一件事，咱們仇人聲勢極盛，咱們總得事前準備妥善，才能報仇雪恥。」

君簫道：「師叔不要弟子跟你去麼？」

磨刀老人笑道：「咱們各人有各人的事做，你自然不能和師叔一起走了。」

君簫道：「那麼弟子做什麼？」

磨刀老人道：「師叔不是和你說過，申贊廷雖是害死你爹的主兇，但他身後必有主使之人，你的任務極爲艱鉅，就是去查出這人是誰，但行踪必須十分秘密，不可稍

露行迹，因此，你此次出川，不妨把李從義送你的面具戴上，還有，你入川之前，鋒芒太露，今後務必韜光養晦，隱藏身份，行走江湖最好不使人注意你。」

君簫被師叔說得臉上一紅，說道：「師叔教訓得極是。」

磨刀老人道：「還有這支簫，也太惹眼了，七星會的人在你這支簫下吃過虧，自然認得出來，還是暫時由師叔替你保管，才不致露了身份。」

君簫應了聲是，把竹簫解下，雙手遞給了磨刀老人，但臉上却不禁流露出疑難神色，說道：「師叔，江湖如此之大，弟子要到那裏去打聽仇人的下落呢？」

「這個……」

磨刀老人一手捋鬚，略爲沉吟了下，說道：「老朽覺得如今江湖之上，聲勢最盛，網羅最廣，首推七星會，他們之中，臥虎藏龍，各方的人都有，你如果投入他們會中去，也許可以慢慢的會找到一絲蛛絲馬跡，亦未可知。」

君簫點頭道：「師叔說的極是。」

磨刀老人臉色一肅，鄭重的道：「只是江湖上最忌臥底，七星會之行，對你極爲重要，但也必須十分小心，不可露出絲毫破綻。」

君簫道：「這些弟子省得。」

磨刀老人道：「好，咱們這就走吧，到了前山，咱們就得分手了。」

兩人出了流沙谷，回到前山，這一路上，磨刀老人叮囑了君簫許多話，也教了他許多江湖門檻，才飄然而去。

君簫目送師叔走後，忽然想到自己只知道師叔叫磨刀老人，這「磨刀老人」四字，自然只是師叔的化名而已，那麼師叔姓甚名誰呢？

還有師叔的年齡，自然比爹要小，也決不會是鬚髮花白的佝僂老人，那麼只怕連師叔的容貌，也是經過易容的了。

「自己竟然連師叔是誰都不知道。」君簫自語道。

想到師叔行迹這般隱秘，心中也不由的暗自警惕，父仇未復，連主使的人都還不知道，自己的行踪，眞該特別謹愼才是。

離開酆都，傍晚時分，趕到高家鎮，這裏雖是一個鎮集，但却找不到宿頭，君簫自然並不在乎，當下就在鎮上找了一家麵館，舉步走入，在一張空桌上坐下。

這種小鎮集，沒有酒樓，麵館兼賣酒菜，放上五六張桌子，倒也生意興隆。

伙計倒了一盅茶送來，君簫要了壺酒，一盤滷菜，獨自慢慢吃喝着。

天色已經漸漸昏暗下來，伙計端了一條木櫈，在店門前懸起一盞風燈。

就在這時候，只見一個身穿花布衣袴的姑娘慌慌張張跑進門口，問道：「請問這位大哥，這裏的袍哥頭兒住在那裏，你能不能告訴我？」

這是雛兒的口氣多嫩！

伙計望了她一眼，搖搖頭，陪笑道：「姑娘，咱們是做買賣的，這可不大清楚。」

那花衣姑娘道：「我有急事，要找這裏的頭兒，那可怎麼辦呢？」

君簫就坐在進門的一張桌子上，只是他面向店堂，沒看到外面的景物，但覺那女子口音聽來極熟，不覺回頭望去。

花衣姑娘一雙秀目之中，隱含淚水，失望的轉過身去。

這一瞥，君簫口中輕「咦」一聲，急急站起身來，叫道：「萬姑娘。」

原來那花衣姑娘正是神手華佗萬遇春的孫女萬巧兒。

萬巧兒剛剛背過身去，就聽到有人叫她，連忙轉過身來，當她目光投到君簫身上，不覺驚喜的道：「會是君相公！」

君簫點點頭，含笑道：「正是在下，姑娘怎麼一個人在這裏？」

萬巧兒遇見君簫，就像遇見了親人，眼圈一紅，說道：「我爺爺不見了。」

君簫問道：「令祖父幾時失踪的？」

萬巧兒道：「昨晚。」

君簫看她兩眼紅腫，秀髮也被風吹得有些蓬鬆，看樣子，敢情已有一晚沒有睡覺了，這就說道：「姑娘大概還不曾用過晚餐，先到裏面坐，也好慢慢的商量。」

萬巧兒點點頭。

君簫把她領到座頭上落坐，又交代伙計下一碗麵送來。

伙計倒了一盅茶送上，君簫說道：「萬姑娘，妳先喝口茶。」

萬巧兒已有一天沒進飲食，如今遇到君簫，好像有人替她拿主意，心頭稍稍放寬，拿起茶盅，喝了一口。

君簫問道：「令祖是怎麼失踪的？」

萬巧兒用手理理秀髮，說道：「事情是這樣的，爺爺爲了不願應七星會的聘，才離開杭州的，爺爺說：大江南北都是七星會的勢力範圍，只有川中是袍哥的天下，所以就到四川來。」

君簫道：「你們住在那裏？」

萬巧兒道：「石郡，爺爺說，石郡是個偏僻小縣，但縣城裏什麼都有，正因爲偏僻，和住在鄉村裏

差不多，正好鬧中取靜，他老人家可以替人家看看病，咱們祖孫二人的生活也不用愁了。」

她是個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因此說來也極爲天眞。

君簫問道：「昨晚發生了什麼事呢？」

「昨晚沒有發生什麼事。」

萬巧兒剛說到這裏，伙計已經端着一碗麵送上，她等伙計走後，續道：「事情是這樣的，昨天傍晚時分，我們還沒吃飯，有一個穿着一身青衣的漢子上門來找爺爺，說是他家主人患了急病，請爺爺前去看病，門外還停了一頂轎子，是來接爺爺的。」

君簫問道：「那人沒說他們家在那裏？」

「沒有。」萬巧兒道：「我送爺爺到門口的時候，爺爺已經坐上轎子，還說要我先吃飯，不用等他了……」

君簫道：「令祖一去就沒再返家麼？」

「沒有。」萬巧兒道：「我一夜不會合眼，等着爺爺，他老人家却一直沒有回來。」

君簫道：「那妳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呢？」

萬巧兒道：「今天又是一天，還不見爺爺回來，那一定是出了事，我昨晚看他們轎子往西來的，我一個人沒有了主張，所以想找這裏的袍哥頭兒問問……」

說着，不禁眼圈一紅，盈盈欲滴。

君簫忙道：「姑娘不用焦急，令祖吉人天相，咱們慢慢設法找尋，麵快涼了，妳快吃吧！」

萬巧兒道：「我吃不下。」

君簫笑道：「姑娘大概已有一天沒吃東西了，要找令祖，也不能空着肚子，這樣令祖還沒找到，妳就會支持不住了。」

萬巧兒粉臉一紅，低聲道：「人家心裏急都急死了，還吃得下東西？」

君簫柔聲笑道：「現在妳不用急了，找尋令祖之事，包在在下身上，妳快吃吧！」

萬巧兒道：「眞的？」

君簫笑道：「在下怎麼會騙妳？」

萬巧兒轉愁爲喜，嫣然一笑道：「君相公，我今天心裏一直很慌亂，方才見到你，心裏就覺得放寬了許多。」

君簫看她笑得很甜，很美，他不由想起李如雲，她笑的時候，也很甜，也很美，只是李如雲溫柔多情，萬巧兒却生得天眞無邪！

萬巧兒看他一直望着自己出神，不禁雙頰赧紅，低聲叫道：「君相公，你在想什麼呢？」

君簫「哦」了一聲，訕訕的道：「我是在想，令祖會是什麼人請去的？」

萬巧兒問道：「你說會是什麼人呢？」

君簫道：「妳先吃麵，我仔細想想，再告訴妳。」

萬巧兒果然低下頭，挑着麵條慢慢的吃了起來。

君簫也只聽說過四川是袍哥的勢力，可不知道他們有什麼規矩。

他雖然江湖閱歷不夠，但這一路西來，遇上了不少事故，也增加了不少經驗，抬頭目光一瞥，發現有一名伙計，人雖站在門口，此人分明是在竊聽自己兩人的談話！

心中不由一動，暗想：「萬姑娘來的時候，曾在門口打聽袍哥頭兒，他竊聽自己兩人談話，莫非他就是袍哥中人？」一念及此，這就取起一支竹筷，敲着桌子，叫道：「伙計。」

那站在門口的伙計立時警覺，慌忙走了進來，陪笑道：「客官有甚麼吩咐？」

君簫抬頭望着他，含笑說道：「伙計，在下想請教你一件事。」

手中拿着竹筷，有意無意的隨手往桌上戳着，桌面少說也有七八分厚，他竹筷就像戳在豆腐上一般，一戳就是一個孔，說了一句話，至少就戳了七八個孔！

那伙計看得變了臉色，一臉驚駭的道：「這位客官，你有什麼吩咐？」

君簫望着他淡淡一笑，壓低聲音說道：「在下和這位姑娘，想見見當地的龍頭，你如果知道，就去給在下代爲通報一聲。」

那伙計遲疑了一下，道：「這個……只不知客官上姓大名，如何稱呼？」

君簫道：「在下姓君，名簫，君子的君，吹簫的簫。」

那伙計道：「客官稍待，小的去問問掌櫃，看他知不知道。」說着，三脚兩步，朝後面奔了進去。

萬巧兒驚異的看了君簫一眼，說道：「君相公，你的內功眞好，這麼厚的桌板，你隨手就把它戳穿了。」她「哦」了一聲，接着問道：「他會給我們去通報麼？」

君簫微微點點頭道：「他會的。」

萬巧兒咭的笑道：「我知道啦，你露一手給他瞧瞧，好讓他報訊去，對不？」

正說之間，只見從店後搶出一個肥胖中年漢子，急步走到君簫面前，連連拱手道：「君爺你好，兄弟連錦堂，適才不知君爺俠駕光降，實在失禮得很。」

他在說話之時，眼睛有意無意

的瞥了桌上君簫用筷頭戳穿的七八個孔。

君簫站起身，拱手道：「原來是連爺，在下久仰。」

連錦堂道：「不敢，君爺快快請坐。」

說着伸手拉開兩人橫頭的一張長櫈，陪着坐下。

君簫道：「在下冒昧得很，有一件事，正想請……」

連錦堂沒待君簫說下去，連忙陪笑道：「兄弟方才已經聽伙計說過，君爺找老爺子，不知有何貴幹？」

君簫暗道：「原來說了半天，他不是這裏袍哥的頭兒。」

一面說道：「在下確實有事想拜訪貴地龍頭，只是在下初到貴地，不知連爺說的老爺子，尊姓大名，如何稱呼？」

連錦堂聽得不禁一呆，心想：「如論這姓君的一手功夫，江湖上已是挑得起大拇指來，怎麼說出來的話，竟像初出道的雛兒，連老爺子的名號都不知道，還要來找老爺子？」

心中想着，但臉上絲毫沒有輕視之色，含笑答道：「原來君爺還不知道老爺子是誰，咱們老爺子姓高，諱如山，人稱忠州大俠，一向都住在忠州，這裏高家鎮，原是老宅子……」

君簫可沒聽說過忠州大俠高如山，其實他對江湖上許多成名人物，知道的並不多，但他聽說高老爺子不住在這裏，不覺微感失望，問道：「高老爺子不在這裏？」

連錦堂陪笑道：「君爺來得湊巧，老爺子這幾天就在老宅裏接待幾個朋友……」

話聲未落，只見先前那個伙計氣喘吁吁的從外面跑了進來，說道：「掌櫃的，老爺子聽說君爺來了，十分高興，要掌櫃趕快陪君爺去。」

連錦堂沒想到老爺子會對君簫這般重視，要老爺子「十分高興」，這可不是容易之事，一時那敢怠慢，連忙站起來，恭敬的道：「老爺子請君爺過去一叙，兄弟替君爺二位帶路。」

三人出了麵館，一路往鎮上走去，這高家鎮只有一條直路，此時已有不少舖子上了牌門，燈光也疏疏落落的。

連錦堂走在前面領路，神色極爲巴結，一會工夫，就到了一座大宅院前面，連錦堂陪笑道：「到了。」

君簫抬目看去，但見這座宅院，看去屋宇重重，甚是氣派，只是陳舊了些。

這時兩扇黑漆大門早已敞開，一眼望去，燈火通明，門口垂手站着兩個身穿青布長衫的漢子，貌相極爲慓悍。

這兩人看到連錦堂，一齊拱手道：「老爺子正在花廳恭候，連師傅陪君爺快進去吧！」

連錦堂含笑點頭，陪同君簫、萬巧兒跨進大門，到了二門，依然有兩個彪形青衣大漢在兩旁伺立。

由二門折入一條廻廊，直至西花廳，每一道門，每一處轉角，都有兩個身穿青布長衫的大漢站立。

君簫心中暗暗忖道：「這些人，大概是忠州大俠高老爺子的徒子徒孫了。」

西花廳是一大敞軒，廳前花圃中，花團錦簇，種着許多花卉，圍以朱欄。

花廳廻廊上，低垂着湘妃竹的簾子，份外顯得清幽。

花廳石階前，同樣站着兩個身穿青衫的漢子，見到三人走近，就回身朝廳中躬身說道：「啓稟老爺子，君爺來了。」

這兩人話聲方落，只聽敞廳上響起一聲蒼勁的大笑，但見從兩扇雕花門中，走出一個身材高大，濃眉紫臉的老者，雙手抱拳，呵呵笑道：「嘉賓蒞臨，老朽已經恭候多時了。」

連錦堂低聲道：「老爺子出來了。」

君簫慌忙趨前一步，作揖道：「在下久仰老英雄盛名，冒昧干謁，怎敢有勞老英雄降階相迎？」

高如山雙目炯炯，只是打量着君簫，心中暗暗奇怪，這少年除了生得俊秀出羣外，但年事甚輕，怎麼也看不出他是個身懷絕藝之人，一面大笑道：「君少俠名滿大江南北，眞是英雄出少年，哈哈，請，請。」

說罷，連連抬手肅客。

君簫連稱不敢，就由主人陪同，和萬巧兒一同進入花廳，連錦堂却悄悄退了下去。

高如山把兩人迎入花廳，分賓主落座，早有下人送上三盞香茗。

高如山目光一掠萬巧兒，含笑問道：「這位姑娘是……」

君簫和萬巧兒一起站了起來，由君簫答道：「這位萬姑娘，是江湖上人稱神手華佗萬遇春萬老爺子的孫女……」

萬巧兒隨着躬了躬身道：「小女子見過高老爺子。」

高如山抬手道：「二位請坐。」

接着拂鬚笑道：「原來姑娘是神手華佗的令孫女，哈哈，昔年令祖入川採藥，路過忠州，和老朽曾有一面之緣，不知令祖可好？」

萬巧兒還未答話，只聽花廳外面傳來一個洪鐘般的笑聲，說道：「這丫頭見到乾爹，就纏着要學龍鏢，如今一聽來了一位姓君的小

朋友，連龍鏢也沒心思練了，非拖着乾爹一起來不可……」接着又響起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急叫道：「乾爹……」

這聲音自然有着撒嬌和不依的口氣，於是那洪鐘般的聲音又發出一陣呵呵大笑。

笑聲中，兩個人很快的就奔上石階。

那是一個穿梅紅衫子的姑娘拉着一個鬚髮花白的黃衫老者，朝花廳上奔來。

姑娘約莫十八九歲，一張瓜子臉，柳眉兒彎，杏眼兒俏，生得夠美，只是有點兒嬌氣！

那個頭髮花白的老者，蒼髭如戟，環眼如豹，身材不高，肩背特別寬闊，穿着半截黃衫，一個人看去又橫又扁。

高如山臉含笑容，叱道：「鳳嬌，對你乾爹不得無禮。」

黃衫老者呵呵笑道：「不要緊，咱們爹兒倆早就鬧慣了。」

梅紅衫子姑娘一進花廳，就放開了乾爹的手，隨手掠掠鬢邊秀髮，盈盈秋波那麼一轉，瞥過君簫、萬巧兒兩人，詫異的道：「爹，這二位是誰呢？君相公還沒來麼？」

高如山一手撚鬚，藹然笑道：「眞是傻孩子，君少俠沒來，天天盼望君少俠來，如今當着君少俠的面，却認不得了。」

梅紅衫子姑娘粉靨上飛起兩朵嬌紅，偸偸的朝君簫瞟了一眼，說道：「爹，他不是君相公。」

君簫聽得好生奇怪，「君簫」雖然只是自己的化名，但它既已代替了自己的姓名，自己就是君簫，她怎麼會說自己不是君簫呢？

高如山愕然道：「鳳嬌，妳說他不是君少俠？」

高鳳嬌（梅紅衫子姑娘）嗔道：「爹一定弄錯了，女兒在漢陽和君相公見過面，怎會忘記？」

君簫聽得暗暗奇怪，自己幾時在漢陽見過她？高如山聽了女兒的話，不覺轉臉朝君簫問道：「君少俠台甫可是君子之君，吹簫的簫麼？」

君簫答道：「在下正是君子之君，吹簫之簫。」

高如山又問道：「這麼說君少俠就是在風雲山莊，力敵七星會五大高手，後來又以一記簫招破了七絕魔劍鄧玄公嫡傳弟子水中柱的『七絕劍法』，不知可有其事？」

江湖上人，消息可眞靈通，原來忠州大俠高如山也知道了。

君簫拱拱手道：「這是在下入川以前，經過黃山，引起的一場誤會，原來老爺子也聽人說了？」

高鳳嬌道：「爹，他根本不是君相公，君相公和女兒約定要到咱們這裏來，他大概聽到風聲，才來冒名訛詐的。」

君簫含笑抱抱拳道：「姑娘此話，在下深感不解，在下既不曾在漢陽和姑娘見過面，也並未和姑娘有約，今晚……」

高鳳嬌不待他說下去，冷冷一笑道：「你自然沒和我在漢陽見過面，也自然沒和我有約，那是因爲你並不是君簫。」

高如山號稱忠州大俠，江湖閱歷何等豐富，他看看君簫，覺得這年輕人氣宇軒昂，絕非冒名訛詐之徒，感到此中必然另有蹊蹺！

那黃衫老者忽然跨前一步，一下欺到了君簫面前，洪聲道：「小子，你說，你究竟是誰？」

君簫淡淡一笑道：「在下姓君名簫，何須假冒他人姓名？」

黃衫老者目射稜光，厲喝道：「好小子，你還不敢承認？」

君簫傲然道：「在下承認什麼？」

高鳳嬌搶着道：「乾爹，我想起來了，君相公身邊掛一支銅簫，他力戰七星會五大高手，和破解水中柱的『七絕劍法』，使的都是簫招，這人身邊並沒有簫。」

黃衫老者呵呵笑道：「對了，現在你小子還有何說？」

君簫怒笑道：「在下如果不是君簫，假冒君簫之名，目的何在？」

高鳳嬌披披嘴道：「這還用說，自然想來訛詐了。」

黃衫老者洪喝道：「好小子，你在鐵爪龍鏢董鎮江面前，還不實話實說，我就抓爛你的腦袋瓜！」

原來他叫鐵爪龍鏢董鎮江。

萬巧兒憤然道：「君相公明明就是君簫，這還會錯麼？君相公也不會訛詐你們，他是陪我來見高老爺子的……」

高鳳嬌冷冷的斜睨了她一眼，說道：「妳是什麼人？」

話聲未落，只見一名青衣漢子，匆匆奔入，朝上面躬躬身道：「啓稟老爺子，大門外又有一位自稱君簫的人求見。」

高鳳嬌嬌靨上不禁流露出欣喜之色，說道：「眞的君相公來了，快請他進來。」

君簫聽得暗暗納罕，這倒眞是新鮮事兒，居然有人假冒自己之名！這回，連高如山也對君簫起了懷疑，但他並未在臉上流露出來。

花廳上忽然間沉寂下來，那是因爲眞與假，已不必爭論，立時就可分曉了。

廳前曲廊上，已經可以看到一名青衫漢子領着一個身穿錦衣的青年，昂首闊步走了進來。

高鳳嬌只看到他的影子，嬌呼道：「爹，他來了！」（未完・廿）

上文提要：胡柏齡率衆打退了霍元伽，欲去呂梁山取解藥。半途碰上了龐士冲，並知他已有解藥，亦從他那裡得知當年各自隱居的妙妙庵主、四絕老人、三妙書生三人之間的纏綿往事，如今他們已再度相逢。他們放走陰手一魔後復返妙妙庵，在那裡，胡柏齡見到了被三妙書生救活性命的愛妻谷寒香，原來她便是那個黑衣蒙面女子……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絕天香

收復迷踪谷　再掌綠林道

麥小明理直氣壯的道：「晚輩從前所見的那位黑衣蒙面女俠，分明就是晚輩的師嫂，妳老人家却不但一再隱瞞，而且甚至帶着我們到墓地去看鬼，您這樣做，豈不是大大不該？」

妙妙老尼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這是三妙二師兄交代的，他打發香兒由天台山到晋北來見我，要我代爲照看香兒，授她武功，並寫來一封親筆信，要我告誡她暫時不可與昔日任何親人相認。」

「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是三妙二師兄的鄭重交代，連我也不清楚是什麼原因。這樣做豈但你們現在不諒解，連香兒也大不情願。但師命在身，她又不敢不遵。」

麥小明自知錯發了性子，只好歉歉的說：「那麼晚輩的師嫂現在已以本來面目出現，妳老人家總該讓她和胡師兄夫妻團聚了吧！」

妙妙老尼略一猶豫，終於點了點頭：「好吧！我雖有意仍把她留在庵中，但又不忍心拆散他們夫妻，過兩天我就把她送到萬月峽去。」

麥小明大喜，忙道：「晚輩們現在已經搬到五台山南麓的嶽王廟！」

妙妙老尼道：「那就更近了，現在你們可以走啦！三天之內，我一定會要香兒到嶽王廟和你們相會。」

只聽龐士冲輕咳了一聲道：「晚輩有幾句話想與二位老前輩講，不知兩位老前輩是否肯容晚輩一言！」

四絕老人哦了聲道：「龐老弟有話請講！」

龐士冲肅容正色道：「柏齡和香兒當年都曾做過天下綠林盟主，老前輩可否開恩讓他們重返迷踪谷，再爲天下綠林盡一份力量。」

四絕老人臉現不悅之色道：「這話可是齡兒拜託龐老弟講的？」

龐士冲連忙搖頭道：「老前輩別誤會，柏齡從沒向晚輩提過這件事。」

「既然如此，龐老弟又爲何代他們講話？」

「老前輩想必已經知道，目前的綠林盟主霍元伽，爲惡纍纍，居心叵測，若任由他猖狂下去，日後綠林蒼生必遭大劫，晚輩爲天下綠林着想，才不得不向老前輩進言！」

四絕老人聽後神色深沉，不再言語。

妙妙老尼輕輕嘆息一聲，側臉道：「大師兄，他說得有理，爲挽救天下綠林蒼生，你就用不着再堅持了！」

四絕老人沉吟了半晌，終於長

吁了口氣道：「要他們先回去，讓我仔細考慮考慮！」

* * *

辭出妙妙庵的，只有胡柏齡和麥小明，龐士冲決定留下來找機會繼續說服四絕老人。

在回程的路上，胡柏齡和麥小明內心都充滿着無盡興奮，縱然四絕老人不准他們重返迷踪谷，至少胡柏齡和谷寒香必得團圓，照樣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他們一路急趕，連夜間都不曾投宿，次日午後，便到達五台山南麓嶽王廟。

鍾一豪等人見胡柏齡和麥小明這麼快就回來，都有些愕然，爭着上前問長問短。

當麥小明說明曾到妙妙庵與谷寒香相會的經過後，衆人莫不歡欣鼓舞，雀躍三丈，只盼谷寒香能早日來與他們相聚。

這時由牢裏救回的七人，都已恢復得差不多，只要四絕老人允准胡柏齡和谷寒香重返迷踪谷，他們都可參加戰鬥行列。

三天後，谷寒香果眞來到嶽王廟，半年不見，似是越發國色天香，艷光照人。

陪同谷寒香前來的，除龐士冲外，連萬映霞也來了。

龐士冲和胡柏齡等人一見面就宣佈了個好消息，那就是四絕老人已准許胡柏齡重返迷踪谷再掌天下綠林，萬映霞則是奉妙妙老尼之命前來助陣。

衆人無不歡天喜地，當晚就在嶽王廟破例大開筵席，直喝得不醉不休。

衆人商議的結果，決定次日便出發再回白姑寺，然後對迷踪谷展開行動。

另外一件令衆人高興的事，便是龐士冲也情願仗義相助，因爲他在護送谷寒香前來的路上，谷寒香已眞的拜他作義父了，當然要幫乾女兒的忙。

次日一早出發，兩日後便回到白姑寺。

令他們大大吃驚的是，白姑寺住持悟塵和他三名弟子以及天禪、天望大師等人竟然全不見了，只剩下一座空寺。

不管如何，衆人還是在白姑寺住了下來。

當晚，胡柏齡派出萬映霞和文天生到萬月峽，目的是向李茂查詢是否知道白姑寺發生了什麼事，再派出江北三龍到附近市鎭採購食用之物，然後集合所有人在禪堂議事。

胡柏齡是主事之人，但因龐士冲係前輩人物，又是谷寒香的義父，便推讓龐士冲主持大局。

龐士冲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坐上了主位。

麥小明搶先道：「要行動就該越快越好，龐老伯，明天就動手好不好？」

龐士冲道：「老夫也是這意思。依老夫判斷，白姑寺內少林方面的人，必定也都陷入迷踪谷。不過老夫希望能先了解一下迷踪谷內最近的情況，然後再採取行動。」

麥小明拍拍胸膛道：「那很簡單，晚輩今晚就進谷設法踩探一下。」

龐士冲搖頭道：「誰都去得，就是你去不得。」

「爲什麼晚輩去不得？」

「你是霍元伽的眼中釘，萬一有了差錯，只怕就有去無回了！」

「晚輩一定有辦法脫身。」

「不成！老夫不准你去。」

麥小明正要再講，忽見一名大漢匆匆奔了進來。

立刻，禪堂內響起一陣驚喜的呼叫聲。

原來這大漢竟是失踪半年的江北五龍老大出雲龍姜宏。

姜宏是半年前鍾一豪等人由天台山返回時先遣回谷，但回谷後却又一直沒有他的消息。

鍾一豪迫不及待的問道：「姜兄這幾月究竟人在哪裏？」

姜宏首先向龐士冲、胡柏齡、谷寒香見了禮，來不及多問谷寒香是怎麼活回來的，便道：「休得提起，兄弟半年前剛由天台山回谷，便被霍元伽囚禁在一處秘洞裏。」

鍾一豪皺眉頭道：「你又是怎麼跑出來的？」

姜宏道：「多虧一個叫趙福的三天前偷偷把兄弟放出。」

「你怎知我們已來了白姑寺？」

「兄弟先藏在萬月峽，聽李管家說，胡盟主已經重新出山，目前正在白姑寺，因之兄弟就趕來了，正好方才在路上遇到了文天生和萬姑娘。」

「少林掌門天禪大師帶領天望大師和二十四名弟子前些天也住在白姑寺，現在都不見了，你可知道是怎麼回事？」

「趙福對兄弟講過，他們已都被霍元伽擄進迷踪谷去了！」

「迷踪谷目前的情形怎麼樣？」

「還是老樣子，只是據說新近又增添了不少人馬。」

姜宏接着把所知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只聽龐士冲道：「好了好了！用不着再派人進谷踩探了，現在大家就回去休息，夜晚派出必要警戒，明天一早就展開行動。」

* * *

次日早餐後，龐士冲、胡柏齡、谷寒香等一行將近二十人，由白姑寺出發，開往迷踪谷。

他們要正大光明的進谷，所以時間選在白天。

來到谷口，關卡上的哨兵一見死去的兩位前任盟主胡柏齡和谷寒香居然率隊出現，全驚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胡柏齡並不難為他們，要他們派人速速進谷向霍元伽通報，然後再招呼衆人緩步向谷內進發，目的是讓霍元伽來得及準備。

當他們到達綠林總寨聚義廳前的廣場上，霍元伽早已列陣等待。

所謂列陣等待，並非列陣相迎，而是列好了陣式，劍拔弩張，一副兵刃相見的氣勢。

站在霍元伽身後的不下數十人之多，依稀可辨的，便有嶺南二奇、崆峒五魔、毒火成全、黑魔時寅、牛奔、火莽、羅錚、丁一魂、高嶙、張敬安、天機、天覺、悟明以及九名銅人。

如此陣容，等於迷踪谷精銳盡出。

更令胡柏齡等人驚異的，連少林掌門天禪大師、天望大師以及少林二十四名僧人也在內。

胡柏齡等人緩緩來到霍元伽身前二丈外，也停下脚步。

霍元伽等人，原已在白姑寺見過胡柏齡，此刻見谷寒香也已出現，不少人都不免大驚失色。

但霍元伽對這二人是否眞是胡柏齡和谷寒香，似乎仍心存懷疑，否則，他必定另有一套應付辦法。

龐士冲首先發話道：「霍元伽，迷踪谷前後兩任的盟主都來了，你目前雖也貴為綠林盟主，但總不能不承認曾做過他們二人的屬下，如今不但不大禮相迎，反而列陣以待，成什麼體統？」

霍元伽冷然笑道：「龐士冲，你不在長白山逍遙，為什麼也來趟渾水？」

龐士冲哼了聲道：「老夫為救援綠林蒼生而來，怎能說成趟渾水？霍元伽，你若知禮知趣，就該立即讓出綠林盟主之位，也許仍能保住你昔日副盟主之職。否則，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霍元伽臉色驟變，喝道：「迷踪谷豈容你這老匹夫猖狂？哪個出去把他拿下！」

他身後高手雖多，但却都凜於龐士冲的威名，誰都不敢自告奮勇出戰。

霍元伽轉頭望了巴天義一眼，低聲道：「要天禪老和尚出戰！」

只見巴天義來到身後的天禪大師旁，在他身邊比手講了幾句話。

說也奇怪，天禪大師竟然倒提着龍頭禪杖走了出來。

誰也想不到，霍元伽竟然首先派天禪大師出場，分明在為龐士冲等人出難題。

龐士冲正在為難，只見谷寒香已手橫短劍，蓮步姍姍的走了出來。

龐士冲叫道：「香兒小心，這老和尚正是當今少林掌門天禪！」

谷寒香不動聲色道：「義父放心，女兒早就認識他！」

龐士冲道：「他雖然已經迷失本性，但武功仍在，妳千萬不可輕敵，而且還最好別傷了他。」

谷寒香道：「女兒知道。」

她的話剛剛說完，忽見天禪大師龍頭禪杖一掄，「呼」的一聲，有如風馳電掣般攔腰掃了過來，威勢之猛，直可驚天動地。

龐士冲、胡柏齡等人正在為谷寒香捏一把冷汗之際，谷寒香却已失去所在，使得天禪大師空發一招，反而閃了個大觔斗。

原來谷寒香不知用的什麼身法，竟然在瞬息間閃過龍頭禪杖一記橫掃，直到天禪大師收勢之後，又在原地現身，就像是一具魅影，忽而消逝忽而復現一樣。

雖然她並未出手，却看得全場所有的人無不瞠目結舌。

尤其胡柏齡，總算親眼目睹了愛妻此刻的身手。

霍元伽喝道：「天禪老和尚，等什麼？還不快快再發招！」

誰知天禪大師剛欲發動第二招，却忽然身子一仰，向後倒了下去。

在場中人，幾乎誰都沒看清天禪大師是為什麼忽然倒下去的，但却誰都知道他是中了谷寒香的指力和掌力。

看谷寒香時，仍站在原地未動，剛才發生的事，就像與她完全無關一般。

霍元伽大驚之下，回頭瞥了崆峒五魔一眼道：「你們一起上！」

五魔雖然也驚駭谷寒香高不可測的身手，但仗着人多，又不敢不遵霍元伽的令諭，互遞一個眼色，一擁而上，齊齊向谷寒香攻了上來。

崆峒五魔個個都稱得上是頂尖高手，如今五人聯手，羣起合攻，威力豈同小可。一時之間，竟把谷寒香也逼得手忙脚亂。

谷寒香方才出戰天禪大師，所以能得心應手，不外是因天禪大師因心神喪失，以致反應遲鈍，雖具蓋世武功，谷寒香仍有機可乘。

此刻一人迎戰五魔，自然顧前不能顧後，顧左不能顧右，縱然她的武功已達登峯造極之境，却被糾纏得難以盡情發揮。

麥小明一見師嫂陷身重圍，不等龐士冲和胡柏齡發令，立刻挺劍也加入戰圈。

有了麥小明加入，情勢隨之大變，反而逼得五魔步步後退。

忽聽胡柏齡大喝道：「住手！」

谷寒香和麥小明聞言雙雙向後躍退。

五魔已有些招架不住，自然不敢追襲。

麥小明却心中有些不快，叫道：「師兄，小弟和師嫂馬上就可把這五個王八蛋結果，您怎麼却忽然叫停？」

胡柏齡道：「你和你師嫂只管退下去，現在由我來親自和他們會會。」

谷寒香和麥小明只好退回陣中。

胡柏齡目注霍元伽道：「霍元伽，你好像始終不相信我是眞正的胡柏齡，可敢親自出手和我一戰？」

此刻的霍元伽，已成騎虎難下之勢，雖已有些相信對方是胡柏齡，却又不便承認。因為他一旦承認，就必須讓出綠林盟主寶座，這又豈是他甘心情願的事？

當下，他强作鎭定，陰森森一笑道：「老夫身為天下綠林盟主，手下戰將如雲，對付尊駕，何須親自出手？」

霍元伽再喝令崆峒五魔道：「還是由你們五人一起上！」

崆峒五魔見又是以五對一，而且弄不清是眞胡柏齡還是假胡柏齡，自是毫無所懼，五人分取五個方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閃電般圍攻上來。

胡柏齡見五魔來勢太猛，也不敢過份大意，一出手便兩種兵刃並用，右劍左拐，旋身迎戰。

這時站在前面的谷寒香和麥小明，都凝神蓄勢以待，準備隨時出手相助。

雙方一交手就各出絕招，很快便把胡柏齡圈在一片滾滾流動的光影之中，此時即使有人想上前助陣，也似乎難以插進手去。

雙方高手都屏息以待，個個看得眼花撩亂，而胡柏齡方面的人除眼花撩亂外，更加上提心吊膽。

起初，五魔一下子就把胡柏齡包圍得十分緊密，似乎有意迫使胡柏齡無法施展。

但如此一來，大魔陰天琳的「血霧散」也不易撒手施出。

片刻之後，包圍圈却又越來越鬆，顯然已是被胡柏齡劍、拐交施的威力逼得不敢過份靠近。

大魔陰天琳見施放「血霧散」的時機已到，趁空探手入懷，立即揚腕準備向胡柏齡面部撒去。

哪知他右腕剛剛揚起，突然右肩一涼，整條手臂，竟然被胡柏齡的長劍齊肩削下，當即倒臥在血泊之中。

其餘四魔，見大魔斷臂倒地，一時之間悲憤攻心，不但不退，反而招術攻得更猛。

兵刃交錯震響間，只聽「砰」的一聲，胡柏齡竟然一拐又砸中了二魔巫道全頭頂。別說二魔巫道全的腦袋是肉做的，即使是個鐵球，照樣也會被砸個鐵殼迸裂。

巫道全連叫都沒叫出，便當場做了無頭之鬼。

剩下的三魔，雖然個個膽顫魂飛，在這種情形下，却並無一個趁機逃逸，依然全力聯手硬拚。

只是又是一聲慘叫，三魔刀魔谷一峯的腦袋竟然飛起一丈多高，腦袋尚未落地，身子已先倒了下去。

此人雖身首異處，但中氣之足，却令人震驚。

那一聲慘呼，不消說是腦袋尚在脖子上時所發，但腦袋離開脖子後，却仍餘音不絕，如非當場耳聞目睹，誰也不會相信眞有這種怪事發生。

此刻最心膽俱裂的，該是四魔劍魔司太平，因為胡柏齡殺人是按照五魔順序依次殺的。先殺大魔，再殺二魔，如今殺了三魔，下一個必定是自己了。

心念及此，哪裏還敢再戰？正欲抽身急退，不想對方的鐵拐已到，竟然把四魔司太平攔腰掃成兩段。

五魔色魔花秀這時早已兩腿發軟，想跑也跑不動，被胡柏齡振腕一劍，腦袋也搬了家。

胡柏齡頃刻之間，連斬崆峒五魔，這等神勇，全場所有的人，包括龐士冲在內，幾曾見得，一時之間，幾乎全都呆在當地。

其實胡柏齡自三年前復出江湖就任天下綠林盟主後，即下決心不再枉殺無辜，但崆峒五魔却並非無辜，這五人狼狽為奸，惡跡昭彰，把他們除去，反而是做了一件造福綠林的好事。

胡柏齡本以為霍元伽會就此屈服，也可免去再一次腥風血雨更為慘烈的殺戮局面，豈知霍元伽在微一停頓之後，竟發動身後的百餘名高手，像海潮般一起向胡柏齡方面衝殺了過來。

這一來，胡柏齡、谷寒香、龐士冲方面的羣豪，也都衝殺過去，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立即展開，狀況之慘烈，絕非局外人可以想像。

胡柏齡、谷寒香、龐士冲、麥小明擔心損傷了自己的人，都搶在第一線拚力廝殺，以四人的神勇，霍元伽方面的高手，並無人能抵擋得住。雙方交擊了片刻，便大都四散奔逃。

霍元伽見大勢已去，急急率領嶺南二奇落荒而逃。

胡柏齡和谷寒香念在這三人曾是自己屬下，本想放他們一馬，但

龐士冲、麥小明、鍾一豪、余亦樂等人却不肯捨，很快便把他們制服，然後押回聚義廳。

龐士冲所以不當場結果他們，不外是爲了尊重胡柏齡和谷寒香，以便交由他們夫妻親自處置。

這時大廳外的廣場早已屍橫遍地。毒火成全、黑魔時寅、火莽、牛奔以及江南四怪中的老大山魈毛越，全倒臥在血泊之中。

至於少林方面的天禪、天望、天機、天覺、悟塵以及那數十名僧人，却都已不知去向，只有少數幾名僧人，也死在混戰之中。

誰知片刻之後，大廳外竟一下子又湧來好幾百人。

胡柏齡等羣豪看得大感吃驚，好在很快便看出原來他們是擁戴故主表明效忠而來的。

當下，胡柏齡朗聲告訴他們暫且各回崗位，等事情處理完畢後再一一接見慰問。

衆人這才歡呼而散。

胡柏齡檢視自己帶來的羣豪，除少數幾人戰傷外，其餘都完好無恙。

龐士冲吩咐江北四龍守住大廳門口，繼續監視有何動靜，然後招呼衆人進入大廳。

霍元伽、巴天義、宋天鐸隨後也被麥小明、鍾一豪、余亦樂等人押了進來。

龐士冲料定胡柏齡對這三名首惡份子不忍心從嚴處置，不等胡柏齡開口，便冷然笑道：「你們三個還有什麼話說？」

霍元伽和嶺南二奇當眞能屈能伸，竟然兩條腿一軟，齊齊跪了下去。

龐士冲哦了聲道：「這算什麼？跪着有什麼用，講話要緊！」

霍元伽囁嚅着道：「霍某但求不死，還望龐老英雄從輕發落！」

龐士冲笑道：「你求老夫沒用，殺不殺你，全由胡盟主決定，老夫是局外人。」

霍元伽抬頭望了胡柏齡一眼道：「他眞是胡盟主嗎？」

只聽麥小明罵道：「老王八蛋！瞎了你的狗眼，難道胡盟主還有假的？」

霍元伽立即轉跪向胡柏齡道：「屬下有眼無珠，罪該萬死，若早知眞是盟主，屬下也早就率衆恭迎盟主復位了，怎敢做出這等無法無天之事。」

麥小明叱道：「你若不是落到現在這個地步，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霍元伽乾咳了兩聲道：「麥小兄弟，你就做做好事，幫我講幾句好話吧！」

麥小明兩眼一瞪，道：「誰是你的麥小兄弟，也不撒泡尿照照，你夠資格和我稱兄道弟嗎？」

胡柏齡轉頭望向谷寒香道：「香妹，我去後妳曾繼任了兩年盟主，和他相處的時間比我長，對他所作所爲，知道得比我可能要多些，妳認爲該如何發落他？」

谷寒香想了想，幽幽吁口氣道：「還是由大哥做主吧！不論你怎樣處置他，我都沒有意見。」

胡柏齡略一沉吟，望向霍元伽道：「你是否還希望回任副盟主？」

霍元伽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忙道：「屬下只求不死，若盟主肯讓屬下再任副盟主，大恩大德，屬下沒齒難忘，從今以後，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却聽麥小明叫道：「師兄，這老小子人面獸心，他數月前夜焚柏齡院幸未如願，不然，今天跟隨您的這夥人，便全都沒命了。你饒他不死就已大大不該，怎可再恢復他的舊職？」

胡柏齡不動聲色道：「不管如何，他總是我當年手創迷踪谷的舊屬，他既然此刻已經知錯，我總不該虧待於他。」

麥小明正要再爭論，却聽谷寒香道：「小明不必再說了，聽大哥的話，不會錯了。」

麥小明只好氣呼呼的不再言語。

胡柏齡吩咐道：「你們三個都起來，我還有很多事情要你們做。」

霍元伽、巴天義、宋天鐸有如死囚得蒙大赦，小心的爬起身來，幾乎同時躬身垂手道：「盟主要屬下做什麼，快請吩咐！」

胡柏齡道：「大廳外的屍體，馬上清理埋葬，餘下事再聽候吩咐！」

三人應聲而去。

鍾一豪擔心霍元伽等三人逃走，忙道：「盟主，要不要再派人監視他們的行動？」

胡柏齡道：「不必，他們已知不死，而且仍可復任原職，豈有逃走之理。」

接着又吩咐鍾一豪、余亦樂、范玉崑、文天生、鮑超、洪澤、王大康等人道：「各位現在就到谷內谷外分頭尋找武林方面的人，他們都已服過『向心露』，喪失神智，不可能走得太遠，找到之後，就把他們帶回聚義廳來！」

衆人隨即領命而去。

這時，胡柏齡的舊屬心腹曾數度冒死到萬月峽和白姑寺傳遞消息的李茂、趙福也來到大廳向胡柏齡、谷寒香拜見，並告知谷內詳情。

龐士冲道：「現在就由老夫在此坐鎮，你們不妨趁這機會到谷內各處走走。」

於是胡柏齡、谷寒香率領在場的麥小明、苗素蘭、苗素苓、萬映霞，在李茂和趙福的陪同下，展開對迷踪谷的巡視。

他們每到一處，就有一處發出歡呼聲。

回程時，來到了東海院，只見大門深鎖，却有一名嘍兵在負責警衛。

這名嘍兵名叫高三，一見胡柏齡等人到達，連忙過來行禮。

胡柏齡並未命高三開門進去查看，却望着大門上方那「東海院」三個大字道：「這地方是什麼時候取名東海院的？」

谷寒香蹙起雙眉道：「小妹在時，這裏也不叫東海院。」

麥小明連忙解釋道：「師兄和師嫂有所不知，霍元伽收了一個女的叫許小旦，就把她安置在這裏住。因那女的自稱是東海來的，所以就把這裏取名東海院。」

接着問高三道：「既然有人在裏面住，爲什麼却又鎖上大門？」

高三道：「稟麥頭領，現在裏面已經沒人住了。」

麥小明哦了聲道：「那女的呢？」

高三道：「死啦！」

麥小明不覺一楞道：「是怎麼死的？」

高三道：「上吊死的。」

「她爲什麼要上吊？」

「許仙子老是一個人在迴旋樓上，霍盟主又不准男人來，許仙子受不了發了瘋，最後便想不開上吊死了！」

這幾句話不打緊，只聽得谷寒香、苗素蘭、苗素苓、萬映霞都已嬌靨泛紅。

麥小明忙揮揮手道：「別說得這麼難聽，既然那女的死了，爲什麼不叫別人來住，空着多可惜，又何必還派人守門？」

高三道：「霍前盟主本來準備派人來住，但許仙子死後陰魂不散，常常鬧鬼，誰都不敢住，只好把這裏做爲倉庫，小的現在是在看守倉庫。」

麥小明笑道：「小心夜晚被那女鬼捉走。」

高三道：「沒關係，晚上是雙警衛，有件就用不着怕了。」

當胡柏齡、谷寒香率領衆人再回到大廳時，不覺都嚇了一跳，只見大廳地上竟躺了幾十個人。龐士冲、鍾一豪、余亦樂等人正在來回巡視。

胡柏齡愕然道：「這是怎麼回事？」

龐士冲道：「你所要找的人，除了少數幾個死的，全找回來了。只有少林叛徒和一個叫高嶙的不知去向。」

胡柏齡立即也和谷寒香、麥小明巡視了一遍。

果然天禪、天望、天機、天覺四位大師全在。另外便是悟塵、普凡、普濟、普渡以及羅錚、丁一魂、張敬安和二、三十名少林弟子，連那九名銅人也在內。

胡柏齡看了一陣道：「他們怎麼都躺在地上，好像已經人事不知。」

龐士冲道：「老夫已經給他們每人餵下一粒解藥，他們都必須昏睡十個時辰，大約明天早上才可醒來，醒來之後就完全復原。」

胡柏齡一皺眉頭道：「這麼久的時間，讓他們一直躺在大廳，只怕不太妥當。」

鍾一豪道：「這裏離天星院最近，待會兒屬下命人把他們抬進天星院。」

胡柏齡道：「這樣最好，鍾賢弟請再馬上交代廚房，今晚在大廳廣場設宴慶功，所有兄弟，全體參加。」

* * *

當晚，迷踪谷聚義廳外的廣場上，席開百餘桌，鞭炮及歡騰之聲不絕，響遍山谷，盛況空前。

胡柏齡當眞寬宏大量，竟把霍元伽、巴天義、宋天鐸三人也安排在首席，龐士冲是當然的坐在最上位。

另四人便是胡柏齡、谷寒香、鍾一豪、余亦樂，連麥小明都排除在首席之外。

這一頓酒筵，直吃到將近二更，才個個酒醉飯飽，盡歡而散。

胡柏齡等人仍住在柏齡院，只有龐士冲因須隨時檢視服下解藥的人，便帶着麥小明住在天星院。

麥小明和龐士冲進入天星院剛睡下不久，便聽有人輕輕敲門。

麥小明披衣下床，打開門後，進來的赫然是鍾一豪和余亦樂，二人全是勁裝打扮，而且腰佩兵刃，不覺訝然問道：「你們二位來做什麼？」

鍾一豪低聲道：「有事來找龐老前輩和你商議！」

龐士冲這時也由床上坐起，接口道：「什麼事快說！」

鍾一豪道：「龐老前輩可看出霍元伽和嶺南二奇仍心懷二意？」

龐士冲頷首道：「老夫當然看出他們並非眞正甘伏，若把這三人留在迷踪谷，總是你們的後患！」

鍾一豪道：「今晚因天星院多住進幾十人，晚輩已命嶺南二奇和霍元伽合住一室，他們三人進房後，必定竊竊私議。

「晚輩和余先生來，是想找麥小明兄弟一起到霍元伽窗外竊聽他們說些什麼，必要時也好把他們一舉成擒，免除後患！」

龐士沖略一沉吟道：「多虧你們想得周到，現在你們就去，若有需要老夫幫忙之處，隨時來通知我。」

麥小明匆匆著好裝，佩上長劍，立即隨同鍾一豪、余亦樂悄悄出了房門。

霍元伽住在天星院最後一室，後窗外便是圍牆，中間只留了一條寬不過五尺的通道。

鍾一豪等人是由外面躍進圍牆，再潛到霍元伽窗外。

裏面果然有竊竊私語聲傳出。

正因霍元伽和嶺南二奇正在交談，再加上酒喝得不少，因之，警覺心也隨之減低。

鍾一豪等三人在窗外屏息竊聽。

只聽霍元伽道：「只要把柏齡院的人通通結果了，老夫便可恢復盟主之位，胡柏齡只不過又做了一天盟主而已！」

巴天義道：「依屬下之見，連少林方面也要一起殺光，留着他們勢必成爲後患！」

霍元伽頓了一頓道：「你的意思要怎樣殺法？」

巴天義道：「現在殺他們，最簡單不過，他們今晚都安置在天星院，而且一個個人事不知，全數殺了他們，不費吹灰之力。」

霍元伽道：「若不是你提起，老夫還眞沒想到這件事呢！」

房內沉寂了半晌，又聽宋天鐸道：「盟主眞有把握把柏齡院的人殺光嗎？」

霍元伽嘿嘿笑道：「老夫從來不做沒把握的事，實對你們說，崆峒老大陰天琳的『血霧散』，我已得到不少。

「趁他們熟睡時，由窗外散到屋內去，他們很快便會人事不知，縱然他們個個都有胡柏齡那樣高不可測的武功，也變成了死人一樣，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殺他們又有何難？」

宋天鐸道：「盟主準備什麼時候動手？」

霍元伽道：「現在動手還早了點，必須等他們熟睡後才能行動，不過這裏天星院少林方面的，馬上就可動手了！」

窗外的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聽到這裏，立刻悄悄退至數丈外的秘處。

鍾一豪道：「果然不出所料，若咱們今夜不來，只怕後果就不堪設想！」

余亦樂道：「事不宜遲，趁他們還沒準備，咱們現在就可殺進去了！」

鍾一豪道：「這三人都不是易與之輩，絕對不能讓他們有任何一個逃脫，我現在就去把龐老前輩請來，小明請守住後窗，等聽到龐老前輩來了以後再一起動手！」

麥小明隨即又來到後窗外。

不大一會兒，鍾一豪已把龐士沖請來，加上余亦樂，共是三人，來到霍元伽住處的前門。

鍾一豪在路上早已和龐士沖商量好，來到門外，就按照計劃行事。

只聽鍾一豪敲門叫道：「霍副盟主睡着了沒有？」

霍元伽瞿然一驚，問道：「什麼人？」

鍾一豪道：「兄弟鍾一豪，奉盟主之命，有事與霍副盟主商議。」

霍元伽楞了楞道：「什麼事這樣要緊？」

鍾一豪道：「兄弟進入房間後自當實講！」

房門打開，開門的却是宋天鐸。

鍾一豪閃電般一劍直向宋天鐸當胸刺去。

宋天鐸一聲慘叫，便倒臥血泊中。

霍元伽和巴天義大驚之下，猛見鍾一豪身後更有龐士沖和余亦樂，來不及取兵刃，便慌忙由後窗向外衝。

巴天義搶在前面，穿窗而出，尚未落地，便被麥小明一劍削去了腦袋。

霍元伽身子剛出窗一半，一見是麥小明守在外面，便急急又向後倒躍。

因爲他明白，碰到麥小明必死無疑，退回室內，也許還有活命的機會。

哪知他身子剛退回，鍾一豪的劍鋒早到，正好把他攔腰斬斷。

狠狽爲奸的霍元伽和嶺南二奇，就這樣頃刻之間完結了生命。

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三人幹下了這件大事，事先並未告知胡柏齡，擔心受責，便央求龐士沖陪他們一同到柏齡院見胡柏齡。

胡柏齡得知上情後，當然也不能責備他們，反而嘉獎他們立下了大功。

* * *

次日上午，少林方面的人和羅錚、丁一魂、張敬安都已清醒過來。

中午，胡柏齡設下素餐，款待天禪、天望、天機、天覺、悟塵以及他們的數十名弟子。

餐後，天禪大師率領衆弟子，押着九名銅人，向胡柏齡、谷寒香等人道別。

至於羅錚、丁一魂、張敬安三人，都決定留在迷踪谷爲胡柏齡效命。

胡柏齡、谷寒香親率鍾一豪、

余亦樂、麥小明等人爲天機大師等送行。

龐士沖也一起出谷，他決定要把翎兒帶回來交給胡柏齡和谷寒香，然後自己也準備在迷踪谷再盤桓些日子。

出了谷口，忽見遠處樹蔭下有兩個人影，似是正向這邊張望。

麥小明眼尖，早看出是高嶙和悟明，便向苗素苓打一聲招呼，二人立即施展輕功，疾如劃空急矢般向那樹蔭下掠去。

高嶙和悟明一見被對方發覺，急急撒腿狂奔。

但他們的輕功却難以和對方相比，很快便被麥小明和苗素苓追上，於是四人當場展開一番搏殺，麥小明攔住了高嶙，苗素苓則和悟明交上了手。

悟明武功本來並不甚高，交手不到十招，便被苗素苓點中了穴道。

苗素苓不肯殺他，不外因他是少林叛徒，應該交由天禪大師帶回少林治罪。

高嶙因武功高强，雖非麥小明對手，但麥小明因他是自己師兄，却不便遽下毒手，而短時內想把他生擒活捉，又並非易事。

就在二人纏鬥間，鍾一豪已隨後趕至，一劍由高嶙後背穿入，高嶙當場一命嗚呼。

苗素苓、麥小明、鍾一豪押着悟明回來，交與了天禪大師。

天禪大師高宣了一聲佛號道：「善惡到頭終有報，這孽畜總算得到報應了！」

接着又回身道：「胡盟主和胡夫人以及各位施主不必再送，此番承蒙仗義相助，少林一門，永銘不忘，今後如有用得着老衲之處，只要派人到少林招呼一聲，赴湯蹈火，老衲在所不辭！」

龐士沖也回身道：「老夫也請諸位不必遠送，山寨初復，百事待理，還是回去忙你們的要緊，過幾天老夫便把翎兒送來，讓你們綠林總寨，再添一份喜慶！」

（全書完）

上文提要：

身披藍紗少女名叫藍小蝶，恪於母命不曾習過武功，但却背熟了「歸元秘笈」的全部內容，並從母親那裡習得精深內功，亦掌握了「大般若玄功」的克敵手法，甚至可以下意識地躍起丈多高，掉下來還能飄然落地。她憑仗這些功夫及「歸元秘笈」所載述的療傷方法開始爲將死的馬君武療治……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巧語矇騙　誘君入險

白雲飛輕輕嘆口氣道：「妳如眞要殺他之時，望能先告訴姊姊一聲，不要擧刀就刺。」

藍小蝶未答話，曹雄尖銳的聲音又在石室門外響起，道：「馬兄身受那等重傷，我這做兄弟的，如何能不入石室探望一番？」

白雲飛聽得暗暗叫糟，顯然，李青鸞已把馬君武慘重傷情，告訴了曹雄。

要知白雲飛在峨嵋山相救馬君武，免於曹雄用卵石活埋危難之事，一直未對李青鸞說過，是以李青鸞迄今不知那段經過。

祇聽李青鸞長歎了一口氣道：「你是武哥哥的朋友，看他自是應該，祇是他療傷正在緊要關頭，甚麼人都不能進去打擾，黛姊姊告訴我說，這療傷要費三日夜以上時間，你要看他，等明天三日夜期滿之後，你再來吧！」

曹雄驚訝的啊了一聲，道：「甚麼？他那樣慘重內傷，還眞有療好之望不成？」

彭秀葦大概看出了曹雄異常神情，截住了李青鸞之言，冷冷接道：「你這人怎麼這等不識抬擧，人家已對你說得十分清楚了，還在囉囌甚麼？」

曹雄冷笑一聲道：「姑娘這份尊容倒和說話一般，使人不敢恭維，如果我一定要進這石室，妳又敢怎麼樣？」

彭秀葦道：「那就請你試試我七步追魂沙味道如何？」

李青鸞似是十分爲難，幽幽勸道：「你們不要吵啦！驚擾了黛姊姊，怎麼辦呢？你一定要見武哥哥，就請在這裏住兩天吧，待他傷勢復元，再見也是一樣。」

但聞步履之聲逐漸遠去，幾人似已離開石室門外。

白雲飛聽李青鸞作主留下曹雄，心中暗暗吃驚，忖道：此人生性陰毒，武功又高，此刻找上白雲峽來，祇怕不會懷着甚麼好意，李青鸞胸無城府，留他住下，這無異開門揖盜。

她心中念頭還未轉完，忽覺馬君武長長噓了一口氣，倏然睜開眼睛，看到眼前情景，不禁一呆。

藍小蝶一揚手中匕首，在馬君武臉前一晃，冷冷的說道：「你回聚丹田眞氣，尚未能完全穩固，快些運氣調息，使氣血運行於經脈之間，自行再回聚丹田，然後，還要坐息四個時辰以上，才能算完全復元。」

白雲飛看得顰起眉頭，暗自忖道：妳這等冷漠的神態，那裏像替人療傷的模樣，手擧匕首，倒像是逼問敵人一般。

馬君武緩緩轉動眼睛，目光由藍小蝶臉上移注到白雲飛身上，嘴唇啓動，微微一笑，正待說話，忽覺一股冷氣逼到胸前，藍小蝶嬌脆冷漠的聲音又響起，道：「快些閉上眼睛，運氣行功，不許說話，也不許看來看去。」

他本有話要對白雲飛說，但聞得藍小蝶警告之言，又把目光緩緩轉投到她的臉上。

藍小蝶陡然一揚黛眉，右手匕首在馬君武胸前一抵，怒道：「你這人怎麼搞的，瞧着我幹甚麼？」

白雲飛看她神態越來越兇，忍不住低聲勸道：「蝶妹妹，他已暈迷過去兩旬之久，現下人雖清醒過來，祇怕神智還沒恢復，妳這般神情對他，叫他如何能安心運氣？」

藍小蝶對白雲飛勸解之言恍如未聞一般，對馬君武反而更兇起來，手中匕首揮動之間，帶起一陣冷風，罩住了他前胸小腹，擦穿馬君武衣服，胸前劃破一道寸許長的口子，鮮血汨汨而出。

白雲飛祇看得心頭泛上來一股寒意，右手疾伸而出，擒住藍小蝶右腕，想把她手中匕首奪下，那知手指還未觸到藍小蝶右腕上，忽見藍小蝶右臂疾揚而起，心頭一凜，趕忙把右手縮回。

再看馬君武時，已閉上雙目，胸前起伏不定，全身肌肉都微微抖動，原來他已遵照藍小蝶吩咐之言，運氣行功起來。

祇見藍小蝶慢慢坐了起來，把匕首放在枕邊，望着白雲飛微微一笑，低聲說道：「他要一說話，或是貪看我們，分了心神，恐怕會使他尚未引爲己用的眞氣，散滯於經脈之中，要是那樣，不但我們白費兩晝夜替他療傷之功，而且他也將落得殘廢之身。」

白雲飛看着馬君武前胸汨汨出血傷口，道：「這麼說來，他胸前傷口也是妹妹故意劃破的？」

藍小蝶點點頭，笑道：「我不故意傷他，祇怕他還不會這樣聽話，不過姊姊儘管放心，他這點皮膚之傷，不致影響他運氣行功。」

白雲飛輕輕歎息一聲，不再追問，目光凝注馬君武身上，靜觀變化。

但見他胸前起伏加速，全身波動也越來越大，氣息轉重，臉上泛現出一片艷紅之色。

藍小蝶忽然輕顰起黛眉道：「唉！以他個人之力，是無法重把那暢行全身經脈的眞氣，重新納歸丹田，看來我是還得幫助他了。」

她聲音中，微帶着一種幽怨，似是對白雲飛說，也似是自言自語。

白雲飛正在注意馬君武身體之變化，雖聽到藍小蝶口中之言，但却沒有分心去推想她話中含意。

祇見藍小蝶把嬌軀移近馬君武，慢慢伸出右臂，按在他「璇璣穴」上，片刻之後，馬君武鼻息轉勻，身上波動也逐漸平息下來。

忽聽他長噓了一口氣，倏然挺身坐起，俊目圓睁，注視着藍小蝶，白雲飛立刻暗運功力，拍了馬君武「天靈」「璇璣」兩大要穴，使他安靜下來。其實馬君武全身經脈已通，傷勢已好了大半，再經白雲飛拍中兩處要穴，神智逐漸由模糊中清醒過來。忽的一躍下榻，急向室外奔去。白雲飛縱身一掠，從馬君武頭上飛過，翻身攔住他微笑道：「你大傷初癒，精神體力均未復常，那裏能隨便亂跑……」她聲音忽然低得祇可對面相聞，接道：「木榻上那位藍姑娘，就是療救你傷勢之人，快些過去說幾句感謝之話，人家爲救你性命，忍受了無限委屈，如果言語間對你有甚麼刺傷之處，也要忍耐下去。」說完，輕伸皓腕，拉着他一隻手走回木榻。

藍小蝶滿臉嗔怒之色，手握匕首，目光逼注馬君武，一言不發。

白雲飛笑對藍小蝶道：「蝶妹妹！翠姨活在世上時，對我愛護像自己女兒一般，這十幾年來，我一直在想着翠姨對我的養育恩情，過幾天，咱們一起到妳們住的百花谷去，也讓我祭拜祭拜翠姨墳墓，聊盡一點孝心。」

藍小蝶微一怔神，忽然拋下手中匕首，垂首閉目，兩行淚水緩緩由眼角流下，低聲答道：「小婢知罪了，但請公主責罰就是。」說完話，一躍下榻，盈盈跪拜下去。

白雲飛急忙伸出雙手，扶起藍小蝶嬌軀，道：「翠姨對我的養育之恩，重如再生父母，咱們以後還是以姊妹相稱的好，我比妳大上幾歲，就算姊姊吧！再說妹妹的父親，又是我授業恩師，不管怎麼算，咱們都是姊妹，以後，千萬不要這般對我，你這樣反使我心中不安了。」

她側目望了馬君武一眼，接道：「你這人怎麼啦！我蝶妹妹爲救你性命，不知道忍受了多大屈辱，還不快拜謝救命之恩。」

馬君武被白雲飛拿話一逼，祇得深深一揖，道：「馬君武拜謝姑娘救命之恩！」

藍小蝶望也不望他一眼，冷冷的答道：「不是看在黛姊姊面上，誰愛管你死活！」

馬君武被她幾句話說得呆了一呆，縱步向石室一角默默低頭而立。

白雲飛輕輕一歎，拉着藍小蝶，一同在木榻上坐下，道：「事情既已過去，尚望妹妹看在姊姊份上，不要再去追究……」她本想還替馬君武辯解一番，但想到這種事，既羞於出口，又難辯說得清

楚，祇好忍下未完之言。

藍小蝶緩緩起來，道：「姊姊再要他坐息一陣，就可完全復元，我到外面去通知四個使女一聲，準備一下，就回百花谷去了。」

白雲飛聽她愈說愈是神奇，心中雖然不信，口頭上倒是不好反駁，淡淡一笑道：「有敵人來了白雲峽，我們出去瞧瞧去，妹妹可把調息之法傳給他，留他在這裡養息吧！」

藍小蝶側臉望了呆站在石室一角的馬君武一眼，祇見他垂首閉目，臉泛愧色，一派拘謹神情，心中忽生不忍，聲音也較前柔和了很多，道：「你再坐息一陣，就可完全復完，最要緊是，把我助你的眞氣，借爲己用，先行百骸，再納丹田，運行數次之後，即能融歸己有。」

白雲飛輕步走到馬君武身側，低聲慰道：「快去依言而作。等一下，我帶鸞妹妹一起來看你。」

馬君武慢慢睜開眼睛，淡淡一笑，也不答話，就地盤膝而坐，運功調息。

白雲飛和藍小蝶携手出了石室。

馬君武得藍小蝶以本身修練的眞氣相助之後，本已大好，身受曹雄太陰氣功所暗算，亦被藍小蝶以本身眞氣迫出體外，再連經兩次運氣調息，登時感到全身舒暢，百脈復通，正待再作第一度調運眞氣，忽聽石門一響，微風颯然，人影閃動，曹雄帶着滿臉笑意，躍落身側。

他目光盯在馬君武臉上，望了一陣，忽然格格大笑道：「馬兄好大的福命，兄弟實在想不到我們還有今日這見面之緣。」

馬君武歎道：「這一年來，有如渡過百年一般，想起身歷凶險，直似一場夢景……」話至此處，忽然一頓，仰臉思索一陣，接道：「曹兄，我們在峨嵋山中，好像見過一面，那時我傷勢甚重，不知是否記憶有錯？」

曹雄心頭微微一驚，略一沉忖，立時笑道：「不錯，不錯，那時馬兄正被身穿黑衣的女人，囚困一座山洞之中，兄弟曾與那女人動手相搏……」

馬君武道：「那女人就是名傳江湖的玉簫仙子，曹兄祇怕不是她的敵手。」

曹雄看馬君武神情間毫無懷疑之色，知他當時神智已昏，無法回憶起當時經過，心頭一寬，道：「說起來慚愧得很，兄弟竟連一個身受重傷的女人也打不過，反被她擊落在懸崖下水潭之中。」

馬君武道：「曹兄爲我，身歷落水之險，深覺不安，雖未能救兄弟，曹兄已盡心力，兄弟仍然感激得很。」

曹雄微微一笑道：「剛才已得令師妹述及馬兄受傷情形，兄弟十分擔心，祇是馬兄正值要療傷關頭，不便驚擾，祇得在洞外等候……」

馬君武正待答話，突聞石室外面傳來白雲飛的聲音道：「哼！那個奇裝異服，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壞透了，鸞妹妹，妳以後再見到他之時，千萬可要小心……」

祇聽李青鸞幽幽答道：「他是武哥哥的朋友，我怎麼能夠不理他呢……」

但聞兩人談話之聲，由遠至近，瞬息間已到石室門外。

曹雄忽然一舉右手，按在馬君武背後「命門穴」上，提高聲音，叫道：「馬兄，讓做兄弟的助你一臂之力，看看效力如何？」

他餘音未全落，白雲飛已躍入石室，但見他右手按在馬君武要穴之上，不禁驚得呆了一呆。

要知那「命門穴」乃人體十二死穴之一，曹雄祇要微一吐含蘊在掌心之內勁，立時可把馬君武震斃掌下。

祇聽曹雄格格的大笑一陣，說道：「馬兄氣血已可暢通百穴，傷勢已經大好，再經這一次調息，就可以完全復元了……」

白雲飛冷笑一聲，接道：「哼！貓哭耗子，裝甚麼假慈悲！」

曹雄口中雖在對馬君武說話，目光却盯在白雲飛臉上，這時，她已換着女裝，玄衣裹身，嬌軀玲瓏，瑰麗容色，耀眼生花，祇看得曹致目眩神馳。

白雲飛看他一雙眼睛祇管在自己身上打量，不禁心頭大怒，微一晃肩，已欺到曹雄身側，正待揮掌擊出，忽見曹雄按在馬君武「命門穴」上右手微向前一推，馬君武靜坐的身軀，倏的向前一傾，緊閉的雙目霍然睜開，白雲飛心頭一凜，急忙向後躍退。

白雲飛已和曹雄動手兩次，知他武功要比馬君武高出很多，何況他此刻已把右手按放在馬君武「命門穴」上……她心中如輪轉般，思索一陣，目光移注在曹雄臉上，說道：「你祇要不傷害他，甚麼事，我們都可以談。」

曹雄微微一笑道：「第一件，我們都不許提起已往舊事，免得鬧出誤會。」

白雲飛道：「好吧，不過，得定出限期，難道我今生今世，都得受此約言限制不成？」

曹雄道：「以一月爲期，時間不算長吧？」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不算長，也不很短，你還有甚麼話，請

快說吧！」

曹雄道：「第二件，一個月內，彼此不能有相犯行動。」

白雲飛道：「你難道不準備離開這裡了？」

曹雄道：「不錯，我想和妳們在一起玩它一個月，再走不遲。」

白雲飛心中雖然極爲不願，但見曹雄緊搭在馬君武命門穴上的右手，早蓄勁待發，祇得委委屈屈的答應一聲：「好吧！」

金環二郎格格一笑，忽然閉上眼睛，潛運眞力，攻入馬君武命門穴。

馬君武忽覺一股熱流，催動運行脈血，片刻之間，已遍達四肢百骸。

白雲飛靜靜的坐在一側，看着曹雄助馬君武脈血運行。

要知曹雄此刻的武功，已非昔年可比，內功亦有極大進境，不足一刻，馬君武那運行全身經脈間的眞氣，重又納歸丹田，忽的睜開眼睛，望着白雲飛微微一笑道：「我現在大概可以算是完全好了吧？」

白雲飛還未及接口，曹雄搶先接道：「馬兄的傷勢，已算全好，祇要再能安心調養幾天，待身體復元之後，就可恢復昔日雄風了。」

馬君武剛才凝神運功之時，意與神會，心無雜念，對白雲飛和曹雄一番問答之言，一句也沒聽入耳，是以，在聽得曹雄幾句稱讚之言後，回頭笑道：「如非曹兄相助之力，祇怕我還得多幾天調息時間，才能氣達百穴，血暢全身經脈呢！」

曹雄收回放置在馬君武「命門穴」上的右手道：「好說，好說，如果要是兄弟受了馬兄那等慘重之傷，恐早已屍骨冰寒多時了。」

馬君武歎道：「我這次所受之傷，的確是慘重至極……」他目光忽然轉投白雲飛臉上，接道：「都多虧這位白姊姊，援手相救，才得死裏逃生。」

白雲飛綻唇一笑道：「你應該感謝那位藍家妹妹才對，不是她，你那裏還有命在？」

馬君武想起剛才藍小蝶對自己冷漠神情，不禁默然垂頭。

曹雄突然站起身子，對白雲飛深深一揖，笑道：「在下該代馬兄謝謝白姑娘援手相救之恩。」

白雲飛臉色微微一變道：「哼！你不要裝得若無其事一般，總有一天，把你的惡跡告訴他。」

曹雄格格一陣大笑，故意打岔道：「好說！好說……」

這時，李青鸞也已進了石室，截住曹雄的話，叫道：「武哥哥，你的傷好了麼？」一張雙臂急向馬君武坐處撲去，坐在馬君武身旁，淚水泉湧而出，雙手緊緊握着馬君武，接道：「要是你不能活啦，我和黛姊姊，都要陪你住在一起，仍然可以天天跟你見面，所以，前天你傷勢重得快要絕望之時，我也沒有洒過一滴淚水。」

馬君武理理她拂在臉上的秀髮，笑道：「這些時日之中，恐怕苦壞妳了？」

李青鸞緩緩鬆開緊握馬君武的雙掌，抹去臉上淚痕，抬起頭笑道：「我沒有甚麼苦，受苦的都是黛姊姊，她要想法子救你，還要和很多壞人打架，唉！要不是黛姊姊，你是一定不能活啦。」

曹雄靜靜的站在一側，目睹李青鸞對馬君武諸般關懷舉動，心中頓生惡意，但他是城府極深之人，內心雖然恨得想把馬君武活劈劍下，但臉上仍然保持着平靜神色，絲毫看不出忿恨之情。

馬君武轉臉望着白雲飛，低聲說道：「姊姊數番相救之情，我祇有深銘在肺腑之中，今生今世，祇怕我無能報答了。」

白雲飛微微一笑，心中千言萬語，盡在那盈盈一笑中。

曹雄冷眼旁觀，看兩人相對馬君武，一般的恩義深重，再也忍不住心中積忿，冷哼了一聲，道：「馬兄這場傷痛之苦，可算沒有白受，做兄弟的……」他在積忿之下，幾乎說溜了嘴，趕忙輕咳兩聲，把後面幾句話重又嚥回肚中。

白雲飛目光湛湛的移注在曹雄臉上，冷冷接道：「不是你，他還不致於受那等慘重之傷，是也不是？」

曹雄面不改容的淡淡一笑道：「那裏，那裏，兄弟要有那樣大的本領，早就把馬兄救出峨嵋山了，也用不到白姑娘救他。」

白雲飛道：「甚麼兄弟兄弟的，你講話要有點分寸，哼！我雖然已答應你一月內不提舊事，不過你還是小心點好，要是想在我白雲峽搗甚麼鬼，你就別想活着離開括蒼山！」

曹雄格格一笑道：「祇怕妳未必一定能殺得了我！」

馬君武看兩人頂嘴愈來愈兇，祇怕當眞動起手，使自己左右爲難，趕忙勸道：「曹兄遠來是客，白姑娘請看在我的份上，相讓幾句吧。」

白雲飛輕聲一歎，道：「你自己也要小心一些，別讓人家把你給計算了，你還不知道怎麼死的呢！」

馬君武素知她不肯隨便說話，此際，連番撩撥曹雄，決非無因，不覺轉過臉望了曹雄兩眼。

金環二郎畢竟是心機深沉之人，雖然處在大不利己的情勢之下，仍然毫無驚慌之色，淡淡一笑

道：「我和馬兄一見如故，才不惜千里迢迢的跑到白雲峽來看他，白姑娘連番挑撥，不知是何居心？咱們武林中人，最重信義二字，既是出口之言，自是不能反悔。」

他怕白雲飛把峨嵋山目睹之事，當面揭穿，故而又拏話把她扣住。

白雲飛冷笑一聲，拉着李青鸞一齊退去，左脚跨出石門，又陡然回過頭，對馬君武道：「你要小心自己，最好不要離此室一步。」說完，又隨手帶上石門。

這時，馬君武已看出白雲飛一切言行，不祇是爲了厭惡曹雄，她再三警告要自己小心，定非無的放矢，不禁提高了幾分警覺，暗中運氣戒備。

但他這戒備之心，那裡能逃過曹雄一雙眼睛，祇聽他格格一笑道：「怎麼？馬兄眞的對兄弟不放心了？」

他這單刀直入的一問，反使馬君武大感尷尬，連聲答道：「那裡，那裡……」忙把提聚的眞氣散去。

曹雄目光流動，打量了石室一遍，笑道：「這石室之中，佈置倒還不錯，不知是何人臥室？」

馬君武訕訕一笑道：「兄弟身受重傷之後，被人送到這座石室中療治，說起來慚愧得很，這座石室，正是那位白姑娘的臥室。」

曹雄笑道：「她能把馬兄放在她臥室之中療傷，交情定非泛泛……」突然，他目光觸到木榻一角，放着一個精巧的玉盒，心中一動，暗道：那精巧玉盒之內，定然放的是異常珍貴之物，怎麼想個法子，取到手中，打開看看？也許正是我遠道來此尋求之物。

他心中雖在轉着念頭，目光却迅速移開那精巧玉盒，生怕引起馬君武注意。

馬君武被曹雄說得臉上泛起紅暈，歎口氣道：「她對我的確恩重如山……」沉吟了半晌，忽然想起龍玉冰來，立時反問道：「曹兄，我龍師姊那裡去了？」

曹雄似是早就想到他會有此一問，不慌不忙的答道：「她就在白雲峽外一處隱蔽的山谷中，極希望能見你面……」他忽的黯然一歎道：「不過，她這希望是無法達到了。」

馬君武皺一皺眉頭道：「這件事，還會有甚麼爲難不成？曹兄如果願我見她，咱們現在就去。」

曹雄道：「兄弟冒着重重危險，到這石洞中來，固然大半是爲探看馬兄傷勢情形，但另一半的原因，也是爲她而來，她希望能和馬兄再見最後一面的。」

馬君武驚道：「最後一面，怎麼？難道她不想活了？」

曹雄歎息一聲道：「不錯，不是兄弟提防得法，她恐怕早已死去多時了。」

馬君武道：「她爲你犯武林大忌，背師欺祖，叛離師門，如非用情極深，決不會私逃下山……」

曹雄道：「正因她叛離師門，私逃下山，犯了武林大忌，心中才惶惶難安，你們崑崙派號稱九大武林主派之一，門規森嚴，對叛離師門弟子，決不肯輕輕放過，假如馬兄已奉得貴派掌門之命，着擒龍師姊回山治罪，祇怕咱們在川西相遇之時，你已不會放過我們了！」

馬君武道：「唉！武林之中，最重師道，兄弟膽子再大，也不敢違抗師門令諭，不過，到目前爲止，兄弟尚未接獲師門搜擒龍師姊的令諭，就當兄弟還不知此事，曹兄早些帶她走吧！」

曹雄道：「這麼說來，你是不願再見她一面的了？」

馬君武苦笑道：「就請曹兄代我致意，說我實有碍難之處，不便再和她相見了！」

曹雄道：「馬兄這等決絕，兄弟自也不便勉强，我就去轉達馬兄之言，讓她死了這條心吧……」

他話還未完，李青鸞手捧飯菜推門而入，很仔細地把碗筷擺在馬君武面前，笑道：「這些飯菜，都是黛姊姊親手作的，她要我告訴你不許吃得太多，等一下你餓了，再做給你吃。」

馬君武自受傷後，一直滴水未進，現下傷勢大癒，腸胃功效已復，不見飯菜，還不覺得甚麼，現下一見，登時覺得飢腸轆轆，極難忍耐，取過碗筷，一口氣吃了兩碗。

李青鸞坐在一側，瞪着眼睛看馬君武吃飯，見他兩碗下肚，急伸雙手奪過馬君武手中碗筷，道：「不要吃啦！黛姊姊說的，你要是吃多了，會吃壞肚子。」

忽聽曹雄輕輕一歎道：「你師妹說的不錯，你在重傷之後，腸胃效能尚未盡復，實是不宜吃得太多。」

李青鸞轉臉望着曹雄嫣然一笑道：「黛姊姊對我說，你是個很壞的人，不要我理你，但你對馬哥哥這樣好，我要不理你，心裡又很難過！」

曹雄望了馬君武一眼，格格一陣大笑道：「馬兄，咱們這一場朋友，交得夠慘啦！你的幾位紅顏知己，都把兄弟看成了蛇蠍一般的壞人，看來咱們也該劃地絕交了。」

馬君武聽得一皺眉頭，暗自忖道：祇看你帶我龍師姊叛離師門一事，還會是甚麼好人……但轉念又想到曹雄對自己諸般好處，又不禁

暗自責道：他雖不是好人，但對我一直視若知己，龍師姊叛師離山一事，也許是出於她自己之願，未明眞相之前，豈可加人以罪，縱然曹雄確屬寡情之人，我馬君武豈能和他一般不義。

心念一轉，陪笑說道：「我師妹素無機心，說話不知輕重，曹兄不要和她一般見識，開罪之處，兄弟代爲陪禮了。」說完，起身深深一個長揖。

曹雄格格一笑接道：「李姑娘但請放心，別說妳是無心之言，就是有心辱罵兄弟，衝着我和妳師兄一番交情，我也不會放在心上。」

李青鸞展顏一笑，道：「你不生我的氣，我就放心啦！要不然，武哥哥會責怪我不會說話，得罪了他的朋友。」說完話，端起馬君武吃剩飯菜，退出石室。

曹雄目睹李青鸞去遠，低聲問道：「馬兄是決定不見她了？」

馬君武霍然躍起，答道：「龍師姊既然希望見我，兄弟就和曹兄走一趟吧！」

曹雄故作一聲輕歎，緩緩站起身子道：「馬兄既然願意見她，那是再好沒有，兄弟先走一步，通知她一聲，好讓她梳粧一下，唉！不瞞馬兄，這半月來，她不知爲了甚麼，每日不言不笑，頭也不梳，臉也不洗，兄弟雖然想盡方法逗她歡心，均歸無效……」

馬君武心地忠厚，聽說龍玉冰落得那般模樣，陡增懷念之情，急得截住了曹雄的話，道：「急不如快，咱們現在就去吧！」

曹雄裝出黯然神色，緩步出了石室，馬君武緊隨在曹雄身後，他心中急於會見龍玉冰，恨不得放腿急奔，但曹雄却不慌不忙，毫無匆急樣子。

兩人一前一後，大約走了十幾步，曹雄突然一摸口袋，低聲說道：「馬兄請在此稍候一刻，兄弟一塊手帕，遺落在石室中了。」

馬君武還未及答話，曹雄已縱身躍返石室，馬君武一怔神間，曹雄已復出石室，手中果然拏着一塊白絹手帕，含笑躍回馬君武身側道：「咱們走快一點，別讓她等得心急。」

他雖然覺得曹雄這一行動太過突然，但一時間，却無法想出原因，心中疑念未息，人已被曹雄拉着向前跑去。

正奔行間，突聽李青鸞嬌脆的聲音在身後響起，道：「武哥哥，你們要到那裏去，我也去好不好？」

馬君武停步回頭，搖着手道：「我和曹兄出去看一個人，馬上就要回來，你在這裏等我，不要去啦！」

但聞颯颯微風响動，李青鸞已躍落馬君武面前，目光中愛憐橫溢，無限深情說道：「你的傷勢剛好，要是跑累着了，怎麼辦呢？我和你一起去，可以扶着你跑，那你就不會累着了。」

曹雄微微一笑道：「不要緊，有我和他走在一起，決不會使他累着的。」

李青鸞一顰秀眉，似要說話，可是她幾次啓動櫻唇，始終未說出口。

馬君武知她胸無城府，想到甚麼，非說不可，此刻情景，大異往常，不禁心頭生疑，問道：「妳有話怎麼不說呢？」

李青鸞歎道：「我想想還是不說的好，唉！要是說出來，怕要惹你生氣。」

曹雄一拉馬君武，笑道：「咱們快去早回，免得讓她掛念不安。」

馬君武一心惦念龍玉冰，也無暇推想李青鸞大異往昔神情原因，低聲對李青鸞道：「我知道，妳有很多話要對我說，但現在我要和曹兄出去有事，等一下回來，再聽妳說吧。」

李青鸞微微一笑道：「不管你說甚麼，我總是要依你的！」

馬君武暗裏歎息一聲，不再答話，轉身和曹雄向前奔去。

兩人出了谷口，奔行到一個轉角之處，忽見三手羅剎彭秀葦由路側一塊大山石後躍落路中，曹雄本和馬君武併肩奔行，一見彭秀葦躍擋去路，倏然搶前一步，左掌橫擊，右拳直攻，兩招一齊出手，口中還故意喝道：「甚麼人，竟敢在這裏這般撒野……」

要知此時曹雄的武功已非昔年可比，出手一擊，不但迅快絕倫，而且手法奇奧難測，彭秀葦被他左掌橫擊直打的攻勢，迫得仰身倒翻而退，曹雄正待欺身而進，再下毒手，忽聽馬君武大聲叫道：「曹兄快請住手，這位姑娘是自己人。」

他在峨嵋山臥虎嶺石室之中，曾經醒過一次，目睹彭秀葦和李青鸞聯手拒擋强敵，那時，他神志雖已不很清醒，但因彭秀葦形貌特殊，是以留在心目中印象很深，故現在一見彭秀葦後，立時辨認出是自己人。

曹雄本想以迅快的手法，把彭秀葦傷在手下，但聞馬君武一叫，不得不停手，就這一緩之間，彭秀葦右手已套上鹿皮手套，探囊扣了一把毒沙，目光盯住曹雄，口中却對馬君武說道：「馬相公大傷初癒，快請退回石室養息，這人邀你出去，決不會存着好心。」

曹雄倏然一止步，冷笑道：「我和馬兄交情甚深，妳縱然存心挑

撥，祇怕也未必能……」

彭秀葦已得白雲飛指示，知他武功怪異，出手毒辣無比，剛才給他一招攻勢，已知不虛，見他向前，立時退後兩步，一揚手中毒沙，接道：「你如再敢逼進一步，就嚐試一下我七步追魂沙的味道如何？」

曹雄已從她剛才閃避自己一擊的身法之中，看出這外貌醜陋的女人，武功亦非泛泛，眼下兩人相距甚近，她手中毒沙，一發就是千數百粒，讓避十分不易，倒也不敢向前逼近，回頭望了馬君武一眼道：「馬兄請回石洞去吧！兄弟要先走一步，祇怕她已等得焦慮難耐了。」

馬君武搶前兩步，和曹雄併肩而立，話還未說出口，忽見彭秀葦又向後疾退三步，搶先說道：「馬相公請向左側移動幾步，有甚麼事，再吩咐婢子就是。」

曹雄看彭秀葦處處謹愼，心知今日遇上了勁敵，自己籌思之計，祇怕無法騙得過她，當下冷笑一聲，不再說話。

原來三手羅刹怕曹雄借和馬君武說話機會，使自己無法打出毒沙，趁勢施襲，故而先發制人，點破對方鬼計。

馬君武已意會到彭秀葦話中含意，依言向左邊橫跨兩步，說道：「這位曹兄，和在下相交甚深，望姑娘看在我的份上，能予讓路放行？」

彭秀葦微一沉吟道：「非是婢子故意和相公為難，祇因白姑娘令諭森嚴，婢子在未得白姑娘允准之前，實不敢擅自作主放行，這個得請馬相公原諒。」

馬君武聽得微微一怔，暗道：「白雲飛作事一向持重，如無風吹草動，決不會派人攔路，想來這中間，祇怕眞有……」

他念頭還沒轉完，忽聽曹雄冷笑一聲道：「馬兄，此刻寸陰千金，豈是用口舌解釋之時，再說，你縱然不惜口舌，只怕也無結果，咱們先闖過去，回頭你再對那位白姑娘解說不遲……」話未說完，左手已扣住馬君武右腕，縱身向前衝去。

彭秀葦手中雖扣一把絕毒無比的七步追魂沙，但怕連帶傷了馬君武，不敢打出，祇得一揮左掌向曹雄擊去。

曹雄冷哼了一聲，右手一招「揮塵清談」反向彭秀葦左臂掃去。

彭秀葦被曹雄一招以攻制攻的反擊，搶去先機，迫得向後躍退七尺，叫道：「馬相公快請站開，免得婢子無法……」

曹雄那還容她緩過手脚，左手扣拏馬君武手腕，微一加力，欺身直上，倏忽間踢出四腿，劈了三掌。

這七招快攻，迅厲絕倫，彭秀葦根本就無法還手，被迫得退到路側，曹雄却借勢用力一帶，和馬君武一齊縱躍衝過，携手向前疾奔而去。

彭秀葦心頭大急，正要放腿追趕，忽聽白雲飛的聲音在身後响起，道：「不要追他們了，快些回去！目前，咱們這白雲峽週圍，已隱伏了不少强敵，靈鶴玄玉已經被人打傷，無法再巡空監視敵踪，藍姑娘和李姑娘，均是毫無江湖閱歷之人，陳葆、松芸，又被我遣派出去。石洞中已無幹練之人，那姓曹的武功極高，妳就是追上，也不是敵手，我要親自暗中追踪，看看他究竟在搗甚麼鬼？」說完，也不待彭秀葦回答，微微一挫柳腰，香風拂動，人已到四五丈外。

彭秀葦目睹白雲飛奇快的身法，心中又增了幾分敬服，把手中毒沙收回囊中，轉身返回石室。

且說曹雄左手扣着馬君武右腕，一口氣跑了四五里，才鬆手笑道：「馬兄請恕兄弟莽撞，如不硬闖過來，祇怕現時還在與那位醜怪女人作口舌之辯呢！」

馬君武已覺出曹雄武功，和一年前初度會面之時，增進何止一倍，心中甚感驚異，但一時間，不便詢問，點點頭答道：「這事也怪不得曹兄心急，就是兄弟，也急欲早些會見師姊。」

曹雄遙指前面一座滿生蒼松的山峯，笑道：「她就在前面那山峯後一道幽谷中隱身，咱們快一點趕路，大概不要一頓飯工夫，就可以見到了。」

當下兩人一齊施展輕功，向前奔去。

* * *

馬君武重傷初癒，身體虛弱未復，奔行一陣，身上已現汗水。

草叢旁邊，伏臥着一個身着勁裝的大漢，曹雄縱身一躍直搶過去，右脚微一用力把那伏臥大漢翻轉過來，伸手一摸，鼻息早絕，原來已死去多時。

查看過死者之後，右脚一抬，把屍體挑起抛入草叢深處，回頭對馬君武笑道：「這死去大漢，是被人用一種極高內家功夫，如棉掌之類所傷，是以外表毫無傷痕，耳目口鼻亦無溢血現象。」

馬君武道：「兄弟聽家師講過，棉掌為武當派絕技之一，難道武當派中有人來了這白雲峽不成？」這時，他已感覺到四週隱伏殺機，不禁提高警覺。

曹雄淡淡一笑道：「那也未必，現在號稱武林九大主派之中，有不少門派，都有近乎棉掌之類的

陰柔功夫，像崆峒派的陰風掌，華山派的竹葉手，都是擊人無痕專傷體內脈穴的陰毒功夫。」說完話，又放腿向前奔去。

馬君武默然無言，跟在曹雄身後，向上攀登，但暗中已凝神戒備。

這一座山峯並不很高，祇見蒼松密接，枝葉蔽天，穿行林木深處，不見一點陽光，地上亂草橫生，觸目毒蛇亂竄。

走了頓飯以上工夫，才到峯頂，驀見陽光耀目，原來山峯頂上，有十丈方圓一幅地方，光禿禿的，寸草不生。

曹雄躬身抓起一片紅土，在鼻子上嗅了嗅，一語不發，又繼續向前奔去。

又走了數刻之久，到一處深澗旁邊，曹雄側臉望了馬君武一眼，笑道：「越過這道深澗就到了，馬兄體力未復，讓我扶你一把如何？」

馬君武看看溪澗祇不過一丈多寬，但却深不見底，隱隱由下面傳上來水流奔騰之聲，他估計自己縱然體力未復，也不致連這丈餘寬的溪澗也躍它不過，當下笑道：「曹兄請先躍渡，兄弟尚可躍得過去。」

曹雄探頭向澗底一看，笑道：「你先運氣試試，不可勉强，這溪澗深不見底，摔下去可不是鬧着玩的，縱然是你自己摔入澗中，但你李師妹眼看着我們一起出來，自然會懷疑兄弟有意加害的。」

曹雄說完神秘一笑，便縱身躍過。

馬君武暗中試行運氣，祇覺各脈暢通，立時心頭一寬，雙臂一抖，一鶴衝天，先把身子拔起來一丈多高，然後變式「飛燕掠波」，直向對岸落去。

他身子正在深澗上面之時，隱聞嗤嗤兩聲輕微破空之聲，緊接着呼的一聲輕響，似是兩個極小之物相撞一起。

忽聽曹雄大聲喝道：「甚麼人敢施暗算！」

馬君武脚落實地，曹雄又縱身躍回深澗對岸，搜尋一陣，才重返回，臉上微現驚愕之色，低聲對馬君武道：「咱們現已在强敵監視之下，快走！」也不容馬君武答話，拉着他向前疾奔。

轉了幾個山角，景物忽然一變，祇見滿地綠茵，兩道山壁，夾着一道狹谷。

曹雄帶馬君武深入谷中百丈左右，在一個大岩石旁停下，回頭張望一陣，縱身躍飛那突岩之後。

馬君武略一猶豫，緊隨着躍到突岩後面，但曹雄早已踪跡杳然。

這突岩之後，是一道光滑如削的山壁，除了緊接地面，有一座三尺高低，尺許寬窄的山洞之外，左右百丈之內，都可一目瞭然，既無可以隱身山石樹木，那削壁又無凹陷之處，曹雄身法再快上一倍，也不可能在刹那之間，飛躍奔出百丈以外，惟一的可能，就是隱入那山洞之中。

他微一沉忖，隨手檢起兩塊山石，低頭向洞中尋去。

原來，他隨曹雄離開白雲峽時，走得慌急，連護身兵刃都沒有帶。

山洞之中異常黑暗，而且高低不平，走起來十分不便，好在他一年來，經歷了不少驚險之事，也增長了不少見識，知這深山之中，有很多天然石洞，深達數里，常常橫穿山腹而過，是以，他試行一段之後，逐漸加快速度，約走有二里左右，忽見前面現出天光，果然，這條石洞是橫穿山腹，通到另一條山谷之中，心頭一喜，脚下更快，片刻間已出洞口。

祇見曹雄手執着金環劍，站在一座山石砌成的房子前面發呆，雙眉聳動，似正在用心思解甚麼難題一般。

馬君武仔細打量了眼前景物，心中暗自叫絕，忖道：好一處隱居所在，如再把那入口封堵起來，倒是一處最好的避難之地。

原來石洞這端，並非山谷，而是四面峭壁，環圍四五丈方圓的一塊平地，而且愈向上愈小，露天之處，祇不過井口大小的一個圓洞，直似由人工鑿成的一口石井，此時正值日掛中天，陽光由上面洞口直射而下，是以，洞中十分明亮。馬君武看清楚四週景物，立時一個箭步，躍到曹雄身側，問道：「曹兄，我龍師姊可在那石屋中麼？」

曹雄淡淡一笑，道：「我把她送到這裡之後，就去找妳，約定在這裡見面……」

馬君武祇聽得心頭一震，接道：「怎麼？她現在不在了？」

曹雄道：「也許她等得不耐煩，先自走了。」

馬君武心頭大急，縱身躍入石室，但見徒空四壁，那裡還有龍玉冰的影兒。

細看石室，大約有兩間房子大小，靠石壁一角，鋪着一片柔細的茅草，地下也似經過打掃，異常乾淨，茅草上痕跡宛然，却似有人睡過……

祇聽曹雄在室外叫道：「她也許等得太久，肚子餓了，出洞去尋食用之物，咱們出去在附近找找再說。」

馬君武一皺眉頭，道：「但願如此，希望她不要遇上痲煩……」

（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孫飛虎殺了曹無私，却被沙千里逃去。趙小翠正想收拾細軟和沙清逃走，被花滿樓監視着，留待孫飛虎回來親自結果了她的性命，却將沙清放走。原來張仁、李義就是沙千里和曹無私，孫飛虎得到酒鬼——花滿樓的協助，才報了當年在黑風寨遭害之仇，雖然殺不了沙千里，却不愁揪不出他背後元兇……

英雄悲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偷襲寶山　奪取玄鐵

孫飛虎　道：「暫且覓人繼續經營，收益可作濟貧之用，至於詳情細節，日後再行琢磨。」

瞄一下那兩個包袱，花滿樓道：「這兩包細軟，價值不菲，如能在龍鳳樓再湊一些，將更可觀，老哥應可安享後半生而有餘。」

孫飛虎另有打算：「這些財寶並非孫某獨有，也不能佔爲己有，待大仇了雪之後，決定分送給其他死難弟兄的家屬，老夫不取分文。」

花滿樓道：「既然如此，剛才老哥欲贈金予沙清的舉動，就似乎顯得有欠考慮。」

孫飛虎臉上一熱，赧然道：「花大俠說得是，主要是因見沙小子風骨奇特，頓生憐憫之心，又且他本無罪，故而給他一條生路。」

「此舉風險極大，小弟不敢苟同。」

「花兄有何高見？」

「此乃婦人之仁，等於縱虎歸山，一時心軟說不定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孫飛虎仰天一嘯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沙清那小子如敢爲非作歹，絕不輕饒。」

員外府的房舍俱已倒塌，大火已近尾聲，而東方則現出了魚肚白，孫飛虎、花滿樓踏着晨曦，離開張家莊，奔往青龍鎮。

＊　＊　＊

返回客棧，天已大亮。

一進堂屋，便發現情況有異。

小神童、小猴子滿面焦灼，一臉愁雲，在屋裡團團轉，好似熱鍋上的螞蟻。

見二人結伴而歸，這才愁眉稍展，小神童從懷裡取出一張便箋來，上書：「因故他往，事畢即返」八字，正是孫飛虎的留言，氣虎虎地道：「老孫，你跑到那裡去了？」

鐵膽孫飛虎見問，立將事實眞相和盤托出，絲毫未加隱瞞。

小神童又從懷中取出第二張紙條，放在桌上，上面寫的是：「踏月夜遊，探隱尋幽」，也是八個字，對花滿樓道：「這是在大哥屋裡找到的，放着大覺不睡，踏什麼月？尋什麼幽？」

花滿樓笑道：「本俠是去盯老孫的梢，看那張仁、李義是否就是沙千里、曹無私，這兩個狗東西言行怪異，早就發覺絕非善類，果然被花某料中了，孫兄不虛此行，曹無私、趙小翠已亡，僅僅逃走一個沙千里。」

天龍兒聞言頗感欣慰，但不旋踵間又鎖上眉頭，掏出第三張便條來，攤在面前，大家定目一看，無巧不巧，上面也有八個字：「懷璧招災，刀丟人安！」

孫飛虎大驚失色道：「小少

爺，玲瓏刀丟了？」

小神童恨聲道：「嗯，是被人偷走的。」

花滿樓道：「金縷衣還在吧？」

「在，金縷衣穿在身上，天王老子也偷不走。」

「可知偷兒是那個？」

「來人手法高明，當時毫無所覺。」

「幾時才發現？」

「天亮之前，起來小解，才發現寶刀被竊，到你們房裡一看，始知兩位早已不在。」

孫飛虎跺脚自責道：「都是老奴不好，不該私心自用，不告而別，害小少爺失刀，不過，這偷兒倒是有一些蛛絲馬跡可尋。」

小猴子脫口就說：「孫爺爺快說是那個混帳王八蛋幹的？」

孫飛虎道：「在張家莊曾與偷仙鬼不覺擦肩而過，此人手法高明，偷遍大江南北，是偷兒這一行中的鼻祖，此番現踪青龍鎮，說不定正是爲玲瓏刀而來。」

花滿樓亦道：「孫老哥判斷正確，在青龍鎮往張家莊的途中，小弟亦與姓鬼的打過照面，鬼鬼祟祟的，一看即知懷有鬼胎，可惱當時沒料到他會偷玲瓏刀，否則，尾隨跟踪，定可人賊俱獲，不把他的骨頭拆散才怪。」

小神童精神一振，道：「有了目標就好辦，走，咱們現在就找鬼不覺拆他的老骨頭去。」

「小兄弟打算到那兒去找？」

「我想這個老小子可能仍在青龍鎮。」

「不可能，鬼不覺是隻老鳥，不是笨蛋，早已遠走高飛。」

「那怎麼辦？難道白白便宜了那鬼不覺不成？」

孫飛虎道：「當然不能就此作罷，依老奴之見，不如先將小猴子送回家去，然後再作定奪。」

小神童正有此意，又是個急性子，立道：「好啊，出門已久，好想念老祖宗和公孫爺爺他們，正可利用這個機會讓花大哥一覽摩天嶺上風光。咱們說走就走，現在就動身。」

花滿樓道：「別急，張家莊的田畝，龍鳳樓的產業，必須及時處理，等這些事情理清楚後再走也不遲。」

＊　＊　＊

摩天嶺。

是個神秘的地方。

被南北雙城列爲禁地。

凡是企圖攀登者，必定格殺。

摩天嶺位於羣山之中，奇峯突起，廣達數里，四面絕壁插天，高聳入雲，長年籠罩在雲海霧氣之中。

飛鳥不渡，虎狼不侵，人更無法攀越。

只有一條極其險峻坎坷的崎嶇小徑，已被雙城封閉三十年，駐有重兵把守，不論是南城、北城或其他任何人皆不得越雷池一步。

三十年前，雙城的關係尚稱友好，南城的老城主司馬長風，與北城的老城主諸葛千秋，帶領着衆多子弟高手，就是由此登上摩天嶺的。

兩位老城主一馬當先，首先登上摩天嶺，不知何故，僅片刻之隔，竟反目成仇動手打起來。

打得很兇，傾力以赴，均欲置對方於死地。

老的拚死拚活不算，復命小的搏命厮殺。

這一仗，據說雙方皆付出極慘重的代價。

南城主司馬長風損失了二子一女，七名孫兒女。

北城主諸葛千秋的兩個兒子全部結伴西歸，外加八名孫輩。

雙方來時浩浩蕩蕩百餘人，一場惡戰下來，僅司馬長風與諸葛千秋二人得以全身而退，餘皆血濺摩天嶺，喪命亡魂。

爲何突然大打出手？

他們究竟看到什麼？」

是神劍寶刀？

是武功秘笈？

是金銀財寶？

是曠世奇珍？

或者……

難道……

這是一個難解的謎。

只有司馬長風、諸葛千秋心裡明白。

可是，他二人却始終絕口不提。

甚且，取得默契，將摩天嶺列爲禁地。

＊　＊　＊

大家都曉得，摩天嶺只有一條通道，被雙城封閉，形同廢棄。

事實上另外還有一條秘密通道，只是外人皆不得其門而入罷了。

秘道在摩天嶺的另一邊，絕崖之下，林木深處，一塊巨石後方的洞穴內。

洞穴深入峭壁之中，外小內大，別有天地，建有精舍三間，木屋數幢。

附近空地上還種有幾畦蔬菜，養了不少鷄鴨。

處處皆顯示有人居住，靜悄悄地竟無一人走動。

洞穴之外這時却有了動靜，從茂密的森林那邊行來四人，正是花滿樓、孫飛虎、小神童與小猴子。

小猴子動作最快，搶在前面，邊走邊嚷嚷道：「這就是我的家。」話是說給花滿樓聽的，因爲孫

飛虎、小神童對這裡的一草一木皆瞭如指掌。

觸目俱爲山石草樹，不見人烟房舍，花滿樓愕然道：「本俠怎麼看不見？」

小神童微笑道：「家在山腹內，等一下大哥就會看見的。」

話甫落地，小猴子已轉過巨石，進入洞內，扯開嗓門喊叫道：「爹，娘，奶奶，小猴子回來啦。」

如石沉大海，無人回應。

小神童錯愕一下，道：「奇怪，人都跑到那裡去了？」

孫飛虎抬起頭來，望一眼從石縫中射進來的陽光，道：「許是正在睡午覺，小猴子，進去瞧瞧吧。」

小猴子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在精舍木屋中亂尋一通，結果連半個人影也沒找到，神情沮喪的問小神童：「小少爺，我爹我娘他們怎麼全不見啦？」

天龍兒道：「可能是上山去了。」

孫飛虎疑雲滿面道：「此乃摩天嶺的出入孔道，日夜皆應有人看守，小猴子他爹再糊塗也不會一下子把全家人都帶上山去呀。」

小神童道：「先別瞎猜，上山之後便知分曉。」

立與花滿樓、孫飛虎、小猴子進入精舍。

精舍中另有奧妙，一方巨大的石屏風後面，出現一條蜿蜒而上的山徑。

山徑狹隘，僅約三四尺寬，兩壁筆立，好似刀削劍斬，擧首仰望，雲霧繚繞，不知山有多高，足下流水潺潺，倒也清涼舒爽。

路，不是很直，彎彎曲曲，忽左忽右。

地，不是很平，高高低低，忽陡忽緩。

四人首尾相接，一路盤旋而上。

小神童忽發奇想，緊走幾步，與花滿樓並肩而行，道：「大哥，小弟想考考你，如何？」

花滿樓一楞，道：「考我？考什麼？」

「你看這一條石縫有多少年代？」

「這下你可把本俠問住了，對一個門外漢而言，僅能就常情常理來研判。」

「就請大哥研判一下吧。」

「應該不會超過三四十年。」

「何以見得？」

花滿樓有板有眼的道：「石塊裂痕尚新，並無風化現象，雖有苔蘚，疏散不密，在在顯示這一條石縫的年代不會久遠。」

小猴子喳呼道：「花大哥好厲害啊，一猜就中，我爺爺說過，這一條石縫至今只有三十年多一點，比我爹爹還年輕。」

小神童道：「可知是在什麼情況下形成？」

花滿樓道：「這個愚兄就不得而知了。」

「再猜猜看嘛。」

「電殛？」

「不對。」

「雷劈？」

「也不對。」

「地震？」

「很接近了，不完全對。」

「一定是自然力量。」

「這太籠統，不能算對。」

「到底是什麼力量，能使摩天嶺裂開一條隙縫？」

小神童故示神秘道：「天機不可洩漏，到山頂便見分曉。」

行行復行行。

談笑復談笑。

足足走了個把時辰，才穿雲過霧，登上摩天嶺。

視野豁然開朗，一片美景展現眼前。

面前有一個廣達數里的大湖，碧波盪漾，清澈如鏡，魚大蝦肥，往來游走。

湖中有一小島。

岸邊遍是垂柳。

柳蔭下還停着幾隻竹筏。

如詩如畫，美不勝收。

當年南北雙城火併的死難者，早已餵了魚蝦，變成森森白骨，如仔細觀察，仍可在水中看見骸骨。

小神童指着湖中小島，神采飛揚的道：「小弟的家就在飛來石上。」

花滿樓神色一緊，道：「飛來石？」

「是啊，飛來石！」

「這個名字取得好怪。」

「一點也不怪，因爲它本來就是一塊飛來的巨石。」

「小兄弟的意思是說，這是一塊隕石？」

「不錯，的確是塊隕石。」

花滿樓驚「哦」一聲，道：「花某明白了，就是這塊隕石落地時發生巨震，震開了那一條石縫，把高聳的山峯撞出一個大洞，天雨日積月累，慢慢變成了湖，飛來石也隨之變作小島，對不對？」

孫飛虎道：「花大俠見多識廣，滿腹經綸，不愧爲是天下第一人，事實確是如此。」

一見到飛來石，小神童就手舞足蹈，興緻勃勃道：「這一塊巨大的飛來石，是一座寶山，我的家就築在寶山上。」

花滿樓會意道：「是否隕石之內含有貴重的金屬？」

「沒錯，玄鐵最多，金銀次

之，漫步寶山之上，偶而還會發現金剛鑽。」

「玄鐵？此乃鑄劍極品，稀世之寶。」

「所以才叫寶山呀。」

「想必那玲瓏、龍吟二刀便是玄鐵冶鑄而成？」

「金縷衣也是玄鐵產品，刀劍不入，水火不侵。」

經小神童這麼一說，花滿樓興緻益濃，定目細觀，果見飛來石上金光閃閃，璀璨奪目，從而想到另外一件事，道：「隕石落下之時，引起巨震，驚動了南北雙城的老城主，故而聯袂率衆而來，欲一探究竟。及見飛來石上寶氣沖天，玄鐵含量極豐，在企圖獨佔寶山，獨霸江湖的私心作祟下，隨即猝然發難，大肆屠殺，以致演變成雙城三十年來水火不容的對立局面。」

孫飛虎道：「三十年前雙城惡戰摩天嶺的往事，只有司馬長風、諸葛千秋二人心知肚明，外人難窺堂奧，但就眼前的情況而言，花大俠的看法應該與事實極爲接近，雙城的交戰交惡無疑是因爭寶而起。」

花滿樓望着山形湖勢，歎爲鬼斧神工，問小神童：「你們是什麼時候搬到飛來石住的？」

「那時候小弟還沒有出生，聽老祖宗說已有二十五年之久。」

「這樣說，是在雙城血戰之後？」

「對啊。」

「家裡還有些什麼人？」

「父母雙亡，就小弟與老祖宗兩個人相依爲命。」

「你說的老祖宗是你爺爺吧？」

「不，是我爺爺的爺爺。」

花滿樓以爲自己聽錯了，追問一句：「你爺爺的爺爺？」

小神童以肯定的語氣回說：「沒有錯，我爺爺的爺爺！」

「老人家高壽？超過百歲了吧？」

「一百二十八歲半。」

「武林中有一位老前輩，也是一位傳奇人物不老先生皇甫嵩，已有將近一甲子未曾在江湖上走動，莫非……」

小神童截口道：「大哥說的不老先生皇甫嵩正是小弟的老爺爺。」

「那麼，小兄弟又如何稱呼？」

「我叫皇甫龍，也叫皇甫天龍，老祖宗喜歡叫我天龍兒。」

鐵膽孫飛虎正色道：「孫某當年就是被不老先生救來摩天嶺的，在飛來石上療養十年才撿回來一條命，老祖宗是我的救命大恩人。」

不老先生名震寰宇，譽滿四海，成名已達百年之久，花滿樓的恩師先知老人算起來還是晚輩呢，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催促皇甫龍速去飛來石，恨不得馬上就能見到這位世外高人。

附近就有一隻竹筏，小猴子搶在前頭，捷足先登，驀然，不知爲何，蒙住雙眼，尖聲驚叫起來。

三人接踵而上，小神童皇甫天龍急問道：「小猴子，你看見什麼啦？」

小猴子指着筏前水中道：「有人，一個死人，魚羣正在爭食。」

不錯，水中的確有一個死人，皮肉腸肚已被魚兒吃光，只剩下一副骨架，根本不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以及來龍去脈。

還不止一處，凝目搜視，方圓十丈之內還有好幾副被魚羣吃光的骨架。

進一步發現，屍骨之旁遺有兵器。

有七星寶劍。

也有九環寶刀。

是南北雙城的遺物。

顯而易見，雙城曾在此交戰。

而且是最近的事，不然，骨架早已散落，刀劍早已銹蝕。

看得四人心驚肉跳，不由皆大爲緊張起來，急忙拿起木槳，解開繩索，划向飛來石。

距離不遠，片刻即至，飛來石眞不小，約有二十餘丈長，十餘丈寬，形狀似梭，宛若一條大海船。

建有茅屋五間，並有涼亭棋盤之設，還擺幾盆古意盎然的盆景，拙樸淡雅，沒有半點塵俗之氣。

「爺爺，爺爺！」

「老祖宗，老祖宗！」

小猴子、天龍兒畢竟年紀還小，沉不住氣，一下竹筏，便邊喊邊跑，撲向茅屋。

花滿樓道：「孫老哥，本俠忘了請教，小猴子的爺爺又是那位前輩？」

孫飛虎道：「是鑄劍名家公孫治，與不老先生相交已久，恩公發現飛來石後，兩家人便搬遷來此，玲瓏、龍吟二刀即爲公孫前輩所鑄，屋後另有鑄煉熔爐，稍待值得一觀。」

「來啦，來啦！」

「來啦，來啦！」

二小未至屋前，孫飛虎話說一半時，茅屋內已應聲出來兩個老人。

一個抱住了小猴子。

一個抱住了小神童。

抱住小猴子的自然是公孫治，白髮蒼蒼，滿臉風霜，看上去少說也有六十二三。

不老先生一點也不老，頭髮黑而發亮，皮膚白裡透紅，雙目有神，滿臉紅光，背不駝，腰不彎，好似五十許人，怎麼看也不像是一位已有高齡一百二十八歲半的老

人。仙風道骨，貌相清奇，彷彿一位神仙般的人物。

天龍兒已將花大哥的來歷告訴老祖宗，花滿樓忙上前深施一禮，畢恭畢敬的道：「晚輩花滿樓，拜見老前輩。」

轉過頭來，又對公孫治恭謹有禮的道：「見過公孫前輩。」

不老先生和藹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客客氣氣的道：「啊，你就是花滿樓，幸會，幸會，三年前令師先知老人爲了消弭雙城無可避免的那一場血戰，命你赴會華山，力戰羣雄，奪得天下第一。最令人稱道的是，勝而不驕，虛懷若谷，毫無爭名奪利之心，避之猶恐不及，與時下江湖上一般蠅營狗苟之士相比，相去難以道里計。」

花滿樓躬身道：「老前輩過奬了，晚輩幼承師訓，言猶在耳，爲所當爲，行所當行，只不過克盡本份而已，不足掛齒。」

這話甚是得體，不老先生更加激賞，笑呵呵地道：「好，好，你這個小娃兒的確不賴，人謂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師必有其徒，果非虛語，令師先知老人，我老人家認爲這位老弟台總算沒有白教你。」

花滿樓道：「你老人家和家師是故交？」

不老先生道：「豈止是故交，他初出道時就已是忘年之交的好朋友，但因我老人家金盆洗手，歸隱林泉已近一甲子，大家都以爲皇甫嵩早已物化，直至前不久與公孫老弟出外雲遊，走訪逍遙谷，始知我這個老哥哥仍老而不死，也才知曉先知老人調敎出你這個好徒弟。可歎的是，重返摩天嶺，竟生意外。」

話至此處，將小神童放在地上，發出一聲長歎，沒再說下去。

這時候，小猴子忽然開口說道：「爺爺，我爹我娘呢，我好想念他們，也好後悔不該偷跑出去，害得哥哥他……」

一想到大狗子，小猴子就想哭，再也說不下去了。

公孫治的臉色也不好看，老淚盈眶，抱着小猴子，進入茅屋。

孫飛虎對不老先生極爲敬重，泡好了一壺茶，放在涼亭內，恭請道：「恩公，有話慢慢說，先喝一杯茶吧，這是有名的雀舌，是老奴孝敬你老人家的，小少爺和老奴才也有很多話要向恩公報告。」

不老先生亦未謙辭，領着天龍兒、花滿樓步入涼亭坐下來，笑道：「飛虎，你也坐呀。」

其實，不老先生並未把孫飛虎當奴才看，是孫飛虎自己心甘情願的以奴才自居，侍立在旁，才不入座。

一入摩天嶺，天龍兒就覺得處處不對勁，先是小猴子一家人去向不明，接着湖中發現新屍，不老先生與公孫治的神情亦大異往昔，屁股甫一落座，便迫不及待地道：「老祖宗，摩天嶺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老先生是個樂天派，不樂觀那能享高壽，此刻却愁雲滿面，長吁短歎道：「此事說來話長，孩子，你在心理上最好先有準備。」

一絲不祥之兆襲上心頭，小神童一臉惶恐，道：「莫非公孫奶奶他們發生意外？」

「可以這樣說。」

「受了傷？」

「比這更嚴重。」

「難道已經離開我們？」

「嗯，你再也見不到公孫奶奶了。」

天龍兒是公孫奶奶一手帶大的，比自己的親奶奶還親，聞言大慟，不由悲從中來，當即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起來，口中不停的喊着：「奶奶！奶奶！」

孫飛虎養傷十年，所有的湯藥皆由公孫父子婆媳包辦，親如一家人，聽到這裡同樣心酸不已，道：「小猴子他爹娘還好吧？」

不老先生沉重的搖搖頭，沒開口。

孫飛虎神色一緊，道：「也去了？」

不老先生點點頭，外加一聲歎息。

孫飛虎再也忍不住了，亦爲之淚灑當場。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神童哭了。

鐵錚錚的綠林大哥孫飛虎哭了。

小猴子哭得更傷心，嗚嗚咽咽之聲不斷從茅屋內傳出，顯然公孫治已將兇訊告訴了小孫子。

哭了好一陣子，皇甫天龍的情緒才稍微穩定一些，道：「老祖宗還沒有說是誰幹的？」

不老先生道：「是南城司馬世家。」

「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說南城闖進了摩天嶺？」

「正是這樣。」

「可知是從那裡上來的？」

「係由小猴子家的那條秘道出入。」

花滿樓心思縝密，插言道：「據晚輩觀察，北城諸葛世家的人好像也上了摩天嶺？」

不老先生道：「事實確是如此。」

「也是由秘道上來的？」

「不，他們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那條路？」

「就是司馬長風、諸葛千秋三十年前聯袂來到摩天嶺的那一條

路。」

「這一條路聽說早已被雙城宣佈封鎖，北城大概是强行殺上山來的吧？」

「沒錯，卓玉君確是一路殺來摩天嶺，一到湖邊便與南城展開一場血戰。」

小神童大呼小叫道：「南北雙城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也不打聽打聽你老人家是何等人物，跺一跺脚便會震垮半個摩天嶺，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裡拔牙，八成是活得不耐煩了。」

不老先生啜了一口香茗，道：「說來事有湊巧，這時我老人家仍雲遊未歸，而且，一甲子未曾現身江湖，南北雙城無疑會認爲老祖宗早已作古，根本不曉得飛來石上會有人定居，若是早知我們祖孫在此，這一場橫禍也許就不會發生。」

皇甫龍道：「後來怎樣？」

不老先生皇甫嵩望着廣闊的湖面悲聲道：「後來，老祖宗與你公孫爺爺及時返回摩天嶺，雙城不敢久留，隨即偃旗息鼓作鳥獸散。」

孫飛虎有感而發道：「是恩公的威名太大，嚇走了他們，也救了司馬、諸葛二大世家，如其不然，三十年前的往事勢必又會在此重演，一場廝殺下來，南北雙城十之八九的人定將埋骨摩天嶺。」

花滿樓亦有此感：「孫老哥所言甚是，雙城積怨已深，在此狹路相逢，自然無法善了，彼此兩敗俱傷乃意料中事。」

天龍兒惡狠狠地道：「如果眞是這樣，老祖宗乾脆晚點回來就好啦，讓他們狗咬狗，鬼打鬼，死光死絕，免得再在江湖上興風作浪。」

孫飛虎道：「恩公剛才說一返摩天嶺便嚇走了南北雙城，怎知小猴子一家三口是死在司馬世家手中？」

不老先生道：「是南城的一名手下親口招供的。」

皇甫龍精神一振，道：「老祖宗活捉了一名兇手？」

「應該說是他傷重無力脫逃。」

「現在何處？先讓龍兒揍他一頓，出一口怨氣。」

「已經死了。」

「老祖宗的醫術天下無雙，可以肉白骨，活死人，這樣太便宜他啦。」

不老先生正容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不是我老人家不想救他，實因傷勢太重，將事情說了個大概便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小神童道：「我們來的時候，沿途一如往昔，一點也看不出曾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亦未見公孫奶奶他們的遺體，是兩位老人家清理的吧？」

「多數都是你公孫爺爺獨自做的，我老人家只是從旁協助而已。」

「小猴子一家人葬在那裡？」

「摩天嶺下，他家洞外的那棵老松樹下。」

小猴子已得知親人遇害，大狗子的不幸公孫治也知道了，祖孫二人都哭紅了眼，這時雙雙走出茅屋，跟大夥聚在一起。

噗通！一聲，小猴子突然跪倒在不老先生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喊道：「小猴子要爲爹娘報仇，要爲奶奶、哥哥雪恨，請老祖宗、小少爺、孫爺爺，還有花大哥做主，無論如何一定要向南北雙城討回這筆血債來。」

皇甫天龍將小猴子强行拉起來，含淚安慰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南北一共欠咱們四條命，小猴子，你放心，這件事就包在我和花大哥身上啦，會叫司馬世家付出慘重代價的。」

有一個疑問，花滿樓一直縈繞心頭，道：「老前輩，南北雙城不惜背負毀約背信惡名，偷上摩天嶺，目的何在？」

不老先生望了小猴子一眼，道：「都是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惹的禍，金縷衣、玲瓏刀乍現江湖，引起了雙城的極大疑慮，故而傾巢而出，來此一探虛實。」

「爲了玄鐵？」

「完全正確。」

「是否得手？」

「我老人家一步來遲，南城業已得逞。」

「北城呢？」

不老先生想一想，道：「照死去的南城高手的說法，諸葛世家的人在湖邊遭到南城的截殺，無人登上飛來石。」

孫飛虎憂心忡忡地道：「一共被南城盜走多少玄鐵？」

不老先生指着飛來石上到處坑坑洞洞的景象道：「玄鐵數量極多，可能十輛馬車也拉不完。」

花滿樓目注公孫治，一本正經的道：「請教公孫前輩，這麼多玄鐵大概可以鑄造多少刀劍？」

公孫治默然計算一下，道：「估計至少可煉製十把刀劍。」

花滿樓憂形於色道：「糟啦，這一來天下武林從此恐將進入多事之秋，南城得此瑰寶，聲威大振，爭霸之心益熾，司馬世家爲了實現獨霸天下的美夢，必會張牙舞爪，大肆殺戮，不知將會有多少英雄豪傑因而亡魂喪命，血染黃沙。」

不老先生另有見地：「事情還不至於如此悲觀，煉鑄需要時間，非一蹴可就，現在仍可防患於未然。」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快樂幫主」在酒宴上聽聞三個姑娘都已默許他當三家的女婿，便心滿意足地進入了夢鄉。可是三更天裡却有兩個賊摸進了劉家寨，目的要偷「快樂幫主」的金錢鏢。他們偷了「快樂」的錦袋和席大紅送的子母刀，不想正被席大紅撞見，她大喊一聲，驚醒了熟睡中的「快樂幫主」，只一竹杖已將二賊掃出了林子外……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月夜會佳人　信陽打擂台

怪手林道：「三哥，幹掉他。」

「快樂幫主」道：「怎麼，賊跡敗露要殺人呀！」

劉三冷冷道：「也是你找的。」

他突然舉刀撲殺而上，怪手林已自側面抖出索子爪往「快樂」的下盤纏去。

只聽「快樂幫主」一聲冷哼，上身斜升一丈五，下身中途忽的暴踢一腿，一招兩式，連踢帶閃。

就聽得「叭」的一聲，劉三手上的尖刀被他踢飛，那索子爪平着他的胸前半尺處飛越而過。

當「快樂幫主」的身子剛落地，九節竹杖十九閃，一連串的「叭叭」響，打得燕子劉三與怪手林交叉着就地滾。

燕子劉三幾次未站穩，因為只一站定就挨棍。

他叫了：「還你，還你，別打了。」

怪手林也叫起來：「別打了，打死人了。」

「快樂幫主」收杖不打了。

他冷然一哂，道：「東西還我。」

燕子劉三立刻拔出插在腰上的「子母刀」抛向「快樂幫主」道：「還你！」

「快樂幫主」接過來，他只一看便抓在手上：「還有，快拿出來。」

燕子劉三道：「就是這把刀呀，我的公子太爺呀！」

九節棍空中抖得「咻咻」響，道：「你仍然欠打呀？」

他的九節竹杖又揚起來了。

燕子劉三歪坐在地上，道：「別打，別打呀，我這不是在交還你嗎？」

果然，他自腰中取出個錦囊來，那麼小心的抛向「快樂幫主」手上，他還叫着：「白來了，白來了！」

怪手林道：「娘的，什麼樣子還未看到就栽了，而且栽個這麼慘。」

不料「快樂幫主」冷笑，道：「好大膽子，我是不願殺人，你們可別逼我出刀。」

燕子劉三道：「東西全還你了，你還要殺人？」

「快樂幫主」道：「不錯，我是要殺人。」

怪手林道：「不是你說的，東西還你放人嗎？」

「快樂幫主」道：「看起來你們是還我了，但這繡包中少了三枚金錢鏢，你們拿不拿出來？」

燕子劉三忙一驚，自己暗中往地上滾，也趁機的摸出三枚，他這小子怎麼會知道？

燕子劉三道：「沒有沒有了。」

「快樂幫主」道：「也罷，我已決定了，一枚金錢鏢一隻耳朵，三隻金錢鏢就是一對耳朵加上一個鼻子。」

他的刀拔在手上了。

「我出刀是很快的，快得令挨刀的人不會馬上知道痛，而且是乾淨俐落，不留痕跡，便鮮血也要窒息半天之後才會流出來。」

「快樂幫主」不逼向怪手林，他只把刀指向燕子劉三，而且刀尖已快沾上劉三的胸口了。

燕子劉三大聲叫：「給你，給你，算你厲害，奶奶的，我劉三眞的栽到家了！」

果然，他自袋中摸出金錢鏢，直不楞的伸向「快樂幫主」道：「你拿去，你拿去吧，咱們可憐呀！」

「快樂幫主」一把抓過三枚金錢鏢塞入懷中，他呵呵一笑，道：「你二人大概是為了這些眞金做的金錢鏢吧？」

燕子劉三道：「反正你已知道了，咱們正是聽了你擁有金子做的金錢鏢，才想拿上幾枚的。」

「不是拿，是偷。」

「還不是一樣嘛，怎麼樣，你沒損失也應放我們走人了吧？」

「快樂幫主」道：「告訴我最後一件事。」

「快問吧！」

「你們是聽那個受傷的流寇說的吧？」

燕子劉三道：「不錯！」

「你二人也是流寇？」

「不，咱們不是流寇，流寇多沒意思。」

「你二人是幹什麼的？」

「咱二人是自由職業呀！」

怪手林道：「流寇是玩命的，攻城掠池會死人，咱們才不會去做那種傻蛋事，打下江山別人坐，死人死的是下邊可憐人。」

「快樂幫主」道：「倒是兩個最笨的明白人！」

劉三道：「明白就是明白，為何還笨呀！」

「快樂幫主」道：「你二人回去多想想就知道了，我可要警告你們，下次再來要你的命。」

他把話說完，道：「給我滾！」

燕子劉三與怪手林二人早就準備走了，此時聞得叫他二人滾，這是放生呀！

劉三與怪手林爬了起來就往河邊奔去，而且奔得比來時快多了。

*　*　*

「快樂幫主」酒醉的事已過去了。

他也早就醒過來了，此刻他剛拔身上了寨牆上，猛古丁遠處傳來兩聲好淒厲的尖嗥聲，聽起來眞的嚇死人。

夜裡傳來這種聲音，那實在叫人起鷄皮疙瘩。

沒多久，劉家寨外過來一個人。

「閃電刀」趙打雷走回來了。

當「快樂幫主」躍上寨牆剛站定，便聽得遠處傳來兩聲幾乎是同一時間發出來的淒厲慘叫聲，他全身一緊。

西門風過來了：「幫主，寨中有賊呀？」

「快樂幫主」就是因為寨中有賊才走過來的，他要怒責守寨的兄弟，為什麼不善盡職守。

他這裡還未喝叱，寨下面奔來一個人。

這人到了寨下面暴吼一聲如打雷，便見他騰空而起三丈高，「颯」的一聲手上砍刀扎入寨牆，猛一頓，半空中又是一個拔空起，人刀已出現在寨垛子上了。

這個人剛落定，「快樂幫主」飄然而上。

「是你，趙大俠！」

「哈……」他舉刀，刀上有血跡。

「你殺了他們？」

「每人廢一條腿。」

「還不如殺了他們，那是很慘的事。」

趙打雷道：「我不喜被人欺騙。」

「快樂幫主」道：「是他們欺騙你？你見過他二人？」

趙打雷道：「我出去方便，正遇上其中一個，我問他是幹什麼的，他說是查夜，他自稱是花子幫的兄弟。」

「快樂幫主」道：「還有冒我花子之名的人？」

趙打雷道：「我初時相信，因為我酒醒不久，但當我一念之間，便知道那人不是花子幫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人顯然不知道劉家寨中還住有另外兩家人，他如果知道而且只說查夜，我便不會再生什麼疑心了。」

「快樂幫主」道：「趙大俠是根據什麼知道那兩人是冒牌花子？」

哈哈一笑，趙打雷道：「花子幫的弟兄們手不離一支打狗棒，那人沒有，我便知道不對。」

「快樂幫主」笑道：「趙大俠，見微知著，令在下十分佩服，可是……」

趙打雷道：「可是我沒去找人，是嗎？劉家寨的房子多，最好的辦法是守緊了他的退路，我站在高處等他們，而且也發覺老弟飛過寨牆去攔他們。」

「快樂幫主」道：「是的，我只對他們稍加教訓，討回我的失物就放生。」

趙打雷道：「我很不同意你的這種慈悲之心，江湖之上因一時的慈悲而又惹來橫禍的事件不勝枚舉，如果有一天他二人不死再找上

你，而你又沉睡如今夜這樣，他們可能為了得手而先切下你的五陽魁首來。」

他是個暴烈性子，說話不客氣，而且說完轉身就走下寨中去了。

「快樂幫主」怔住了。

這時候西門風四個人全到了，東方雷道：「什麼玩意兒，對咱們幫主如此疾言厲色。」

「快樂幫主」道：「不，你們錯了，趙大俠說得對，他教訓得極是。」

於是李小小與席大紅、劉翠花三女也上到寨牆來了。

劉太平亦提了刀奔上了寨牆，道：「賊在那兒？」

「快樂幫主」道：「兩個賊子是來偷我的。」

席大紅道：「我就是發覺我家的寶刀被人插在腰帶上才知道有賊。」

席本初笑了，他接口：「所以妳大叫有賊。」

「是呀，爹！」

「可是，賊却從妳身邊逃了。」

席大紅道：「那賊眞快，颯的一下子便不見了。」

席本初道：「若非『快樂』的身手高絕，子刀失了怎麼得了？平日叫妳與妳兩個兄長多練功，妳應付而不認眞，現在明白了吧！」

席大紅立刻低下了頭：「爹！」嚄，她撒嬌而又把美眸瞟向「快樂幫主」。

席本初問「快樂幫主」道：「為了一把刀而來？」

劉太平道：「鼠輩還不是為了銀子。」

「快樂幫主」道：「想也想不到，他們竟然是為了我的金錢鏢而來。」

「金錢鏢？」席本初也吃驚。

暗影中，李士良走來了。

李士良身後還有兄弟李士雄，兄弟二人手上還拎着刀，似是要找什麼才出來。

李士良已笑道：「莫非我女兒小小送你的那些用金子打造的金錢鏢？」

他把「金子打造」四字叫得聲音最大，就怕沒人聽到。

這當然也是有財勢人的通病，就怕自己的富有別人不知道，藉機炫耀一番而已。

「快樂幫主」道：「不錯，就是為了這些金錢鏢。」

於是，他把金錢鏢在危急之時為了救劉太平而打出一枚的事對大伙說了一遍，聽得李小小大為感動。

李小小攬着她爹，道：「好了，沒事了，咱們回去吧，你還是酒氣衝天吶。」

李士良是多喝了酒，此時對席本初揮揮手轉身而去。

席本初與席大紅也回去了。

劉太平道：「兄弟，我回去向家父報告了。」他對劉翠花道：「大妹子，走吧！」

劉翠花再看看「快樂幫主」，一副不想走的樣子。

* * *

「快樂幫主」只等各方人走完，他才發火了。

「集合！集合！」

這是聲色俱厲的叱吒，還眞令西門風四人暗自吃了一大驚。

「快樂幫主」再吼：「快，集合！」

花子幫的人集合在一起了，嚄，他還叫大伙排隊報數，立正稍息的幾聲吼，就如同他在少林寺中衆僧排隊唸佛經似的。

「快樂幫主」臉帶怒容，九節竹杖在花子們的頭頂揮來又揮去的吼：「你們看一看，想一想，如今什麼時代呀？如果今夜來的是叫天張或石太冲他們，想也知道他們多高興，他們高興我們便慘，我們一慘準完蛋。」

花子們聽得都瞪眼，「快樂幫主」又道：「咱們不是吃閒飯，咱們是在保平安，怎麼的，吃吃酒不幹活大伙一齊睡大覺呀！」

他是聲色俱厲的，使西門風四人也低下了頭。

「快樂幫主」冷然一哼，又道：「國有國法，幫有幫規，這件事咱們等來年回去許昌再打算，有功的賞，犯錯的罰，你們服不服？」

大伙都點頭。

「快樂幫主」又道：「服不服？」

只有幾個應聲，道：「服！」

「快樂幫主」之火大了，「怎麼連我從前廟裡唸經的聲音也比不過，喝酒撐住喉管了？」

他忽的大聲再問：「服不服？」

「服！」

嚄，這聲音才大吶，全寨的人都會被這一聲吼吵醒過來，却也令「快樂幫主」點了頭。

「聲音大才能叫你們不偷懶，值夜班不打鼾睡。」

他忽然開口對西門風道：「西門風！」

西門風大叫一聲：「有！」

還眞的有精神，叫得十分有力道，嚇人一大跳。

「快樂幫主」道：「西門護法，我叫你派人去信陽州找那個叫『一丈青』方大鵬的事，你派去了嗎？」

西門風道：「去了，我又把兔子王與竹竿李二人派去了，他們腿快又熟，不會有問題的。」

「快樂幫主」點點頭，道：「好，且等消息傳來，咱們再作商量。」

他看看排隊瞪眼的衆人，點點頭，道：「值夜的多小心，解散了。」

他說完扭頭就往寨牆下面走去，倒把花子幫的人怔住了，西門風伸伸舌頭，道：「乖乖，厲害起來嚇人一跳。」

司馬雪道：「這就是當領袖的人物，咱們就沒有這種氣度，想威風也威風不起來。」

申屠雨道：「師父就不一樣，師父的竹杖會打人，我問你們大家，那一個少挨打了。」

大伙聽得都點頭，西門風道：「解散，解散，娘的！天都快亮了。」

花子們留下八個人守寨牆，餘下的都睡了。

* * *

「快樂幫主」奔進大廂房，他剛往床上躺，石不悔開口了：「你呀！」

一怔，「快樂幫主」道：「石老醒了？」

「早醒了！」

「快樂幫主」道：「對不起，吵醒你老好覺。」

石不悔一下子坐直了身子，他重重的道：「我老人家早就醒了，那個賊子撥弄門閂的時候，我便醒來了。」

「快樂幫主」一怔，道：「你老在打鼾了。」

說着，他果然呼呼嚕嚕一陣響。

「快樂幫主」道：「原來你老人家早醒了，可是你老為何不推我一把？」

石不悔道：「這就是我生你氣的所在。」

他忿然的指指外面，又道：「你乃負着全寨安危的重任，怎可不提高警覺，睡得像個豬。」

「快樂幫主」道：「慚愧！」

石不悔道：「花子幫如今都聽你的，你若出了意外，花子幫怎麼辦？」

「快樂幫主」剛才在寨上罵大伙，他現在被石長老罵，他直嘆氣。

石不悔道：「便是不為自己吧，也為咱們花子幫，便是不為花子幫，劉家寨可不能有差錯。」

「快樂幫主」道：「小子受教！」

他再低聲說道：「我可是揍了那兩個賊，也把他們打一頓。」

「狗屁，我都看到了，唉，人家趙大俠才叫人佩服，看人家出刀的狠勁，你就差他那麼一截。」

「快樂幫主」道：「石老要我也殺人？」

「難道他們二人不該殺？慈悲也得看對象。」

「快樂幫主」道：「我明白了，就像上一回劉家寨我的岳父大人放走的那三個流寇一樣，果然我就遇上了那個滿頭紅髮的傢伙，他還得意吶。」

石不悔道：「是不是？我沒說錯吧！」

他指指外邊，又道：「我老人家在你放走那兩個賊子的時候，本想擲石打死他二人的，但我却也發現已經有人在等着他二人了。」

「快樂幫主」道：「趙大俠等着他們了。」

「不錯，就叫趙大俠收拾他們，叫他們挨刀吧！」

「他們眞的挨刀了，每人一條腿。」

「睡吧，咱們鬧了大半夜，天就快亮了。」

「快樂幫主」道：「石老，我現在想出去走走。」

石不悔道：「可別再吵我了。」

「快樂幫主」走出房門外，他抬頭看看天，一天的繁星閃爍，月兒已下山去了。

這不正是少林寺對面山上楓葉飄零早見霜的時候嗎？想着在少林寺的日子，此刻師兄弟們已經在練武場上拉開架式練起武來了。

想到少林寺，「快樂幫主」就不快樂了，因為師父慧明圓寂在達摩洞中，還等着有一天回去為他老人家五塔奉祭吶。

少林寺每屆掌門死後都有立塔藏骨之舉，只不過這幾年鬧災荒，寺中僧人也餓得出寺遊方去了。

* * *

就在「快樂幫主」站在二門附近的暗處觀看着茫茫的遠方而心中一陣悲愴時候，忽的一條人影向他撲了過去。

「快樂幫主」還未及閃身，懷中已柔軟的撞進一個俏佳人來，只一低頭，立刻碰上噘起的俏嘴，嚄，俏佳人的膽子忒大呀，反臂勾住了「快樂幫主」的脖子。

這是在暗處，暗處女的膽子大，更何況又是四下無人在，吻吧！

「快樂幫主」就未再閃避。

一股溫暖的柔意，立刻貫穿了他的心口，立刻令他意識到男女之間還有這麼玄妙的味道。

也難怪出家人把色字當成鋼刀來嚇唬人，可是仍然嚇不了世上的男貪女愛。

其實，如果世上人都聽出家人的話，把情愛當成四大皆空中的一空，不出百年，這世上還會有人呀，早就絕種了，到了那時候，娘的，又有誰來保護那已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人類呀。

你不看這世上的人越來越多，便是人們不相信出家人的那一套「色是刮骨鋼刀」之論。

* * *

此刻，「快樂幫主」只知懷中抱着個美嬌娃，但却仍然不知是那一個。

熱吻之後，他微微的托起對方臉孔仔細看：「是……妳……翠花妹……」

是的，劉翠花投懷送抱還在扭動吶！

「好些事眞教人擔心。」

「快樂幫主」道：「謝謝妳的關愛，翠花妹，我實在想不通一件事。」

「是什麼事嘛！」

「快樂幫主」道：「我想不到受你們三位大小姐的抬愛，我有什麼値得你們以身相許的？我只是一個……」

他的嘴巴立刻被劉翠花的俏嘴又堵上了。

那就再吻吧……當地可是叫親嘴，女的與男的親上嘴，這個女的便死心塌地的是這個男人的女人了。

那就別再多言了，「快樂幫主」用力抱，立刻又熱吻起來了。

如果這地方有張床，那可就痲煩了，兩團火湊在一塊，那還得了？

一陣溫柔到此爲止，劉翠花羞答答，她好像也覺滿足了似的，忸忸怩怩地走回去了。

「快樂幫主」怔怔的低聲道：「快回去睡吧！」

他這裡又往左邊走，這地方他已留了香有了愛，不由得不往另一面。

「『快樂』哥……」

嘍，這麼一聲低叫，叫得「快樂幫主」一瞪眼，他立刻仔細看過去，只見暗影中走出李小小。

李小小似乎早就站在那兒了。

她怎麼會睡得着呀！

「快樂幫主」幾乎不能自己，他被這一聲如婉轉鶯啼的呼叫而全身一哆嗦，便也忍不住的張開了雙臂。

李小小來一個小鳥依人，偎入「快樂幫主」的懷抱中。

李小小比之劉太平的大妹子翠花可就含蓄多了，她把俏臉貼上「快樂幫主」的胸膛，只輕輕的道：「快樂哥！」

「快樂幫主」抱得緊，也回應：「小小妹！」

這二人哥呀哥妹呀妹的互叫好幾遍，「快樂幫主」才想起剛才親嘴之事來。

他只一想起來，便忍不住以手托起李小小的下巴，先是輕輕的吻一下，忽然猛一壓，大嘴巴幾乎把李小小的嘴全部吞入他的口中了。

「快樂幫主」心中快樂了，這時候如果有人再勸他回少林寺出家吧，他會毫不遲疑的「去他的出家！」

* * *

李小小初時有動作，她的動作是半推半就的，可也慢慢的回吻了。

她也許怕人看到，回吻了幾下之後雙手用力猛一推，扭轉身便跑了。

這個動作就與劉大姑娘不一樣，李小小羞紅了臉，她原是有許多話要說的，只爲被「快樂幫主」一吻，好像她準備的話全被「快樂幫主」吞吃掉了似的。

「哈……」「快樂幫主」笑了。

他現在可眞的不再擔心了，三個姑娘都是眞心的愛上他了。

* * *

他的關心是自然的，他的行動便配合他的關心，他關心劉家寨三方面的人。

他也忍不住的轉而往寨內右邊移動着，席大紅是不是已經睡着了？

「快樂幫主」經過大院轉小院，他還抬頭看看寨子上，他相信他發了脾氣以後，弟兄們不再偷懶了。

「快樂幫主」一聲低笑，他走到了右面的小院中。

小院中有一棵梨樹快落葉一半了，但仍然能遮住半邊天。「快樂幫主」剛到樹下站定，就看到一扇廂門拉開來，嘍，一條人影向他奔過來。

「快樂幫主」可就高興了，他張開雙臂笑笑，道：「大紅妹子啊，妳也沒睡着？」

嗨，奔過來的人手上拎着一把刀，樹下面仔細看，那人可並未投懷送抱，因爲他不是席大紅，他是席大川。

席大川是席本初的二兒子，此時冷冷的站在「快樂幫主」面前，才令「快樂幫主」吃一驚。

「你……二大舅子呀！」

是的，席大川來了，他雖然不舉刀，但臉上一片不太愉快的樣子。

「你……呀，爲什麼把我大妹子氣哭了？」

一怔間，「快樂幫主」道：「我氣哭大紅妹子？這話從何而起呀！」

席大川手指小房子，道：「你看，我大妹子正在哭泣，她爲什麼哭？你怎不想想我大妹子對你的一片癡情。」

「快樂幫主」立刻大步走過去，他站在窗下，果見小窗半開，那席大紅正以絲巾在抹雙目，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

這是怎麼一回事？

「大紅，我來看妳了。」他轉頭，已不見席大川的身影了。

於是，「快樂幫主」伸手了：「大紅，妳怎麼哭了？」

席大紅抽抽噎噎的走出來了，她還眞的一副可憐相，就好像一個失去愛而被拋棄的小寡婦似的。

「快樂幫主」可急了：「大紅呀，快告訴我，妳怎麼了，那個欺侮妳了？」

席大紅不開口了，她淚眼婆娑的抬頭看看「快樂幫主」，忽然「哇」的一聲撲進「快樂幫主」懷中了。

「快樂幫主」眞的怕驚動附近睡覺的人，急急忙忙的抱住席大紅轉出小院外的牆角下。

席大紅也不掙扎，隨之伸手摟緊了他。

「告訴我，是誰欺侮你了？」

「是你。」

驚呼一聲，「快樂幫主」道：「我怎麼敢呀！」

席大紅道：「還不承認。」

「快樂幫主」道：「我沒有欺侮妳，妳叫我承認什麼？」

席大紅道：「你偏心呀！」

「我偏心？偏心何人？」

席大紅道：「我都親眼看到了，你敢不承認？」

「快樂幫主」這是有生以來頭一回夾在女人中間找痲煩，可是他老弟還不知道這是痲煩事。他的心情是單純的，他的想法也是平實自然的，然而他怎知女人的心終究與男人的差上一大截。

「快樂幫主」把席大紅抱得緊，抱得席大紅大喘氣的低呼小叫：「你輕一點嘛。」

「唔，對不起，抱疼你了。」

他在席大紅的秀髮上蹭臉皮、磨耳，低聲的：「妳說說，我偏的什麼心？」

席大紅道：「我見你同李小小在一起。」

「快樂幫主」一驚之下，忙問道：「眞的？什麼時候？」

「剛才不久的事。」

「哎呀，我不是有意的呀……我……」

「別說了，我還看到你同劉翠花在親嘴，你們好親熱，好厲害，親得嚇死人。」

「快樂幫主」道：「天呀，怎麼你都看到了？」

席大紅道：「所以我才哭着回來，因爲你……你不愛我，你偏心吶。」

「快樂幫主」道：「唔，原來是爲了這呀，大紅呀，我不是來了，而且也抱住你了！」

席大紅眞會扭，扭腰扭屁股，屁股隨腰扭，扭得「快樂幫主」心猿意馬的低呼一聲。

「快樂幫主」低呼一聲，正遇上席大紅抬起頭，嘍，「快樂幫主」發覺席大紅的雙唇濕濕的，他可不管了，立刻把厚實的大嘴印上去了。

席大紅「嗚嗚」一聲不動了，但覺全身一陣酥，愉快的便也閉上眼睛了。

黑暗中這二人在幹什麼？

如果有人如此問，這個人就是太監出身的。

既安慰、又溫存，細聲細氣的講了只一句話，僅只一句話，那席大紅便扭着身子跑回小廂房中去了。

「快樂幫主」愉快的笑了。

他只是說了一句：「我沒有偏心吧？」

那年頭那地方，那種形勢之下，可不能伸手剝人家姑娘的衣裳，雖然未婚夫妻也休想，因爲誰又知道那個暗處站着人呀。

親親嘴是沒關係的，人家是未婚夫妻嘛。

* * *

「快樂幫主」快樂了，他幾乎搖頭擺腦的進了房。

他這裡剛進門，床邊上的石不悔開口了：「很好，很好，哈……」

「什麼事情很好？」

「對於你處理的事情我老人家很滿意。」

「快樂幫主」道：「今天信陽州會有消息來，兔子王和竹竿李二人又去了。」

哈哈一笑，石不悔道：「我不是說的這件事，我才不會關心這樣的事吶。」

「快樂幫主」道：「那石老說的是？」

石不悔道：「世上最難處理的事，你辦得很成功。」

「快樂幫主」道：「什麼是世上最難處理的事呀？」

石不悔道：「你小子怎麼突然間變得腦袋遲鈍得不靈光了？」

「快樂幫主」一笑，道：「我怎知什麼事？」

石不悔道：「我老人家就告訴你吧，世上最難處理的事情，就是男女之間的關係。」

「快樂幫主」立刻笑了。

石不悔却一本正經的道：「別笑，別笑，老夫見的可不少，不少男女只雙方各一人，還鬧得不可開交吶，你小子一傢伙應付三個人，眞的高明呀！」

「快樂幫主」道：「石老，原來你也看見了？」

「聽見了，沒看見。」

「你聽見什麼？」

石不悔道：「我聽見你盡說好聽的，三位姑娘都笑了，這就証明你高招。」

「快樂幫主」大喘氣，如果石老看到就不妙了，因爲他把姑娘吻得幾乎憋氣。

他不再多言語了，他累了，睡

吧！

拉過劉太平送來的棉被搭上身子，「快樂幫主」把頭往裡歪，眞的閉上眼睛了。

石不悔笑了。

你小子這才剛剛吃了小甜頭，且等三女共一夫，你若眞如此高招的能把三位千金大小姐侍候得吃吃笑，到那時我算眞的服了你……哈……呵……

他老人家不睡了，拾起竹杖往大廂房外面走去。

＊ ＊ ＊

石不悔眞後悔，他自言自語的罵自己。

罵自己的人，這個人才眞的是對某一件事追悔莫及。

是的，他在罵他老糊塗，爲什麼會答應三家求親的事，如果將來回許昌去，「快樂幫主」他怎麼能娶三房妻子，也累壞了人。

更令石不悔追悔的乃是將來三個姑娘的名份如何排？排的不好就會惹禍災，因爲三方面都是大牌。

大房二房三房，誰也不願當小的，都想當大的。

石不悔一邊登寨牆，一邊罵自己老混帳。

迎面，只見西門風走過來。

「師父，你老人家兩天未來上面了。」

「我來喝西北風？」

「咱們想你啦。」

石不悔一嘆，道：「唉！你們四個呀！」

西門風一怔，道：「我們四人？怎麼不對了？」

石不悔道：「我把武功傳給你們，你們也夠機靈的，我把經驗告訴你們，你們也都記得清，論長相也不差，論人品也不賴，爲什麼吸引不住人家女孩呀！」

西門風哈哈一笑，道：「師父，我知道你老在爲我師兄弟四人抱不平，是不是？」

石不悔道：「抱不平？抱什麼不平？」

西門風道：「幫主有三位大姑娘喜歡他，咱們沒一個女人愛，你老心中不愉快，是嗎？」

石不悔叱道：「你狗屁，教你們四個苦練功，是自你們七八歲開始，可好，你們只知道叫練就練而不去自己下苦功，舉一反三的苦練功，學一是一，學二是二，怎麼會有青出於藍的日子呀！」

西門風道：「唔，師父不爲咱們的終身大事呀，武功咱們仍在練呀。」

一邊來了東方雷，先向石不悔請個安：「師父，你老人家早！」

石不悔道：「阿雷呀，你今年多大了？」

東方雷道：「我也不知道。」

石不悔叱道：「看看，自己的年紀也不知道，還想有女人來愛你呀？」

東方雷道：「我原本不知道自己幾歲呀，不是五七歲的時候師父從相國寺外把我救治了病收在身邊嗎？」

石不悔道：「那時候你是皮包骨，那時候你也奄奄一息的只瞪眼，我是死馬當成活馬醫，找上韓大夫的門，求他爲你醫治的，我問過你，你是什麼也不知道，唉，一算再算的也不知你多大年紀了。」

東方雷道：「師父，年紀同女人愛我不愛有什麼關係？」

石不悔道：「關係可大了。」

東方雷道：「怎麼說？」

石不悔道：「如果有姑娘喜歡你，人家的父母第一句話就會問你多大了。」他一頓又冷冷道：「你怎麼說？怎麼回答？能說不知道嗎？」

東方雷道：「師父教我呀！」

石不悔道：「教你武功，還教這些呀？」

東方雷道：「師父，什麼年紀姑娘最愛？」

石不悔道：「二十歲是男子漢的第一關。」

東方雷笑道：「我以後就說自己二十歲。」.

石不悔笑道：「再等十年吧！」

東方雷道：「我仍然說我二十歲呀。」

一邊的西門風笑道：「師兄，再有十年你怎麼說？」

東方雷道：「別問那麼多，只要我還沒結婚，我永遠說我二十歲。」

石不悔叱道：「等你變成白鬍子老頭你仍然打光棍呢！」

東方雷道：「同師父你老人家一樣呀，我仍然是二十歲，哈……師父今年二十歲。」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哈……養之敎之尊之，也只能見你們逗老夫的高興，哈……」

東方雷道：「師父，你老千萬別爲咱們師兄弟四個爲女人而愁，咱們有……」

石不悔一怔，道：「你們已有女人了？」

「是呀！」

「在那兒？」

「兩個地方都有呀！」

「我問在那兒？」

西門風怒視東方雷，道：「休騙師父老人家。」

東方雷道：「姑娘們早飛了，說出來有什麼關係？」

西門風要阻止，石不悔的手杖舉得高：「你再阻止我敲你的頭。」

西門風縮脖子，他小時常挨打，每打縮脖子。

「好，我不說。」

東方雷道：「汴梁有個第四巷，許昌城外的陶家園，咱們都有姑娘呀！」

他話一落可慘了，就見這「九節公」石不悔手起杖落杖落又起，打得東方雷往地上跪。

西門風也挨揍，兩個人跪着不動了。

嚄，石不悔大喘氣的臉色泛了青，他頓杖吼道：「我把你們四個畜牲啊，什麼姑娘不好找，你們找上汴梁城第四巷，又找上許昌城外的陶家園，這兩個地方是妓女院，你們平日不練功，却去找妓女，我不打你們才叫怪。」

東方雷道：「師父，妓女有什麼不好呀，他們對咱可是眞心的，她們是講義氣的，有擔當，可也不要咱們一文錢，還留下好吃的送咱吃，還說要跟咱走人吶。」

石不悔氣道：「沒有出息，怎不看看幫主，人家也是可憐人出身，怎麼會那麼受歡迎，而你們……」

西門風道：「師父，幫主人中龍呀，他若不是人中龍，師父會看中他接你的棒而不叫咱們四個人呀！」

石不悔氣消一大半，道：「起來吧，唉，等等看，信陽州那面是不是有消息，兔子王回來向我報告！」

西門風道：「是，師父，寨上風大，你回去吧！」

石不悔道：「眞孝順，你們都是師父心上肉呀！」

他大概發覺姑娘們誰都不瞧他的四大徒弟而火大了！

＊ ＊ ＊

劉家寨這兩天很平靜，當然也沒有山賊與流寇的消息，如果有山寇的消息就會令日子過得緊張，誰知道甚麼時候山賊會突然再出現！

如想得到山寇消息，大概只有派人出外打探了！

劉家寨並未派人打探，但劉世芳却要「快樂幫主」派兩個兄弟去信陽城走一趟，爲的是要過冬了，多買幾隻羊，最好再買兩頭牛！

爲甚麼買牛羊？當然是冬天大伙好過冬，牛羊性屬火，人吃了滋補，就是怕一時找不到賣的人！

「快樂幫主」當然同意岳父的意見，他從後大廳岳父手中接過了銀子。

就在他剛剛走出來的時候，只見那西門風往後院中奔來了！

「快樂幫主」道：「有事？」

西門風道：「幫主，兔子王與竹竿李回來了，還有那方大鵬與勾大夫也來了！」

「快樂幫主」道：「勾大夫是何人？」

西門風道：「咱們在汴梁城大春堂藥舖的大夫，勾大夫是名醫呢！」

「快樂幫主」立刻辭別岳父劉世芳，匆匆的往前面大院走去！

西門風一邊緊跟上，笑道：「幫主呀，咱們的人馬來到這附近幾個州縣的眞不少，連勾大夫也來了！」

「快樂幫主」道：「他們進寨子來了？」

「都上來了，申屠師兄帶他兩人去見石長老了！」

「很好，這幾日太靜了，叫兄弟們小心把守！」

西門風道：「幫主，因爲前夜酒吃多了，才會有那麼個差錯，以後大伙可不敢了！」

兩人匆匆的走到前寨大院，廂房中又傳來石不悔的聲音：「太好了，太好了！」

甚麼太好了？

「快樂幫主」推門走進去，他對西門風道：「你也跟我進來，也許要你去一趟信陽州。」

西門風道：「去信陽州？幹甚麼？」

「快樂幫主」道：「買幾隻牛羊回來大伙過冬呀！」

西門風笑了！

＊ ＊ ＊

石不悔見「快樂幫主」走進來，立刻對床邊站的兩個中年漢子，道：「快見過幫主！」

這兩個中年人看看「快樂幫主」，臉上並無特別表情，只是衝着「快樂」抱拳一禮，手中竹杖往內收半尺，這是幫禮，也是規矩！

「屬下大春堂藥舖大夫勾春，見過幫主！」

「屬下信陽州分堂堂主方大鵬，見過幫主！」

「快樂幫主」點點頭，只把手中九節竹杖豎正，道：「二位辛苦了，坐！」

西門風也坐一邊，因爲他乃花子幫護法，當然有他的座位在！

石不悔指着勾春，道：「來了眞好！」

「快樂幫主」道：「是的，可以爲長老把傷處瞧瞧了！」

石不悔道：「我的傷不礙事了，只是方堂主前來，是應咱們信陽州兄弟們的請求，要看看你這位新幫主，所以你要準備一下走一趟信陽州了！」

一笑，「快樂」道：「那是應該的，石長老，你吩咐，我甚麼時候前去？」

石不悔轉向方大鵬道：「方堂主，你說吧，何時去最適合？」

方大鵬道：「咱們歡迎新幫主，也是依照咱們幫規行事，時間上擱在後天正午，兄弟們於信陽州

城北的城隍廟前過招吧！」

「過招？」「快樂」一怔！

石不悔一笑道：「怕甚麼呀！」

「快樂」雙眉一皺，道：「還要比試嗎？」

石不悔道：「花子幫當初立幫之時，各路英雄聚一堂，我是要憑本事爭寶座的，所以相傳至今，這項比試成了形式，你不用擔心！」

「快樂」道：「沒必要吧？」

一邊方大鵬與勾春三人對望一眼，可就冷笑了！

這光景看在「快樂」眼裡，他可也惘然了。

石不悔對方大鵬道：「方堂主，你我都是出外人，你幹得好，把兄弟們聚在信陽州，我對你的表現很滿意，幫主將來必有重用！」

方大鵬只淡淡的道：「長老呀，兄弟們多麼想見你老一面呀！」

話中之意思是爲甚麼你把幫主的棒子交在一個出家人之手而不傳自己弟子們！

但他那裡明白石不悔是高明人，他不自私，自私就會毀了花子幫！

「快樂」是人才，更是領袖人才，那年頭人才少，自大狂的多，眞本事的少，吹牛的多！

「快樂」本性好，本事大，石不悔自己也不是「快樂」的對手，這樣的人才去那裡找！

但方大鵬他們可就難適應，幫中規矩，這已經多年沒用過了，如今却在這年輕的「快樂」身上使來！

* * *

勾大夫走上前，他先對石老把脈把，然後又爲石老推拿一陣子，道：「長老呀，你如果能走遠路，何妨大伙一齊去，怎麼樣？」

勾春說完還看向方大鵬！

方大鵬立刻明白勾春的意思，便對石不悔道：「長老，去吧，見見兄弟們！」

這兩人的心意石不悔知道，他兩人以爲只要在信陽州難倒了「快樂」，他就當不成幫主，而幫主又歸他石不悔的了！

但石不悔笑了！

「快樂幫主」可不知其中陰謀，他還笑對石不悔道：「石長老，如果你能去就去吧，我命兩個兄弟抬你走！」

石不悔擺擺手道：「我去信陽州幹甚麼，我住在劉家寨多愉快，像是住公館，出去要飯呀，去！」

他還吼人吶！

於是，方大鵬幾人不由得洩氣了！

「長老，你老保重，我把你老的話帶回去，叫兄弟們高興！」

他又對「快樂幫主」道：「幫主，屬下不敬，後天信陽州北門城隍廟恭迎幫主！」

「快樂幫主」手一揮，道：「你們走吧！」

他又對西門風道：「後寨院爲他兩人包些吃的，立刻送他兩人出寨！」

西門風立刻往外奔去！

「快樂幫主」不快樂，當他看着方大鵬與勾春兩人又匆匆忙忙的走去，冷然的對石不悔道：「石老，花子幫的幫規眞的要對新任幫主比試一番嗎？」

石不悔道：「休爲此事煩惱，當年我接掌花子幫時，比試已徒俱形式了！」

「快樂」道：「爲甚麼要設下這種規矩？」

石不悔道：「噫，這規矩立的好呀，小子！」

「快樂」道：「好？好在那兒？」

石不悔道：「小子，你過去深居少林寺，怎知江湖上的事，江湖上各幫派林立，多少人想領袖羣倫呀，誰也不願意人下人，也因此便發生許多明爭暗鬥坑殺自己人的可惡事情，你總該聽過，便皇家之人也免不了自相殘殺的，是不是？」

「快樂」道：「此去比試，還不是自相殘殺？」

石不悔道：「錯了！」

「怎麼說？」

「你去了便知道！」

「快樂幫主」道：「石老不說清楚，我打算不幹了，我以後就住在劉家寨！」

石不悔瞪眼道：「當你的快樂女婿？」

「不錯！」

石不悔道：「你忘了我的付託？」

「快樂」道：「倒令石老失望了！」

石不悔叱道：「放屁，你變心了！你有三個女子愛上你，你打算一年分別住一起享你的齊人之福？你打算置上萬兄弟們的幸福不管了？」

「快樂幫主」道：「石老，你激動了！」

石不悔道：「也是你逼我發火的！」

「快樂」道：「我不習慣同人比武，如果花子幫有比我强的人物，爲甚麼不由這人擔綱花子幫？」

石不悔道：「誰同你比武呀！」

「快樂」一怔，道：「比武不是兩個人？」

石不悔道：「去了就知道了！」

「快樂」道：「總得告訴我吧？」

石不悔道：「我怎麼知道他們會設下甚麼樣的鬼板眼，信陽這地方歷來就窮，窮的地方花子多，方大鵬的人多，人多意見多，我就不知他們的手段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我可以對你稍加提醒一下，你就有個底兒了！」

「快樂」很注意的道：「快說！」

石不悔道：「所謂比武，那是由你自己的表現，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武功、仁義，當然，只要你能以幽默的手段叫大伙點頭，你便過關了！」

「過了關我是幫主了？」

「不錯，過了關，你叫他們往東走，他們沒有一個敢往西行，你叫他們拚性命，他們就會前赴後繼的戰死到最後一個人。」

「快樂」道：「我明白了，石長老，過幾天我去信陽，你老多保重！」

「眞孝順！」

「快樂」道：「石老，這事要不要同我的三位岳家去報告一下？」

「去了你就走不成了！」

「爲甚麼？」

「這你還看不出來嗎？你應該知道，不論這劉家寨、席家垛子，甚至西陵堡三方面都是江湖大豪，一方霸主，他們怎麼會叫他們的女婿當上花子頭呀，如今礙於形勢，困於災難，他們無法將你强行奪走而已，你若去把此事情告訴他三家，可好，他們有此機會，必然勸你別幹這撈什子花子頭了，到那時你怎麼辦？」

「快樂幫主」道：「我去信陽州，他們必會知道！」

石不悔道：「四更天你出寨，帶着吃的去，後天正午找到信陽北城隍廟就行了！」

「快樂」一想，只好點頭道：「當花子頭還眞不好幹，毛病眞不少！」

石不悔道：「便是想升一級也要攷，總比那鬼聯攷可輕鬆多了！」

「快樂」一怔，道：「甚麼聯攷？」

石不悔道：「你怎麼連聯攷也不知道，聯攷就是連在一塊攷，攷這又攷那，東攷攷西攷攷，攷得人快發了瘋失了魂的至少少活二十年！」

「快樂」道：「聯攷是……」

一笑，石不悔道：「咱們花子幫叫打擂台爲聯攷，你該懂了吧？」

「哈……」「快樂」笑道：「擂台就是擂台，叫甚麼聯攷，笑死人了！」

石不悔道：「別管擂台或聯攷，小子，你去多多準備吧，四更天你上路，我告訴你，信陽州北城隍廟，緊鄰着城牆角上，大廟西進院，廟前還有幾十棵老松柏，據說林子裡常鬧鬼，大白天還有鬼叫聲，在喊冤吶！」

「阿彌陀佛！」

聽到鬼字，「快樂」忍不住的叫出他的招牌話來了！

石不悔一聽，叱道：「嗨，你早就不是空空和尚了，你念的甚麼『阿彌陀佛』呀！」

「快樂」道：「『阿彌陀佛』怎麼了？又不是和尚的專利！」

石不悔道：「咱們是花子幫，你記住，花子如遇嚇人事，張口就叫『我的哥哥太爺』呀！」

「快樂」笑了：「這件事你怎不早說，我記下了！」

這兩人又打趣又開心，也把事情交代清楚了。

於是「快樂」匆匆的走出去了。

* * *

「快樂幫主」一路進了後寨大廳上，出來招待他的是劉翠花！

那劉翠花眞高興，一邊笑一邊問：「快樂哥，你又想我了，是嗎？」

「難道你不想我呀！」

「你知道我想你還問呀！」

「我來了呀！」

「現在親嘴多難爲情！」

「快樂幫主」幾乎笑出聲，他不是來親嘴的！

夜裡和她親得妙，兩人誰也忘不了，剛見面如果是黑天，那是誰也不會開口的，開口便是嘴磨嘴了！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小毛誤信老毛之言，把小余、辛沁迷昏，盜走了太極圈。老毛身懷至寶，遇上藍玉，不知她肚裡的胎兒是鬼胎，答應爲她接生，之後藍玉便是自己的老婆，豈料鬼胎要報墮胎之恨，把老毛追殺，但不敢接近，老毛遇着黃瓦，她施邪術，四面八方來了不少人，原來是淬在石棺中的「離魂者」和屍體，才把鬼胎趕走，黃瓦欲奪毛的太極圈……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至寶復得　着手續命

毛不凡試了幾次都是如此，知道是「太極圈」的威力。

既然他們怕太極圈，他就揮舞着衝出包圍圈。

黃瓦和李雯迎面攔住。

毛不凡用「太極圈」去砸她的短劍，但黃瓦會法術，能避重就輕，老毛傷不了她，她一時也搶不到「太極圈」。

只不過那些「離魂」的人却還在不停地攻擊，他們呼出一些臭氣，使毛不凡感到噁心欲嘔。

最後黃瓦暗暗撒出交趾國的毒瘴，才把毛不凡毒倒在地，取走了「太極圈」，不過她還是給了老毛一些解藥。

老毛醒來，不由號啕大哭。

他以爲從此可以作武林第一人了，那知只作了一兩天「太極圈」的主人，似此寶物靈器，唯有德者居之，此話一點也不錯。

像毛不凡這種人那有資格。

＊　＊　＊

小毛被秦蝶尿了一臉的尿，還放了一個屁，他認爲是畢生的奇恥大辱。

可是他已失去了復仇的信心。

他冷靜下來檢討，他的父親是個賊，還不是甚麼義賊。

他和他的父親差不了多少。

他可以想像，小余和辛沁目前是甚麼心情？

上天的安排，他們父子見了面。

小毛還沒有講話，老毛就攤攤手，一副死相。

小毛就知道「太極圈」又轉了手，他也懶得問了。

小毛掉頭就走，老毛道：「兒子，被黃瓦那女人搶去了！」

小毛道：「你怎麼那麼倒霉會遇上她？」

「人在走背運時喝口水也會塞牙縫，我還有更倒霉事，你聽了八成也會發毛。」

小毛不想聽了，掉頭欲去。

「小子，都是你害的。」

「我？」小毛大聲道：「我倒了血楣才有你這麼個老子。」

「兒子，我遇上藍玉……」

小毛一驚道：「在哪裡遇上的？」

「一個破窰中，那女人要生產，一定要我助他生孩子！你說倒不倒楣？這還不算，還有更他媽的倒楣事哩！」

「甚麼事？」

「我還沒動手，她的下體內已射出兩道黑氣，還會唱怪歌，又發出怪笑，我眞不懂，又似乎是那兩個『鬼胎』！」

小毛大驚道：「以後呢？」

「我立刻狂奔，兩『鬼胎』就追，結果遇上了黃瓦。」

「爹，你五行有救了，幸虧遇上了她。」

「但是，若不遇上她，也許『太極圈』也不會丟！」

小毛道：「爹，我們這種人，也保不住『太極圈』。」

「誰說的？兒子，咱們想個點子去找黃瓦。」

「爹，你又不是沒有見識過她的妖法！」

「什麼妖法？」

「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都是她一手造成的，你有天大的本領能對付那些人鬼不分的人嗎？」

毛不凡道：「兒子，丟了此寶，咱們今生再也不能揚眉吐氣了。」

「爹，只怕那兩個東西還不會放過我們。」

突然，夜風中傳來了一種奇異的歌聲。

只要一聽，就不是人世間所有的歌聲。

聽起來似乎很遙遠，但他們知道很近很近了。

甚至就在後窗外。

父子倆立刻緊張起來，老毛道：「兒子，你出去看看。」

「爹，你是老經驗，應該你出去。」

「混帳！那有兒子支使老子的？」

小毛道：「爹，我要是死了，你就斷了後哩！」

老毛道：「這話也對，只不過下一代呢？你還能爲我生個孫子嗎？只怕是不成了吧！」事實上正是如此，他那東西已被螞蟻噬去了一大半。

「怎麼？不能生孩子你就不要我哩？」

「你是什麼話？只不過……」「蓬」地一聲，後窗連窗框也被震破，木片向屋中激射而來。

毛氏父子二人連逃走都無心了，倔促在屋角。

他們隱隱看到兩團黑霧中各有一個赤裸的皮膚皺摺地，頭大如斗却又不規則，而身體幾乎只比頭長出一點點的怪物。

他們的眼睛很細，似乎都生在雙頰上。

這一對父子，正是所謂狠心兔膽，狂嘶聲中昏死過去。

他們醒來時，隱隱聽到「克刺克刺」之聲。

隱隱發現兩「鬼胎」還在，正在吃東西。

二毛忽看見兩「鬼胎」同時伸出五指不分的怪手，去捏他們的脚趾，這才看出，他們的大脚趾已被吃掉了。

現在兩「鬼胎」正在搿第二個足趾。

「克崩」一聲，又扭了下來，放入口中嚼着。

二毛驚痛交集，又昏了過去。

再次醒來，正要驚嘶，站在他們面前的人却道：「不要怕，我是人不是鬼，我就是阮羊。」

二人驚魂甫定，這才知道遇上了救星。

阮羊乃是黃瓦之師，精通法術，老毛立即抱拳道：「多謝阮大俠救命之恩，剛才那……」

阮羊道：「已被我趕走了。」

小毛拜下道：「請問老前輩，那到底是什麼？」

「鬼胎。」

「人爲什麼會生『鬼胎』？」

「這有很多種原因，比喻說，有人能生下無頭怪嬰、雙頭嬰或無四肢的怪嬰，也有人生下似狗非狗、似豬非豬的怪物，更有人生出蛇來，這是否人與蛇交才有的現象呢？當然不是。」

小毛道：「那是什麼原因？」

「陰氣太重，心地太邪，道德淪喪，邪魔即會來居，(也就是居其體內)借母胎出生，即可在世上生存害人。」

「不經過母胎呢？」

「不經母胎，則無人氣，不能在陽間生存。」

二毛這時才發現，二人的脚趾並未被搿下吃了。

當然是十分慶幸，他們對阮羊說了經過。

阮羊道：「這雖是幻象，旨在使你們喪膽，只不過如你們招惹過他們，今後假吃會變成眞吃。」

二毛不由心頭一凜。

人的足趾只要少一趾，行動就不方便，更不要說是施展輕功奔行了。

阮羊道：「你們父子已經脫不了身哩。」

小毛道：「老前輩一定能救我們，我們父子也願意聽老前輩驅使。」

阮羊道：「這樣吧，你們去爲我辦一件事。」

「老前輩請吩咐。」

「把『太極圈』給我盜回來。」

老毛道：「那不是在黃瓦手中？」

「正是！」

「黃瓦乃是前輩高足，精通法術，我們父子二人怎成？」

「不妨，我傳你們一些法術，必要時可以應付。」

「謝謝前輩！」

「不過你們父子可要記住，『太極圈』到手，一定要立刻交給我，不可生異念，要不，我可就不客氣了。」

「當然！」老毛道：「我父子今後永遠爲前輩效勞，絕不會有異心

的，前輩請放心。」

「如果你們口是心非，我就把你們變成『離魂人』，或者進一步使你們變成『鬼胎』。」

二毛駭然，似乎他們又走錯了一步哩！

此時又不能改變初衷退出不幹。

於是阮羊教了他們一些皮毛法術，勉强可以應付黃瓦。

* * *

黃瓦和李雯所到之處，倍受奉承。

由於他們連敗三大高手，如「北海」的「漁笠」長孫起、南疆的「食人王」蔡狂和「巢湖一怪」柯大水。

這三人的身手，都比數大門派掌門人還稍高些。

比之「太平天國」的宇文秀和盧揚，以及「陰陽會」的副會主齊叫天和清廷的二品護衞霍青等高明些。

擊敗這三人之後，居然要向阮羊挑戰。

這可能是徒弟公開向師父挑戰的首例了。

這件事的轟動，自不待言。

地點是熊耳山主峯下的斷命峽。

時間是八月仲秋之夜二更正。

觀者頗多。

有人想看看交趾國的技藝到底是什麼樣子。

但大多數人，還是爲「太極圈」而去的。

傳說中，「太極圈」被渲染得更神奇了。

居然有人說，懷孕初期的女人，只要懷抱「太極圈」睡一夜，保証生男。

甚至還有人說，醜人抱着「太極圈」連睡三夜，可以變美，簡直離了譜。居然也有人說，抱着「太極圈」心中想着某女人，這女人就會進入你的夢中與你共效于飛之樂。

這種荒誕不經的耳語，眞是層出不窮。

阮羊先到達斷命峽。

黃瓦主僕稍後到達。

四周觀衆圍了個不下十丈方圓的場子。

月明風清，景色如畫，但今夜的對決必然是十分凶險的。

徒弟見了師父不行師徒之禮，互相點頭，各撤兵刃。黃瓦是「太極圈」，阮羊又弄了一柄緬刀。

他的另一柄緬刀就碎在「太極圈」之下。

雙方不發一言，各自開了門戶。

論技藝，黃瓦差得多，只不過她手中有「太極圈」，這寶物無堅不摧。

黃瓦先攻上去，阮羊及時閃避。

他發現，只要在「太極圈」的一尺以外，威力就很弱了。要避開這一尺的威力範圍是很容易的。

無論甚麼事，只要細心研究，必有心得。

黃瓦發現了這一點，不由暗驚。

要用法術，等於班門弄斧。動技藝，她的武功是阮羊敎的。

這麼一來，只憑手中的「太極圈」就不夠了。

黃瓦盡量使「太極圈」發揮威力。

她必須使阮羊的攻擊範圍在「太極圈」的威力之內。

這一點，她當然不如阮羊了。

就在雙方打得十分激烈時，毛不凡突然出了手。

他的小巧功夫此刻派上了用場。

這是因爲阮、黃兩人都在全力卯上，她的「太極圈」一下子就被毛不凡奪了去，千餘觀衆不由大嘩。

毛不凡奪圈在手，開出一條人牆胡同，往山下逃走。這工夫阮羊自然放棄了黃瓦，去追毛不凡。

黃瓦楞了一下，也和李雯追下去。

這些人都保不住「太極圈」，主要是德薄而又招搖之故。

毛不凡深知要比脚程，他非但遠不及阮羊，只怕黃瓦也比他快些。

於是他就在附近藏了起來。

此刻小毛不和他在一起，但小毛明明看到老父藏身之所，却不和他一起，怕的是被別人看到而引了過去。

所有的人都散了，有的人也去追毛不凡。

貪念人人俱備。

既然毛不凡都能搶到手，觀衆之中，比毛不凡高明的武林人物太多了，那會不動貪念搶奪？

他們都犯了錯，以爲毛不凡逃得很遠了。

就連阮羊及黃瓦主僕都上了當。

他們都一口氣追出十五六里之外。

只不過却有個有心人正伏在附近未動。

他首先發現小毛在草叢中探頭觀望了一陣。

不久，小毛伏身向左方奔去，居然鑽入一個墓穴之中。

人如不是爲了逃命或重大事故，是不敢進入墓穴中的。

那裡面一定有遺骸，葬得不久的，可能還會有惡臭，當然，這個墓穴已是數年前的了。

只怕連骨頭都被狐鼬及野狗啣走了吧？

父子兩人在穴內低談：「爹，你成功了。」

「是啊！運氣不錯。」

「你不打算交給阮羊？」

「爲甚麼要交給他？」

「以後見了他怎麼辦？」

「有『太極圈』在手，我們還怕他？」

「剛才此圈不是在黃瓦手中，怎會到了你的手中？」

「那不過是趁他們師徒力拚之時得手的。」

「這辦法人家也會用。」

「小子，咱們父子也該風光一下了。」

小毛道：「爹，只怕你也保不住此寶……」

一下子奪了過來。

老毛驚怒交集，道：「小子，你要造反？」

「甚麼叫造反？」

「拿過來！」

「老爹，你老了，還是由我保管來保護你吧！」

「放屁！你怎麼可以搶我的東西？」

「你不也是搶了別人的？」

老毛一奪，小毛就用「太極圈」一擋。

墓穴中地方太小，兩人施展不開，老毛穿出穴外，把石碑推倒擋住了穴口，然後站在墓頂上猛打千斤墜。

這一手眞絕，老子要害兒子。

這一對父子到底有沒有一點人情味兒？

墓內棺材早已腐爛倒塌，墓內中空，這一打千斤墜，自然就塌了下來，把小毛埋在泥土之下。

老毛不過是一時氣憤，乍見兒子被埋了，又很焦急。

就在這時忽然泥土震開，小毛在激射的泥土中竄了出來，這當然又是「太極圈」的威力救了他。

「爹，從此以後，咱們父子一刀兩斷。」

「兒子，把『太極圈』還給我。」

「門兒也沒有……」

毛不凡一搶，兩人又鬥了起來。毛不凡學着阮羊廻避黃瓦的「太極圈」的技巧，沒有吃虧。

當然，時間一久還是不行的。

就在這時，突然有人自墓穴疾射而出。

太快，而且天很黑，二毛都沒看清。

但兩人都看清了時，不由心膽皆裂，尤其是小毛。

這是個十分年輕的女人。

相信她穿的必是臨終時所穿的壽衣。

也相信她的面部也是臨終時化粧的。

她就是爲多昆跳河殉情的白珠子。

她是一個唱梅花大鼓的民俗鼓孃，當時相當出名。

兩人就在這一震之間，「太極圈」已到了白珠子手中。

小毛大爲驚怒。

剛到手的，怎可拱手讓人？

他們父子兩人正要搶，白珠子已掉頭而去，而且立刻失去了身影，小毛要追，老毛道：「別追了！」

「都是你，福淺德薄，保不住這件寶物！」

「東西是在你的手中丟的，怎又怪我？」

「你如果不搶，她能趁虛而入嗎？」

毛不凡道：「你可知此女是甚麼人？」

「她就是已死的郡王多昆的禁臠，多昆死後，白珠子投河殉了多昆，很多人都說她太傻！」

毛不凡道：「小子，爲甚麼死人專找咱們？」

小毛不出聲，他們父子兩人都能找到這答案——缺德。兩人再看看這墓穴的石碑，不由大駭而失聲驚呼，正是白珠子的墓碑。

毛不凡大叫背運，怎麼如此之巧竟誤打誤闖進入白珠子的墓穴之中，這太邪門了吧？

二毛迅速離開了這個墓地。

* * *

小余和辛沁遇上了上官羽。那是在酒樓上，看樣子上官羽頗潦倒。

「上官兄，這些日子你在何處？」

「到處流浪。」

「對於陶傳芳的刖足案可有頭緒？」

上官羽長嘆一聲道：「一切都是『陰陽會』會主黃瓦弄的鬼，他們刖了陶傳芳妹妹的雙足，却把瓶子送我，然後又讓陶傳芳失踪，使我們兩人爲此事而反目成仇……」

「是這麼回事兒？」

「你的助手紀學聖也知道，但他說差點作了『陰陽會』中石槽內的『離魂者』……」

「你在何處見到學聖的？」

「太湖附近，他也在找你。」

小二添了杯箸，三人暢談別後一切，上官羽幾乎不信，以爲二人說謊，尤其是有關黃瓦的一些法術。

他對「太極圈」更是「嘖嘖」稱奇不已。

「『太極圈』眞有此神通？」

「對，這是試驗過的，是不是能延年益壽，到目前爲止還不知道。」

「毋怪武林中人到處傳說『太極

圈』的事了。」

這一夜，三人宿在同一家客棧的偏院中。

這偏院很大，有正屋五間，廂房三間。

上官羽住在廂房中。

他們還在廂房中飲茶，直到深夜。

就在小余和辛沁正要回到正屋時，屋中的巨燭忽然無風自搖，而且倒向一邊，就像有人吹氣一樣。

不一會「卜」地熄滅。

這情況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高手在屋外以「百步吹燈」內功吹滅，另外一個可能，那就邪門了。

上官羽似乎以為是「百步吹燈」，道：「外面是哪位朋友？」說着，人已經來到院中了。

他發現是一個女人，很年輕也很美。

只不過這年輕女人好像站在霧中，看來有點模糊。

事實上今夜雖無月亮，却有星星。

當然是不會有霧的。

為什麼會看成有霧的樣子，上官羽自然不知道了。

但小余和辛沁都知道原因。

小余心頭涼涼地，因為有一次深夜，他見過白珠子在一家大戶門外唱梅花大鼓，那次會面，小余是站在石墩上看的。

那次白珠子還向他嫣然一笑呢。

小余抱拳道：「是白姑娘嗎？」

白珠子點點頭。

「不知白姑娘有什麼事要我們幫忙，只要我們辦得到，一定幫忙。」

白珠子搖搖頭，表示不須幫忙，然後把手中一個包袱丟給了小余，小余一接，被震退了五步。

上官羽大為驚異。

他以為是白珠子的內力驚人，就這麼一擊而能使小余退了五步，他簡直有點不信而想試一下。

他現在才看出，這少女一身陰氣。

那一種神情是很少看到的，說不出有什麼不對，却又覺得的確有點不對。

小余打開一看，竟是「太極圈」。

小余和辛沁都發出了一聲歡呼，雙雙躬身作拜。

小余道：「不知姑娘得自何人手中？」

「毛樂天。」

兩小心頭大恨，這一對父子真是一文不值了，但如今又如何？八成又在患得患失急得團團轉了。

小余道：「姑娘的大恩，無以為報，只要白姑娘一句話，我等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白珠子道：「小女子的陰宅被破壞，請少俠偏勞修一修。」

小余道：「在下一定照辦，不知姑娘的……」

白珠子已冉冉昇起，越牆而去。

三小立刻跟出。

上官羽這才知道，這姑娘居然是個女鬼。

在夜色中，只見一道白線在前飄浮前進。

三人大約奔行了一個多更次，到了地頭。

白線已消失，他們發現來到墓地中。

三人一看墓穴，再看石碑，不由頭皮發炸，全身如潑冷水。尤其是上官羽，現在終於相信，有生以來第一次見鬼了。

三人同時拜下，小余道：「白姑娘，我們明天就找人來把墓修好，請妳安息吧！」

於是「太極圈」失而復得。

三小一商量，決定把墓修好後去見小余恩師鳳先生。

也順道先到那家藥鋪去見拓拔崑崙，叫伙記轉告拓拔前輩，說是他們已去了鳳先生處。

* * *

三小到達鳳先生處的第二天，拓拔崑崙師徒就到了，三小見過拓拔老前輩。

當然，他們也報告了「太極圈」失而復得的一切經過。

兩位前輩肅然地互視了一眼。

古人說過：「生死兩茫茫」的話，由這件事看來，有極少數的人死後，並不是「生死兩茫茫」。

鳳先生又問了一些別的事，如黃瓦及阮羊等人的現況，小余道：「有個好現象是，『陰陽會』和『太平天國』都已敗亡，但是……」

拓拔崑崙道：「只不過他們的人流入武林，進入江湖，品流不齊，却也不是什麼好現象。」

鳳先生道：「拓老，你看辛沁她……」

拓拔崑崙以目示意，表示以後再談這事。

鳳先生就改變了話題，道：「『太平天國』的人大部份已被清廷招安，變成了御用殺手，如今只不過是換了個主子罷了。」

小余道：「只不過也有人並不熱衷這種權勢，像司馬雲，他就和晚輩有點私交，且時有援手。」

鳳先生道：「繼續與他保持聯繫，也許有一天可以藉重那位司馬大俠，而發揮極大的作用。」

「是的，師父。」

小余又道：「請問兩位前輩，人死了真的還能和活人打交道嗎？」

鳳先生道：「老崑崙對這個有

研究，可以問他。」

拓拔崑崙道：「算了！老鳳，你的『奇門遁甲』比我可高明多了，你涉獵過『仙壇花雨』及『西青散花』，更研究過『中陰救渡』，我怎能和你比？」

鳳先生道：「老崑崙，你快別客氣了，你不是生了一雙陰陽眼，經常半夜到城隍廟去看鬼榜，有好幾次你看到了熟人的名字，不出三日，果然死亡了。」

拓拔崑崙苦笑道：「那和你比還是不夠。不過我可以回答年輕人這個問題，不是每個死了的人都能聚而不散，而是臨死時精神專注於一件事而不動搖的人，他們還能記住生前之事，所以有極少數的還能記住生前住在何處，作過什麼事。」

小余道：「白珠子姑娘為多昆郡王殉節，應該是一心不二，精神不散的吧？」

「正是如此，還有一種人死得奇慘，遭受到奇大的痛苦，在臨死的一刹，心猶不甘，那意念就隨幽靈而去，他們也能記住生前之事，但是，大多數這種人，即使能記得生前的事，却已無多大的作為。例如，生前和某人有仇而報仇，生前和某人相愛而繼續相愛等，生死殊途，已不可能了。」

私下裡，鳳先生和拓拔崑崙密議，道：「拓拔兄，辛姑娘還有多久？」

拓拔崑崙道：「這該分兩方面來說！」

「哪兩方面？」

「宿命和醫理兩方面。」

「宿命如何？醫理又如何？」

「宿命問你，醫理問我。」

「我怎麼成？」

「你快別客氣哩！『滴天髓』、『子平之術』以及『紫微斗數』等，那一種你未涉獵過……」

「只不過是樣樣通樣樣鬆而已！」

「老鳳，咱們言歸正傳，不必客套，以你的宿命論來說，辛沁還有多少日子？」

鳳先生肅然道：「我真不忍說……」

「為甚麼？」

「這是洩漏天機！」

「就算如此，你總該相信，辛沁的存亡，幾乎就等於令徒余心齋的生死存亡吧？」

「當然，只不過，誰能改變這個事實？」

「你不能告訴我？」

「當然可以，但我不是神仙，怎知人命之修短，只能大約估計！」

「多久？」

「還有七個月左右……」

兩位耆宿都是臉色凝重。七個月，兩百一十天左右，即將離開人間，又是這麼一個好女孩！

鳳先生道：「拓拔兄，以你的醫理作判斷，她還有多久？」

「我試過脈，觀察過氣色等等，依我的經驗，最多七個月。也許還……」兩人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神。

鳳先生道：「你有甚麼好辦法？」

「李代桃僵！」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在人為，我們總要去試一下對不對？」

「那要加緊地準備才行……」

「在這段期間，還是叫余心齋離開這裡吧！以免穿梆！」

鳳先生喟然道：「不能死別，實在於心不忍……」

拓拔崑崙道：「這件事的本身，我本就不十分同意，却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

兩老把小余叫到戶外，拓拔崑崙道：「余賢姪，辛沁的毛病不輕，我會全力以赴，但你在這兒會影响辛姑娘養病，所以你最好離開。」

小余道：「前輩，她有病我在她身邊對她的安慰是十分重要的，晚輩以為留在這兒好些。」

「我們倆的看法是離開好些！」

「離開多久？」

「三至五月，讓我們心無旁騖地為她治病。」

小余十分不願，尤其是和辛沁離開那麼久。

只不過為了辛沁的病，他又能如何？

於是他和上官羽離開了師門。

不過鳳先生特別通融他，每一個月可以回來看辛沁一次，但看過就要馬上離開，不能戀棧。

* * *

小余思念辛沁，內心苦悶。

這份情感，上官羽大致可以體會到。

上官羽建議到賭場玩玩。

小余則建議，如有斬獲就把大半捐給善堂。

大德賭場是百里內最大的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

為甚麼是唯一的一家？

如果百里內還有第二家或第三家，生意一定會大受影响的了，所以只許有這一家而無第二家。

由此可見，這大德賭坊的勢力有多大了。

上官羽主張賭痲將。小余說不過癮。

上官羽在這方面不太精，道：「小余，看來你是老手，我聽你的。」

「我們賭牌九。」

「好哇！一揭兩瞪眼。」

這一桌牌九清一色都是女人，而且都是老女人。

要不是由於她們賭得大，兩人不會和女人賭。

莊上的老女人道：「小子，要賭就坐下。」

於是「末門」讓出位子來。

小余坐下來，莊上的老女人道：「有足夠的賭本嗎？我們不欠帳，也不講甚麼親戚關係。」

小余道：「三十萬夠不夠？」

「差不多了，亮出來看看吧！」

小余把七八張銀票往枱上一亮，然後疊起。

這些女人頗爲驚訝！這小子身上居然能有三十萬。

四人賭，莊上、「出門」和「天門」全是老女人。

最小的大約也在五十五到六十之間。

一個個雞皮鶴髮，臉上却又擦了很厚的粉。

由她們掛金戴玉看來，這些女人無一不是富婆。

只不過富婆上賭場却又是少見的。其實莊上這個人上官羽似曾相識。

她們是甚麼身份？這當然很難猜。

老女人洗牌，砌牌，都很正常。甚至還叫別人幫她洗，也幫她砌牌。

第一個印象是，這老女人不會是「郎中」。

三家都下了注。

「出門」一萬兩。

「天門」一萬五。

小余五千，他要看看情況再說。

莊家打出骰子。小余拿第一把牌。

上官羽拿起來一擄，竟是「銅錘」一對。

這一把小余當然贏了。

下一把小余仍押了五千，又贏了，却僅是七點。

這一次上官羽以爲不過癮，一下子押了五萬。

莊上打了個「五在手」，分了牌，又是上官羽擄牌，「叭」地一聲砸在桌上，三點。

當然，這一把輸了五萬。

上官羽道：「小余，怪我不是！你來決定吧！」

小余道：「賭錢和上戰場一樣，勝敗乃兵家常事。」於是小余以「蟻語蜨音」和上官羽聯絡。

上官羽當然也聽說過賭場中的一些技巧。

這一次他作了小余的助手。其實他作小余的助手都不大夠資格。

每次小余揭牌都先放到桌下用手指去觸摸牌面的點子，而且是一張一張地摸，這樣最過癮。

自從用這辦法之後，他們連贏兩把。

第三把小余押了二十萬兩。

這一次再用這一手不靈了。

他是個五點。莊上八點。小余又賭了一次，小余的賭本已所剩無幾了。

只不過他却大膽地押了六十萬兩。

莊上道：「兄弟，動嘴皮子可不成，我們說好是不欠帳的。」

小余道：「當然。」

莊上道：「把賭資亮出來。」

上官羽道：「小余，算了。」

原來剛才小余把牌在桌下觸摸，那是作樣子，上官羽自一邊把他要的牌傳遞給他，那是暗器手法。

這時上官羽耳邊忽然有一陣細小的聲音。

上官羽思攷了一下，點點頭。

因爲小余對上官羽表示，這一次可能有把握。

上官羽信任他，而且仍和他配合。

更妙的是，這屋頂天窗上有人，正好在莊家頭頂上，所以莊家這一次擄牌看牌，都被天窗上的人看到。

這人再以手勢告訴上官羽。

上官羽以「蟻語蜨音」通知小余，這應該萬無一失了吧？

這一次當然都以爲是萬無一失了。

那知小余揭了牌，是九點，其餘幾門都未超過八點。莊家却是「天九王」，天九王壓對子。

除了小皇上又稱「至尊寶」之外，其他一概不敵。

小余以爲邪門了。也以爲上官羽的人在天窗上看錯了。

他們以爲穩贏，那知這些女人的厲害。

原來莊上答應欠帳，是根據上官羽一個承諾。

上官羽這個承諾當然是自作主張，並未和小余商量。

現在騎虎難下，又不能失信，上官羽這詐賭方式太幼稚了。

上官羽和那些老女人以「蟻語蜨音」交談就是在談條件，在目前，也只好履行承諾了。

上官羽對小余說，他認識那老嫗，看他的面子，以後分期歸還。

小余和上官羽出了賭場，道：「眞背運，想不到你認識這幾個老傢伙，不知她們是幹甚麼的？」

「『太平天國』的女官。」

「女官？」

「對，『太平天國』有女狀元，秦蝶的情敵女狀元傅善祥，就是一

位優秀的女官，後來變成了『東王』楊秀清的禁臠。」

「你怎麼會認識她們？」

「其實也只不過認識一個而已。」

到了郊外，上官羽提議到溪中洗個澡。

小余以爲，洗洗身上的霉氣也好。如他拿出眞本事來，這幾個女人又算甚麼？

兩人脫光下了水，好在此處不是交通要道。

尤其此刻是夜晚。

他們脫光，却有四對色眼在欣賞他們的胴體。

男人欣賞女人，一般來說，欣賞她們的胸和臀以及大腿，至於那個最神秘之處，想看也看不到的。

女人欣賞男人自然也是欣賞男人的健美，但要欣賞男人的地方最容易，一目瞭然，清清楚楚。

兩個男人被四個女人在暗中欣賞着。

這是上官羽的暗盤，這樣就等於還了欠她們的債，小余當然不知道，事實上這些女人根本不老。

她們最大的才三十七歲，但最年輕的也有二十七歲。

他們對男人的要求很嚴，不是年輕就可以的。

甚至也不是英俊就可以。

一定要英挺而有內秀，骨骼也要清奇。

當然，那東西一定要碩壯，而夠尺寸。

那東西大小固然有別，但有的好看，有的很不好看。

大而好看的，大概小余的算是標準的了。

這些女人絕對不爛，她們等於是遊戲人間。

她們本來答應上官羽，私下看看即可，即兩不相欠。

只不過她們見了小余的身體和那東西就忍不住了。

她們非品嚐一下不可。因爲這是男人中的男人。

小余和上官羽在溪中洗過澡，正要上岸穿衣。

溪水深及胸部以上，晚上看不到水底。

絕對想不到，有人潛水到了小余身邊。

他幾乎無時不在想着辛沁，居然被制住了穴道。

這工夫四個女人自水中鑽出，其中一女抱着小余。

這個女人正是莊上那老女人，化裝易容術很高。

「太平天國」已亡，清廷還在追緝餘孽。

這些女人不願招搖，乃扮成老女人。

只不過四個女人在賭場中聚賭，却是十分惹眼的。

上官羽的確認識其中一人，他失聲道：「高媸，妳要幹甚麼？」

這莊上的女人叫高媸，也是四女中最美的一個，道：「對了胃口，讓我樂一下，也算是還我們的債。」

「我們在賭場中以『蟻語蜨音』說好的，讓你們看看我們的身體就算還了債，兩不相欠。」

高媸道：「只是看看那能抵幾十萬兩銀子？」

上官羽道：「妳怎可失信？」

高媸道：「這可以說是便宜事，哪個男人不是求之不得，告訴你，我到現在還是處女！」

「就算你是處女，小余也不要。」

「爲甚麼？」

「因爲他有一女友得了絕症，他們情感至深至純。」

「我不信，讓他看看我的胴體，他會有興趣的。」

「錯了！小余不是那種人。」

「這樣好不好，如他看了我的胴體而不動心，我就放過他。」

上官羽此刻也沒有辦法，看看小余，目光中有求援之色，上官羽相信，小余在目前，誰也無法取代辛沁。

上官羽忽然出了手。就在沙灘上，以一對四。

這幾個女人都很厲害，尤其是作莊這一個。

僅是她一個人就夠上官羽調理的了。

結果上官羽不敵而停手。

此刻只有看着高媸在小余面前表演她的胴體美了。

她的胴體很美，尤其肌膚白嫩。

眞不像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雙峯不是很高大（因爲太高就會垂下來），正因爲不太高才會挺。

腰細而圓，臀部尤大。

這的確是個相當不錯的女人。

加之她在沙灘上扭動腰臀，作出一些男女交媾燕好的姿態和動作，老實說，不動心的男人太少了。

只不過，兩盞茶工夫之後，小余居然一點表情也沒有。

臉上沒有表情，下面那東西也無動靜。

高媸大爲洩氣，道：「你不會是陽萎吧？」

上官羽道：「高媸，他是君子，尤其他的心全交給了女友。目前任何女人也不能使他產生非非之想。」

「我還是不信……」

高媸上前撫弄，甚至蹲在他面前。

小余下部被她撫弄，而她的下

體又正面朝着他，試問世上有幾個男人能通過這嚴峻的攷驗？

就連上官羽在一邊，那東西都忍不住挑了起來。

因爲四個女人都是全裸的。

高嫦道：「上官羽，如果他眞是個見色不亂，心中只有他的愛人的君子，我就放過！」

「他當然是君子！」

「那要証明一下，誰敢保証他不是個性無能的男人？」

上官羽道：「笑話，他行得很。」

高嫦道：「在我們的全裸之下，一點動靜也沒有？」

「因爲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他的女友才是眞正的女人！」

「我不信！」

「這……」上官羽道：「小余，証明一下給她看！」

小余不出聲。

他不屑作給她們看，他以爲男人的身體給她們這些女人看了，那是終生不可磨滅的恥辱。

事實上，她們並不太爛，而且還相當自負呢？

「小余，你必須亮一手……」

小余却以爲，如果眞的表演一手，說不定她們眞不會放過他，萬一還强姦了他，怎能對得起辛沁？

小余對上官羽道：「不行。」

「爲甚麼？小余，不那樣她們就不會放過你。」

小余低聲道：「你又怎能保証她們守信？」

上官羽道：「必要時我還有一手，可保你的安全。」

小余終於勉强點了頭，因爲保住節操才更重要。

於是四個女激動地叫了起來。

小余的東西不一會工夫挑起，幾乎壯大了一倍半。

這樣碩大而又十分好看的陽具，她們還眞是第一次開眼界。

高嫦如痴似醉，正要上前把身子壓上去。

「慢着，」上官羽道：「剛才的保証，言猶在耳，怎麼又自食其言了？妳們可都是名媛仕女呀！」

「上官羽，你要知道，吃虧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呀！」

「在這件事來說，吃虧的却是小余。」

高嫦又要上，似乎往上一趴就能進去了。

上官羽悶聲不響，張口射出一顆像鐵蓮子大的東西。

高嫦此刻正是所謂色授魂與的檔口，那會有警覺心？

高嫦應聲而倒。

這一手叫着「舌箭」。是以舌頭的彈力彈出傷人的，只不過要射中穴道，那要相當的火候才行。

——（未完・廿五）